武俠世界

霸王槍（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吳道子●著

北京城中，有一種賭博是別處沒有的，那便是投注競猜東宮大爺的短銃火槍究竟可以連續發射多少子彈。東宮大爺是誰，竟能身懷火槍在京師招搖？某日，肅親王之愛女被人擄劫，釋放條件便是要東宮大爺離京，永不重返！因此而引起連串精彩之情節，萬勿錯過。



第30年

8

$8.00

編者話 吳道子先生新作「霸王槍」在今期刊出，北京城裏的一個小混混、流氓——東宮大爺，是個無人不識的人物，但他的眞正身份到底是什麼？爲何小淘氣康怡郡主接連失踪，王府要找他出手幫忙，去找回郡主？而郡主又是誰如此斗胆把她擄去？目的何在？這些神秘人物又是何方神聖？故事情節曲折懸疑，橋段緊湊、新穎，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繼「護花門」之後，東方玉先生另一新篇「斧環傳奇」也於今期開始連載，東方玉先生作品向以文字流暢、題材新穎，情節曲折稱著，新篇「斧環傳奇」已刊出，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樊中奇先生爲大家撰寫的新篇「龍虎風雲」，也於今期刊出。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是傅紅雪先生所著之「南宮雪傳奇故事」之「碧血青天」，柳花花化名仇九準備參加琉球王舉辦的比武招親大會，但南宮雪不願柳花花當小公主的駙馬，怎辦？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 8 期
（總號150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吳道子・文
可　飛・圖

霸王槍



郡主失踪

這個人，說他英俊嗎？勉勉强强也可以這樣說。溫文蕭洒嗎？則半點兒也攀不着。

他臉上的鬍子，永遠沒有一次是刮得乾乾淨淨或是修得比較齊整的。

他身上的衣服，沒有人能說得出是甚麼顏色，像是藍色穿久了，褪了色變成灰，也像是白色發了黃；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衣服已穿了不知多少個年頭。

至於他的談吐，更是驚人，驚人之處並不是出口成文，學富五車，而是總帶着康熙字典上找不出的字眼。

他是誰？他是北京城裏的一個名人，上至皇孫貴胄，下至販夫走卒，無人不識。他只是一個混混，也即是一個流氓。

不，他不是一個普通流氓，他是流氓頭兒，北京城內外大小混混，都得聽他的。

震盪京師

沒有人知道他懂不懂武功，因爲他不用出手，一切要用武力解決的事，都有他身邊兩個打手代勞。若有武林高手來找他的麻煩，打手應付不了的時候，他才會親自出馬。

他解決對手的辦法很簡單，很實用，每次，他都是從懷裏拿出一枝短銃火槍，「砰」的一聲，乾脆俐落。

火槍通常在發射了一彈後，便得重新安裝火藥，麻煩得很。於是，有人想出一個對付他的辦法，找了四個身手高明的殺手，預算由其中兩個應付他的兩個近身，一個給他作靶，餘下的一個嘛……

只可惜，世間上，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公平之事亦有不少。那次的事便是既不如意又公平，四個殺手都是同等待遇，每人各吃一粒蓮子羹。

自此之後，沒有人敢惹他的麻煩，如意賭坊亦多了一種新玩意，便是競猜他手中的短銃火槍究竟可連珠發射多少次。下注的人不少，但何時才揭盅便天曉得了。

有人會問：天子脚下，怎能容忍一個流氓拿着短銃火槍到處招搖？但事情便是這般怪異，衙門的人和他總是碰不上面的，不知是他避開衙門的人還是衙門的人避開他。

曾經有一次，已是很久之前的事了。應天府一個新捕頭上任，得知這人的事蹟，看不過眼，上任的第二天便帶着手下把他鎖回衙門，但是轉眼間，他便大模大樣的離開。

第三天，應天府便換上一個新捕頭。說了這麼久，還沒說出這人名字，眞是……這人的姓很怪，只能在百家姓修訂版本才能找得着，因爲是他自己取的，叫做「東宮」。

「東宮」這姓從何而來？他有如此解釋：那時最威猛的姓氏有兩個，那便是愛新覺羅和南宮，愛新覺羅代表甚麼，人皆清楚。南宮嗎？則代表江湖武林。

他認爲自己的姓氏應比這兩個更有代表性，更有優越感。於是他想到用「愛舊覺羅」，但隨即便捨棄不用，因爲除了考古學家外，人人都認爲新比舊好。沒有辦法之下，他退而思其次，用上「東宮」這姓氏。因爲「東」始終都是騎在「南」頭上，而且東宮代表着正統，代表着忠厚，唱戲的人都是這樣說的。

他的名字更古怪，叫做「人爲人遺」，也是他自己取的，至於爲甚麼取這個又長又怪的名字，他却沒有解釋，只淡然道：「這名字人上有人，即是人上人之謂，有甚麼不妥？」

於是有人稱他爲東宮人爲、或是東宮人遺、甚至東宮雙人、東宮爲遺，但最流行的則是東宮大爺，因爲他最喜歡別人這樣稱呼他。

東宮大爺雖是混混、流氓，但絕不橫行霸道，魚肉弱小；反之，他更是疏財仗義，有求必應。沒錢的人找上他，只要說出一個他認爲可以接受的理由，他定會大解腰包，送上三、五兩銀子。

至於爲其他事找東宮大爺幫忙的人也不少，他總是來者不拒，能幫得上忙的絕不皺眉，而且更甚少收取報酬。

有人奇怪，他的錢從何而來？這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照說，他這種人，應該是沒有敵人的。只是，世間上，有忠的便自然有奸的，否則便沒有那麼多故事可說。至少，放高利貸的大耳窿便把東宮大爺恨之入骨。

×　　×　　×

「大爺，」馬臉跑了進來道：「薛總鏢頭求見。」馬臉是東宮大爺之其中一個保鏢。

「有請。」東宮大爺動也不動，仍然高吊着他那二郎腿，把一片牛肉乾送進口裏。

東宮大爺最喜歡吃牛肉乾，尤其是五香牛肉乾送酒。他身旁只要有五香牛肉乾及美酒時，便是皇帝老子駕臨也不可以令他離開桌子。

薛千刀是北京城外長辛店天馬鏢局之東主兼總鏢頭，也是保鏢行業之第一把交椅人物。

薛總鏢頭，便是薛千刀。

薛千刀本不叫薛千刀，有人說他能在眨眼之間攻出一千刀，所以便給了他這個名字，多少年以來，連他自己也記不得原有的名字。

「殺千刀的，找我有事嗎？」東宮大爺也不招呼薛千刀坐下。

其實，即使東宮大爺請薛千刀坐也只是白說。東宮大爺這小屋裏，除了一椅一桌外，便只有一張床，眞正名符其實的四壁蕭條。

桌子上，放着一瓶酒和一大碟五香牛肉乾，椅子則是東宮大爺坐着，難道要薛千刀坐在床上？

薛千刀似乎是這裏的常客，早已

有備而來，只見他從懷裏掏出一塊木板，再從袖裏抽出數條木方，劈劈啪啪的便接合成一張活動椅子。

「大爺，我有事來跟你商量。」薛千刀一屁股坐下後道：「一宗消息換大爺一次幫忙。」

「馬臉，拿杯酒來！」他身前分明還有着一大瓶酒，拿酒來幹甚麼？

馬臉立即跑了進來，手上端着一杯酒，笑道：「薛總鏢頭，這裏沒有茶，只好用酒代替了，請！」原來他這是端酒送客。

薛千刀沒有辦法，只得垂頭喪氣地離開。

「殺千刀的！」東宮大爺大嚷。

薛千刀以爲事情有轉機，急忙跑回來。

「我這裏地方這般狹小，你還放張椅子在這裏幹甚麼，快拿走！」

薛千刀大失所望，只好把那可摺疊的椅子帶走。

不多久，牛頭跑了進來，道：「大爺，孫二痲子求見。」牛頭便是另一名打手。

孫二痲子也是京師名人，吉祥坊、如意院之老闆。

吉祥坊開設在長辛店，是京師一帶賺錢最多的機構。當然了，有那一門生意比賭場更賺錢？

如意院則在八大胡同中，乃京師收費最昂貴的地方。說實在的，夠資格來八大胡同逛妓院的人，誰會計較收費多少？

因此，孫二痲子也不知道自己的身家究竟有多少。這也難怪，他的財富每分鐘都在增長中，怎能計算得清楚。

「孫老二，昨晚的酒賬我忘記付嗎？」

「不，不，大爺說笑了，難得大爺賞光，怎敢勞煩大爺破費？我只是有事相求。」

「甚麼事？」

「大爺，實不相瞞，我只是受人之託，向大爺求助！」

「是誰要你來的，他爲甚麼自己不來？」東宮大爺之臉色開始不悅。

「是薛總鏢頭託我來的。他說曾來過一次，但被大爺趕跑！」

「他奶奶的，你以爲自己是誰？你那處地方比殺千刀大了？面子還是屁股？」東宮大爺破口大罵。

孫二痲子被趕出小屋時，心裏滿不是味道。他自恃和東宮大爺有點交情，所以才自告奮勇來替薛千刀說項，那知道落得如此對待。

一個時辰後，薛千刀垂頭喪氣的站在東宮大爺身前：「大爺，我有事相求！」

「是誰的事？你自己的還是別人的？」

「是我自己的事，不，是鏢局裏的事。」

「馬臉，拿酒杯來！」難道又要送客？

酒杯拿來了，却是空的。

「喝杯酒，慢慢說。喜歡喝多少便斟多少。我不喜歡人斟了不喝，浪費美酒。」

拿杯酒來和拿酒杯來之分別實在太大了，雖然同樣是那四個字。

「大爺，敝局在數天前失了一支鏢，鏢旗也被劫走了。」薛千刀喝了一口酒，苦着臉說道。

「失鏢？這有甚麼大不了之事？天馬鏢局有的是銀兩，賠給貨主便成了！至於鏢旗嘛，更簡單，另做一支便成。天馬鏢局難道連後備鏢旗也沒有一支？」

鏢旗是鏢局的聲譽、是命根，給人摘掉是件極爲丟臉、侮辱之事。給別人砍了招牌，便換上一個新的，這是那門子的理論？

失鏢賠款，是應該的事！但鏢局失了鏢，若只能用賠款來解決，這鏢局不關門大吉才怪。

薛千刀的口張得像洗臉盆那般大，他實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殺千刀，是不是你們賠不起這趟鏢？」

「大爺明察。敝局便是因爲賠不起，所以才請大爺想辦法。」

「唉，殺千刀，你別看本大爺這樣風光，實在只是外强內乾，你只要看看這裏便明白了，連像樣一點的傢俬也沒有……」

「大爺，請勿……」誤會兩字還不曾說出口。

「我還沒有說完，你急甚麼？通常來說，三五七兩白銀，我還可以幫幫忙。但你鏢局也賠不起的鏢嘛，本大爺實在愛莫能助。」

「大爺，這不是銀兩的……」

「噢，他奶奶的，有辦法了。你可以去找孫二痲子，這老烏龜有的是錢，應該沒有問題。他若收你超過五分利息，你便回來告訴我，那時我才替你出頭。馬臉，拿……」

「大爺，請聽我說清楚……」薛千刀一聽見東宮大爺吩咐拿酒，大是焦急。

「怎麼？你沒有說清楚？你這是來胡混的嗎！說話不一次過說清楚，分開數截，是拿本大爺來開玩笑？」

「大爺，被劫的不是銀兩紅貨，而是一個人。」薛千刀苦着臉。

「他奶奶的，又來了！是一個人！你難道不可以說清楚是甚麼人嗎？男人、女人、皇帝老子、還是要飯的？」

「大爺，是一個女子。」

「有多大年紀？」

「大約二十歲。」

「美不美？」

「美，很美。」

「開了封沒有？」

「大爺，你說甚麼？」

「蠢才，我是問你，那女子給幹過沒有？你不是還要問幹甚麼那般純情

吧！」

「大爺，這個我怎能知道嘛？我又沒有檢查過！」薛千刀實在哭笑不得。

「殺千刀的，我看你這數十年是白活了，連女子有沒有給人幹過也看不出來！我教你吧，你下次只是看看這裏，還有這裏……」東宮大爺口沫橫飛的一邊說，一邊比劃着自己之胸部、腰部及臀部。

薛千刀好不容易才等到東宮大爺略爲停頓，插口道：「大爺，看樣子，那姑娘還是一位黃花閨女。」

「二十歲，樣子漂亮，還是黃花閨女。唔，這還不容易嘛！聽我說，殺千刀的，你還是找孫二痲子吧！」

「大爺，爲甚麼還是要找孫二痲子？」

「殺千刀，我眞懷疑你的腦袋跑到那裏去了。沒有腦袋，便是有一千把刀也不管用，你知道嗎？」

薛千刀能怎麼回答？

「我告訴你吧！這樣的女子，只有如意院才會高價收購，別的妓院只喜歡那些十三四歲的雛兒。那些賊人劫了貨，定會向孫二痲子兜售。孫二痲子買了多少錢，你雙倍出價，定能買回。」

「大爺，賊人的目的不是求財，絕不會把那姑娘賣掉的。」

「不是求財？做官的不求財已是天下太平了，當賊人的不要錢？你以爲現在是廿一世紀嗎？」

「廿一世紀？甚麼是廿一世紀？」

「說給你聽也是白說，倒不如不說。殺千刀的，你憑甚麼認爲賊人不是求財？」

「大爺，是劫鏢的賊人自己說的。」

「甚麼，是賊人說的？殺千刀，你愈活愈胡塗了！若賊人的話可以相信，還要法官和陪審團幹甚麼？那賊還說了甚麼？」

薛千刀給甚麼法官、陪審團弄得一頭霧水，幸好還能記得那賊說過甚麼：「大爺，那賊子表示，若要取回鏢旗和紅貨，只要找大爺幫忙便不難取回。」

東宮大爺跳了起來：「他奶奶的，這分明是向我挑戰！」

「大爺，那賊人還說過，一個月內，紅貨及鏢旗都會原封不動。一個月後，紅貨亦會自動回來，只不過那時很可能會帶回禮物。」

「他奶奶的禮物，說得那麼好聽！一個月後，那紅貨肚子會發酵才眞。」

薛千刀默不作聲。

「殺千刀，是誰幹的？劫去的是誰？」

「大爺，劫鏢的是十來個黑衣幪面人，劫去的是康怡郡主。」

東宮大爺剛巧喝着酒，聞言後連嘴裏那口酒也噴了出來，把薛千刀噴得滿臉都是。

「殺千刀，你這老混蛋、老胡塗！甚麼東西你不保，竟去保這刁蠻郡主的鏢？你現在沒有生意可做？你嫌腦袋放在頸上不舒服？」東宮大爺破口大罵。

薛千刀那敢辯駁，只得默默捱罵。

「肅親王的寶貝女兒，自有王府的侍衛保護，何須勞煩你的鏢局？」

「大爺，康怡郡主這趟不是在京師附近到處跑，而是跑往江南遊覽。王府侍衛不便大舉離京，故把責任交給敝局。」

「蠢材，你可以不接的嘛！」

「大爺，我若不接這生意，日後還能在京師開業嗎？」薛千刀滿臉委屈。

「有沒有王府侍衛同行？肅親王知道了沒有？」

「只有兩個侍衛陪着郡主，一個送了命。肅親王大爲震怒，十天之內，若還不能尋回一個絲毫無損的郡主，我這辮子是翹定的了。大爺，請你念在多年交情份上，救救我吧！」薛千刀差點便要掉下淚來。

「可知道賊子是甚麼路數？操何處口音？在那裏出事？」

「賊子操的是京師口音，路數不知是那家的。在離此間不遠之琉璃河附近出事。」

「琉璃河附近？是離開北京時出事，還是在回程中？」

「大爺，是在回程中出事。」

「賊子可還有別的話說嗎？例如有沒有交代我如何找他們交涉之類。」

「沒有，那賊頭只吩咐我通知大爺。」

「他奶奶的，只有這些線索，教我往那裏找？尤其是只有十天時間。殺千刀，我看你還是及早找一個似樣一點的錦盒吧！」

薛千刀不解地道：「大爺，要錦盒來幹甚麼？」

「當然是拿來盛你那頭顱了，難道拿來載五香牛肉乾？」

薛千刀臉如死灰：「大爺，救救我！」

東宮大爺喝了一口酒：「我盡力而爲吧，你且看看能否求肅親王寬限多一段時間，十天時間肯定不夠。」

薛千刀哭喪着臉：「今早，我已求過很多次了，但他不肯。」

「算了，讓我來想辦法吧！是了，那沒有死的戈什哈叫甚麼名字？漢人還是旗人？」

「大爺，那護衛叫海蘭度，是旗人。」

「死了那個叫甚麼？也是旗人嗎？」

「死了的那個叫馬文傑，是漢人。」

「你先回去吧！有事我再找你。」

薛千刀千恩萬謝的離開。

牛頭、馬臉兩人跑了進來：「大爺，你眞的要管這件事？」

「火燒到我頭上來，能忍嗎？何況

，劫走的是有滿州第一美人之稱的淘氣郡主，我不管行嗎？如我所料不差，裏頭的人已在門外了。」

一個錦衣大漢已跑了進來，向東宮大爺哈腰道：「大爺，老爺找你喝酒，現在老地方等着大爺。」

東宮大爺向牛頭、馬臉兩人望了一眼：「我能不管嗎？」

×　×　×

「好香的酒！」東宮大爺看見身前那杯芳香馥郁、晶瑩通透的美酒，不假思索的便一口喝下。那酒的味道實在美得難以形容。

東宮大爺一面拿起那古怪酒瓶斟着酒，一面道：「老爺子，眞是好酒。這酒叫甚麼名字？是甚麼東西釀的？」

他口中的老爺子，年約六十多，面貌清癯，精神奕奕，正坐在桌子對面，微笑道：「小混蛋，這是西洋白干，是用葡萄釀製的。」

「西洋白干？怎麼紅毛鬼子也有白干了？我還道他們只有那些酸酸甜甜、毫無勁度的甚麼白酒、紅酒。這東西像茶一般顏色，怎麼會叫白干了？」

「白干只是我給它起的名字吧了！本來是叫作甚麼白蘭地甚麼干邑的，又長又難記。」

「老爺子，眞有你的，西洋白干這名字好得多了。」

「小混蛋，近來忙些甚麼了？怎麼總不見你來找我喝酒下棋？」

「我近來還不是找証據來對付你那親家？那有空找你老人家喝酒？還有裏頭的紀老怪，我一見他便頭痛。」

「小混蛋，你還是放過他吧！他這人只不過是貪心一點，却沒有別的野心，且年紀也這麼大了，我實在不忍心整治他。」

「既然老爺子這樣說，我便放手吧！可是他也可不要把火燒到我頭上來。」

「小混蛋，你不去抽他的後脚，他已是謝天謝地了，怎敢招惹你？」老爺子大笑。

「老爺子，你不是爲了喝酒或是這事來找我吧？」那瓶西洋白干，轉眼間已被東宮大爺喝了一半。

「我是爲了康怡那件事來的。」

「你也知道了？」

「小淘氣丟失後，她爹立即跑來求我撥人手替他找。」

「天馬鏢局的薛千刀剛才便會爲這事來找我。只是你那寶貝弟弟也太心急了，只給人十天期限。試問十天後，他摘了別人腦袋，還有誰替他找小淘氣？依靠他府裏那些飯桶嗎？算了吧！還是找個好一點的接生婆還來得實際！」

「小混蛋，你可不要這麼缺德。我眞奇怪，爲甚麼你和你那兄長竟有天淵之別？好像不是同一個人調教出來的那般。」老爺子微笑道。

「龍生九子，個個不同，何況我和大哥根本便沒有血統關係。」

「有一點我却不明白，你大哥英俊瀟洒、風流倜儻，能勾引我那寶貝姪女實不足爲怪。但你這副模樣和德性，怎會令京師的嬌娃都爲你神魂顚倒的？」

「老爺子，這叫各師各法嘛！」

「幸好你還不會跑到內城來勾引那些格格們。是了，康怡這件事你可得費點心，否則這黑鍋是揹定的了。」

「由我來揹？這怎關我的事？」

「這叫白狗得食，黑狗當殃。否則康怡肚子若然脹了，誰來認頭？」

東宮大爺嚷道：「老爺子，你要我吃死貓？」

老爺子大笑：「小混蛋，這不叫吃死貓，這叫省功夫。你既然這麼懶，不肯追查。我便乾脆讓你省多一份功夫，讓你佔些便宜，當個便宜父親！」

「老爺子，你接近得紀曉嵐這怪物太多了！」

「小混蛋，這也不能全怪紀大學士的，你也有多少責任，否則我豈會懂得那麼多？」老爺子大笑地離去。

「老爺子，朝廷不差餓兵，你總該有點表示吧！」東宮大爺追了上去。

「你要甚麼？」老爺子停了下來。

「一百斤白干，要西洋的。」

「一百斤？你可眞的懂得敲竹槓。我一共只有那兩箱，何來一百斤？這樣吧！我稍後差人送給你十瓶，外加一些其他的玩意兒吧。」

×　×　×

東宮大爺回到家裏時，只見他那本已不大的屋子堆滿了傢具字畫等物，把廳子塞得水洩不通。

「他奶奶的，是誰把這些勞什子東西送來的，明知道我屋子小，還把這些東西拿來阻碍地方，分明是挖苦我！」東宮大爺大肆咆哮。

「大爺，是薛千刀送來的。」牛頭道。

「他奶奶的殺千刀！在十分鐘內，我要這些東西全部消失，知道沒有？」

「大爺，我們曉得。只是，甚麼是十分鐘？」馬臉對這新名詞感到陌生。

「蠢材，你們跟了我這麼多年，還是半點時間觀念也沒有！你們看看這個。」東宮大爺從懷裏掏出一個小袋錶，送到兩人眼前。

「大爺，這是甚麼東西？」

「這是洋錶，上面有着六十個小格子，這支長針每走一格便是一分鐘，明白了沒有？」

牛頭、馬臉那曾見過這新奇的東西，便要伸手去接來細看，東宮大爺已嗖的一聲放回懷裏，大喝：「還不快點搬？」

牛頭、馬臉兩人那敢怠慢，但此刻東宮大爺又急道：「慢着，留下那太師椅，把舊的那張搬走。」

片刻後，屋子裏已回復舊觀，空洞洞的只有一床一椅一桌。

「大爺，這裏有封信是你的。」馬臉道。

「是誰人送來的？」東宮大爺接過信。

「大爺，不是人送來的，是一柄飛刀射進來的，釘在門上。」牛頭答道。

信上寫着：「雙人大爺，康怡在我手裏。你只有一條路可走，留下火銃，離開京師，永不回來。康怡便會自動回家。快點！小妮子美艷動人，本大爺實在難以忍足一月。」下款署名是雙地大爺。

「他奶奶的，老子雙人，他是雙地，豈不是明吃着老子？」他把信小心地放在懷裏。

「大爺，你老不若改叫雙天吧，這不是把他反吃着嗎？」牛頭道。

「大爺，雙天也不大好，乾脆便叫至尊，看他能搬出甚麼名堂來吃大爺。」馬臉道。

東宮大爺沉思片刻，在懷裏拿出那封信，仔細地打量着。

「馬臉，你從這信上，可看出甚麼來？」

「大爺，自從你上次教過後，我懂了。這賊子懂得寫字，懂得寫字便是有文化，可以叫作文化大賊。」馬臉洋洋得意。

「牛頭，你呢？」

「大爺，這賊善用右手。用左手的很難寫出這樣漂亮的字。」牛頭對自己的觀察力極爲自豪。

「蠢材！再看清楚一點。」東宮大爺暴然大喝。

「這信箋很昂貴，我們買不起。」

東宮大爺這才滿意，點點頭，道：「你們的確是進步了，只是還差一點點。」

「大爺，當然了，我們跟隨大爺這麼久，不多不少也從大爺處學得如何用眼睛和腦袋。大爺不是常常訓導我們，腦子和眼睛，比刀子還管用嗎？」馬臉這番話，不知是拍馬屁，還是自吹自擂。

「馬臉，這信紙不是昂貴得你們買不起，而是高貴得根本沒地方買。這是內城王府的專用信箋，你們只要看看紙質便應該知道。」東宮大爺分析道。

「大爺，各王府的信紙都有王府標記的，這張却沒有啊？」牛頭道。

「牛頭，這便是爲何這信比正常的細小之原因，因爲印有標記之處給人剪掉了。」

「大爺，這事好辦！我們可以找出這賊子來了！」牛頭靈機一觸。

「怎麼？你有辦法了？說來聽聽！」東宮大爺實在不敢相信連自己也不會有頭緒的事，牛頭竟能早一步想到辦法。

「我們只須在各王府搜上一搜，看看那家的廢紙箱有那剪掉的一截，便知賊子是誰。」牛頭洋洋自得。

幸好這時東宮大爺口中無酒亦無飯，否則牛頭、馬臉兩人不當殃才怪。

「牛頭，你以爲自己是誰？皇帝老子？牛親王，主管宗人府？可以隨意搜查內城各王府？」

「大爺，我們可以偷偷地溜進去啊？」牛頭不服氣，辯道。

「牛大爺，別說王府內警衞森嚴，便是各王府都詐作不知，隨你們任意出入；內城那麼多親王、貝勒、貝子府邸，而每個府邸又這般大，你們搜到那一天才能搜遍？」

「大爺，一天搜不着，可以搜兩天，三天，總有一天能搜着。」

「是的，那小小的紙是無價寶、是古玩、是他們祖宗的骨灰，他們會好好的珍藏着，或是放在古董架上等待我們的牛大爺前往。」

牛頭張大牛嘴，不能作答。

馬臉道：「大爺，我可不明白了，內城的人劫走小淘氣幹甚麼？他們應該知道這小淘氣滿身都是刺的啊！」

牛頭也道：「是啊，那些貝勒、貝子見着她便頭痛，所以二十歲也嫁不掉。難道他們眞的志在把她幹掉一次便放走她？」

東宮大爺笑道：「這小淘氣潑辣萬分，清醒時絕不會就範，昏迷時味同嚼蠟，劫走她的人絕對不會爲這些少樂趣而冒抄家之險。」

「他的目的不在小淘氣？」

「他的目的在我，志在把我趕走，離開北京。」東宮大爺坐在那張新的太師椅中，把拿回來的半瓶西洋白干放在桌上。

「大爺，有誰和你過不去，要把你趕走？」牛頭、馬臉實在不明白。

「你們若問誰喜歡我留在北京，也許還容易回答一點。」東宮大爺大笑。

他非常明白，阻人財路的，永遠不會受人歡迎。

×　×　×

月黑、風高、無人夜。

北京、內城、中堂府。

一條灰影如鬼魅般竄進這當今天子身側第一紅人之府邸。

書房裏，中堂大人還不曾就寢。每個晚上，中堂大人都要拿出千方百計搜刮回來的奇珍異寶把玩一番，才能入睡。

令人容易入睡的方法有很多，最簡單、最實際、最有效的便是運動，在床上做一番運動。

只可惜，中堂大人畢竟年紀大了，提不起做運動的興趣，應該說提不起……

無法可想之下，他只好玩弄那些死的東西，因爲活的東西只會令他望洋興嘆。

「中堂大人。」窗外傳來一聲輕喚。

「是誰？」和珅大吃一驚，急忙收起珍寶。

「我姓東宮，可以進來嗎？」姓東宮的人，舉世只有一個。

「可……以，請……請進。」中堂大人心裏十五隻吊桶，七上八下，摸不透這令人一見就頭痛的大爺找他幹甚麼。

進來的果然是那邊幅不修，衣服殘舊的東宮大爺，他進了書房後便順手把房門帶上。

中堂大人戰戰兢兢的望着來人：「東宮壯士，請問……找老夫是……」他看見東宮大爺找了張椅，一屁股坐了下來後，心神方略爲安定。

「大人，老頭兒有沒有告訴你？」

「東宮壯士，老……老頭兒是誰，告訴老夫甚麼？」和珅不知是眞的不知還是裝蒜。

「中堂大老爺，不要裝蒜了，是說你那親家。他今午會找過我，難道沒有告訴你嗎？」東宮大爺舒舒服服的把雙脚擱在茶几上。

「有，有，聖上回來時會通知老夫！」中堂大人連連點頭。

「老實告訴你吧，我打算是對付你的，既然老頭兒給你說情，那便算了。」他這人却是老實得可愛。

「多謝壯士網開一面，老夫不勝感激！」

「你懂得怎麼做嗎？」

「懂……懂得。壯士喜歡甚麼？老夫立即送上。」

「我不是和你說這些。我的身份和任務，須絕對守秘，老頭兒想必已告訴你，不用我再提醒你了吧？」他的身份？任務？

「老夫曉得，老夫絕不會洩露半點消息！」和珅連忙回答。

「這便行了。吩咐你的手下，不要惹到我頭上來！惹得我不高興時，通通請吃蓮子羹，你也有一份兒。屆時我大不了拍拍屁股，一走了之，老頭兒也奈何不了我，你知道嗎？」

「老夫曉得。老夫之手下從來對壯士也不敢胡來的。小淘氣呢？在那裏？」

「小淘氣？誰是小淘氣？」

「內城之中，有很多小淘氣嗎？」

「你是指康怡郡主？她不是在肅王府嗎？難道她溜到別處去了？」和珅如墮五里霧中，他的表情好像根本便不知道康怡郡主失踪之事。

「你眞的不知道這事？」

「老夫絕不知情。」

「中堂大人我，暫且相信你，但這事若和你有關的話，我可不高興的了，你也應該知道我不高興時會做甚麼的，是嗎？」

「這事與老夫無關。」

「中堂大人，你這裏可有信箋嗎？」

「有，有。」

書房裏怎會沒有信箋？

東宮大爺一看和珅之專用信箋，便知那信不是在這裏寫的。

因爲中堂大人之徽號標記特別大，剪掉了便所餘無幾。

東宮大爺把信箋交還，却順手拿起書桌上一精緻小盒把玩，毫無離去之意。

和珅眉頭大皺，不知東宮大爺究竟有何企圖，但他畢竟是個聰明人，瞬即便會意，即從書房中暗格裏取出一疊銀票送上。

「爲了老夫之事，使壯士白白浪費一番心血，老夫實在過意不去。小小意思，請壯士拿去與貴屬喝杯酒。」

東宮大爺也不客氣，接過後看也不看便放進懷裏，笑道：「中堂大人果然是明白人，我也不打擾了，告辭！」

× × ×

「我的奶奶啊，這裏足有十萬兩喲！」

「大爺，你如此敲了那老鬼一記，他不把大爺你恨之入骨才怪！」

「牛頭，我便是要他恨我，這可比他提防我好得多。」東宮大爺大笑。

「大爺，我不明白爲何他會不提防你？」

「馬臉，理論上，受人錢財，替人消災。老賊心目中會認爲我既然收了他這一大筆，定不會抽他的後腿，對我之提防便會減少。」

「但是，大爺，你會抽他後腿嗎？」

「我便是要他不提防我，才容易抽他的後腿，給他來一記致命的！」東宮大爺微笑。

「大爺，你曾答應過老頭兒的啊！」

「有老頭兒在，有甚麼証據也不管用，大不了使老賊捱一頓罵，這有甚麼用？只是枉作小人，使老賊提高警覺。」

「大爺的意思是……」牛頭不敢說出來。

「靠山不是永遠都在的，那時，我搜集到的東西便會大派用場。」

「大爺，你肯定老賊和劫走小淘氣之事無關？」牛頭問道。

「我根本便沒有懷疑老賊，老賊深明保身之道，怎會爲了趕我走而出此下策？犯了其它過錯，老賊都可以脫罪，但是擄劫皇族這罪名，皇帝老子也保他不住，老賊不會這麼蠢的。」

「大爺沒有懷疑老賊，爲何還要跑一趟中堂府？」

「我只是於此藉口見他一面，表明態度，順道敲老賊一記。」

「大爺，你這記可敲得老賊重了，十萬兩銀子，我這生人也沒見過這麼多的錢。」

「唉，牛頭，這筆錢對你我來說，當然是大數目。但那老賊一兩天便吃掉了。」東宮大爺道。

「我的奶奶喲，普通人家一年才吃那二三十兩，那已經是很好的了。他一兩天便吃掉十萬兩？大爺，你這不是說得太誇張一點。」牛頭、馬臉都不敢置信。

「這狗賊每天以珍珠作餐，那些珍

珠最差的都價值萬兩，大粒一點的動輒便是十多二十萬。你們說，十萬兩夠他吃多少天？」

馬臉、牛頭聽了，不禁伸了伸舌頭：「難怪這老賊的皮膚，比妞兒還來得嫩滑！」

「夜深了，你們去睡吧，明早把那些銀票給兌了，換些細額的。」

× × ×

第二天，東宮大爺大模大樣的往內城闖，身後當然少不了牛頭、馬臉兩個保鏢兼打手。

東宮大爺雖然是北京名人，但如此走進內城却是第一趟。守城的官兵看見他這德性，那像內城的皇親國戚？

「停步，幹甚麼的？」一個官兵大喝。

東宮大爺也不理睬，只冷冷的瞟了那官兵一眼。

「這位軍爺，我家大爺是要往肅王府的。」牛頭搶步上前。

「肅王府？」那官兵打量東宮大爺：「有沒有通行証、腰牌？」

「甚麼也沒有！」牛頭嘻嘻笑着。

「甚麼也沒有？」官兵咆哮着：「每個人都說往肅王府，那內城豈不是堆滿像你們這些流氓、混混？」

一個躲在屋簷下乘凉的漢子聽了那官兵之咆哮聲，跑過來看個究竟。

那漢子一見東宮大爺，連忙哈着腰，陪笑道：「原來是東宮大爺。大爺，你早。可有事嗎？」

馬臉答道：「劉大人來的正好，我家大爺有要事前往肅親王府邸，這位軍爺却說我家大爺沒有通行証、腰牌之類東西，不許我們進內城。」

劉大人轉過身，不由分說便摑了那官兵一記耳光：「你這蠢才，瞎了眼嗎？連東宮大爺也不認識！還不給大爺請安賠罪？」

那官兵滿天星斗，門牙也不見了數隻，也顧不得滿嘴鮮血，惶恐地道：「小的該死，小的有眼無珠，冒犯大爺，請大爺饒恕小的一趟。」

東宮大爺微笑：「沒有關係！我本來便是一個流氓，你不放我進內城是應該的，下一趟我定會先申請一張通行証。」

守城小兵嚇得差點便要跪下：「大爺說笑了，小的下次再也不敢冒犯大爺。」

劉大人也賠笑道：「大爺甚少到內城逛，所以這些奴才不認得大爺，致有所冒犯。下官保証今後再不會有此種情形發生。大爺，且容下官帶路往肅親王府邸，請！」

× × ×

肅親王只有五十餘歲，人如其名，相貌嚴肅，有一種難以接近的感覺。

「東宮壯士，想不到你這麼快便到了。康怡之事，可有線索嗎？」

「王爺，一點線索也沒有，我這趟前來打擾王爺，是希望能見一見貴府侍衛海蘭度，查問數句，希望能知道多一點事發時之情形。」對着臉孔嚴肅之肅王爺，東宮大爺嬉皮笑臉之態度登時收斂不少。

「東宮壯士，薛總鏢頭難道沒有告訴你經過嗎？」

「他只是概略說過，我打算聽一聽海蘭度之看法。」

「來人，把海蘭度找來。」

一名戈什哈連忙應聲而去，片刻後，獨自跑了回來，臉色蒼白，惶恐地道：「不好了，王爺，海蘭度死了。」

「死了？怎麼會的？昨天他還是好端端，是怎麼死的？」

「回稟王爺，海護衛全身發黑，五孔流血，似是被人毒死的！」那戈什哈回答道。

「王爺，不知可否讓在下看一看屍體？」東宮大爺眼中露着異采，線索已擺在眼前，只欠如何追尋出來。

「當然可以，請隨便。」

海蘭度的房間裏，充溢着一種花香。

海蘭度的兩隻眼睛，瞪得像燈籠般大。

東宮大爺鼻子一嗅，眼睛一看，已知道海蘭度中的是甚麼毒。

「五更斷魂！」

「甚麼是五更斷魂？」肅親王懂得的毒藥名稱，只有鶴頂紅、砒霜，那知道江湖中所用毒藥多至數百種。

「五更斷魂是一種毒藥，無論何時吃下，都在五更時份毒發，所以叫做五更斷魂。」

「這毒是吃進肚的？」

「是的，致命劇毒多是吃下的，部份則從傷口進入人體，隨血液運行。」

「這還了得？來人，給我把廚子抓來！」肅王爺大驚。

「王爺，不用担心，下毒的人不一定是在王府中放毒的！說不定海蘭度是在外間中了毒，回來後才發作。」東宮大爺心裏却希望下毒的是王府裏的人，這樣便比較容易追查。

肅親王見了廚子，不由分說便大聲怒罵：「奴才，本王待你不薄，爲何下毒害死海護衛？快從實招來！」

廚子嚇得屎滾尿流，爬在地上連連叩頭：「王爺，冤枉啊，小的一向奉公守法，又怎會毒害海護衛？請王爺明察。」

東宮大爺走到廚子身側，柔聲道：「不要怕，你若不會做過，我保証你沒事，給我看看你的手指。」

那廚子如遇救星般，急忙遞出雙手。

東宮大爺用力的嗅了數下，道：「王爺，他不是下毒之人。」

「東宮壯士，何以見得？」肅親王不明白爲何東宮大爺只用鼻子嗅了數下，便知道下毒的人並非那廚子。

「王爺，五更斷魂是一種粉狀劇毒

，混在食物或酒中之前會散發出一陣強烈的花香，下毒之人無論是如何小心，甚至戴上手套，雙手定會感染着一些香味，歷時數天才會消失。王爺只須檢查王府中的人，便能查出誰是下毒之人！」東宮大爺隨即在房間裏細心搜查一遍。

肅王爺連忙下令，檢查每一個王府中人。

半個時辰後，便搜着八個雙手帶着香味的可疑人，但全部都是肅王爺的姬妾。

肅王爺眉頭一皺，目光投向東宮大爺。

東宮大爺逐一檢查那八名姬妾，搖搖頭：「王爺，她們手中的香氣只是普通香粉之氣味，與五更斷魂毒粉之特有香氣不同。」

肅親王如釋重負，輕吁一口氣。只因八名姬妾中，有着他最心愛的一個——如花。

「王爺，既然海蘭度已死，我得另尋線索，就此告辭。只是，還須王爺把期限略爲押後，十天時間實在不夠。」東宮大爺雖已有線索，却不動聲色，也不知他心中有何盤算。

「東宮壯士，那只是本王一時情急之語，但求康怡平安回來便成了，請壯士多多費心。」肅親王雖然心急如焚，也不敢逼得太緊，恐怕東宮大爺放手不管。

× × ×

東宮大爺的陋屋，傍晚時份來了一個貴客。這人閃閃縮縮的，像是害怕給別人認出了她的身份。

「惜花，怪不得這幾年來不見妳的踪影，原來是變了鳳凰。」東宮大爺看見來人是肅親王心愛姬妾如花後，絲毫不覺得奇怪。

「東宮大爺，請救救我！」

「惜花，我不是已救了妳嗎？今早，我若說了出來，妳這小命早已沒有了！」

「大爺，你願意放過我？」

「能否保存生命，得要看妳自己了。我放過妳也沒有用，別人會放過妳嗎？妳有如此歸宿，難道仍不滿意？爲何要如此做？」

「大爺，我是身不由己的，若不照他們的話去做，他們不但要揭露我過去的身份，還要……還要……」如花——亦即是惜花嗚咽着。

「他們是誰？」

「大爺，我只知道其中一人是傅孫玉，其他的人便不知道了。」

「傅孫玉？原來是那油頭粉臉的淫賊，妳爲何不坦白告訴肅親王，他這般愛惜妳，定不會斤斤計較妳之過去的，但妳這樣做，給他知道了，一定不會放過妳，說不定傅孫玉等人也可能會殺妳滅口。」

「大爺，我不能告訴王爺的，王爺縱使不計較我之過去，但一定不會原諒我背着他偷漢子。傅孫玉那狗賊威脅我，若不就範，便把我和他的關係告訴王爺。王爺若知道，不殺我才怪。」如花已哭得像淚人一個。

「惜花，妳也不是今天才跑江湖，傅孫玉是怎麼一個人，應早有所聞。還會與他搭上，妳眞是蠢得可憐。」東宮大爺大爲光火。

「大爺，我進入王府後，寂寞難堪，王爺雖然諸般憐愛，畢竟年紀已大，且早已淘空身子；致被傅孫玉那賊子乘虛而入，當時我並不知道他是傅孫玉，後來悔恨亦已太遲了。」如花滿臉委屈。

「妳除了殺死海蘭度外，還幹了甚麼？」

「兩年前，我已被傅孫玉控制着，負責把王府裏一切消息供給他。日前，傅孫玉交給我一包粉末，吩咐我在海蘭度回到王府時，混在他房中的茶裏，把他毒死。」

「房中並沒有茶壺啊！」

「天還沒亮時，我已偷偷的溜進房中，把那壺毒茶帶走。」

「妳是如何遇上傅孫玉的？平日如何聯絡？接頭人是否便是傅孫玉？」

如花低垂着頭，訕訕道：「大爺，我是於兩年前在碧雲寺上香時遇見那賊子的，他當時自稱傅玉郎，我一時不察，致上了他的當。不久後，他便露出眞面目，逼我替他辦事，所有的消息都是經由一間回春堂的藥材店傳遞。」

東宮大爺道：「是由妳親自前往回春堂嗎？」

如花搖搖頭：「是我的貼身丫環小香負責接送消息的。藥材店裏的接頭人是一個叫譚六福的店夥。」

「接頭人只是一個店夥？」東宮大爺眉頭一皺。

「是的，大爺。」

「傅孫玉呢？最近有沒有見過他？」

「已沒有看見他露臉差不多一年了。」如花不敢抬起頭。

「英俊的男人，十個中有九個是沒有良心的，我看妳今後還敢不敢以貌取人。」

「經過這次教訓，我今後再也不會輕易相信男人了。」

「海蘭度也是他們其中一份子？」

「我不知道，除了傅孫玉及譚六福外，我不知道這組織還有些什麼人。」

「組織！甚麼組織？」

如花咬咬下唇：「當日傅孫玉强逼我替他做事時，只說他屬於一個勢力龐大的組織，至於組織叫甚麼名稱，主腦人是誰，有何企圖等等，他絲毫沒有透露。」

「在王府裏，你可曾與任何人聯絡過？我的意思是指那組織的人？」

「沒有。」

「惜花，妳先回去吧！一切由我來處理，若對方有任何新的指示，立即與我聯絡。」

「大爺，我若再留在王府，他們很可能殺我滅口的，大爺救救我。」

「惜花，不要傻了，妳留在王府是最安全的，以妳的聰明，只要小心一點，應不會有事。只是，妳若再隨便搭上小白臉，那當然別論。」

「大爺，請你准許我留在這裏吧！我定會好好的服侍你的，我實在忍受不了王府的生活。」一入侯門深似海，那種金絲雀式的生涯實非局外人所能體會。

東宮大爺嚇了一跳：「惜花，妳不是說笑吧？妳可知道勾引王府姬妾，罪名有多大？妳不要命是你自己的事，我可還要在京師裏混上幾年。」

如花默默無言。

「聽我說吧！乖乖地回王府，安安份份的。江湖險惡，不要再跑出來了。」東宮大爺一本正經，語重心長的道。

× × ×

「大爺，想不到一個賣唱的歌女，竟能夠飛上枝頭當鳳凰。」馬臉在如花離去後道。

「馬臉，永遠不要小覷一個女子，尤其是一個美麗而聰明的女子，因爲她明天很可能會操縱着你的生命。」

「眞可惜，她竟然搭上那傅孫玉。」

「我也奇怪，以她的聰明和性格，怎會迷戀小白臉？不要說那麼多了，快去打探那譚六福是甚麼路數，派人監視着他的行踪！」

馬臉應聲而去。

東宮大爺拿出酒和五香牛肉乾，邊吃喝、邊把得到的線索重新整理。

擄劫小淘氣康怡郡主的是一個神秘組織。

這組織擄劫小淘氣之目的，暫時是强逼自己離京師，下一步之計劃是……很明顯，這神秘組織認爲東宮大爺在北京，對他們是一個妨礙，所以先要把他趕走。

小白臉傅孫玉是這組織的人，早在兩年前已控制着肅親王之愛姬如花，替他們探聽肅王府的動態。這說明對方已有着長久之部署，除了肅王府外，其他的王府有沒有這組織所潛伏之人呢？

爲甚麼要把肅王府的侍衞海蘭度毒死？他知道很多秘密？他是這組織的人？

但是，海蘭度是乾隆身側紅人福康安手下勇將海蘭察之堂弟，怎可能也是這組織的人？怎可能會被犧牲？

這組織的幕後人究竟是誰？福康安？或是其他王爺、貝勒、貝子？

爲的是甚麼？權力鬥爭？

東宮大爺搖搖頭，他實在不願意留在京師，他實在不願意管這些滿清王室之事，要不是爲了……

馬臉已經回來。

回春堂之譚六福早已逃之夭夭。

牛頭亦已回來。

如花已回到肅親王府，沿途沒有人和她接觸過，而她亦沒有在任何地方逗留。

東宮大爺下令，追查小白臉傅孫玉之行踪。然而，他知道能找着傅孫玉的機會很渺茫。

驀地，東宮大爺想起那在海蘭度房間裏所找到的珠花，剛才竟忘了還給如花。

他拿出那串珠花，隨意放在桌上。

突然間，他心中一動，拿起珠花細心打量，這珠花的款式實在是太特別了，究竟在那裏見過？

時間已過了兩天，雖然對方之限期有一個月，但難保對方會否遵守諾言，對小淘氣毫不侵犯。小淘氣康怡，雖然京師裏的人都見着頭痛，但畢竟是北京第一美人。

最可怕的是，對方陣營裏，有着一個摧花聖手——傅孫玉。小淘氣的貞操能保存多久，沒有人能說。

「大爺，你還不會吃晚飯呢！請問大爺喜歡在家裏吃還是……」牛頭打破了東宮大爺的思潮。

「走，我們去吃烤鴨！」

戲中有戲　詐中有詐

東宮大爺吃烤鴨的地方，不是全聚德。

這個時間，食肆都關了門，那還有烤鴨吃？

東宮大爺却知道一處地方的烤鴨比全聚德更來得有風味，而且不費分文。

這地方就在城外的城隍廟。

「鴨王，還有剩餘的嗎？」

鴨王滿身都是油膩汚垢，一旁還圍坐着數名叫化子。

「咦，大爺，是甚麼風把你吹來了？兒郎們，快去抓些鴨子回來！」

「要飯的，別處的叫化子都是偷雞，你們却偷鴨，難道不怕破壞行規？」東宮大爺笑道。

「大爺，要飯的行規是擇肥而噬，別處地方是鴨瘦雞肥，這裏却是鴨肥雞瘦，不偷鴨而偷雞，豈不是爲難自己？咦，怎麼不見你那兩個寶貝？」

「他們去偷酒了！」

「大爺，聽說你插手小淘氣的事，可有其事？」

「是的，我正是爲此而來！」

「要飯的能幫忙？」

「近來可有傅孫玉的消息？」

「沒有，很久沒見他在京師活動了。有大爺在京師，他怎麼敢來，難道不怕大爺把他的鳥也割掉？」

「話也不是這麼說，兩年前他便在這裏出現過，只是沒給我碰上吧了！」

「大爺，你這是聽誰說的？」

「有甚麼不妥嗎？」東宮大爺略爲一怔。

「當然大大不妥。傅孫玉這廝處處

可到，唯有京師附近一帶，他肯定不敢來。」

「他怎會這樣怕我？誰都知道只要安份守己，我便不會無故對付他的啊！」

「大爺，這不是你的關係。三年前，他把一個女子的肚子弄大了，而這個女子的父親是他惹不起的，所以便跑得無影無踪！」

「是誰？」

「是孫二痲子，聽說孫老還找了殺手，到處找他。試問傅孫玉還敢來京師嗎？」

「竟有這麼一回事？怎麼我不知道？」

「大爺，這是他的女兒給弄大肚子，你估道是金榜題名嗎？孫二痲子怎會說出來？」

「那你又從何得知？」

「大爺，天下間有甚麼事能瞞着我們丐幫的？」鴨王得意洋洋。

「那麼你可知道賈老頭的下落？」

「賈老頭？那個賈老頭？」

「他有個女兒叫賈惜花。」

「賈惜花？江南一枝花？」

「是的，便是那艷名四播的一枝花。」

「若不是大爺提起，我倒忘記了他們父女。已經很多年不曾聽過這兩人之消息了，說不定找到那一個寃大頭，躲起來享清福了。」

牛頭、馬臉捧了數罈酒，跑了進來。

數名叫化子已偷了幾隻鴨子回來，忙着拔毛生火，烤其大鴨。

「大爺，你懷疑小淘氣是給傅孫玉捉了去？」鴨王邊灌黃湯，邊問道。

東宮大爺把經過說出，省去了和老爺子及和珅會面那一段。

鴨王搖搖頭：「這不是那廝之作風，第一：傅孫玉甚少動武，第二：他不會有這份耐性，給你一個月時間，美色當前，他不饞嘴才怪，第三、你在不在京師，對他毫無影响，犯不着爲此冒這麼大的險。」

「難道是惜花欺騙我？」

「這也不一定，也許是別人冒充傅孫玉，恐嚇一枝花。」

「他娘的，若給我抓着這廝，定把他閹了，賣給孫二痲子。」

鴨子已烤得香噴噴，送了上來。

東宮大爺右手輕輕一翻，已拿着一柄柳葉飛刀，簡直就像是變戲法一般。

鴨王目定口呆：「我的奶奶喲，你的刀是從那裏來的？」

東宮大爺割下鴨頭，邊吃邊道：「要飯的，我這一手是從天橋底老張處學回來的，漂亮嗎？」

「想不到老張不但戲法變得妙，連飛刀也出神入化。」

「這也是戲法，老張用的是鷄蛋，我把它改爲刀子吧了。」

「看見這柳葉刀，却使我想起一個人！」

「是誰？」

「是十多年前便退出江湖的一代奇人，霸刀韋耿，他那手飛刀，簡直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鴨王掉進回憶裏。

「要飯的，你認識霸刀？」

「我當時只是一個小混混，那有如此機緣？只不過在附近見過他一面。說實在的，他那風采、氣概，簡直無人能及。他這樣年輕便歸隱，實在是江湖的大損失。」

「要飯的，當年少林、武當，連同各大門派圍攻韋耿，他差點便因此而喪命。你若是他，還會在江湖闖盪嗎？」

「那些禿驢、牛鼻子都是胡塗蟲，要不是霸刀手下留情，不念仇，今天那還有九大門派？幸好我們當年沒有參予，否則我現在也不知身在何處了！」

「要飯的，這數年來我都獃在京師，對外間消息不大靈通，最近聽說有個殺手組合，網羅了不少黑白道高手及當年黑殺門餘孽，企圖大展拳脚，可有這事？」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他們自稱鬼影門，在江南一帶，已有不少知名人仕慘遭毒手。只是，他們尚沒有膽量來直隸撒野。」

「要飯的，說不定他們早已來了，只不過我們不知道吧了。你敢說小淘氣被擄之事和他們沒有關係嗎？」

「莫非又是和珅玩的把戲？」

「和珅爲了錢，甚麼也可以做出來，但他不會蠢到綁架皇族中人。」

「這可難說，當年他不是勾結黑殺門伏擊榮華郡主嗎？」

「當時他的年紀比較輕，而且榮華郡主是以傅威侯的姪女傅若梅的身份出現，主理京畿治安及禁衛，對他有極大威脅，與今天之康怡郡主大不相同。」

「大爺說的對，小淘氣雖然刁鑽頑皮，到處惹痲煩，使人一見便頭痛；但是她絲毫不會威脅着任何人之安全，因此老賊實在沒有對付她的理由。」

「直至目前爲止，種種跡象都顯示着內城中有某個人與這神秘組織勾結，有着一個不爲人知的企圖。而我東宮某人却是他們的一個障礙，所以便藉擄劫康怡郡主要把我撵走。」

「大爺，既然不是和珅，會是誰？」

「內城中，野心勃勃的還有誰？」

「大爺，莫非你指福康安？」

「除了他之外，我實在想不出另一個人來。」

「若果是他的話，那便痲煩了。福康安不但甚獲乾隆寵愛，且手握兵權，實在難以對付。大爺可要小心一點。」

「但我却有一點不明白，若然是他攪的鬼，爲什麼會殺死海蘭度呢？他

自己應知道本身有多少斤兩，若無海蘭察輔助，他能有這許多軍功才怪。」

吃着烤鴨的牛頭突然停了口，插咀道：「大爺，我想起一個人來了，這人對你恨之入骨，比起和珅和福康安之嫌疑還大上數倍。」

「是誰？」

「是十五阿哥顒琰。」牛頭答道。

「顒琰？我怎會惹着顒琰了？」

「大爺，數年前，和珅的兒子豐紳敬德在一次比箭中，把顒琰比了下去，更因此當上駙馬，娶得和孝固倫公主。這事情想大爺亦已清楚。」牛頭滔滔不絕、口沫橫飛的說道。

「又不是我把他比了下去，顒琰爲何恨我？」東宮大爺莫明所以。

「大爺，自那事發生之後，顒琰便開始對和珅兩父子痛恨非常，只是忌憚和珅之勢力強大，且聖上寵愛有加，才敢怒而不敢言。」

「顒琰憎恨和珅，我也略有所聞；但我和和珅父子風馬牛不相及，怎會扯到我頭上來？」

鴨王却道：「大爺，你這話我不同意。」

東宮大爺瞪大眼：「你這是甚麼意思？」

「大爺，這數年內，北京城最叱咤風雲的人是誰？大爺可知道嗎？」

「當然是和珅以及福康安了，這一年來，顒琰雖有明亮大將軍支持，勢力却比他們兩人遠遠不及。」東宮大爺分析着局勢。

「大爺，你說的只是宮裏的。但在外城，有誰能及得上大爺？」鴨王道。

「這只是江湖同道賞光吧了！」

「大爺，不明內情的人，都認爲大爺有着其中一人在撑腰。福康安狂妄自大，素來看輕江湖中人，絕對不會與大爺交往，餘下的還有誰？」

「別人認爲我是和珅的人？」東宮大爺臉色鐵青。

「江湖中人怎麼想，我不敢說。但是顒琰很可能會這樣想。在衆多皇子之中，顒琰最得乾隆歡心，極有可能是下任皇帝，所以，在登基前，他一定要弄清楚局勢，排除異己，鞏固自己之位，當年雍正藉江湖人之助順利登位，他不能不提防着。」

「因爲我不是福康安的人，亦不是他的人，顒琰便認爲我是和珅的人，因此逼我離開京師，以免我妨礙他登位。」

「對了，大爺，你說得一點也沒錯。大爺最令人起疑之處，便是和珅那羣走狗見了大爺，個個都敬而遠之。試想想，和珅的走狗們怕過誰來？」

東宮大爺苦笑：「我本是要對付和珅，却胡裏胡塗的當上他之走狗，最可悲的是連我也不知道，否則也可支取酬勞。」

「大爺，在權力鬥爭中，很難置身事外的。不是自己人，便是敵人。爲鞏固自己，顒琰寧可殺錯，不會放過。他絕不會容許一個有舉足輕重的人在他眼前招搖着的。」

「他媽的顒琰，我還不曾對付你，你竟在老虎頭上捉……慢著，衆多親王中，肅親王對他最是賞識，他怎會擄劫小淘氣？若只是要逼走我，還有更多更佳的選擇啊！」東宮大爺百思不得其解。

鴨王、牛頭及馬臉也不明白。

東宮大爺突然站了起來，罵道：「媽的，整個都是騙局，那有甚麼劫人？一羣人串同上演一套好戲，把小淘氣藏起，藉此逼我離京，更順道把福康安要插在肅王府的眼線拔掉，一石數鳥，可把我耍夠了。」

鴨王、牛頭、馬臉都恍然大悟。

「牛頭、馬臉，走！」

× × ×

東宮大爺氣沖沖的帶着牛頭、馬臉來到長辛店天馬鏢局。

在他的想像中，薛千刀這時一定是擁着他的愛妾，拿他東宮大爺來作笑柄。

可是，東宮大爺錯了。

薛千刀呆坐在大廳中，似是等候着某人。他要等待的肯定不是東宮大爺，因爲當他看見東宮大爺及兩個近身保鏢衝進來時，他的口張得比洗臉盆還要大。

東宮大爺一把便揪着薛千刀胸襟，從懷中掏出他那短銃火槍，把槍管塞進薛千刀口中。

「大爺，有話好說！請不要……」薛千刀魂飛九霄之外，含糊地說。

「說？說甚麼？你這殺千刀的，竟敢戲弄本大爺！你喜歡吃多少粒，快說！」

「大爺，這不關我的事，我也是身不由己的。請大爺饒命！」薛千刀雙腿已發軟，要不是東宮大爺揪着他，早已跌倒在地。

驀地，東宮大爺迅速地把槍管從薛千刀口中拔出，把他扔在地上，轉過身來。

大廳中，多了三個人，當中一個，相貌威武，一看便知並非常人。

東宮大爺的短銃火槍正對着他。

牛頭、馬臉兩個人四隻眼睛亦盯着他。

這人卻絲毫沒有驚慌之態。

東宮大爺笑了笑，把短銃火槍收進懷裏。

「東宮大俠果然是聰明人，這麼快便能夠找到這裏來！」

「大將軍，我若是聰明人便不會來這裏了！」東宮大爺苦笑。

「你知道這是個陷阱？」

「明亮，京師裏只有三大勢力，我是和珅的人，他當然不會趕我走。那只餘下福康安和你們。福康安根本不把我放在眼內，斷不會爲了趕走我而犧牲海蘭度，所以便只有你們了，這是非常簡單的數學。」

「對，三減二等於一，我還恐怕你想不出來呢！」明亮微笑。

「所以你刻意用上王府的信箋，告訴我這是內城中人所幹，恐怕我想不到是你們和天馬鏢局串通，恐怕我不能夠找到這裏來，那時你們的一番佈置便白費心機。」

「對了，畢竟我們沒有白費一番心血。」

東宮大爺搖搖頭：「明亮，你錯了，你的心機是白費了。因為我來這裏之前已知道這是一個陷阱，要把我置諸死地之陷阱。」

明亮大訝：「你早已知道？」

東宮大爺笑道：「因為你是聰明人，而聰明人甚少犯大錯，殺死海蘭度是一個大錯，使我輕易地推想到是你們幹的好事。這件案太容易了，簡直便是你們提供線索給我。因此，我問自己：你們目的何在？答案很簡單，我在知道你們和天馬鏢局串通來戲弄我時，一定會跑來找薛千刀算賬，而你則和你的火槍隊在這裏等着我來上釣，砰！砰！砰！把我和天馬鏢局的人都殺光，然後推說我和天馬鏢局合謀擄劫康怡郡主，好一個天衣無縫的計劃，不但除去海蘭度，更除去我這眼中釘，是嗎？」

「東宮大俠果然聰明，但是你既然知道了，為何還要來送死？」

「因為，第一：你的火槍隊對我根本起不了作用；第二：你的主子在我手裏，你先看看這個便明白。」東宮大爺從懷中取出一方玉珮，拋給明亮。

明亮把手一揚，接過玉珮，他的臉色開始蒼白。

「半個時辰後，我若不能走出這屋子，你的主子便……呃，還有你這大將軍，我勸你今後還是不要隨便離開將軍府。」

「東宮雙人，你可知道擄劫皇子之罪名有甚麼後果嗎？」

「大將軍，你不是說笑吧！擄劫康怡郡主和皇子之分別，你難道不知？我橫豎都是死路一條，當然是要找上一兩個人來陪葬的了，這總比連小淘氣郡主的手兒也沒摸過便胡裏胡塗死掉好得多。」

明亮呆在當場，不知如何是好。

「明亮，你要和我比拚，還差得很遠，在這紙上畫個押，滾回去吧！」

一張字條已平舖在桌上。

明亮拿起一看，臉色忽紅忽青，好不駭人。只因紙中所寫，簡直便是自供狀。

「小混蛋，你玩完沒有？」

大廳裏，魚貫步入數人。說話的乃是為首之年約六十餘歲清癯老者，竟是兩日前與東宮大爺喝酒的老爺子。

老者身後，跟隨着兩個中年人及一個約廿歲的小伙子。

中年人臉帶笑意，小伙子却是垂頭喪氣。

明亮一見老者到來，登時魂飛魄散，跪伏地上：「微臣參見……」

「明亮，你好大的膽子，竟敢擄劫皇族，殺害王府侍衛，更意圖嫁禍無辜，你知罪嗎？」老者大喝道。

明亮連連叩頭：「奴才知罪，求……」

老者道：「滾到一側，聽候發落。」

老者說滾，明亮那敢不從，當眞便滾到大廳一角，跪在那裏，動也不敢動。

東宮大爺笑道：「老爺子，怎麼你也親自來了，這裏由我處理便成，何須勞動你大駕呢？難道你擔心我應付不來嗎？」

「我才不替你擔心。我只是怕你胡來，把事情弄至不可收拾的地步；屆時麻煩我收拾殘局。」老爺子笑道。

「老爺子，你不是怕我把事情弄大，而是怕我把你的火槍營弄散。不用擔心，他們只是呆站在原處，半點損傷也沒有。」

「小混蛋，你甚少進內城，傅威侯和王副都統你應該沒有見過，他們兩人和令兄都有點交情，快來打個招呼。」

原來老爺子身側兩名中年人便是統率御林軍之正副都統傅威侯及王萬通。

王萬通却搶先道：「不敢當，王萬通見過二爺。」二爺，明明是大爺，怎麼會變成二爺了？難道在老爺子面前，東宮大爺要降級？

東宮大爺連忙回禮，並見過傅威侯。

「小混蛋，你認為他們兩人，應如何發落才是呢？」老爺子問道。

東宮大爺呆了一呆，想不到老爺子竟把這燙手山芋交給他。

以明亮及薛千刀兩人的所作所為，實在罪該問斬，但東宮大爺知道明亮這人確也是個人才，老爺子有意讓他輔助顒琰，實在捨不得殺他，所以才親自跑來，以免東宮大爺一怒之下，把他殺掉。

「老爺子，大將軍是官府的人，我一介布衣，實在不便提供意見。至於這薛千刀，因是江湖人關係，希望能夠交由我來處置，尚請老爺子批准。」

「好，這人便交給你吧！你打算如何對付他？」

「多謝老爺子。」東宮大爺却不回答老爺子的問題，轉身向着縮瑟一隅之薛千刀喝道：「他奶奶的，你這殺千刀，竟敢在本大爺面前玩把戲，尋我開心！我本應把你一刀砍掉，再把你的老婆、女兒通通賣給孫二麻子，念在你日前送了一張太師椅給我，姑且從輕發落。」

薛千刀聽見東宮大爺如此說，知道有了生機，遂連聲叩謝：「多謝大爺，多謝大爺開恩！」

「我一見你便滿肚子都是氣，從明

天起，你給我滾得遠遠的，不要在我眼前出現，否則我把你的鳥也轟掉，教你的老婆、妾侍通通守活寡，給綠帽子你戴！」

薛千刀怎會不了解東宮大爺之好意，趕他離開北京實在是救他一命！他若留在這裏，顒琰及明亮不殺他滅口才怪。

「多謝大爺開恩，我明天一早便離開京師，不敢惹大爺生氣！」

老爺子微笑道：「明亮！」

明亮忙不迭答道：「奴才在。」

「明亮，我本要把你砍頭的，只是如此一來，倒顯得我小氣了。從明天起，我不希望在宮裏看見你，知道嗎？」

明亮連連叩頭：「奴才知道了！奴才謝……」

老爺子把手一擺，道：「還不帶你的手下滾回去，留在這裏幹甚麼，想惹我生氣嗎？」

「奴才不敢，奴才告退。」

「慢着，明亮，康怡郡主藏在那裏？」東宮大爺問道。

「東宮……大爺，康怡郡主現時在西山肅王爺之別墅裏。」明亮對東宮大爺之態度變得恭敬萬分，與適才簡直是天淵之別。

「老爺子，康怡郡主之下落已尋着，任務順利完成，但是老爺子日前答應之酬勞却仍沒有下落。」東宮大爺念念不忘的，却是那箱西洋白干。

「小酒鬼，我還會欠你的嗎？這兩天來，我另有瑣事要辦，沒空給你找些新奇小玩意吧了。這樣吧，明兒我差人先把酒送到你那兒去，稍後，我再命和珅給你找數件小玩意。」

「老爺子，不用那麼麻煩了，我只對那些白干有興趣，其餘的不要也罷。況且，一經過那老匹夫守財奴的手，甚麼趣緻玩意都會變了質。」

「小混蛋，你可不要這樣挖苦他！他雖然貪心一點，但也不是如你所說那般差勁。」

「老爺子，我這評語對別人來說可能是一種挖苦、侮辱，但對和珅來說，實在已是極大之恭維。我心中還有很多其他的評語，你可要聽一聽？」

「不用了，你口裏的已是這般難聽，心裏的東西會好到那處去？」老爺子微笑道。

傅威侯已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老爺子，如果沒有甚麼特別事，我先告退了，城隍廟那邊還有烤鴨等着我哩！」東宮大爺剛才只有一隻鴨頭到肚，五臟廟這時已鬧得咕咕作響。

「怎麼？這個時候，城隍廟還有烤鴨賣？」老爺子大為奇怪。

「老爺子，別饞咀了。現在時候不早了，你還是請回吧。那裏的烤鴨，只是叫化子弄來充飢的粗菜，不適合你的。」東宮大爺看穿了老爺子的心意，搖頭道。

那知道他不說猶可，一說却勾起老爺子之好奇心：「我早已聽說過他們弄的甚麼叫化鷄乃天下第一美食，只是無緣品嚐。想不到他們還懂得烤鴨子，那眞好極了，我也很久沒有吃過烤鴨了，此等機會，實在難得，看看他們的做法比宮裏的如何。小混蛋，你帶路吧！」

「老爺子，他們弄的鴨子又老又無味，實在難以入口，而且地方又骯髒，你怎能去？」東宮大爺大是焦急。

「小混蛋，別騙我了！那裏的烤鴨若非好吃，你怎會老遠跑去吃？不要說廢話了，快帶路！最好能夠連叫化鷄也一併吃得着。」

「這個時候，那還能夠找到鷄？說不定廟裏的鴨子亦早已吃光了！老爺子，你老人家老遠去到，無餚無酒，豈不是掃興？」東宮大爺苦着臉。

老爺子心裏有點動搖，老遠去到，一點收穫也沒有，確是掃興萬分。

那知道……

「大爺，不用擔心！我懂得門路，不但有肥大鴨子，鷄也是肥肥嫩嫩的，我這便去拿他幾隻。」馬臉這傢伙不知就裏的插口道。

「大爺，酒更是簡單，殺千刀這傢伙有的是美酒，向他借數罎便成了！」牛頭也提供寶貴意見。

東宮大爺恨恨的瞪了兩人一眼。

「很好，很好，你們兩人現在便去張羅吧！」老爺子大是高興。

傅威侯與王萬通兩人只得相對苦笑。

× × ×

「好！好！我這數十年來，還是這一餐最是吃得痛快。鴨王，你眞的名符其實，這鴨子烤來，又香又脆，比我吃過的眞不知好上多少倍。」老爺子蓆地而坐，與高采烈。

有那個廚師不喜歡聽到別人對他的烹飪技術稱讚？鴨王笑道：「老爺子，實不相瞞，我這技術乃多年經驗累積而來，別的廚師要顧及其他菜式，我則專攻烤鴨一科，當然比別人強！東宮大爺吃過我的烤鴨後，沒有人見過他再踏進全聚德半步哩！」這時的鴨王，身上的衣服早已換過，但仍然是補綴處處，但却是整齊清潔，身上污垢亦已洗得一乾二淨，看上去只是寒酸點，却不討厭。

原來，馬臉往偷鷄、鴨時，早已前來城隍廟通知他。

「你只攻烤鴨一科？那麼我豈不是吃不到一流的鷄？」老爺子得隴望蜀。

「老爺子，你少擔心，鴨王的徒兒叫作鷄精，保證你可以吃着天下最美味的叫化鷄！」東宮大爺道。

閑談間，一個青年已捧了一團泥來到。

鴨王呵呵笑道：「老爺子，富貴鷄來了！」富貴鷄？叫化鷄何時變成富貴鷄了？

老爺子大惑：「怎麼不是叫化鷄嗎？」

鴨王回答：「老爺子，鷄無貴賤，都是一樣，但吃的人身份不同，名稱便有異。叫化吃的叫做叫化鷄，東宮大爺吃的叫作混蛋鷄，至於老爺子吃的，當然是富貴鷄了！」

泥封拍開，一陣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已透過包着鷄之荷葉撲鼻而至。

老爺子呵呵大笑：「想不到還有這麼多的名堂，快來，快來，大家一起吃富貴鷄！」

一隻偌大的肥鷄，片刻間已被吃個清光。

「紀老怪那傢伙，平生只吃肉，不吃菜，但我保證他不曾吃過如此美味之鷄、鴨。待我明兒告訴他，讓他羨慕上一輩子也好！」老爺子大笑。

「老爺子，說起紀老怪，我却想起當年大哥把他戲弄之事，倒不知他現在想出下聯沒有！」東宮大爺笑道。

「怎麼，你大哥把紀老怪難倒了？快說來聽聽！」老爺子大感興趣，只因紀曉嵐才思敏捷，詼諧成性，常以戲弄別人爲樂，却不曾聽說過他會被別人難倒及戲弄，怎能不聽？

「十多年前，家兄帶着嫂子及義母離京南下，渡江時，剛巧碰着紀老怪也乘船渡江。家兄的帆船大而快，片刻間便超越紀老怪之小船。家兄看見老怪在船上，一時貪玩，便以武夫之名出了一上聯給老怪對，並聲明如他能夠對得上，便退避三舍，讓小舟先行。」

老爺子平生最喜歡舞文弄墨，急問：「那上聯是甚麼？」

「那是：『兩舟並行，櫓速不如帆快！』」東宮大爺道。

「櫓速不如帆快！豈不是諧音魯肅不如樊噲。魯肅是文，樊噲是武。啊，此聯表面上是說紀老怪小舟的櫓不如大船的帆快，暗中却表示文人不如武夫，此聯確是難對，紀老怪怎麼對？」老爺子之文才也是不弱，片刻間已想出這聯之難處。

「我也不知道他後來對上了沒有，家兄當日見他張大咀，半天也答不上，便揚帆走了。」東宮大爺笑道。

老爺子高興萬分，大笑道：「紀老怪啊，紀老怪，想不到你也有被人難倒的一天。」

在座之傅威侯笑道：「原來那武夫便是令兄，怪不得文才如此高明，可把紀大學士害得慘了，他茶飯不思，睡不安寢，日夕便是想着如何對下聯，足足近一個月，當他到達福建時才能對出來。直至現在他還是耿耿於懷，認爲是平生一大憾事呢！」

「你也知道此事？怎麼我不曾聽他說過？下聯如何對？」老爺子道。

「這是紀大學士之遺憾事，他怎會說出來？只是很久前，他有了數分酒意後透露出來的。下聯是：『八音齊奏，笛清(狄青)怎比簫和(蕭何)？』」

「狄青怎比蕭何？果然是佳句！只可惜遲了近一個月！」東宮大爺拍掌稱絕。

「令兄才華蓋世，文武雙絕，他不願留在京師，實在可惜，最可惡的是還偷走我一個心愛姪女，使我雙重損失。」老爺子感慨萬分。

「老爺子，我雖然遠不及家兄，但也從沒失職啊！」東宮大爺抗議着。

「總算你爹有點良心，把你送來。只是你這副德性，比起你大哥來，可差得遠了！」

「老爺子，我若似家兄一樣，那你又會擔心了，難道你不害怕我拐走你的其他姪女？」

「若是你們兄弟倆都留在這裏幫我，別說姪女了，便是把我的女兒也通通送給你們，又有何妨？」老爺子笑道。

「乖乖的，這可要了我的命！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我還是現在這副模樣舒服得多。要不然碰上一個像小淘氣的，可便頭痛了。那時溜也不是，不溜又不是。」

登時哄堂大笑。

「賢侄，我看小淘氣對你可眞有點意思呢！要不要我替你撮合？」傅威侯笑道。

「是眞的嗎？」老爺子半信半疑。

「小淘氣對那些紈袴子弟素來也無好感，但却曾在我面前透露過，說東宮賢侄極有性格，是不是對他有意思則不知道了！」

「呵呵！待我問一問她便知了。」

「老爺子，萬萬不可，這簡直比要了我的命還慘！」東宮大爺苦着臉。

× × ×

酒闌人散，城隍廟重歸寂靜。

廟裏，只有鴨王的徒兒雞精和數名小叫化呼呼睡着，鴨王却不見踪影。

鴨王去了那裏？他正在廟裏一間暗室中。與他在一起的，還有一個老叫化。

「幫主，你的估計一點也沒有錯，這小子毫不簡單。」鴨王對老叫化道。

「王舵主，東宮雙人這小子既然可以拿着短統火槍在京師招搖，當然不是一個江湖混混那般簡單，只是我怎麼想也想不到他竟然會是乾隆老兒的人。」老叫化道。

「幫主，這小子既然是乾隆的人，我們也毋須有任何顧忌了，乾脆找個機會把他殺掉吧，免得對我們之事有所妨礙。」

「你能把他除掉？」

「幫主，他恃着的只是那柄短統和牛頭、馬臉兩人。和在我一起時，他都極爲放心，不時把牛頭、馬臉兩人遣走，應該有機會的！」鴨王道。

「那你便看着辦吧，既然已證實他是鷹犬，我們也不須有任何顧忌了。我只是恐怕他乃天地會中人罷。只是，你可得小心，沒有十足把握時，千萬不要輕舉妄動，免得誤了大事。」老叫化點點頭。

「幫主，請你放心。我辦事，何曾出過錯了？」

鴨王滿懷信心，認爲東宮大爺只要沒有兩個保鏢在身側，便不難對付。

他不知道，自己犯了一個大錯。

他看見東宮大爺把玩小刀，便聯想起昔年之霸刀韋耿，却沒有從老爺子與東宮大爺的談話當中，聯想起東宮大爺之大哥是誰，從而對東宮大爺有更深之認識。

× × ×

回到他那四壁蕭條的小屋後，東宮大爺把牛頭、馬臉兩人罵得狗血淋頭。

「你兩個混蛋，當時老頭子已有點心動，不再堅持前往城隍廟。你倆是否吃得太飽了，還是嫌麻煩不夠，居然自告奮勇去偷鷄、偷鴨和拿酒？」

馬臉首先替自己辯護：「大爺，這沒有甚麼關係嘛？老頭子自己也不嫌棄城隍廟的環境，我們讓他一試鴨王的烤鴨又何妨？況且，老頭子剛才不是非常高興的嗎？」

東宮大爺臉色一沉：「我們的責任是負責京畿一帶的治安，不是討好老頭子。老頭子年紀大，胡塗並不出奇。你們怎可以這樣胡塗？如此一來，我們的身份豈不是暴露了嗎？」

馬臉呆了一呆，道：「大爺，這應該不會有甚麼問題吧！鴨王和大爺多年交情，應不會把大爺之身份洩漏出去的，而且丐幫也不是甚麼天地會、日月盟之類的組織，鴨王知道你的身份又何妨？況且，京師裏的人，有誰不認定大爺背後有人撐腰？」

「哼，他們只是在推測，亦不知我背後撐腰的是誰。何況，藉着在京師打滾和打着混混招牌暗中替朝廷效力根本迥然不同，今後，我們的工作將會更爲困難，不但不能從鴨王那裏得到半點消息，還要提防他們對我們下手。你倆知道嗎？」

「鴨王會對大爺不利？」牛頭、馬臉兩人實在不敢置信。

「莫非你們以爲要飯的便只是要飯的嗎？天地會、日月盟等是打出反清復明的旗號，與清廷作對，丐幫中人則在暗中不動聲色地活動着，他們之目的都只有一個，把滿人趕出關外，回復漢家天下！」

「大爺，這如何是好，不若我們現在便回城隍廟，把他們通通殺掉。」

「混賬，我們怎可如此，你以爲我們眞的是清廷鷹犬嗎？怎能把反清力量掃除？我們的任務，只是負責治安，只是讓老頭子安享晚年，並不是替他對付江湖中人，更不是對付反清義士，只要他們不胡來，我們絕對不可以採取任何行動。」

「但是大爺，丐幫的人既然都是反清，他們現在已知悉你是老頭子的人，一定會對你不利，難道你便任由他們向你下手嗎？」

「剛才我已暗示過我的眞正身份，希望鴨王知道我之苦衷，不會胡來。」

可惜的是，他的暗示却被鴨王忽略了。

東宮大爺的目光落在桌上，那裏放着一朵珠花，他外出時隨手放在桌上的珠花。

東宮大爺心中一動，他想到很多疑點。

江南一枝花賈惜花，既然是肅親王的愛姬，那何須由她來下手毒殺護衛海蘭度？

若然肅王爺早已知道是如花殺死海蘭度，爲甚麼還讓如花出來給他認人找兇手？

如花跑到他這裏來，編了一番謊話來欺騙他，目的何在？她既然是奉王爺之命，殺死海蘭度，便沒有必要到這裏來。

唯一的解釋是，肅王爺根本便不知道如花的眞正身份，也不知道她便是殺死海蘭度的兇手。

怎會如此？東宮大爺百思不得其解。

答案在第二天清早便已揭曉。

天剛亮，東宮大爺便已被吵醒。陋屋來了兩個貴客，與這陋屋毫不相稱的貴客。

堂堂肅親王及大將軍明亮兩人竟紆尊降貴，親臨東宮大爺那四壁蕭條，椅子也不多一張的小屋。

幸好屋子裏還有一張殺千刀送來的太師椅，否則王爺也要站着。

大將軍明亮可沒有那般好運氣，他不能坐在東宮大爺的床上，也不能坐在桌上，只有在王爺身後垂手肅立。

「王爺，我雖然替你找回康怡郡主，但你也毋須親來道謝啊！」東宮大爺道。

「東宮壯士，康怡失踪了。」肅王爺滿臉焦急的道。

「失踪？王爺，你不是說笑吧，小淘氣不是在你的別墅裏享清福嗎？」

「她是被如花那賤人騙走的！」肅王爺咬牙切齒。

「如花騙走了康怡郡主？究竟事情如何發生？」

「昨晚，明亮來告訴我一切已事敗後，我便派人往別墅通知康怡，着她回王府，那知道她早在兩個時辰前已被如花那賤人接走，我覺得不妥，便派人四出尋找，但也不見兩人之踪影。直至今晨，便在書房裏找到這封信。」肅王爺從懷裏拿出一封信，交給東宮大爺。

沒有上款，也沒有下款，信的內容也非常簡單，寫著：「康怡在我們手裏，釋放條件很簡單，也是要東宮小子離開京師，限期十天。十天過後，送給你一個小小王爺。」

東宮大爺苦笑：「王爺，你眞的要趕我走？」

肅王爺尷尬萬分，道：「東宮壯士

，我們以前誤會你是和珅的人，所以才有此一着，現在得知你是皇兄的人，怎敢胡來。這趟是眞的，絕對不是我們玩的把戲。」

東宮大爺道：「王爺，是你們的把戲也好，不是也好，請恕我無能爲力了。」

肅王爺見東宮大爺不肯施予援手，登時大爲焦急，道：「東宮壯士，我們知道上次之事對你實在不敬，請你念在皇兄份上，不念舊惡，幫我這個忙吧，只要能把康怡平安地找回來，任何代價我也願意付出。」

東宮大爺仍是搖頭，道：「這不是代價問題，是原則，你們戲弄過我一次，我怎會再上當。」

肅親王身後的明亮大將軍也大爲着急，道：「東宮大俠，這全是我的不對，與王爺無關，更與康怡郡主扯不上半點兒關係。請大俠幫幫忙，明亮感激不盡。」

肅親王也道：「東宮大俠，老夫膝下，便只有康怡一個女兒，請你……」

東宮大爺被兩人煩得不亦樂乎，只好道：「好吧！我便再幫你們一趟吧。」

肅親王這才輕吁一口氣，道：「多謝大俠。大俠需要甚麼酬勞，請隨便開口。」

「酬勞方面，代我找到小淘氣後才和你們算，老實說，我只是不忍心小淘氣被人糟蹋才答應出手，可不是看在酬勞份上。況且，對方所給之限期只有十天，能否成功，我也沒有任何把握。」

明亮道：「只要大俠出面，定能把康怡郡主平安救回的。」

「如花是如何進入王府的？爲甚麼府裏有這麼多人不用，而要令她殺死海蘭度？」

肅親王大吃一驚：「是如花殺死海蘭度的？這事我可不知情，我更沒有下命令要殺海蘭度啊！」

明亮道：「請王爺恕罪，殺死海蘭度是十四阿哥的意思，意欲替你剷除福康安埋在你身邊的眼線，只因王爺一向不主張殺人，故沒有事前通知王爺。」

肅親王滿臉通紅：「顒琰眞是胡鬧，這麼大的事在事前也不和我商量，便胡來一番，東宮大俠，請相信我，這事我毫不知情，連如花的底細我也一點也不知道，這女子是顒琰送來王府的。」

明亮大爲尷尬，道：「東宮大俠，實不相瞞，如花本是一個歌女。某日，十四阿哥和在下偶然在一酒家遇上，因知道王爺素來喜歡聽歌，便買來送給王爺。」

東宮大爺搖頭：「眞是胡鬧，連對方是甚麼底蘊也不清楚便隨便送進王府，他日怎能處理大事？」怪不得如花會偷偷的趕到東宮大爺處求情，原來便是恐怕他會把她的身份揭穿。

「東宮大俠說的是，在下日後自會小心的了。」明亮捱了罵，也只能一口吞下。

「我盡力而爲吧，你們可先回去，我有需要時自會找你們。王爺，請！」

肅親王與明亮見東宮大爺已答應出手，歡天喜地般告辭而去。

「大爺，怎麼你又答應他們了？」

「我能袖手旁觀嗎？這老傢伙定會找老頭子的，屆時我還不是一樣要答應他，倒不如賣他一個人情，日後好的敲他一記。況且，賈惜花這婊子可眞不成話，竟敢把主意打到我頭上來，我倒要看看她有多少斤兩，膽敢和我作對？」

「大爺，你眞的認爲是賈惜花做的嗎？難保不是顒琰這傢伙和明亮等人，故技重施，把你逼去。」馬臉道。

「顒琰怎敢拿自己的王位來開玩笑，萬一惹得老頭子不高興，他繼承大統之希望便付之流水，他絕不敢再胡來的，至於明亮，他有幾個腦袋？昨晚只要我把殺千刀一槍斃了，明亮的腦袋便要立即搬家，何況，他們已知道我只是替老頭子工作，並不是任何一方面的人，有我在京師，對他們只是有益無害，他們絕不會惹我的，只會盡力爭取我。」

「如此說來，眞的是賈惜花這婊子在搗鬼了，她究竟有何目的？先犧牲色相混入王府，再劫走康怡郡主，意圖把大爺逼走，難道她要大爺在京師之地盤？」

「這是一點也不出奇的事，京師這地盤，在我們來說，是虧本生意，但落在別人手中，一定能刮個盤滿砵滿，肚滿腸肥。」

「大爺，我們從何處入手找尋小淘氣？」

「十天時間，說長不長，說短不短，但在京師這樣大的地方，要找兩個人，實在如大海撈針。你倆現在便通知城裏的兄弟，留意有沒有形迹可疑的人在京師活動，但必須要小心，如有任何發現，一律不得妄動，立即來通知我，以免打草驚蛇，對方既然斗膽在太歲頭上動土，定非等閑之輩，城內之弟兄絕難應付得來。你倆明白嗎？」

牛頭、馬臉兩人唯唯應諾而去。

東宮大爺從懷中取出那朵珠花，一邊玩弄，一邊思索着。

他肯定從前曾經見過這東西，但肯定不是在江南一枝花賈惜花身上。

賈惜花有這名號，並不是因爲這朵珠花的關係，當時她只是一個走江湖的歌女，與這價值不菲的珠花實不相襯，怎會配戴。

她只所以被稱爲一枝花，主要原因是她貌美如花，而且唱歌時，通常都拿着一枝花擺姿勢，故有一枝花之名稱。

東宮大爺把他所認識的女子都一一從記憶中找出來，只可惜，沒有一

個和這朵珠花有關。不得要領之下，他只好把珠花重放入懷，信步踱出屋外。

他漫無目的地在城內遊逛，希望能有意外發現。他很相信「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這句話。所以，每當他被一個難題困擾着的時候，都會暫時拋開一切，到處走走，略爲鬆弛神經，很多時靈感便會到來，把問題輕易解決。

可惜，他這趟却未能有半點收穫，只有意外……

「東宮大爺，你好！」

東宮大爺身前，並肩站着三個彪形大漢，當中一個有禮貌地向他打着招呼。

「你們好，三位是……」東宮大爺只得回禮答道。

「大爺，敝上有件事情，要和大爺你商量，可否請大爺移駕城外。」

「很抱歉，我不習慣。你們頭兒若有事找我商量，便叫他到這裏來，我可以在附近酒肆等他片刻，若要我出城外，便是有金子送給我也沒有興趣。」東宮大爺搖搖頭。

「姓東宮的，識相一點，不要敬酒不喝喝罰酒，別人害怕你的火槍，我們却視若無物。在這距離內，你的手還沒有從懷裏掏出來，我們便能教你變作六大截。」當中那彪形大漢不徐不疾的說道。他的語氣平靜，不帶半點火氣，不知就裏的人，還道他們正在寒暄。

人在屋簷下，怎能不低頭？東宮大爺一看這人之神情，以及那雙穩定而有力的手，已知道這人絕非說笑。

他只好笑了笑，道：「既然三位堅持，我只得走一趟了。反正我也很久沒到城外逛了，走一趟也不壞。」

東宮大爺說罷，便大踏步往城外走，三個彪形大漢則在身後跟着。

城外五里亭處，已有一名中年人等候着，中年人身後，另外站着五名灰衣大漢。

中年人站了起來，示意身前石凳，道：「東宮兄，請坐。」

東宮大爺也不客氣，一屁股坐下，道：「不用稱兄道弟了，有甚麼事，快說！」

中年人毫不慍怒，坐下道：「東宮兄，敝屬如有甚麼得罪之處，尚請包涵一二。」

東宮大爺瞥了中年人一眼，並不答話。

「東宮兄，我這次來京師，主要便是找閣下商量一件事。也可以說，和東宮兄做一筆交易。」中年人道。

「你這人怎麼這般嚕嗦，說了老半天還扯不到正題，這些廢話，你的手下早已告訴我，是甚麼交易，乾脆說出來便成，說那麼多廢話作甚。」東宮大爺極不耐煩地道。

「好，我們乾脆一點。這兒是寶通號發出之銀票，銀碼紋銀十萬兩。只要閣下離開京師，並答應不再重返，這十萬兩是在下送給東宮兄之盤川。」

「十萬兩盤川？閣下可眞大手筆，這可使我跑一生也跑不到目的地。我告訴你吧，我這人生性懶惰，不喜歡到處跑，我還是留在京師算了。」東宮大爺毫不考慮，一口便拒絕。

中年人面色倏變，道：「東宮兄，請你明白一點，我們並不是對你有所顧忌，只不過爲了免傷和氣，才和你作個商量。老實說，你和那兩個寶貝保鏢，在我們眼中簡直不值一哂！」

東宮大爺毫不動容，道：「你們究竟是誰？」

中年人道：「你不用理會我們是誰，你只須說一句，走還是不走？」

東宮大爺笑道：「我當然要走，難道留在這裏吃西北風嗎？不過，我得先警告你們一句，乖乖的坐着不要動，否則我教你們通通躺下，再也看不見明天日出。」

他說畢後，站起來便要離開。

中年人臉色大變，道：「姓東宮的，站住！」

東宮大爺頭也不回，大踏步往亭外走。

中年人打了一個手勢，那三個押着東宮大爺前來的彪形大漢已撲向步出亭外的東宮大爺。

東宮大爺並沒有伸手入懷，只後退數步，重返亭裏，那三名大漢見他不敢硬闖，也停下手，嚴密注視。

東宮大爺笑道：「我勸你們還是表露身份吧，否則你們將沒有機會後悔。」

中年人大笑，道：「你的意思是恐怕我們和你是同道中人，避免誤傷？哈！哈！你放心，我們絕對不會和你有關的！有何本領，儘管使出來吧！」

東宮大爺道：「這話是你說的，可不要怪我沒事前警告你們。」

他轉過身，直往守在亭外的三名彪形大漢走過去。

三名大漢急忙瞥向亭裏之中年人，看見他微一頷首後，便齊齊出手，攻向東宮大爺。

東宮大爺仍然沒有探手入懷，也沒有後退，只是身形閃了數閃，雙手輕揚數次。

三名大漢已如爛泥般倒在地上。

亭內之中年人臉色大變。

東宮大爺轉過身，面向中年人，道：「我給你一個最後機會，表露你們的身份，否則你們一個也不能活離此間。」

中年人站了起來，冷笑道：「東宮大爺果然眞人不露相，只是憑你那三腳貓飛刀功夫，還未能把我嚇倒。」

東宮大爺搖頭嘆息：「你這人眞是自大得可愛，可惜自大並不能救你一命。」

頓時間，他臉上往常的輕挑消失了。

他的眼睛流露出無比之殺氣。

中年人心中打了一個冷顫，不由自主地後退了一步，差點兒碰着身後之五名灰衣大漢。

「出手吧，如我先出招，你們根本便沒有機會。」東宮大爺冷冷道。

五名灰衣大漢早已忍耐不住，也不待中年人吩咐，不約而同地拔出兵器，劈向東宮大爺要害。

有人說，盲拳打死老師傅。這種鬼話只有小孩子才會相信。要是如此，誰去苦練武功？

多一分高明便是多一分勝算，絕對錯不了。

也不見東宮大爺有半點退縮，只見他手指腳踢，數個照面之間，五名灰衣大漢已動也不動的躺臥亭中。

中年人大喝一聲，雙掌挾起陣陣勁風，當胸劈向東宮大爺。

誰知道東宮大爺毫不閃避，只提起右手，伸出中指點向中年人掌心，左手則迎向中年人攻來的右掌。

但聽見一聲悶哼，中年人已經蹬、蹬、蹬的連退數步，跌坐地上，口角溢出鮮血。

「你……究竟……是誰？請……告……訴……我！否則……我……死……不……瞑……目……」中年人喘着氣。

東宮大爺走到中年人身旁，在他耳邊低聲說了數個字。

中年人喃喃道：「怪……不……得……我……」還不曾說畢，便倒地身亡。

東宮大爺之目光轉注在不遠之一株大樹，冷冷地道：「閣下可看夠沒有？」

大樹上，躍下一身穿藍色長衫，年約廿五六歲，英俊瀟洒的青年。

「東宮大爺可真名不虛傳，溫某今天實在大開眼界。」

「你姓溫，敢情便是自稱天下第二劍之溫慕瑜？」東宮大爺打量着眼前之藍衫青年。

「不敢當，區區正是溫慕瑜。」

「你是和這些人一道的？」

「不，毫無瓜葛。溫某根本不認識這些人。」溫慕瑜搖首道。

「姓溫的，你不在秦淮河鬼混，跑來京師幹甚麼，莫非也對我這地盤有興趣？」

「東宮大爺說笑了，溫某怎敢對大爺之地盤打主意？只不過聽聞京師將有一番熱鬧，所以才跑來這裏看看吧。」

「光是看熱鬧？不會這般簡單吧？」

「直到目前為止，我之目的便是看熱鬧這般簡單，日後若有特殊因素令我改變主意，那自當別論。」溫慕瑜微笑道。

東宮大爺在最先倒地的三人身上起回飛刀，略為揩拭後收起來，道：「希望你在京的一段日子當中，只用你的眼睛，而不是劍。」

「東宮兄言重了，溫某的劍，與東宮兄的武功一樣，絕不會輕易使用！」

× × ×

東宮大爺回到屋子時，牛頭、馬臉都已經回來，正在等候着。

「怎麼樣了，辦妥了嗎？有沒有交代各弟兄不得輕舉妄動？」

牛頭、馬臉齊聲應道：「大爺，都依照你的意思通知各弟兄了。」

東宮大爺有點兒擔心，他直覺上感覺到北京城短期內定有大事發生。

若無大事，向以凌厲劍法稱雄武林的溫慕瑜不會老遠跑來，而且他還聲稱是來看熱鬧的，除了天橋底，京師有甚麼熱鬧可看？

天橋下之熱鬧，絕對不能吸引着如溫慕瑜這些江湖絕頂高手。

這些不肯透露身份的人究竟是何方神聖，為何不惜威迫利誘，甚至動武，要把他趕離京師？

前有顒琰、明亮，繼之是江南一枝花賈惜花，現在更有這批武功不弱的神秘人，不約而同都是要他東宮大爺離去。

他在京師已整整五年，這期間，要殺死他的人有不少，當然也有只想把他東宮大爺趕離京師的人。

但這些人都是京師中的混混、惡霸，為了本身利益，和他爭奪京師這地盤。

顒琰、明亮趕他走，是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更加為了鞏固他們的勢力。

賈惜花是為了甚麼？

這批神秘人又是為了甚麼？

為什麼都在同一時間？

東宮大爺唯一知道的，是賈惜花和這批神秘人是兩路不同的人馬。

因為賈惜花手持皇牌，無須如此心急，只要十天一過，東宮大爺若不能尋回康怡郡主，便再沒有臉目留在京師，賈惜花也不用如斯冒險，向他動粗。

驀地，東宮大爺想起一個人來。

殺千刀！天馬鏢局總鏢頭薛千刀。

當日，他來求自己協助時，不是提及過用一項消息來交換的嗎？

莫非他的消息和這件事有關？

幹保鏢這一行，經常穿州過省，消息自然比他東宮大爺呆在京師靈通，說不定他真的聽到一點風聲也不奇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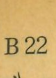
「牛頭、馬臉，走！我們去找殺千刀這傢伙。」時間不多，東宮大爺要立刻行動。

「殺千刀？大爺不是把他趕走了嗎？」

「我便是要在他離開前找着他。」

三人來到長辛店，非常慶幸地見着天馬鏢局仍然大門敞開。

東宮大爺隨即覺得奇怪，殺千刀即使還不曾離開，但也不應該把鏢局大門仍然開着，做其生意啊。



五個灰衣大漢圍攻東宮大爺

正常情況之下，他應該關上大門，收拾行裝，準備離京。

「噢，原來是大爺駕臨，大爺可有甚麼生意照顧敝局嗎？」

他奶奶的，竟會是孫二麻子。

「敝局？孫二麻子，你何時幹上保鏢這一行了？」

「大爺，這有什麼辦法？殺千刀欠我不少錢，當然要在他離京前盡量抓回一點了！他的老婆、妾侍都不管用，只好將就將就，接收他這檔爛攤子了。」孫二麻子皮笑肉不笑的道。

「麻子，殺千刀有說過去那裏嗎？」

「大爺，你若是殺千刀，會留下自己的行蹤嗎？」孫二麻子不答反問。

自投羅網　揭發真相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轉眼間已經過了六日，小淘氣康怡郡主的下落仍然毫無頭緒。

數日來，京師多了不少武林中人，其中不乏大有名氣的一流高手。

只是，除了數天前在五里亭那宗事故外，甚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五里亭所發生的事，京師裏也沒有人知曉，想必是溫慕瑜把那些屍體都處置妥當。

大內侍衛兼禁軍副都統王萬通這晚來到東宮大爺的蝸居。

「王兄，是否為了近日在京師出現了許多武林人物而來？」

「對了，二爺。情況實在令人擔心，京師突然多了這麼多武林人物，也不知是什麼原故。最可恨的是他們全部都安份守紀，連喧嘩聲也聽不到，要抓他們也沒有藉口。」王萬通搖頭長嘆一聲。

「王兄，我看你也得吩咐禁軍及侍衛們嚴密戒備，京師定會有事發生。」

「所有侍衛都已取消休假，全部動員，密切注視城內武林人物之動態，而禁衛軍亦全在戒備狀態，隨時候命。」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真是令人頭痛。若然大哥在這裏便好了，他定有辦法應付，不會像我這般束手無策。」

「二爺，怎可以這樣怪責自己呢。到目前為止，二爺不是幹得有聲有色嗎？韋爺如果知道，也必定稱讚你哩！」

「稱讚個屁，不給他罵個狗血淋頭已是阿彌陀佛了。還有四天時間，小淘氣的下落仍是毫無頭緒，若仍無進展的話，恐怕我得收拾包袱，離開京師了。」

「二爺，難道一點線索也沒有？」

「有甚麼線索？賈惜花這娘子好像在這世上消失了一樣，不知躲到那裏去。」

「二爺，不要想那麼多了，我們找個地方喝杯酒，散散心吧。」

「王兄，要喝酒何須找地方，我這裏有的是。老頭子剛送來一箱西洋白干，你也來試試吧。」

「光喝酒有甚麼味道？既然你有好酒，我們便帶上一兩罈，找個有脂粉氣息的地方喝才是，有酒無色，怎算散心，只會愈喝愈悶。」

提起女色，東宮大爺不由得想起懷裏那朵珠花來，心中一動，便拿了出來，道：「王兄，你可曾見過這朵珠花？」

王萬通接過珠花，仔細地端詳了片刻，搖頭道：「沒有，我從來沒有見過。二爺，你這珠花從何處得來？」

東宮大爺便把得來經過說出，並提及自己也記不起不知在何處曾見過。

「二爺，這珠花之款式雖然是較特別一點，但也不算特別珍貴，你在別處見過差不多款式的實不足爲怪，尤其是風塵……慢着，江湖中有一個組織，叫做甚麼商女教，它的標誌好像便是一朵珠花。」

「商女教，王兄，商女教是個怎樣的組織？教主是誰？我怎麼從來沒聽說過的？」

「有關商女教的事，我也不大清楚，只知道他的門下全是女的，而且都是風塵女子！」王萬通道。

「風塵中人？噢，我想起在何處見過這種珠花了。在我還沒有來京之前，我曾在金陵秦淮混過一陣子，這珠花與當年秦淮名妓賽金花所佩戴着的一模一樣。當時我因這珠花的款式新奇特別，所以才加以留意。」

「賽金花！怎麼名字也有個『花』字的，難道商女教門下弟子的名字都有一個『花』字，抑或是巧合呢？」

「王大哥，我們現在便去如意院！」東宮大爺有了線索，心情頓即開朗起來。

「二爺，你怎麼不帶酒去？」王萬通見東宮大爺兩手空空便要起程，大爲奇怪，只因他剛才還親口答應請他嚐嚐老爺子送來的西洋白干。

「王大哥，我們是去辦事，不是喝花酒，現在既然懷疑小淘氣是被那甚麼商女教劫走的，不往妓院找往那裏找之。王大哥，你剛才所說的極有可能，商女教的門下弟子名字中說不定都有一個花字，稍後我們多點留意名字有『花』字的婊子！」

「那豈不簡單，只須吩咐鴇母把名字中有『花』字的通通都找來便成！」

「王大哥，那豈不是告訴她們我們是查案的，而不是作樂尋歡的嗎？」

× × ×

「咦，原來是王大人，東宮大爺兩位貴客光臨，快請裏面坐。」

「孫二麻子，究竟你有多少個化身，鏢局裏見着你，窑子也見着你，我眞懷疑入茅厠時會不會見到你。」東宮大爺道。

「大爺說笑了，生活艱難，爲了兩餐，只得辛苦一點了。怎麼不見牛爺和馬爺的？」孫二麻子看見東宮大爺身後少了兩個寸步不離的保鏢，大爲奇怪。

「怎麼了，難道你這裏不安全嗎？如果不安全的話，我們改天再來了。我不習慣和美女上床時也帶着保鏢的。」東宮大爺兩眼一瞪，便要轉身離去。

「不，不，大爺，我們這裏安全得很。說實在的，北京城內外，有兩位在，誰敢惹事生非？」孫二麻子陪笑道。

「孫老板，不要說那麼多了。我倆近日來煩得要死，快給我們找數個善解人意的來，給我們消消悶。」王萬通道。

「當然，當然。王大人請放心，如意院裏的每個姑娘都是解語花，保管兩位大爺從心所欲，萬事如意。兩位請稍後片刻，我這便替兩位安排。」

不消片刻，一個鴇母已帶着四名如花美女來到，孫二麻子卻不見踪影。

四名美女的名字分別是：春花、秋月、翠紅及小倩。

東宮大爺及王萬通兩人之注意力自然是落在春花身上。幸好，春花也是四人中最美麗的一個，多點注意也不會引起她疑心。

兩個時辰後，東宮大爺與王萬通兩人滿臉醉意，一搖一擺，脚步浮浮的離開如意院。

剛轉過彎角，兩人立即恢復常態。

「二爺，可看出甚麼端倪嗎？」王萬通問道。

「這春花並不簡單，是一流高手，如她眞的是商女教的人，身份定比賈惜花高出很多！」

「現在我們怎辦，要不要帶人來搜？」

「不可以，若搜不到甚麼的話，便會打草驚蛇。王大哥，你現在先去召集人手，順道把我那兩個寶貝也找來，嚴密監視這裏，並跟踪每一個出入的人。稍後，我再潛進去查看一下。」

王萬通的手下，本已遍佈整個北京城，一聲傳令，不多久便已召集足夠人手，牛頭、馬臉兩人亦已來到。

東宮大爺部署妥當後，一個閃身，已翻牆而過，潛進如意院。

如意院是不夜天，雖然已是深夜，但燈光仍處處可見。

東宮大爺如一縷白煙般，在各院落穿梭着，每一個房間，他都沒有放過，不是點破窗紙偷窺便是側耳細聽。

也不知看過多少條肉蟲和聽過多少歡娛之聲，他才摸到春花的房間。

春花的房間，燈仍是亮着，東宮大爺找了一個僻靜角落，身子倒掛在屋簷上，輕輕點破窗紙，向內窺望。

春花仍未就寢，倚坐床上，閉目

養神。

東宮大爺耐心地等候着，一方面運着神功，細心聆聽附近動靜，以免被人發現。

看見春花這模樣，他知道她定是在等候着甚麼人，否則在這個時間，若非有客留宿，誰不熄燈就寢。

足足有一頓飯工夫之後，東宮大爺聽見一陣輕微脚步聲向這邊傳來，急忙翻身飄上屋頂躲起。

來者是個美女，一個清麗脫俗的美女。

東宮大爺卻是爲之一愕，因爲這美女不是別人，正是數年前與他有數面之緣的秦淮名妓賽金花。

賽金花在春花房門上輕敲了數下，隨即推門內進。

「春花妹子，有甚麼特別事情嗎？」是賽金花的聲音。

「金花姐，王萬通和東宮雙人剛才曾經來過。」春花道。

「他們兩人會來過？是妳陪他們嗎？」

「是的，還有三名姐妹。」

「可知他們的來意嗎？」

「看樣子是來散心解悶的。」

「春花妹子，妳看錯了，他倆絕對不是來散心的。」

「金花姐，不像啊，他們整個晚上都是在談風說月，絲毫沒有探聽口風的企圖。」

「春花妹子，這兩人都是老狐狸，怎會這麼容易被妳看出來。」

「但是，金花姐，何以見得他們是有爲而來的呢？」

「據我所知，東宮雙人和王萬通兩人，向來都沒有交往，是否認識也屬疑問。唯一把他們扯在一起的是合力找尋康怡郡主的下落。東宮雙人在京師雖然名頭响亮，甚至可能有內城的人在撐腰，但始終都是一個混混。若無特別用心，王萬通怎會在這風雨欲來的時候和他來逛窰子？」

「金花姐，妳是說他們已對我們起疑心？」春花大吃一驚。

「這也不足爲奇，但我認爲他們懷疑孫二麻子的可能性比較高。」

「怎會扯到孫二麻子頭子上呢？」

「問題出在他接收天馬鏢局，一個開窰子和賭坊的，那裏來的本事去主理一間鏢局，所以，引起他倆懷疑實不足爲怪。」

屋外的東宮大爺心裏一震，他竟然忽略了這一點。日後是要多點留意孫二麻子，這人深藏不露，實在不簡單。

「金花姐，我們現在怎麼辦？」春花又說道。

「甚麼也不辦，以不變應萬變。還有四天工夫，很快便可以推過去的了。」

「金花姐，我們爲何要費這麼大的功夫要把東宮雙人趕走呢？他不過是恃着內城有人撐腰和那支火槍吧了，實在不足爲慮，乾脆給他一把暗青子便行。」

「不要想得這般簡單，若然一把暗青子可以把他解決，這人怎可能在京師屹立數年？」

「但也毋須如此大費周章來對付他啊！依我看，他對我們之事實在沒有妨礙。」

「這我便不清楚了，我們只須依照計劃行事便成。教主和大姐從來都沒有看錯，她們這樣吩咐我們，必有她們之用意。」

東宮大爺思量着應否出手擒下兩人，迫她們說出收藏康怡郡主之地點。

他迅速地推翻這個決定，因爲擒下兩女對他來說，並非難事，但逼供卻有問題。萬一兩女寧死不供，賈惜花知道兩人落網後，很可能會對康怡郡主不利，或是利用康怡郡主來要脅放人。

他不動聲色地飄身離去。

「二爺，怎麼了，可探着甚麼嗎？」

東宮大爺點點頭，道：「大有收穫，現在欠的只是小淘氣藏身之處，只須嚴密監視這裏的人，不難找着小淘氣。」

「春花眞的是商女教的人？」

「是的。我剛才曾提及過的秦淮名妓蹇金花現在正與她一起，只消她們和外間聯絡，我們應能找着康怡郡主的。」

「我得吩咐手下，特別要留意她們！」

「但必須要小心跟踪，千萬不要讓她們發覺，否則前功盡棄。唔，我還是留下牛頭、馬臉兩人在此幫忙吧。」

東宮大爺隨即吩咐牛頭、馬臉兩人數句，便與王萬通離去。

當東宮大爺與王萬通分手，獨自回到他的家時，還沒有踏進屋內，他已發覺情況不對。

他表面上若無其事，暗中卻運起護體神功戒備，如往日般進屋。

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但是，雖然是一片漆黑，東宮大爺清楚地察覺到屋內多了三個人，三個不速之客。

燈亮起時，聲音也跟着响起。

「大爺，不要輕舉妄動，這對你沒有好處。」竟然是鴨王。

東宮大爺略一環顧，果然還有兩名中年化子，與鴨王團團的把他圍在中央。

東宮大爺眉頭一皺，道：「鴨王，你的鼻子可眞靈，這麼遠也能嗅到我這裏有美酒，可惜這裏沒有鴨子。」

「大爺，不用裝了，你應該明白我們此行目的。」鴨王道。

「你們要殺我？」

「是的，我們要殺你。」

「爲甚麼？」

「你應該心知肚明。」

「我不明白，我在這五年來，絲毫

沒幹過對你們丐幫不利之事。」

「但難保你日後不會！尤其是你已經向我們表露出身份。」

「我表露出甚麼身份？」

「你難道還否認不是清朝鷹犬？」

「我不是官府中人。」

「你不是官府中人！哈哈！這鬼話只有三歲孩童才會相信。」

「鴨王，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聽我的話，回去吧，耐心的再等待數年，現在還不是時候。」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用明白，只須聽我的話去做便成。」

「我爲甚麼要聽你的？」

「因爲你們殺不掉我，即使你們能夠殺掉我，也沒有用處，因爲還有第二個人來接替我，這人你們更惹不起，說不定他一怒之下，會把你們丐幫剷掉，他一向便對武林各大門派沒有好感。」東宮大爺平靜地道。

「鬼話連篇，有誰能動我們丐幫分毫？」

「你不信我也沒有辦法，說實在的，我不願殺你們。何不聽我的，靜心等待五年，說不定還不用五年，機會便會到來。」

「我才沒空聽你的，念在數年交情份上，你自作了斷吧。」

東宮大爺搖頭歎息：「鴨王，你眞是頑固得可憐，我也無話可說了，你們動手吧。」

「大爺，對不起了！」

三枝竹棒，分別從三個方向，進襲東宮大爺，來勢兇猛凌厲，足可碎金裂石。

只可惜，三枝竹棒擊中之處，如棉花般毫不受力。

沒有想像中的骨碎聲，更沒有慘叫聲。

鴨王三人登時大爲錯愕，但更使三人驚愕的却接踵而至。

只見東宮大爺一個車輪轉身，三枝竹棒已被他奪去。跟着，東宮大爺食、中二指輕彈了兩下，其餘兩名叫化子已如爛泥般倒下。

鴨王那曾見過如斯高明的身手，登時嚇得目定口呆。

「那人的武功，比我還高明數倍。如今，你應該相信他足以把丐幫剷除了吧！」

鴨王能說甚麼？

「聽我說，不要輕舉妄動，目前還不是時候，五年後再視情況而定吧。」東宮大爺續道。

「你說的那個人，也是清廷走……中人？」

「不，他和我不但不是清廷走狗，而且都巴不得把滿人趕出關外，但基於某種因素，我們不能和清廷作對，最低限度暫時不能。」

「是甚麼因素？」

「很抱歉，我不能說！」

「爲甚麼要等五年後才能動手？」

「因爲五年後，我不在這裏。」

「那個人呢？」

「他也不會插手清廷的事！」

「你和他會對付清廷嗎？我是說五年之後。」鴨王毫不放鬆。

「這得要看情形而定，但我們肯定不會幫助滿人。」

「大爺，我相信你。但是，我只是一名舵主，沒有多大影响力，我只能把你的話轉告本幫幫主，由他定奪。」鴨王道。

「既然如此，你便代我交給他一些東西，希望他明白個中利害。」東宮大爺把手一翻，掌心已多了兩柄柳葉飛刀。

鴨王大駭，道：「是兩把飛刀……那人是韋……」

「對了，現在，你該明白，若然你們胡來，只有令我難做，只有令丐幫弟子無故犧牲。清兵已入關百多年了，這麼多年也過去了，爲何不能多等五年呢？」

鴨王垂頭喪氣，步出屋外。

「鴨王，帶走你的同伴吧，他們還沒死，只是被我點了穴道。」

× × ×

又過了兩天，如意院方面卻毫無動靜。賽金花、春花兩人不但不曾踏出如意院半步，甚至院裏其他的姑娘、婢女也不曾離開過，出入的只是一些外出購物的下人，和到來尋芳的客人。

王萬通對每一個出入如意院的人都不放過，給予嚴密監視和調查，但都查不出半點端倪。

東宮大爺臉色沉重，雙眉緊皺。

他考慮着應否採取行動，把賽金花及春花擒下來，嚴刑拷問。

這辦法可行的機會微乎其微，但除此之外，他能怎辦？

時間無多，他不能永遠都等候着，他必定要採取主動。

東宮大爺手掌在臉上輕輕一抹，臉上參差不齊的髫鬚登時紛紛掉下，露出一張英俊剛毅的臉孔。

跟着，他掀開床板，從床下暗格找出一套簇新的青色儒服，以及一把體質晶瑩通透、價值不菲的描金紫玉扇。

片刻後，東宮大爺以一個新的形象出現。

× × ×

孫二痲子的眼睛發亮着，以他的經驗，一看那柄扇子便知眼前這英俊公子來頭絕不簡單，定是內城甚麼王孫貴胄。

「老闆，庸脂俗粉都不要找來了，我喜歡的只是清麗脫俗，琴棋書畫樣樣皆通的美女。素聞北京如意院搜羅天下美女，比江南秦淮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要求，老闆應不難辦到吧。」

內功精深的高手，要變換聲音，實在是輕而易舉的事，東宮大爺現時的聲音，連他自己也從沒聽過，更遑

論孫二痲子了。

「有，有，我們這裏剛來了兩位美人，正好符合公子的要求，請公子稍候。」

清麗脫俗，精通棋琴書畫的美人，雖說不難找，但絕對不會多。

來的果然是賽金花和春花姐妹。

「咦，是凌公子。凌公子，你怎麼會知道奴家來了這裏的？」賽金花見了改變形象——應說恢復本身樣貌的東宮大爺，登時驚喜交集。

「啊，姑娘不就是當年秦淮河畔艷壓羣芳的……的……」東宮大爺怎樣也說不出賽金花的名字來。

「凌公子，你一點也沒錯，奴家便是賽金花。奴家還道公子是專誠來這裏找我的，原來公子連奴家的名字也忘掉了！」賽金花的語聲帶着無比幽怨，也不知是眞的還是裝出來的。

孫二痲子笑道：「原來公子爺和金花是舊相識，那好極了。金花、春花，妳們好好招呼凌公子，我現在便吩咐送上酒菜。」孫二痲子離去時，總覺這位凌公子有點兒眼熟，但怎麼也想不出在那裏見過。

東宮大爺尷尬萬分，道：「是凌某不對，定當領罰。」

「凌公子，稍後你定要罰飲三盃。春花妹子，快來見過凌雲凌公子！」

春花連忙與東宮大爺施禮相見，一對妙目卻不停地往東宮大爺臉上溜轉。

「春花姑娘，小小意思，尚希笑納。」東宮大爺從懷中掏出一顆龍眼般大小的珍珠，遞給春花。

春花一看珠子之大小，已知價值不菲，不敢輕接，道：「凌公子，奴家無功不受祿，怎能收此貴重之禮。」

東宮大爺輕輕一笑，道：「這怎算得上貴重，還不夠和珅老賊吃一頓午飯呢。春花姑娘，請收下，這是我的見面禮，別無其他用意，妳大可放心。」

賽金花道：「春花妹子，既然凌公子如此說，卻之不恭，那妳便收下吧！」

春花這才道謝接過那顆珍珠。

「凌公子，怎麼多年不見你了，究竟跑到那裏去？難道公子家有惡妻？」賽金花道。

「有誰會嫁我這愛拈花惹草之浪子？這麼多年來，還不是到處遊蕩？我原意是希望能闖出一個名堂來的，只可惜還是一事無成！」

東宮大爺嘆了一口氣。

「凌公子想爭取功名前程？」春花道。

東宮大爺冷哼一聲，道：「我怎會當清廷的官？別提了，提起來會使我不高興。金花姑娘，這麼多年了，想不到妳還在風塵中。唉，這使我想起當年羅隱的兩名詩：『我未成名卿未嫁，可能兩俱不如人。』」

春花聽了，抿嘴輕笑道：「凌公子，你錯引典故了！當年羅隱對雲英一片傾心，雲英卻不喜歡他，與公子和金花姐的情況怎能相比呢？」

「爲甚麼不能？」

「當然不能相比。金花姐與公子一見投緣，多年不嫁只是等待公子前來迎娶，與雲英未嫁之性質根本不同！」春花道。

「春花妹子，不要胡說！」賽金花臉上一片紅霞，輕叱道。

東宮大爺恍然大悟般，道：「噢，這是眞的嗎？那我眞是蠢了，白白浪費了多年大好光陰，否則現時已是兒孫滿堂了！」

賽金花紅透耳根，急道：「凌公子，你莫聽春花胡言亂語，奴家蒲柳之姿，怎敢如此奢求，但願公子有空時到來一聚，已是心滿意足了。」

「只可惜今次我來京師，乃有事待辦，且不能久留，否則當可以與姑娘多聚。」東宮大爺道。

「凌公子來京有事要辦？」春花問道。

「是的，受人所託，前來辦事。可惜來京數日，仍無進展，所以才跑來這裏來散散心。」東宮大爺道。

「不知凌公子要辦的是何事呢，可否說來聽聽？奴家在京師相識亦不少，也許能幫上一個忙！」賽金花道。

「噢，是眞的嗎？那太好了！我這次來京，主要是找一個人。」

「甚麼人？」兩女同時問道。

「一個女子，她的名字叫做賈惜花。」

賽金花與春花同時一愕，金花道：「凌公子，賈惜花不是個歌女嗎？你找她幹甚麼？」

「實不相瞞，我這位朋友對賈惜花一見傾心，把感情全放在她身上，那知道有一天，賈惜花突然神秘失踪。我這位朋友驟失戀人，終日悶悶不樂，終於單思成病。近來因聽聞賈惜花曾在京師出現，故託我來這裏找她。」

「竟有如此一回事？怎麼我一點也不知道的？」賽金花脫口道。

「姑娘認識賈惜花？」

「同是天涯淪落人，我和她的交情也可算不錯。這是何時的事了？」

「大約兩年多。」東宮大爺一片胡言。

「眞奇怪，惜花妹子卻不曾和我提及過這件事。凌公子，你的朋友叫甚麼名字？他會不會欺騙你？」賽金花道。

「我這朋友叫吳中笙，他應該不會欺騙我的，他騙我幹甚麼？姑娘，能否告訴我賈惜花的下落呢？」

「當然可以，賈惜花現在已嫁入王府作妾，你還是回去叫你的朋友心息吧，世間上比賈惜花好的女子處處皆是，何必爲一風塵女子自暴自棄呢？」

「我想也只好如此了。金花姑娘，賈惜花到底在那一個王府呢？我要去找找她。」東宮大爺道。

「凌公子，一入侯門深似海，你實在不方便去找她的，這樣對賈惜花，對你也不會有好處。莫非凌公子不相信奴家？」賽金花臉有不悅之色。

「我怎會不相信姑娘呢？只是我的朋友曾交託我，若然惜花已經嫁人或是變心的話，便把她當日送給我朋友之訂情信物退還給她吧了。」東宮大爺道。

「還有訂情信物？凌公子，不若這樣吧，如你相信奴家的話，可把這信物給我，待奴家遇上賈惜花時交給她。」賽金花道。

「這也是辦法，如此便勞煩姑娘了。」

東宮大爺從懷中掏出他那拾回來的珠花，遞給賽金花。

賽金花一見那朵珠花，臉色登時大變，詫異萬分的道：「這朵珠花是信物？」

東宮大爺道：「是的，便是這朵珠花，有甚麼不妥嗎？」

賽金花忙道：「不，不，沒有甚麼！」

東宮大爺道：「女兒家的信物，總不離身邊之飾物、手帕之類的東西。噢！我想起來了，敝友曾向我提及，這珠花是賈惜花非常珍惜之物，把這珠花送給他正是表示賈惜花對這段情之重視。」

賽金花的臉色愈來愈難看。

春花却感慨萬千的道：「這珠花對惜花姐來說的確比生命還重要，我眞不明白，她既然能夠把這珠花作信物送給情郞，爲何又跑到京師來嫁入王府中呢？」

賽金花連忙瞪了春花一眼。

東宮大爺道：「這我便不清楚了。敝友好像提及過，賈惜花把珠花送給他時，曾說過甚麼身不由己，但願能脫離苦海、束縛之類的話。我猜賈惜花之所以嫁入王府作妾，並非自願，乃被人所強逼。」

賽金花道：「凌公子，我們還是不要理會別人之私事了，這珠花奴家便暫時保管着，待見到惜花妹子時才交給她吧。現在，奴家先敬公子一杯。」

東宮大爺目的已達，便與賽金花、春花兩女把酒言歡起來。

個多時辰後，東宮大爺方始告辭而去。

「金花姐，妳認爲這凌雲說的是眞的嗎？惜花姐眞的會把本教信物作爲訂情之物，送給那吳中笙？」

「若眞的如此，那她實在太蠢了。不過，這並非沒有可能之事，當年，大姐處心積慮安排她嫁進王府時，每個人都可以看出，惜花妹子是非常不願意的，她心中另有所屬，並非奇怪之事。」

「那麼，剛才凌雲曾說惜花姐意欲脫離束縛，究竟是指甚麼，是否惜花有叛教之意呢？」春花道。

「春花妹，妳說的不無道理，以惜花妹對大姐不滿的情形看來，這並非沒有可能之事，連珠花這貴重的東西，她也能送給別人，有甚麼事不可以做出來？」

「金花姐，我們把康怡郡主交給她看管，豈不是……」

「不好，我們爲了安全，已多天沒有和她聯絡了，如此說來，難保她不會暗中作怪，藉此機會反叛，我們還是前去看看，並問清楚她把本教信物送給別人之事。」

當日東宮大爺在海蘭度房裏搜索時拾獲的一朵珠花，想不到有如此大作用，這實在是他始料不及的。

他胡打亂撞，編了一番鬼話，想不到竟有意外收獲。

當如意院內走出兩條纖小黑影，直奔城外時，另有三條人影已遠遠的跟踪着。

×　×　×

「惜花妹，這事究竟是否眞的？」

「金花姐，這當然不是眞的，小妹根本不認識一個叫吳中笙的人，更不會把本教信物隨便送給別人，妳可不要聽那姓凌的混蛋胡說。」賈惜花急道。

「惜花妹，我知道妳爲了本教曾作出極大犧牲，但大姐亦因此而把妳在教中之地位提升了不少，將來亦會對妳作出補償的，妳千萬不要做傻事。」賽金花道。

「金花姐，小妹沒有，小妹一向都對本教忠心耿耿，絕不會做任何有違教規之事的，請妳不要誤信別人。」

「那麼，妳的信物呢？」

「小妹也不知道如何丟失了，定是遺留在王府，這數天來，小妹不敢露臉，所以沒有回去找。」賈惜花道。

賽金花掏出珠花，道：「惜花妹，妳的珠花在這裏，妳還是老實一點說出來吧，妳曾經爲本教作出重大犧牲，教主和大姐必然不會重罰妳的！」

「金花姐，寃枉啊，小妹眞的沒有做過，這珠花確實是遺留在王府的！」賈惜花大叫寃枉。

「她說的是實情，這珠花確是在王府中拾來的！」竟然是東宮大爺的聲音。

賽金花、春花及賈惜花大吃一驚。

東宮大爺，亦即是凌公子，已不知何時飄身入屋，青衫飄飄的出現在三人跟前。

「凌公子，你……」賽金花驚道。

「賽金花姑娘，若果我告訴妳，北京的人都喜歡稱呼我做東宮大爺，妳便明白一切了！」東宮大爺笑道。

「你！你便是東宮雙人？」

「對，凌雲，凌公子，東宮大爺，東宮雙人，東宮爲遺，東宮人爲人遺，這些名字，妳都可以隨便選擇。」

「東宮雙人，不要以爲你能夠找到這裏便可以穩操勝券，以我們的輕功，你的短銃火槍絕對起不了任何作用。」賽金花的臉色鐵青。

「是嗎？那我便不用火槍好了。說實在的，我也不打算用那東西，因爲在妳們如花臉孔上開個洞，實在是大煞風景，就算是在妳們嬌軀上弄出任何損傷，我也不想。」東宮大爺可眞懂得憐香惜玉。

春花見東宮大爺利用了自己，心裏已憤恨到極點，不由分說已飄身而去。

春花怒火中燒，出手自然不會留情，一雙玉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閃電般分襲東宮大爺胸、腹。

「女兒家應該學些輕巧一點的武功，如此兇巴巴的，有誰敢娶妳？」東宮大爺輕笑着。

但見青影一閃，沒有人能夠看清楚過程如何，春花已經軟軟的倒在東宮大爺臂彎之中。

賽金花、惜花兩人大駭。金花道：「你，你這是甚麼妖法？」

賽金花本身修爲，已達武林一流境界，但也從沒見過如斯身手，怎敢相信這是武功？

「我剛才用的不是妖法，乃是『蘭花拂穴指』所改良而成的『拈花手』，妳們的名字都有一個『花』字，用拈花手來應付，實在最適當不過。」

蘭花拂穴指本身是失傳已久之武林絕技，賈金花等人那曾見過？至於這從蘭花拂穴指改良而成的拈花手，她們根本連聽也沒聽過。

賽金花眼看與自己修爲相差並不太遠的春花，在對方一招之下便已被擒，自己出手也是白費氣力，自討無趣。只有狠聲道：「姓東宮的，我恨死你了！」

東宮大爺聳聳肩，道：「金花姑娘，很高興聽到妳這樣說，因爲這總比妳愛我好得多，這也使我好過得多！」

賽金花的臉色變得鐵青，她的心亦同時傷透。春花不久前所說的話，其實是說到她的心裏去，多年來，她心中確實惦記着一個人，一個名叫凌雲的翩翩公子。

凌雲原來便是東宮大爺，商女教的對頭人，也便是使她一敗塗地的人，怎不教她痛心？

「妳們走吧，再也不要來京師了，我希望下次遇上兩位時，妳我不再是敵人。」東宮大爺道。

「你放我們走？」賽金花大爲奇怪。

「妳們又不是要嫁給我，我留下妳們作甚？」東宮大爺笑道。

「你不向我們要康怡郡主？」

「妳們難道不知道東宮大爺有兩個保鏢的嗎？我這兩個保鏢不但打架的功夫不錯，尋人的本領也是一流的！」

「大爺，幸不辱命，任務完成！」傳來了牛頭的聲音。

東宮大爺一個閃身，已然飄上屋頂，道：「聽我的話，不要再在京師出現，下次我未必會放妳們走！」

屋外，嬌艷可愛的康怡郡主正在牛頭、馬臉陪伴之下，等候着東宮大爺。

康怡郡主目不轉睛的望東宮大爺，道：「你是……」

東宮大爺笑道：「怎麼了，沒有鬍子妳便不認識我了嗎？」

康怡郡主道：「你當眞便是東宮大爺？」

東宮大爺冷哼了一聲，佯嗔道：「我還不會罰妳呢，妳這小頑皮，終日只懂得闖禍，看我不把妳吊起來打屁股才怪！」

康怡郡主垂下頭，低聲道：「大爺，今次可不關我的事啊，是爹要我往西山別墅住一個月的。又不是我自己溜出來，大爺怎能罵我？」

東宮大爺道：「妳這小頑皮聽着，近日京師混亂得很，千萬不要亂跑，若再出亂子，我救妳才怪。」

康怡郡主點點頭：「大爺，我年紀也不小了，怎麼你總是把我當作小孩子的？」

牛頭、馬臉兩人已忍俊不禁，笑了起來。

說實在的，二十歲的女孩子確實不小了，當時的年代，十六、七歲的女子，不少已經嫁了人，生下孩子。

東宮大爺瞪了她一眼：「妳也知道自己年紀不輕了嗎？怎麼還是整天到處跑？我得告訴妳伯父，着他替妳找個甚麼貝子、貝勒，早點把妳嫁掉，省却那麼多煩惱。」

康怡郡主大急，道：「大爺，萬萬不可，我一見那些貝子、貝勒便討厭。」

東宮大爺道：「他們肯娶妳才怪，京師裏有誰不是見了妳便頭痛？走吧！妳老子現在擔心得要死了！」

×　×　×

東宮大爺一行人還沒有進城，便已碰上前來接應的王萬通及其手下。

王萬通看見東宮大爺順利把康怡郡主救回，大喜道：「二爺，一切順利？」

東宮大爺微笑，道：「出乎意料地順利，只有輕微反抗！」

王萬通問道：「她們呢，二爺？」

東宮大爺道：「放了。」

王萬通大爲詫異，道：「放了？」

東宮大爺點點頭：「是的，通通放了！」

「爲甚……」王萬通原想查問理由，但隨即發覺有點不妥，連忙改口道：「二爺，我眞不明白，這麼多天來也沒有任何進展，爲何你改裝跑一趟如意院，便能輕易把康怡郡主藏身之處找出來？」

東宮大爺把經過說出後，接着道：「我也是碰碰運氣吧了，突然靈機一觸，想起珠花很可能是商女教門下代表身份之信物，賽金花在商女教中的地位應比一枝花高，當獲悉一枝花把珠花送給別人作爲訂情信物後，很可

能忍耐不住便要找賈惜花問個究竟，以免她眞的有離心，把事情弄糟。我這一着竟誤打誤撞的中了寶。」

王萬通笑道：「二爺，你這一招可用得絕，有誰能忍受屬下把本門信物作爲訂情信物般送出去？」

東宮大爺也笑了起來，道：「我的運氣畢竟不太差，要非賽金花與我是舊識，也不會如此順利。」

一旁之牛頭插口道：「大爺，雖然說是順利，你那一把極有性格的鬍子却不見了。」

東宮大爺道：「這有甚麼關係，鬍子不同腦袋，刮掉了可以再長出來的嘛，蠢材！」

牛頭道：「話雖如此說，但也不是十天八天工夫可以長出來的啊，大爺！」

馬臉也道：「是啊，大爺！恐怕這段期間之內，大爺得以眞面目示人了！」

東宮大爺却道：「這事辦妥了，東宮大爺也得休息一段日子，那有工夫到處以眞面目示人？」

王萬通聽了，大爲焦急：「二爺，你要休息一段日子？那城內的武林人士怎麼辦？」

東宮大爺道：「王大哥，你放心，我只是說東宮大爺須要休息一段日子，並沒有說我要休息啊！」

王萬通這才放下心頭大石，道：「二爺，你的意思是用本來身份出現？」

東宮大爺道：「東宮大爺不在京師，那些人才會露出尾巴，我要看看他們究竟目的何在。」

王萬通恍然大悟，道：「二爺果然高明。可須我效勞，代爲散播消息，說二爺已離開京師？」

東宮大爺搖搖頭，道：「不用了，這事若由王大哥來辦，反令人不敢置信。我自有安排，不用王大哥操心。」

閑談間，一行人已來到肅親王府邸。

× × ×

肅親王看見愛女無恙歸來，滿臉愁容登時消失得無影無踪：「康怡，妳沒有受到任何傷害吧？」

康怡郡主撲進慈父懷中，搖頭道：「爹，沒有。她們對我都很好，半點也沒有虐待女兒。」

東宮大爺道：「王爺，她們大家都是女的，絕不會對郡主有任何傷害。」

肅親王這時才醒覺還有東宮大爺和王萬通在場，忙道：「東宮壯士，這趟眞有賴你了。你要甚麼酬勞，請隨便開口，我絕不會吝嗇的。」

東宮大爺笑道：「我也知道王爺絕對不是吝嗇的人。只是，暫時仍沒有想到要向王爺索取甚麼報酬才好，日後想起時才和王爺算吧。」

肅王爺道：「這也可以，日後你想到要甚麼時，便告訴我吧。」

東宮大爺道：「可是王爺，我現在卻有一個小小要求，希望王爺能夠答允。」

「東宮壯士，請隨便說出來！」

「近日京師並不寧靜，很可能有事故發生，希望王爺能把郡主留在王府中，不要讓她到處跑。否則再有任何差錯，便不會再這般好運了。」

「這個當然，我不會讓她踏出王府半步的。」肅王爺見過鬼怎不怕黑？

「這我便放心了，王爺，郡主已安全回來，這裏也沒有我的事了，在下告辭。」東宮大爺向肅親王拱手一禮，便要離去。

肅親王卻道：「東宮壯士請留步，我還有一事相詢。」

東宮大爺聞言，停下來道：「王爺請說！」

「你可找着如花那賤人嗎？」

「如花？王爺，你當日只是託我找康怡郡主，可沒有說過把如花也找回來啊！」東宮大爺在裝傻。

「東宮壯士，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如花這賤人身爲王府中人，不但擅離王府，還把郡主擄走，實在罪大惡極，定要把她抓回來，送給衙門懲治。」

「王爺，如花是王府逃妾，抓人之事應由宗人府負責，至於把郡主擄劫，更屬刑事案件，該由官府來辦。在下一介江湖人，只能依照江湖辦法行事，實在無權拘捕任何人。」東宮大爺道。

「東宮壯士，一個人犯了案，任何人也有權力把他抓到官府去的啊，何況你呢？」肅王爺不以爲然的道。

「王爺，你說的對，任何人都可以把賊人抓着，送交官府發落，但我卻不可以。」

「這話怎講？我實在不明白。」王爺道。

「王爺，這實在很簡單，我剛才亦已提及過，我是江湖人，一切都得依照江湖規矩辦事，若動輒便把人抓起來，送往官府，我今後還能在京師混嗎？」

王萬通也道：「王爺，二爺實在也有他的苦衷，希望王爺能察諒。」

肅親王這才無話可說。

王萬通趕忙拉一拉東宮大爺，向肅王爺告辭，離開王府。

甫出王府，東宮大爺便笑道：「我把賈惜花放走，這老傢伙老大不高興呢！」

王萬通道：「這也難怪他的，愛妾私逃，更把他的愛女擄走，令他擔心好幾天，怎不令他氣怒，任誰也要把她捉回來治罪的！」

東宮大爺道：「看老傢伙的情形，定會在老頭子跟前訴苦，說不定還會告我一狀。」

王萬通道：「二爺！這個你可放心。老傢伙最懂得看風駛帆，絕對不敢把野火燒到二爺頭上。」

東宮大爺大笑：「我巴不得他如此

做呢！最好他能夠說服老頭子把我趕走，使我重獲自由，可以到處闖蕩。」

王萬通道：「二爺說笑了，皇上怎會把你趕走？他恨不得令兄也來京哩。」

東宮大爺笑道：「家兄現時左擁右抱，遁跡山林，是何等逍遙，怎會跑來這裏受罪？」

× × ×

賽金花的臉色難看到極。

賈惜花及春花二人，分別坐在下首，默默的不敢作聲。

賈惜花因爲錯漏出在她遺失了那朵珠花，更是忐忑不安。

良久，賽金花才開口道：「想不到東宮雙人便是凌雲，更想不到他的身手竟高明到如斯地步。」

春花看見賽金花臉色稍霽，方敢開口：「金花姐，我眞不明白，他的武功如此厲害，何須依靠那短銃火槍和保鏢。」

賽金花道：「這便是他高明之處，每個人的注意力都放在他的短銃火槍和牛頭、馬臉上，便忽略了他身手高明之處，對他掩飾身份有極大幫助。」

春花道：「金花姐，妳認爲東宮雙人另有特別身份？」

賽金花道：「這當然了，若妳有他那般高強的武功，會跑來京師當一個混混頭兒嗎？尤其是他的年紀只有廿多歲，不在江湖闖一個响噹噹的名號才怪。」

春花道：「但也有不少武功高明的人喜歡隱居世上，不願揚名的。也許東宮雙人便是這類人，只不過他選擇了另一種的方式吧了。」

賽金花道：「他不但招搖過市，更經常插手江湖是非，京師附近一帶，有誰不知道『東宮大爺』這名字？」

春花道：「那麼金花姐認爲他有何身份呢？」

賽金花道：「我懷疑他是朝廷鷹犬，暗中監視京師一帶江湖中人之動向，更借東宮大爺之身份控制這裏的江湖人。」

春花道：「朝廷鷹犬？」

賽金花點點頭，道：「是的。日前妳告訴我他和王萬通來如意院時，我便有點懷疑，現在他這一顯露身手，我更加確定我的看法沒有錯。」

春花道：「噢，我想起來了，當日王萬通對他的態度極爲尊敬，不似一個高官對待流氓的樣子。」

賽金花道：「春花妹，王萬通對他非常尊敬？這怎可能，朝廷中並不以武功高低來分別身份，王萬通已是禁軍及侍衛副統領，除了傅威侯外，誰的身份能比他高？」

春花道：「只有一個可能性，他一定是清廷貴冑，是甚麼貝子、貝勒之類身份。」

從沒開口的賈惜花却道：「不可能，我在王府時，從來沒聽過他和貴冑扯上任何關係，也許他是甚麼供奉之類的職位也說不定。」

賽金花不以爲然，道：「惜花妹子，以王萬通的身份，對一名大內供奉只會客氣，但絕不會恭敬，東宮雙人不可能只是一名供奉那般簡單。」

驀然，春花想起一點，道：「金花姐，我想起一件怪事來了，當時我已有點懷疑，但後來卻忘記提出來。」

賽金花連忙問道：「春花妹子，是甚麼怪事？」

春花道：「便是王萬通對東宮雙人之稱呼。北京城裏，每一個人都知道東宮雙人是被稱呼爲東宮大爺的，其他稱呼可算少之又少。但是，王萬通却有兩次叫錯了，被東宮雙人瞪了他一眼。」

賽金花道：「竟有這麼一回事？究竟王萬通稱呼他作甚麼？」

春花道：「金花姐，王萬通竟然錯叫他作二爺。」

賽金花目光一亮，道：「眞的嗎？妳有沒有聽錯？」

春花道：「大爺和二爺相距甚遠，我怎會聽錯。」

賽金花道：「如此說來，我的推斷便更不會錯了，事實上，東宮雙人和王萬通早已認識，並不是因爲康怡郡主之事才把兩人扯在一起的。而二爺便是王萬通對東宮雙人之稱呼，因叫慣了，一時間改不了口。」

春花道：「金花姐，妳說的不無道理。但是二爺究竟代表着甚麼呢？朝廷裏好像並沒有這稱呼的啊！」

賽金花向賈惜花問道：「惜花妹子，妳在這方面應比我清楚得多，可知道二爺這稱呼可能代表着甚麼身份嗎？」

賈惜花搖搖頭，道：「金花姐，二爺這稱呼太普遍了，我也不知道代表着甚麼身份。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這不是對皇族中人之稱呼。」

賽金花無可奈何，只得道：「既然妳也不知道，我們暫時不去想它了。還是先把經過通知大姐吧，看她有何指示。」

春花道：「金花姐，我們現在怎辦？是否回如意院？」

賽金花搖搖頭，道：「我們的身份已被揭穿，還回如意院幹甚麼，難道妳希望被東宮雙人碰上，把妳抓起來嗎？」

春花道：「但是我們這裏也不安全啊，東宮雙人要抓我們的話，在這裏也不一樣可以嗎？」

賽金花道：「東宮雙人根本便沒有抓我們回去的意思，否則剛才已把我們擒住了，只要我們不在城裏出現，讓他難堪，他不會爲難我們的。」

春花道：「但是王萬通可不會輕易放過我們啊！」

賽金花道：「王萬通並不知道這個地方，怎能找來？」

春花道：「東宮雙人不會告訴他的嗎？」

賽金花道：「東宮雙人既然沒有擒我們的意思，又怎會告訴王萬通？」

春花道：「希望大姐不會要我們留在這裏，繼續和東宮雙人作對。我實在見了他便怕，在他跟前，我根本沒有還手之餘地！」

賽金花道：「但願如此便好了，這人實在是個可怕的對手，在京師這麼多年，竟然沒有人能看出他身懷絕世武功，實在不簡單。」

賈惜花却道：「金花姐，請妳在向大姐報告時，代小妹求情，小妹實在不清楚那朵珠花是如何失去的，現今把事情弄糟，小妹實難辭其咎。」

賽金花道：「惜花妹子，不要把這事放在心裏。妳把本門信物遺失，但卻不是造成今次行動之失敗因素。這次過失，全在我身上，雖然對手太强，但若我們不中計的話，東宮雙人這混賬小子實在奈何不了我們。」

賈惜花道：「若不是小妹遺失珠花，東宮雙人那有機可乘？」

賽金花道：「問題不是出在珠花上，而是在於東宮雙人能洞悉大多數女子多疑善妒的弱點，並加以利用。若果我對妹子充滿信心，絕對信任妳不會做出任何對本教不利之事，今次任務怎會失敗？事實上，妳已爲本教作出重大犧牲，我不該輕信別人，對妳有所懷疑。所以，今次之責任，一概由我承擔。」

賈惜花感慨萬分，道：「金花姐，妳對我眞是太好了，我實在不知道應如何……」

賽金花忙道：「大家都是好姐妹，何必要說這些廢話。我懷疑妳在先，已是不該，怎能再把責任推卸在妳身上呢？」

一個成功的領導階層人物，最先決的條件是要得到部屬的支持。

犯了錯，便把過失推在部屬身上，這種人，永遠不會有忠心耿耿、肯爲他賣命的手下。

賽金花雖有着一般女性多疑的天性，但也有着大丈夫勇於認錯的氣量。所以，她能在商女教中佔着極高的地位。

× × ×

日前，肅親王愛女康怡郡主被人擄劫，釋放條件乃是把東宮大爺趕離北京，這件事情，在北京城裏知道的人並不多。

但是，這日，卻有一個人神秘失踪的消息迅速地蔓延到北京城內外每一個角落。

這失踪的人究竟是誰，竟能引起這麼多人關注？

失踪的人當然便是東宮大爺，在北京，有誰能比東宮大爺更受人注意？

東宮大爺的兩個貼身保鏢牛頭及馬臉，却矢口否認東宮大爺不知下落，只說他身體不適，在家中休息。

明眼人一眼便看出兩人在說謊。

因爲，這數日來，牛頭、馬臉兩人臉色沉重，不停地在城內外走動，似是尋人的模樣。

若果東宮大爺是卧病在床，兩人怎不留在屋裏保護及服侍他吃藥，還會到處跑？

有人曾企圖跑到東宮大爺的屋子，看看東宮大爺是否眞的病了，但是，小屋的門卻是反鎖着，不能內進。

屋內反鎖，絕對不能証明屋子裏有人，因爲牛頭、馬臉兩人身手高明，絕對不須要把屋門打開才能進出。

牛頭、馬臉兩人愈是否認，人們愈是相信東宮大爺無故失踪。

東宮大爺失踪的消息，已傳出數天。沒有他座鎮的北京城仍是平靜非常，沒有半點事故發生。

似乎，聚集在北京城的武林人物，都在等待着，卻沒有人知道他們等待的是甚麼，也許，他們對東宮大爺神秘失踪的消息仍是半信半疑，所以仍在靜觀其變。

× × ×

這天，北京城來了一個萬人矚目的人物，登時引起一片哄動。

「他奶奶的，若能讓我一親香澤，我趙老四便是短上五年命，也是心甘情願。」

「趙老四，別作白日夢了，短上五年命對你來說，還不是個解脫？依我看，若能一夕銷魂，即使在鞍上立即死掉，也有成千上萬的人搶着排隊，甘心情願作一個風流鬼呢！」

「不要說她了，便是她身側那兩個丫環，有那一個比如意院的姑娘遜色。」

她究竟是誰？

她的名字叫葉青青，但別人卻喜歡稱呼她做「百花仙子」。

她來的時候是乘着一輛馬車，一輛插滿鮮花的豪華馬車。

她每次出現，除了兩個她稱爲花女的貼身丫環外，還有一大羣人。

這是必然之事，葉青青既然號稱「百花仙子」，怎會沒有狂蜂浪蝶追隨左右，以冀獲得美人垂青？

葉青青住在北京城首屈一指的竹林賓館。

首屈一指是指它的環境、設備、招呼、食用以及名氣，當然包括它的收費。

葉青青喜歡清靜，所以包下了一個院落。

這可不得了，竹林賓館一個院落，一天的租金，普通人家足夠吃上一年有餘。

但這對葉青青來說，簡直不屑一提，因爲，掏腰包的，大有人在，不用她費心。

這趟陪葉青青來京師的，是一個年約廿七、八歲，卓爾不凡的翩翩公子及一羣下人裝扮的隨從。

「青青，我眞不明白，妳爲甚麼老遠跑到京師來，只爲見那甚麼東宮雙

人一面。他只是一個不務正業之地方流氓啊，有甚麼值得妳這麼好奇？」那翩翩公子與葉青青之交情，應不會太淺，這從他對葉青青的稱呼便能輕易看到。

「你以爲我對他有興趣？」葉青青對他淺淺一笑，那迷人的笑靨，確能令人色授魂予，拜倒石榴裙下。

「不是嗎？」很明顯地，翩翩公子的臉上，顯露着無比醋意。

「眞想不到，鼎鼎大名的皇甫公子竟會吃醋，吃一個流氓的醋。」葉青青不再是淺淺的笑，而是燦爛地笑着。

天下間姓皇甫的人根本便不多。

自從太原皇甫世家出了一個皇甫英後，天下間便沒有人膽敢被稱作皇甫公子，因爲這已是皇甫英的專有名稱。

皇甫英年紀輕輕，但已擠身武林頂尖高手行列，自出道以來，手中一柄鐵扇，打遍江湖無敵手。

只見皇甫英尷尬地乾笑數聲，道：「青青，妳別嘲笑我了，我那有資格吃醋？」

葉青青道：「皇甫大公子，我其實並不是對這東宮大爺有興趣，而是因爲近日悶得發慌，所以才找個藉口來京師一行。說實在的，這東宮雙人其貌不揚，武功又不出衆，只是憑藉一支短銃火槍在京師作威作福，這種人怎值得我老遠跑來？」

皇甫英這才臉色稍霽，輕吁一口氣道：「我還道妳眞的對這流氓有莫大興趣呢！」

葉青青道：「好奇倒有一點。近日來，江湖中傳出有幾路人馬要不惜一切把這東宮雙人趕離北京，所以我才趕來看看熱鬧吧。」

皇甫英道：「可惜妳這番心願要落空了，因爲東宮雙人已失踪數日，想必是被妳剛才所提及的江湖人馬嚇跑，甚至殺掉了。」

葉青青瞥了皇甫英一眼，笑道：「你眞的認爲如此？」

皇甫英道：「這是不足爲奇之事，區區一個地方流氓，在武林人眼中，算老幾。他那短銃火槍，拿來唬嚇小孩子還可以。」

「聽說他身邊那兩名保鏢，身手也極高哩。」葉青青道。

皇甫英不屑的道：「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他倆也算高明？那麼，江湖中便遍地高手了。」

葉青青輕掩櫻桃小嘴，打了一個呵欠，道：「皇甫英，舟車勞頓，我也有點倦了，你請回吧。」

皇甫英大是詫異，道：「太陽才剛剛下山，妳便要休息了？晚飯還沒吃過呢！還是吃過晚飯才休息吧，這裏的名菜，是京師最有名的。」

葉青青道：「我現時沒有胃口，任何山珍海錯也不能引起食慾，留待明天才試吧！」

皇甫英無奈，只得告辭而去。

皇甫英剛離去，葉青青的其中一名婢女已道：「小姐，妳眞的累了？」

葉青青笑道：「我們練武之人，怎會這麼容易便累？我只是覺得他討厭，所以把他趕走吧了。況且，我們稍後還有要事待辦哩！」

那婢女道：「我們這麼快便要開始？」

葉青青道：「小桃，近日京師風聲鶴唳，我們必須爭取時間，及早明瞭這裏的形勢，以決定對策。」

另外一名婢女道：「但是小姐，皇甫英他還在隔鄰院落哩，若他跑過來找小姐，那豈不麻煩？」

葉青青道：「小菊，妳留在這裏應付皇甫英吧，不用陪我外出了。」

片刻後，葉青青與小桃已換過一身勁裝，躍上屋頂，直往城外掠去。

這時候，城門早已關閉，但區區數丈高的城牆，怎能擋得住兩人？

只見葉青青與小桃輕身一縱，已美妙的越過城牆，往近郊直奔，所走的方向，竟然是日前東宮大爺尋獲康怡郡主之處。

果然，她倆所去之處便是那所大宅。

她倆和賽金花一樣，也是商女教的人？

賽金花與賈惜花、春花三人，看見葉青青及小桃來到，均大感詫異。

賽金花把兩人迎進屋內坐下後，道：「大姐，怎麼要勞煩妳親自來了？」

百花仙子葉青青竟會是商女教坐第一把交椅的大姐！

只聽得她道：「金花，教主接獲妳的報告後，覺得事態比想像中嚴重，恐怕妳應付不來，所以派我來主持大局。不但我和小桃、小菊來了，還有不少姐妹會陸續到來，以增强我們之實力。」

賽金花道：「大姐，很抱歉，小妹把事情弄糟了！」

百花仙子葉青青道：「金花，今後可要小心一點了。這回妳們能撿回生命，實是大幸，只是我眞不明白，東宮雙人既然是朝廷中人，爲何會輕易把妳們放過？」

賽金花道：「大姐，我也不明白這一點。我們這般針對他，照說他即使不親自下手殺我們，也會把我們擒下，送交官府發落。」

葉青青道：「金花，這廝的身手眞的那麼高超？」

賽金花道：「大姐，眞的！我的報告絕對沒有誇大，這人實在厲害得可怕！」

葉青青道：「眞想不到，當初我們接獲線報，說要完成任務，必須先把這人剷除，或是趕走，才有希望。我們已知道這人難纏，但想不到仍是把他低估了。」

賽金花道：「大姐，我們曾接獲線報，所以才對付東宮雙人？」

葉青青道：「當然了，否則我們那有工夫去對付一個流氓，當時我們並不知道這廝的身份及底蘊啊！」

賽金花道：「大姐，請恕小妹多問，不知這消息是誰供給的？他可曾提及東宮雙人之武功修爲？」

葉青青道：「消息是一個內城的線人所供給的，他並沒有提及東宮雙人之武功修爲，只說此人不簡單，不容易對付。金花，妳問這個幹甚麼？」

賽金花道：「大姐，小妹懷疑這是一個陷阱，這提供消息的人，若是內城的人，照說不應該不知道東宮雙人的底細，他毫不提及東宮雙人的武功修爲，其用心何在，實不難想像出來！」

葉青青道：「我也想過這一點，只是這線人和我已多年合作，非常可靠，實在沒有理由佈下陷阱，使我們自投羅網，找上東宮雙人。因爲這樣做，對他只有壞處，而毫無好處。」

「大姐，怎會毫無好處？要不是東宮雙人網開一面，小妹和惜花、春花三人已凶多吉少了。」賽金花不以爲然地道，她始終認爲這提供消息的人用心不良，蓄意隱瞞部份資料，使她們失手。

「首先，我們可以肯定這提供消息的人和東宮雙人毫無關連，否則他不會千辛萬苦佈下陷阱，引我們上當而又輕輕放過我們。其次他這樣做，只會使我們損失數名人手，但日後，他要面對本教的報復。他這樣做，是否得不償失呢？所以，我可以肯定的說，他這消息是一番好意，並非陷阱。很可能他自己也不清楚東宮雙人的武功會如此高明。」

「大姐，我們的目的究竟是甚麼？可以告訴小妹嗎？」賽金花道。

「金花，不是我對妳們不信任，而是妳們對這事所知愈少，對妳們愈是有利，鷹犬們的逼供手法層出不窮，妳們所知不多，說出來也無妨，這對大家都好。」葉青青道。

賽金花道：「大姐，妳放心，我們絕不會貪生怕死，若然落在鷹犬手裏，我們寧可自殺也不會供出半點消息。」

葉青青笑道：「金花，這不是貪生怕死的問題。有很多時候，尤其是對我們女子來說，實在生比死更令人難受。只是，我恐怕那時連求死的機會也沒有。」

春花不明白，道：「大姐，這小妹便不明白了，連死都不害怕，還有甚麼更可怕、更難受的？」

葉青青道：「春花，當妳面對心靈的折磨，肉體的糟蹋時，死便是一個大解脫。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譬如妳給十多名大漢擒下，脫光衣服輪姦，這痛楚妳便不能忍受。那將不會是片刻的肉體折磨，而是一生一世的心靈痛楚，每個晚上，妳都會發着惡夢，永遠擺不脫那陰影。妳明白我的意思嗎，春花？」

春花道：「大姐，我明白妳的意思。只是，我絕對不會讓那些鷹犬胡來的。當發覺不敵及沒有機會逃脫時，小妹必定在他們骯髒的手接觸我身體之前自盡。」

葉青青道：「春花，我很敬佩妳有這份勇氣和忠心。但有時候，事情不是妳想像那般簡單，不要說那些防不勝防的狡猾技倆了，最簡單的例子，日前妳失手時，妳可有自盡的機會嗎？」

春花登時啞口無言。

葉青青續道：「春花，妳也不必氣餒，我只是拿來作個譬喻吧了，畢竟，有着東宮雙人如此身手的人並不多。我只是提醒妳們，對方的手段不是妳們能想像出來的，一切務須小心，必要時可供出所知，以保障自己。本教姐妹不多，不希望妳們作無謂犧牲。」

賽金花道：「大姐，若果我們不知道任務是甚麼，又怎能執行呢？」

葉青青道：「我們目前的首要任務，是對付東宮雙人，當這事辦妥後，我便會告訴妳們下一步應該幹甚麼。」

賽金花道：「我們還要對付東宮雙人？」

葉青青道：「當然了，有他在，我們一切行動都有妨礙，一定要把他先行除掉。」

賽金花道：「但是大姐，東宮雙人已失踪好幾天了！」

葉青青道：「失踪了便把他找出來，以他的身手及智慧，定不會如此輕易便給別人殺掉或嚇跑，說不定只是躲起來，暗中監視着京師之人的動向。」

賽金花忖道：「把他找出來又能怎樣？以他的身手，誰能對付？」但是她卻不敢說出來，恐怕葉青青怪責她過份其詞。

誰知道葉青青好像能夠看穿她的心思似的，笑道：「金花，妳是擔心即使把東宮雙人找着，也沒有人能夠對付他嗎？」

賽金花點點頭。

葉青青輕笑着，道：「金花，妳也不是今天才出來跑江湖的了，對付男人的手段多着，武力是下下之策！」

賽金花不敢反駁，更沒有說出她曾與東宮大爺的另一個化身——凌雲曾有數面之緣，更了解美色對他來說，起不了半點作用。

賽金花不敢說出來的原因，是因爲這對葉青青是大大不敬，認爲她沒有吸引力，連區區一個流氓也不能吸引着。

誰知道春花卻不懂這道理，道：「大姐，東宮雙人這廝，把京師的嬰宛都弄得神魂顛倒，恐怕美人計對他起不了多大作用。」

賽金花暗叫不好，要阻止已來不及。

果然，葉青青聽了，登時臉色一沉，道：「哼，任他柳下惠再生，也不能逃脫本姑娘石榴裙下，這裏的庸脂俗粉，怎可能和我相提並論？」

賽金花與春花登時噤若寒蟬。

× × ×

賽金花與春花兩人，再度出現在北京城中，仍然在如意院中重操故業。

她們的用意，不問而知，是引誘東宮大爺現身，看看他是否眞的失了踪。

如意院的老闆——孫二痲子，對兩名美女去而復返，當然喜出望外，無任歡迎。

這是必然的事，有那一間妓院不歡迎美女加盟？尤其是像賽金花及春花如此號召力强的美女。

只是很奇怪地，孫二痲子半句也沒有問及兩人爲何無故失踪了一段日子。

莫非他眞的如賽金花所說的這個痲子不簡單？

他當然不簡單，一個能夠開設妓院、賭場，現在更接手管理鏢局的人怎會是簡單的人？

在賽金花和春花重回如意院的當晚，孫二痲子便跑到他另一檔生意——吉祥賭坊視察業務。

略爲巡視後，他便回到賬房，關上房門後，便掀起地上一塊階磚，並沒有收藏着任何奇特之東西，更無開關之類的暗掣，只是平面一塊土地，便如地上脫掉磚塊的模樣。

可是，孫二痲子卻在那不足一尺丁方的地上，運力一按。

只聽見一陣輕微的軋軋之聲隨即響起，賬房一隅地上立即出現一扇僅可容一個人通過之暗門。

孫二痲子把階磚重新放回原處，便閃身進入暗門。暗門之下，原來有一道十餘級之階梯及一條窄長之通道。

孫二痲子從懷裏取出火摺子，點亮了階梯旁之油燈，輕按油燈旁之一個暗掣，暗門便自動關上。他沿着梯級往前行，片刻後已來到另一暗門之前。

暗門在孫二痲子輕按機關後，便立即打開，出現了一間密室。

密室裏，燈光微弱，陳設簡單，只有一桌兩椅。其中一張椅上，已坐着一名頭罩黑巾，身穿黑袍，全身上下只露出眼睛之神秘人。

「老二，是甚麼事把你拖延着了，你可知道我在這裏已等候了足有一頓飯時間嗎？」神秘人的聲音冷得好像剛從冰窟裏出來一般。

「請門主恕罪，屬下是因爲商女教那兩個丫頭來遲了。」孫二痲子說話的態度，恭敬非常，與他往日阿諛奉承的態度截然不同。

「商女教的兩個丫頭？怎麼了，又來了兩個丫頭嗎？」

「回稟門主，不是來了兩個新的，而是賽金花和春花兩丫頭去而復返。」

「賽金花和春花回來了？她們何時回來的？」

「大約半個時辰之前！」

「你可有問她們爲何不辭而別嗎？」

「門主，沒有。」

「老二，你做錯了，應該問一問她們的！」門主搖搖頭。

「門主，我不明白。她們既然回來，定已堆砌好一番鬼話來應付我，問了也是白問，難道門主認爲她們會說眞話嗎？」

「老二，問她們何故失踪之目的，並不是希望知道她們這段日子裏跑到那處，幹些甚麼，而是掩飾你自己的身份。」

「掩飾我自己的身份？這和查問她們何故失踪有何關連？」孫二痲子愈弄愈糊塗。

「老二，天下間那有一個妓院老闆毫不過問旗下姑娘無故失踪十多天的原因之理的，你這樣做，豈不是間接告訴她們你並不是一個妓院東主那麼簡單嗎？」

「噢，屬下明白了！待屬下回去時，找她倆問上一問。」

「這時才問已是太遲了，她們已對你起疑，怎麼做也不能除去她們之疑心，反會欲蓋彌彰，你還是小心一點，免被她們找到甚麼消息吧。」

「門主，留她倆在如意院始終是養虎爲患，爲何不乾脆把兩人殺掉，那豈不一乾二淨？」孫二痲子提議道。

「殺了她倆？萬萬不可，這會引起商女教對如意院更爲留意，目前，她們的對象並不是本門，我們暫時不要招惹她們，只要密切注意她們，看看她倆重回如意院有何目的便行了。」

「屬下遵命。」

「老二，東宮雙人的下落可查着沒有？」

「還是一點消息也沒有。」

「莫非這廝眞的被商女教的人逼走了？」

「門主，看情形便是如此了，康怡郡主已平安回家，東宮雙人不知所踪，擄劫康怡郡主的商女教門下公然現身，這都說明了東宮雙人未能如期找回康怡郡主，被逼離京，作爲釋放康怡郡主之條件。」

「唔，但願如此了，只是，一日未能証實此消息，一日還不能輕舉妄動。」

「但是，我們怎麼樣才能証實呢？莫非向商女教的人查問嗎？」

「不，我們從內城的人處入手，只要查出康怡郡主是如何回來的，便知道眞相，我已經派了人在內城打探，日內定有消息回報。」

「門主，你已經派了人進內城打聽？爲何不讓屬下去辦呢？」

「不，這事你不方便露臉，萬一事情弄糟了，便會暴露如意院和吉祥賭坊這兩處基地，目前，這兩處地方仍非常有用。」

「原來如此。」

「老二，半月前往對付東宮雙人的兄弟們下落，可尋着沒有？」

「回稟門主，仍然是毫無頭緒，各弟兄不但不見人影，連屍體也不見。」

「眞是奇怪，照說開山掌楊開及他的手下之實力，應能輕易把東宮雙人擺平，爲何會無緣無故的消失了呢？你可曾打聽過當日有沒有火槍的聲音？」

「門主，屬下已派人到處查問過了，這個月來都不曾聽過半响火槍的聲音。」

「暫時且把這事放下吧，立即準備一切，我們日內便要動手的了。」

「回稟門主，人手早已齊集，只要門主下令，隨時都可以動手。」

「好，你先回去吧！」

孫二麻子是那一門的人？這神秘人又是誰？他們究竟要進行甚麼陰謀？

勾心鬥角　反清復明

東宮大爺並沒有離開京師半步，每天，他都以不同的身份、容貌，出現在城裏及到處走動，以冀聽到或看到一些特別的消息及矚目的人物、事故。

百花仙子葉青青及皇甫公子的出現，使他也爲之一愕，因爲這兩人與較早曾出現過的天下第二劍溫慕瑜，同是當今武林之頂尖高手。

葉青青、皇甫英及溫慕瑜先後來京，絕對不是遊山玩水或看熱鬧那般簡單，究竟他們目的何在？

賽金花及春花重返如意院，也使東宮大爺眉頭大皺，弄不清楚兩人爲何仍膽敢在京師逗留，更毫無忌憚的在如意院亮相。

除了賽金花及春花外，北京近日還多了不少賣解女郎、歌女等，顯然都是商女教的門下弟子。

東宮大爺的眉頭皺得愈來愈緊，除商女教的人外，還有些什麼人呢？

北京聚集了那麼多武林人物，他竟然對這些人之目的一無所知，怎不令東宮大爺爲之煩惱？

他差點便要通知王萬通，派人以「不受歡迎」爲理由，把一干武林人物趕離北京。只是，他並沒有這樣做，因爲他明白這樣做收穫並不大。

把他們趕走，他們還是會重來，而且是在晚間偷偷的溜進來，區區一道城牆，怎能難倒這些高來高去的武林高手？

把他們驅往暗裏，反而難於監視。

在東宮大爺大爲頭痛之際，事情卻有了變化。牛頭給他帶來了一個口訊。

「大爺，鴨王傳來一個口訊，說他們的幫主欲與大爺會面，有要事和大爺商討。」

「丐幫幫主希望見我？」

「是的，大爺。」

「何時？何地？」

「今天晚上，城外城隍廟。」

「可有任何附帶條件，譬若必須單身前往之類？」

「沒有。鴨王只說他們幫主是誠意找大爺商談，絕對沒有動用武力的企圖，並說大爺可隨意帶人前往，因爲他相信大爺絕對不會出賣他們。」

「他可曾透露過要談些甚麼嗎？」

「沒有，他說要視乎大爺是否單身前往而定。」

「好，吩咐他準備烤鴨，我在子時左右到城隍廟與他們一聚。」

×　×　×

這天晚上，如意院來了兩個英俊瀟洒的俏文士，開口便點了賽金花及春花兩美陪酒。

鴇母離開後，賽金花便連忙道：

「大姐，有要事嗎？」

原來俏書生便是百花仙子葉青青易釵而弁，另外一個不用說，定是她兩個侍婢中之一個了。

「金花，這數日來，怎麼不見妳們和我聯絡了？可有特別事情發生嗎？」葉青青道。

「是的，大姐。這數日來，不知何解，孫二麻子總是派人有意無意的對我們監視着，所以我們不敢妄動。」賽金花道。

「竟有如此一回事？有可能他已經知道妳們的身份了。東宮雙人可曾出現過？」

「沒有，連王萬通也沒有來找我們的麻煩。」賽金花答道。

「既然如此，妳們留在這裏之作用也不大，收拾一切，在我們離去後便離開吧，我們有要事待辦，必須動員大量人手。」

「眞的？究竟是……」

「不要問那麼多了，這裏說話不方便，稍後我才告訴妳們吧！」葉青青道。

一個時辰後，賽金花與春花兩人，偷偷的溜出如意院，前往竹林賓館與葉青青相聚。

葉青青的房間裏，除了她和兩個婢女外，還有一個卓爾不凡、英挺俊朗，背插長劍的青年。竟然是天下第二劍溫慕瑜。

「金花，春花，快來見過溫大俠！」葉青青道。

賽金花及春花連忙上前施禮。

「溫大俠便是當今紅花會二當家，人稱『天下第二劍』的溫慕瑜大俠！」葉青青向金花、春花兩人介紹這俊朗青年的眞正身份。

「大姐，溫大俠與小妹也曾有數面之緣，只是小妹並不知道溫大俠竟會

是反清義士紅花會的二當家吧了。」賽金花笑道。

「噢，我倒忘記了妳曾在秦淮河停留過一段日子。」

「在下也走眼了，竟看不出金花姑娘是商女教的門下。」溫慕瑜笑道。

「金花、春花，我這樣急找妳們來，是因爲我們日內將要進行一項意義重大的任務，必須動員在京師所有人手。」葉青青道。

「大姐，這任務如此重大？必須動用那麼多人手？」賽金花道。

「是的，光是本教的姐妹還不足夠哩，紅花會方面，亦已調來不少人手，與本教一起行動。」葉青青道。

「葉大姐，敝會對貴教這次鼎力友持及幫助，實感激不盡。」溫慕瑜道。

「大姐！任務是甚麼？」賽金花道。

「溫大俠，還是由你來說吧。」

原來，溫慕瑜奉總舵主之命，率領大批高手，分批前來京師，準備進行某項行動，那知道在途中竟無意遇上東宮雙人出手殺敵。

溫慕瑜看見東宮雙人之高明身手，登時心生警惕，恐怕他是朝廷中人，那時對他自己之任務有極大障礙，急忙向總舵請示，並要求援手，加强實力。

紅花會總舵主近半年來，染病在床，不能親身前來京師主持，所以才派出溫慕瑜負責，接獲溫慕瑜之報告後，便立即派人與日月盟及天地會兩個反清團體聯絡，要求合作。

誰知道日月盟以另有計劃進行爲理由，一口拒絕。天地會之陳總舵主則認爲紅花會之行動不切實際，收效不大，只會平白犧牲手下，削弱反清實力，也不允出兵相助。

無計可施之下，紅花會只得轉與商女教商量，希望商女教能給予協助。

商女教教主聽了計劃，一口便答應了下來，着紅花會與正在京師的葉青青聯絡。研討行動細則。

當溫慕瑜把行動之詳細計劃說出後，賽金花道：「這行動根本便與東宮雙人扯不上關係，爲何要對付他，引起他之注意呢？」

葉青青道：「金花，我們本來的任務不是如此的，不久之前，本教與日月盟曾有協議要聯手對付和珅，把這狗賊除掉，並把他搜刮回來的民脂民膏搶走，由本門與日月盟瓜分。和珅老賊的家財數以億計，若落在我們手中，定能幫助不少有需要之人，甚至可以留待他日，作爲反清軍費之用。」

賽金花道：「大姐，這計劃很好啊！只是，也和東宮雙人扯不上關係嘛。」

葉青青道：「當時，內城的線人說這東宮雙人乃和珅之眼線及得力助手，在對付和珅之前，必須把東宮雙人除去或是趕跑，才能有機會一舉除掉和珅，所以，這任務便落在我們身上。」

「但是，我們爲甚麼要改變計劃呢？是否因爲對付不了東宮雙人的關係，才使教主改變主意？」金花續問。

「這可能是其中一個原因。最大的因素是日月盟臨時通知，取消合作之議。剛巧紅花會找上我們，所以教主便答應下來。」

「日月盟爲甚麼會出爾反爾，臨時取消協議的？江湖中人最重信諾，他們這樣做實在太令人不耻。」

「他們提出一個理由，使教主無言以對，只得同意！」葉青青道。

「他們還有理由？」賽金花大不服氣。

「是的，他們說，本教連區區一個東宮雙人也對付不來，實在沒信心和我們合作，所以才取消協議。」

「哼，我們對付不了東宮雙人，難道他們便行嗎？大姐，現在既然有紅花會和我們携手，爲甚麼不照原定計劃行事，而要改變目標呢？紅花會的實力，比日月盟强上數倍，我們成功的機會比前還大得多哩！」

「因爲和珅那方面，已有日月盟的人去對付，我們若仍然插手，只會弄致大家不快，甚至內鬨，使漁人得利。」葉青青道。

「日月盟的人單獨向和珅下手？他們有此實力嗎？」賽金花嗤之以鼻的道。

「聽說他們已找上鬼影門，聯手對付和珅。」溫慕瑜插口道。

「和殺手組織聯手？日月盟在搞甚麼鬼？」賽金花道。

「這有何奇怪之處？日月盟行事偏激，向來都只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當年，他們不也曾與黑殺門聯手嗎？只是今次他們是對付和珅，不是與和珅合作對付韋耿吧！」溫慕瑜道。

「哼，小人一個。」賽金花不屑地道。

「金花，妳現在已清楚整個計劃，明天，妳便立即聯絡及召集所有人手，三日後行動。」

「三日之後？」

「是的，三日之後。日月盟也是在該天行動，我們比他們遲半個時辰行動。」

「爲甚麼要在同一天行動？」

「因爲王萬通的人以及東宮雙人——若果他們在京師的話，會被調往和珅那邊，我們的行動會較易成功。」

「大姐，我不明白，爲甚麼東宮雙人及王萬通會在和珅那邊，而不是在等待我們？」

「因爲他將會知道日月盟及鬼影門進攻和珅府的消息，而對我們之行動卻一無所知。」

「大姐，怎會如此的？他們怎麼會知道日月盟與鬼影門進攻和珅府的消

息？」賽金花不大明白。

「那還不簡單嗎，只要告訴他們便行了。」葉青青道。

「告密？大姐，我們出賣日月盟？」

「金花，我們幹大事的，不能計較那麼多了，爲了大業，任何手段也得使用。日月盟這些人出爾反爾，出賣他們實不足可憐。至於那些鬼影門的殺手，唯利是圖，死光了也不足惜！」葉青青冷冷的道。

「但是，東宮雙人和王萬通會相信我們的話嗎？」賽金花道。

「若由我們來告訴他，當然不能使他相信，但是，這消息若由某人提供，東宮雙人及王萬通定會相信。」

「這人是誰？」

「金花，妳不用知道這人是誰了，這事情已經辦妥，不用我們擔心。」

「葉大姐，與妳同來的皇甫英可牢靠嗎？是否與他一起行動？」溫慕瑜問道。

葉青青不屑地一笑，道：「他？溫大俠，你不是說笑吧，皇甫英怎能和我們一起行動？」

溫慕瑜大爲奇怪，道：「爲甚麼不可以呢？皇甫英身手高明，一柄鐵扇及三十六枝沒羽箭，打遍江湖無敵手，對我們應是一個好幫手。當然，若他這人不可靠的話，那當別論！」

「溫大俠，我這個人，平生最不相信的，便是那些終日在脂粉堆中打滾的人。這些人只懂風花雪月，那知道甚麼民族大義？」

溫慕瑜登時尷尬萬分，只因他自己平生亦喜愛風流，經常留連風月場所，因此才會與賽金花有數面之緣。

葉青青頓即醒覺，輕笑一聲道：「溫大俠，我並不是針對你而說的，請你不要誤會。我很了解，你是借此來掩飾自己的身份，和便於行事，與皇甫英這種紈袴子弟自然不可以相提並論。」

溫慕瑜這才臉露笑容。

只可惜，室內各人的一番談話，悉數被潛伏在外的一條黑影聽進耳裏，只見他恨得咬牙切齒的，略一頓足，便身形一閃，消失在夜色之中。

× × ×

剛踏正子時時分，東宮大爺已來到北京城外城隍廟。他要看看丐幫幫主究竟有甚麼要事，一定要與他會面。

陪同他赴會的，當然還有他那兩名貼身保鏢馬臉和牛頭。

廟內，盤膝坐着兩個人——鴨王和一個老叫化。從老叫化身上所揹布袋，一看便知是丐幫幫主無影神丐洪千里。

「這位想必是洪幫主了，在下東宮雙人。」東宮大爺向着兩個剛站起來的叫化拱手道。

「不敢當，老叫化正是洪千里。東宮大俠請坐。」洪千里連忙回禮。

東宮大爺也不客氣，與牛頭、馬臉兩人在洪千里及鴨王身前不遠處坐下。

「洪幫主，承蒙相約，不知有何見教？」

「東宮大俠，日前託本幫王舵主交來之兩柄小刀，老叫化已然收到。老叫化愚昧，大俠所指的那個人是否便是昔日有兩把刀之稱的霸刀韋耿？」洪千里道。

「洪幫主一點也沒有錯。」

「請恕老叫化多口，不知韋大俠與東宮大俠有何關係？」

「洪幫主，這與今日之會有關係嗎？」

「關係重大，希望大俠能據實相告。」

「實不相瞞，幫主所提，正是家兄。」

「原來韋大俠便是令兄，怪不得大俠身手如斯高明，日前敝幫多多冒犯，尚請韋二俠包涵包涵。」

「洪幫主，事情已過去，請不必放在心裏，還是請幫主言歸正傳吧。」

「韋二俠，令兄義薄雲天，老叫化甚爲敬佩，他日二俠見着令兄時，尚請代爲問候。」洪千里道。

「洪幫主，在下自當遵命。」

「今日相邀二俠，乃有一重要消息相告，只是，在沒有說出這消息前，先請韋二俠答應一事。」

「這是交換條件嗎？」

「請二俠不要誤會，老叫化只是希望二俠幫一個忙，兩者並無關係，不論二俠答應與否，老叫化亦會把消息說出。」

「既然如此，洪幫主便請把要求說來聽聽，看看在下能否有效勞之處。」

「韋二俠，老實說，本幫雖不算得上大義凜然，赤膽忠心，但也是漢族一份子，絕對不敢忘記責任，定要把韃子趕出關外。」

「洪幫主忠肝義膽，在下敬佩萬分。」

「日前本幫王舵主把二俠之話轉告後，老叫化曾召開緊急會議，與敝幫各長老商討此事。」

「洪幫主，希望貴幫能體諒在下苦衷。」

「韋二俠，容老叫化多問一句。二俠這次來京，是奉令兄之命還是他毫不知情？」

「洪幫主，實不相瞞，在下是奉家兄之命來此，一切所爲，均是奉命而行。」

「韋二俠，令兄既然如此做，定有不足爲外人道之用意，敝幫決定接納二俠之勸告，把行動押後。只是，老叫化希望五年後，韋二俠能與令兄鼎力協助，爲反清大業盡一分力量，不知韋二俠能否答應？」

東宮大爺聽了洪千里的要求，登時大爲敬佩，道：「洪幫主，家兄與在下，時刻都想把韃子趕出關外，光復

河山爲己任，只因時機尚未成熟，才不輕舉妄動。屆時若時機適當，家兄與在下定當義不容辭，請洪幫主放心。」

洪千里道：「如此，老叫化便先向韋二俠謝過了，有兩位鼎力相助，何愁大業不成？」

東宮大爺道：「洪幫主實在太過獎了，在下兄弟只是一介武夫，那敢當幫主如此美譽？」

洪千里續道：「韋二俠，老叫化適才曾提及，有一消息奉告，此消息可能與二俠來京之任務有重大關連。」

東宮大爺道：「洪幫主請說來聽聽。」

洪千里道：「三日後，日月盟與鬼影門將聯手進攻和珅府。」

東宮大爺嚇了一跳，道：「日月盟與鬼影門聯手進攻和珅府？洪幫主，是眞的嗎？你這消息從何而來？」

洪千里道：「韋二俠，這消息是千眞萬確的，老叫化絕對不會欺騙你。至於消息來源，老叫化却不便奉告，尚請二俠見諒。」

東宮大爺道：「難怪京師日來了這麼多武林人物，原來他們都是日月盟和鬼影門的，來此對付和珅。」

洪千里道：「請韋二俠不要上當，據老叫化所知，這是他們聲東擊西之計，利用這些武林人物來吸引京師防守之注意力，動手的却是另有其人。」

東宮大爺眉頭略皺，他實在想不到日月盟及鬼影門竟然如此神通廣大，能夠抽調這麼多人手，參予是次行動。

他向洪千里拱手道謝：「洪幫主，這消息的確驚人，在下謝過了。洪幫主，如無其他事情，在下就此告辭，他日再與幫主痛飲一番。」帶着牛頭、馬臉兩人，匆匆回城。

鴨王待東宮大爺等人離去後，道：「幫主，屬下實在擔心，若東宮雙人獲悉我們在施展調虎離山之計，定會對本幫不利。」

「王舵主，這點你可以心。事後，他們韋家兄弟絕對不能怪責到本幫頭上來，因爲我們所提供的消息，毫不虛假，只不過我們沒有把另一項行動告訴他吧了。」

「幫主，屬下的意思便是東宮雙人可能因此怪責我們。」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了，我們丐幫和他關係只屬普通，沒有義務把所有知道的消息都提供給他，他兄弟倆實沒有理由向本幫問罪。」

洪千里雖然如此解說，鴨王仍是忐忑不安，擔心東宮大爺日後會找他算賬。

× × ×

一路上，東宮大爺都在心靈交戰着，丐幫所提供的消息，實在使他不知如何是好。

和珅貪贓枉法，他和兄長韋耿早便想對付這狗官，只不過看在老爺臉上，才把他暫時放過。現在有日月盟及鬼影門代勞，實在是求之不得之事。

只是，他來京的主要任務，乃是暗中協助傅威侯及王萬通，保持京師治安。明知日月盟及鬼影門在這裏有所圖謀，而自己袖手旁觀的話，道義上實在說不過去。

左右爲難之下，他只得找王萬通商量。

王萬通細心聆聽東宮大爺說出一切後，道：「二爺，你認爲應該如何處理？」

東宮大爺道：「老實說，我也不知如何處理是好，本來，我是打算袖手旁觀的，只當作不知此事，但總覺如此一來，會有點不安。」

王萬通道：「二爺，萬萬不可，此事我們絕對不能不理。和珅這狗官，雖然死有餘辜，但目前聖上對他寵愛有加，若被日月盟及鬼影門殺死，聖上定然大怒，說不定會採取嚴厲措施，對付武林人物，屆時不論這任務是否落在你我或任何人身上，對武林中人也是極爲不利。」

東宮大爺點頭道：「王大哥說的有理，小弟愚昧，竟然沒有想到這一點。」

王萬通道：「和珅多行不義，定遭天譴，日後定有機會對付這狗賊的，我們不必着急，這次我們還是幫助他渡過難關吧。」

東宮大爺道：「王大哥，我總覺得若如此幫他，實在是太便宜他了。」

王萬通道：「二爺，你爲何不重重的敲他一記呢？你不是在這方面甚有心得嗎？」

東宮大爺大笑，道：「一言驚醒夢中人！王大哥，眞有你的，我現在便去找這老賊！」

× × ×

和珅在睡夢中給推醒的時候，正要破口大罵，只是，當他看見眼前的人竟然是東宮大爺，登時睡意全消，整個人都清醒過來。

「東宮大俠，有甚麼事嗎？」和珅吶吶地道。

「大人，我當然是有事才會這個時候來找你了。大人，我先問你一句話，你要命嗎？」東宮大爺微笑道。

和珅嚇得冷汗直淌，道：「東宮大俠，你要殺我？」

東宮大爺搖搖頭，道：「大人，我爲甚麼要殺你？不久之前，我不是告訴過你嗎？經老頭子給你求情後，我已打消對付你的意念，你大可放心。」

和珅這才驚魂甫定，輕吁一口氣，道：「我還道大俠改變了主意哩，但剛才大俠那句話究竟是甚麼意思？」

東宮大爺道：「很簡單，我是來救你一命的。中堂大人，你知否自己將大禍臨頭？」

和珅大吃一驚，道：「東宮大俠，你這話當眞？我有甚麼大禍？請大俠

快點說？」

東宮大爺慢條斯理的道：「中堂大人，我打聽到一個消息，與大人之性命有着莫大關連，所以才趕來通知大人。」

和珅大爲焦急，道：「大俠請不要賣關子了，請快點說罷！」

東宮大爺仍然是那模樣，道：「大人，我這消息只是聽回來的，不知是眞是假，但是若在沒有証實之前，便詳細告訴大人，萬一消息是假的時候，恐怕大人會認爲我胡說八道，所以，我暫時仍不能告訴大人詳情，只能通知你留神一點。」

東宮大爺沒頭沒尾的，只說出和珅有難，卻把詳情瞞着不說，和珅怎會滿意，忙道：「東宮大俠，我絕對不會怪責大俠的，請你把所聽到的全說出來吧。」

東宮大爺道：「中堂大人，這……這……我還是不說的好。」

和珅見東宮大爺欲言又止，他是聰明人，登時明白過來，趕忙從室內暗格中取出一大疊銀票及數顆珠子，送給東宮大爺。

「大俠，這是我一點心意，尚請笑納。」

東宮大爺這才展露笑容，道：「中堂大人果然是聰明人。實不相瞞，三日後，將有兩個實力强勁的江湖幫會聯手攻擊這裏，目標便是大人和大人珍藏的寶物。」

和珅登時嚇得一跳，道：「東宮大爺，你可知是那兩個幫會？」

東宮大爺道：「是日月盟及鬼影門。」

「竟會是日月盟這些反賊，但鬼影門又是何方神聖？」

「鬼影門是一個殺手組織，在江南一帶已有不少人慘遭他們之毒手。」他們兩個幫會聯手，以大人府中侍衛的力量，實不足抗衡。」

「大俠，這……這如何是好？」

「大人，我只是把消息通知妳，如何應付則要大人自已想辦法了。」

「大俠，我有甚麼辦法可想，時間如此急促，便是出重賞招聘護衛也來不及啊。」

「大人，你可以向王萬通要求援手嘛！」

「唉，我何曾不想過？王萬通這人，公正廉明，每事都講求証據，單憑聽回來的消息便向他商借禁軍和侍衛，他絕對不會接受。」

「大人，我和王萬通的交情還不錯，可要我代大人疏通疏通呢？」

「東宮大俠，王萬通也能疏通？」

和珅眼中一亮，一把捉着東宮大爺雙臂道。

「大人，當官的，有誰不能疏通？只在接頭人是誰和疏通的辦法罷了，」

東宮大爺向他眨眨眼。

和珅連忙再度拿出銀票和珠子，只是，東宮大爺却沒有接過，只淡淡的道：「大人，王萬通和我不同，單是銀兩和珠子，不知能否打動他。」

和珅連忙會意，道：「大俠，請你稍候，我這便找一兩件特別一點的禮物。」隨即披上外衣，往室外走。

不多久，和珅已拿着一包裹回來。

打開包裹後，裏面竟是一對晶瑩通透的小玉馬及一座七彩斑斕的珊瑚，一看便知道價值不菲。

「大俠，勞煩你把這座珊瑚也一併送給王大人吧。至於這對小玉馬，則是我送給大俠的，作爲大俠爲我奔波的酬勞。」

東宮大爺也不客氣，把玉馬、珊瑚，及銀票、珠子等通通收下，微笑道：「大人，你放心，這事包在我身上，保証能把那些人一網打盡。」

× × ×

王萬通看見東宮大爺之豐富收穫，不禁大笑，道：「二爺，想不到你竟敲那老賊如此重重一記，他不心痛得睡不着才怪。」

東宮大爺笑道：「睡不着數天總比長眠好得多，畢竟是性命寶貴嘛，如此大好機會，怎能不好好的撈一大筆？」

王萬通道：「二爺，我眞不明白，當年日月盟與和珅曾朋比爲奸，今日卻爲何倒戈相向呢？」

東宮大爺道：「日月盟行事偏激，但求達到目的，從來都不擇手段。在他們心目中，只要對反淸復明有幫助，任何事也能做出來，利益所在，絕對沒有永遠的朋友或是敵人，對付和珅，很可能便是看上了和老賊的財富。」

「拿了財富，留爲作反之用？」

「對了！」

「二爺，這些東西，你拿去運用吧，我不便收下。」

「王大哥，這個當然，難道我會把你變成一個貪官嗎？」

「二爺，屆時我怎辦？」

「王大哥，若屆時才調動人手，可能使對方警覺，臨時改變計劃或押後行動。我看你還是立即抽調人手，暗中分批潛進和珅府埋伏，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

「那麼你呢？二爺？」

「屆時我會在場監視的了，你可以放心。」

「二爺，還有一點，城內的武林人物可要繼續監視？我的人手不多，若要兼顧這些人的話，那便要動用禁衛軍了。」

「王大哥，可不必動用禁軍，消息來源透露，這些人只是用來引開我們之注意力，不會有所行動，我們將計就計，繼續監視他們，你先把其餘的人手佈置在和珅府裏，屆時才命令這些負責監視任務的手下，增援和珅府，給對方一個內外夾攻。」

「二爺，日月盟及鬼影門的人，既

然膽敢進攻和珅府，派來的定是身手極高的好手，爲避免我的手下損失太多，我打算安排一小撮火槍營的弟兄在和珅府埋伏，你認爲如何？」

「王大哥，這不失爲好辦法。」

× × ×

三日後，深夜時分。

兩條黑影伏在北京城中一屋頂上，目光不停地向街上溜着，均是黑巾幪面，只露出烱烱有神的眼睛。

其中一個身形較爲高大的黑影道：「葉大姐，情況好像有點不對，東宮雙人以及王萬通似乎並不上當。」竟然是天下第二劍溫慕瑜的聲音，他口中的葉大姐，當然便是美若天仙的葉青青，商女教的第二號人物。

「溫大俠，貴會負責在內城監視和珅府的弟兄不是報告過，近日來和珅府確曾多了一些人出入嗎，這些人定是王萬通的手下。怎麼你還認爲王萬通不會上當？」果然是葉青青。

「和老賊的府邸雖然多了一些人進出，但爲數並不多，我只擔心王萬通這傢伙，雖然已知道日月盟及鬼影門在今天晚上進攻和珅府，但卻不肯眞正派遣人手增援。」

「溫大俠，你爲何有此看法呢？」

「葉大姐，官場黑暗，以和珅所作所爲，王萬通對之必無好感，他是傅威侯的人，借此機讓和珅死在日月盟及鬼影門手中，實不足爲怪，否則他爲何不把監視城中武林人物的手下抽調往和珅府裏？」

「若是如此，那可麻煩了，我們的人手，大部份混在這裏頭，王萬通的人毫不放鬆的監視着，我們若有異動，他們定會回報，如此一來，我們成功的機會不大。」

「以我們的實力，硬碰起來定會吃虧，光是大內侍衛，已足夠我們應付，再加上王萬通的手下，我們簡直毫無機會。爲了避免無謂犧牲，這次行動說不定要取消。」溫慕瑜道。

「萬萬不能取消行動，我們這般辛苦才把王萬通的侍衛從內城引出來，怎能輕易放棄這大好機會？溫大俠，我提議冒一次險，先把這些監視的人除掉，再進內城一搏。速戰速決，應該還有機會的。」

「葉大姐，王萬通這些手下，武功甚高，實在很難不動聲色地除掉。」

「硬拚當然不可以，但我們可以用美人計啊，只消略作犧牲，定可以把這些人不動聲色的幹掉。」

「略作犧牲？葉大姐，妳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犧牲一點色相。天下間，那有不吃腥的貓兒？我這便去安排。」

「咦，慢着，葉大姐。」

「怎麼了？」

「情況有變，這些負責監視的人正在撤退着。」溫慕瑜的聲音帶着喜悅。

「噢，我明白了，東宮雙人和王萬通這一着可眞高明，將計就計，使日月盟的人認爲他們聲東擊西，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計劃已得逞。若我所料不差，這些人現在定是趕往和珅府增援，來一個內外夾攻，我眞替日月盟的人惋惜。」

「葉大姐，現在並不是惋惜別人的時候，我們也得準備行動了。否則王萬通在控制大局後，便能抽身進宮增援。我們便功虧一簣。」

「溫大俠，你說的對，我們現在便開始行動。」

× × ×

洪千里所供給的消息準確異常，子時剛到，已有近百幪面黑衣人衝進和珅府邸，分別由四方八面翻牆湧入。

府中侍衛急忙响起警鐘，拔出兵器迎向幪面人。

和珅府中雖不乏武功高手，畢竟爲數並不太多，餘下的只是一些只懂得魚肉鄉民、作威作福的酒囊飯桶，怎能抗拒近百江湖好手之圍攻。

只十多個照面後，府中侍衛已被逼得節節後退，而來犯的黑衣幪面人卻如潮水般湧進花園，眼看便要闖進內府。

驀地，屋頂出現了十多名甲冑鮮明，荷槍實彈的火槍營精兵。

只見火光連閃之下，已有廿多名入侵敵人中槍倒下。

隨即，內府中衝出數十名身手高明的錦衣侍衛，不由分說便衝進驚魂未定的黑衣人羣中，掄刀便砍。

不消細說，這些人正是王萬通所率領的御前錦衣衛。

王萬通的手下負責京畿治安，均是侍衛中之精選，與和珅府的侍衛當然不能相提並論，登時把局勢控制下來。

黑衣人當中，有四個人之武功甚爲突出，足可擠身江湖頂尖高手行列，只可惜，上有火槍隊威脅，下有王萬通及和珅府的侍衛圍攻，身手即使如何高明也難有所作爲。

眼看同來的夥伴一個一個的倒下，其中一名武功高强之黑衣人大喝道：「各位弟兄，我們被人出賣了，和珅狗賊已有準備，立即撤退。」

來時容易走時難，要想撤退，談何容易？王萬通那些從外增援而來的手下，已從四方八面趕到，團團的把尚在作困獸鬥的黑衣人圍着。

內府中，緩步踱出東宮大爺及王萬通。

東宮大爺手中，把弄着他那短銃火槍。

「殺千刀的、孫老闆，不要反抗了，你們絕無機會，放下武器投降吧。」

東宮大爺揚聲道。

殺千刀的？孫老闆？難道黑衣人當中竟有前天馬鏢局總鏢頭薛千刀及如意院的老闆孫二麻子？

四名武藝超羣的黑衣人中，有兩

人聽了東宮大爺的話後，出手爲之一頓。

東宮大爺續道：「殺千刀的，你雖然盡量把自己本身的武功路數藏起，但是你出刀之快與狠之處，天下間除了你和另外一人，我實想不出第三個人來。由於另外那人，做事從來不會畏首畏尾，不敢以眞面目示人，所以我一眼便能把你認出來。至於孫老闆你嘛，更不用說了，你那身形，我閉着眼睛也能認出。現在，乖乖的停手吧，否則我便開火！被火槍擊中那份滋味，並不好受，希望你們不要嚐。」

「姓東宮的，廢話少說，薛某人今天栽在你手中，沒話可說，你隨便放槍吧。薛某人身爲鬼影門門主，只有戰死，絕不投降。」果然是薛大鏢頭的聲音。

「薛千……門主，怎麼竟然是你？」响起如意院孫二麻子詫異的聲音，看來他也不知道鬼影門門主原來便是薛千刀。

東宮大爺搖搖頭，嘆息一聲道：「大好總鏢頭不幹，竟當上殺手頭兒，我眞替你可惜，既然你如此固執，那我便成全你吧。」

槍聲一响，薛千刀的左胸便冒出血花，倒在地上。

孫二麻子見狀，知大勢已去，反抗也是白費氣力，只得放下武器，站在當場。

另外兩名不知名的高手，却對望一眼後，齊齊舉掌拍向對方頭部，互擊而亡，更把面目毀掉。

餘下的黑衣人，亦紛紛放下武器，束手就擒，其中亦有數人不甘就捕，自碎天靈而死。

「二爺，你認爲這些人應以何種罪名處置？」王萬通道。

「王大哥，你應比我更清楚啊，意圖行刧、拒捕，還有比這更適合的嗎？」

「光是這些罪狀不夠，我看他們是意圖造反，全部都是叛黨！」和珅從府中走了出來咆哮着道。

「大人，造反這罪牽連甚廣，必須要証據，我看還是由傅侯爺來作決定吧。」東宮大爺道。

造反一罪，足以滅族，東宮大爺不忍看見多人被牽連，故開言爲之開脫。

和珅對東宮大爺有所忌憚，只得點頭。

驀地，東宮大爺眉頭一皺，目光瞟向不遠處之屋頂，道：「是何方高人駕臨？」

揚起一清朗傲慢之聲音：「想不到東宮大爺除了槍法準繩外，耳目也如此靈敏，可惜你沒辦法知道我是誰。」

語聲方落，一條黑影已如一縷煙般向府外飛掠。

東宮大爺臉色微變，一個縱身追了上去，跟隨着黑影直撲城外。

那黑影雖然身法高明，且起步在先，但東宮大爺之輕功豈同凡响，不多久後已把黑影追及，攔在身前。

「原來東宮大爺竟是一個深藏不露的高人，在下失覺了。」黑影也是黑巾幪面，身穿黑色夜行衣。

東宮大爺一口答便道破他的來歷：「廢話少說，皇甫英，你跑來和珅府幹甚麼？莫非你也是日月盟或鬼影門的？」

那黑影爲之一愕：「你認識我？」

東宮大爺道：「我留意你何只一天了？快說出你的來意，否則我不客氣。」

從東宮大爺之輕功修爲，皇甫英已知道對方比自己只强不弱，動起手來實難討好，何况對方還有一支短銃火槍？

他的語氣轉弱：「我還有甚麼企圖？因近日聽見日月盟及鬼影門在打和珅主意，故跑來一看，看看能否混水摸魚，撈得一些珍貴異寶吧。」

「便這樣簡單？」

「你若認識我的話，便應該知道我平生只喜愛美女及奇珍異寶，其他的毫無興趣。」

東宮大爺大爲奇怪，自從皇甫英來京師後，一直都在王萬通手下監視之下，這麼多天來，他都是留在葉青青身側，從何得知日月盟及鬼影門對付和珅的消息？

「你從何得知這消息？」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想不到聽明如東宮大爺，也想不通這點？」

秀才不出門？難道消息便來自竹林賓館？絕對沒有可能，竹林賓館的東主，是和珅的表親，怎會和武林人仕勾結，對付和珅？

唯一可能是在住客身上出問題，但是竹林賓館格調高雅，收費奇昂，根本便沒有武林人物進住，只有一些進京高官及富商，難道策劃這些行動的便是這些人？

噢，他怎麼會忘記一個人了？

「皇甫英，你是說葉青青？她告訴你這個消息？」

皇甫英滿臉醋意，道：「她怎會告訴我這消息？我是在她與紅花會二當家溫慕瑜討論行動細則時被我無意中聽到的。」

原來當日在葉青青房外的黑影便是皇甫英，因妒成恨，皇甫英竟把溫慕瑜的身份也透露出來。

東宮大爺吃了一驚，他竟把溫慕瑜這人忘記了，這人竟是紅花會的當家，實在大出意料之外。

「他們在商討行動細則？甚麼行動啊？今天晚上之事，紅花會也有參予？」

「東宮大爺，你現在才發覺已是太遲了，紅花會和商女教的行動，並不是在和珅府，稍後你便會知道他們有甚麼行動。只是，我奉勸你一句，你還是早點挾着尾巴逃跑吧，因爲明天清早，你便腦袋難保。」

「眞是笑話，有誰能摘下我的腦袋？」

「當你的主子被弒，你和王萬通的腦袋還能保存？」

主子被弒！紅花會、商女教！他們的行動是入宮行刺，東宮大爺嚇了一跳，再也不理會皇甫英，盡展身法往禁宮直奔。

當王萬通把大內精英抽調和珅府後，東宮大爺爲安全計，把牛頭、馬臉兩人，派往宮中，協助防衛，但他們能抵擋有天下第二劍之稱的溫慕瑜嗎，東宮大爺實不敢想像。

禁宮裏，一片混亂，到處都是斷殺聲。乾隆這老頭子究竟遇害了沒有？他這晚在那處留宿？東宮大爺仰天長嘯一聲。

隨即，遠處响起兩聲回應，東宮大爺一聽便知是牛頭、馬臉兩人的聲音，雖然在聲音中聽出兩人已受傷不輕，但最低限度仍是活着。

東宮大爺連忙循聲趕往現場。

地上橫七豎八的躺着不少屍體，有侍衛打扮的，亦有不明來歷的幪面人，有男的，亦有女的。

老爺子乾隆仍沒遇害，被神勇無比的傅威侯及數名侍衛團團圍着。

守衛禁宮的火槍營精兵，已全數倒下，只餘下身手比較高强的侍衛拚命支撐着。

牛頭、馬臉兩人則與十多名侍衛圍攻着數名使劍的黑衣人，從黑衣人身形看來，其中有數名似是女子。

東宮大爺向老爺子微一拱手，便撲向陣中，大喝道：「你們休息片刻，讓我來收拾他們。」

牛頭、馬臉兩人已是負傷纍纍，看見東宮大爺趕到，喜出望外，齊聲道：「大爺，我們還能支持。」

「閉嘴，還不退下，在這裏礙手礙腳幹甚麼！」東宮大爺雙手，毫不閑着，展開凌厲掌法，與黑衣人厮殺。

黑衣人當中，其中一人劍法高超，內力雄渾，東宮大爺一看便知是那有天下第二劍之稱的溫慕瑜。

另外一個身形略爲纖小，但一柄短劍使來輕巧靈活、刁鑽詭異，比起溫慕瑜毫不遜色。至於餘下的一男一女，身手雖稍遜，但亦足擠身江湖一流高手行列。

東宮大爺武功雖然高明，但單獨應付四大高手圍攻，一時間，也未能佔着便宜。若非對方四人已經過一番苦鬥，他能否如此輕鬆尚是一個疑問。

驀地，傳來一聲慘叫，原來牛頭、馬臉等人退下後，並沒有閑着，轉往另一戰陣。那慘叫的人，便是被牛頭一刀劈倒的，聽聲音，似是賈惜花。

跟着，寒芒一閃，一道青光從東宮大爺手中射出，登時把其中一黑衣人擊倒。

「大姐，大勢已去，妳快率領各人撤退，我來擋着這鷹犬。」溫慕瑜急道。

「你怎能抵擋？我也留下陪你。金花，妳立即帶領各人撤退。」是葉青青的聲音。

賽金花當然明白葉青青不願意她們作無謂犧牲，故下令她帶領各人逃走，當下立即虛攻一招，退出戰陣。

不知有意還是無心，東宮大爺絲毫沒有留難之意，佯作被溫慕瑜及葉青青攻得手忙脚亂，讓她能從容逃走。

只可惜，牛頭、馬臉却看不出東宮大爺心意，再把其中一黑衣人擒下，揭下面巾，竟然是春花。

當溫慕瑜及葉青青看見賽金花已帶着餘下的人逃脫後，不約而同地停下手來，相顧一望，便提劍往頸上一抹。

但是，東宮大爺早已料到他們有此一着，雙手一揚，已電射出兩柄飛刀，把兩人的長劍擊落，跟着欺身上前，制住他們的穴道。

葉青青慘笑一聲，眼裏滿是怨毒神色，注視東宮大爺，道：「姓韋的，原來東宮大爺便是你。我眞是看錯你了，想當年我初見你時，還希望你能加入我們的行列，共襄義擧，想不到你竟會投身韃子，當鷹犬走狗、漢奸，殘害同胞，出賣漢族。你實在令我太失望了。」

東宮大爺被她罵得狗血淋頭，呆在當場，無言以對。

葉青青續道：「今天我們落在你手中，無話可說，你殺死我們吧，休想從我們口中套出半句話，即使你把我百般侮辱，我也能夠支持下去，但你將一生一世受人唾駡！」

東宮大爺一言不發，把兩人交給剛趕到的黑衣人，便閃身往宮外跑。

× × ×

近日來，老爺子龍顏大悅。可不是嗎？一擧消滅了兩個大陰謀，並擒獲兩個主要反清組織首腦，更把多年來的心腹大患——日月盟打擊得一潰不振，怎不令他大爲高興。

最令他高興的是，建此殊功的人不是別人，而是他多年來不敢盡信的東宮雙人以及王萬通。

他重重的賞賜了王萬通，並送了不少古怪新奇玩意給東宮大爺，其中當然少不了從西洋來的貢品——西洋白干。

他更多次傳召東宮大爺進宮，陪他喝酒下棋。只可惜，東宮大爺並沒有應召入宮。

東宮大爺竟然抗旨？

不，只因每次老爺子派人找他時，他不是醉倒了，便是不知失踪。

東宮大爺變了！

他再也不在城裏到處逛，不再巡視他的所謂業務。

每天，他只躲在他那屋子中，不停的喝着酒，酒喝多了便蒙頭大睡。

每天十二個時辰，他足有十一個時辰是在醉鄉之中。

牛頭、馬臉兩人看見了，不禁搖頭嘆息。

爲甚麼會如此的？一向樂天知命的東宮大爺怎會變成如此頹廢？

這也難怪，他所受的刺激實在不能夠忍受，不是他這血性青年所能忍受的。

每日清醒時，他不停地問自己：「我是鷹犬？我是走狗？我是漢奸？漢族的大罪人？我竟然幫助滿清人，殘害自己同胞，把反清義士擒下牢中，更把反清組織之實力一舉擊潰，我還是人嗎？」

他不但怪責自己，更自言自語道：「爹，大哥，你們爲甚麼這般殘忍，爲了報答他人，便把我送來京師受罪？你們可知道我受不了嗎？」

他每次想起當日葉青青對他投過來的怨毒眼光，便心如刀割。

他每次想像到葉青青、溫慕瑜等人在牢裏所受的酷刑，便悲痛欲絕。

有很多次，他忍不住便要殺進天牢，把葉青青、溫慕瑜等人救出來。

但是，他忍下來了，因爲天牢戒備森嚴，以他身手武功，雖能如入無人之境，但卻不能把人救出。

牛頭、馬臉兩人雖可以幫得上忙，但他們會幫忙嗎？

還有一個最大的顧忌，便是他爹、大哥，如果他們知道自己這樣做，會有如何反應？

在東宮大爺差點精神崩潰、不能自拔的時候，有兩個人來了。

這兩個人來到的時候，東宮大爺如往日般，醉倒床上。

來者是一男一女，男的約三十餘歲，臉上蓄着小鬍，卓爾不凡。

那女的也是約三十餘，美若天仙，雍容華貴，令人不敢直視。

牛頭、馬臉兩人一見來人，大喜道：「大爺、少夫人，怎麼你們來了？」

那中年人一見東宮大爺的模樣，便眉頭大皺，道：「他怎會變成如斯樣子的，我怎麼交代你們兩人，你們忘了嗎？」

牛頭、馬臉道：「大爺，這可不關我們的事啊。二爺他只是這個月才變成這樣的，我們沒有辦法阻止。」

「哼，你們眞胡塗，沒有辦法阻止不是一個解釋，你們爲何不通知我？難道你們連通知我也沒有辦法嗎？」

牛頭、馬臉兩人垂下頭，不敢辯駁。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你們還不快點向大爺說出來？」中年美婦道。

牛頭、馬臉如獲大赦，連忙把經過一五一十的說出來。

中年人一邊聽，一邊臉色大變。

「快點拿桶水來，把他淋醒。」

牛頭馬臉兩人趕忙照辦。

東宮大爺甦醒後，一見眼前那對男女，嚇得酒意全消，跳下床來，道：「大哥，大嫂，怎麼你們也來了，我不是做夢吧？」

中年人原來便是曾叱咤一時的霸刀韋耿，那美婦不消說，定是他的其中一位嬌妻了。

「住口，在你心目中，還有我這個大哥嗎？我怎麼交代過你了？」韋耿喝道。

東宮大爺看見韋耿滿臉寒霜，嚇得連忙跪下，道：「大哥，小弟不敢，小弟怎敢忘記你的教訓？」

「哼，諒你也不敢如此大膽，立即去洗個臉，把酒氣運功逼走才回來和我說話，醉成這樣子，成何體統？」

在韋耿面前，東宮大爺連呼吸也得輕聲點，連忙唯唯應諾。

東宮大爺回來時，臉上酒意已然一掃而空。韋耿劈頭便道：「剛弟，你覺得很委屈嗎？這差事很不如意嗎？」

「小弟不敢！」他的名字原來叫作剛。

「那爲何要用酒來痲醉自己，爹給你起一個剛的名字，便是希望你能夠剛强，怎能這樣自暴自棄？」

「大哥，我不能再忍受了，你可知道嗎？給人唾罵漢奸、走狗那滋味是如何難受嗎？」東宮大爺終於忍不住，大嚷道。

「剛弟，坐下來，我給你好好解釋。」東宮大爺如言坐下。

「剛弟，我問你一句話，甚麼是漢奸、走狗？」韋耿厲聲問。

「出賣漢族的人便是漢奸，爲外族、滿清效力的便是走狗、鷹犬。」東宮大爺不假思索便能回答。

「對，答得好，你認爲你自己是漢奸、走狗嗎？」

「大哥，怎麼不是？幫助清廷，殘害反清義士，怎麼不是漢奸、走狗？」

「不，你錯了，首先，你不明白甚麼是漢族，你認爲那些打着反清復明的所謂義士便能代表漢族嗎？那些只是一些做着白日夢，終日認爲天下是朱明一家人的胡塗蟲，我告訴你，漢族是千千萬萬的百姓，並不是一小撮人，我們要做的每一件事，爲的應該是千千萬萬的百姓，並不是爲朱家再打江山。只要你所做的事，是爲了廣大百姓的利益，便不是漢奸。反之，你若附和這一小撮所謂義士，引起暴亂，使天下百姓民不聊生，苦不堪言，你便是漢奸。還有一點你必須謹記，你現在不是爲清廷效力，你是爲廣大百姓效力，令他們有一個安定的生活，令他們每一個人溫飽。」

東宮大爺默默無言，想不出反駁的話。

「我再問你一句話，一個統治者，一個漢人統治者，把國事敗壞，令百姓食不飽，穿不暖，盜賊處處，而另一個是外族統治者，但每一個百姓在他統治之下，都能豐衣足食，安居樂業。你若是百姓，你會選誰來統治？」

東宮大爺沉思良久，道：「大哥，小弟想通了，我們應把眼光放遠，爲千萬百姓的利益着想，若有心懷不軌，意圖破壞這安寧的，我們便得阻止。」

「對了，你終於想通了。若然君無道，你便應該把他剷除，無論他是漢人，是滿人，還是回人，你都要盡你所能把他推翻。」

「但是大哥，我每次想起葉青青及溫慕瑜等人因我而慘受折磨，便大爲不忍，畢竟他們並非大奸大惡之人，而是滿腔熱血的義士，只是他們不像大哥那般看得透徹吧了。」

「你認爲他們不應該受罪？」

「是的，大哥。」

「他們胡塗之極，認爲把滿清皇帝殺了，再引起騷亂，便能有機可乘，實在太天眞了，當年呂四娘不是把雍正殺掉了嗎？那又如何？現在還不是滿人當政，廣大百姓還不是擁戴現任皇帝？」

「但是，大哥，他們……」

「剛弟，不用說了，若你認爲把他們救出來，會使你好過一點，我便助你一臂之力吧！」韋耿道。

「大哥，你答應救他們？」東宮大爺喜出望外。

「好好的休息，我們今天晚上便動手。」韋耿隨即轉向其妻道：「若梅，妳來嗎？」

傅若梅原來便是榮華郡主，只見她嫣然一笑，道：「嫁雞隨雞，韋郎，你的意思便是賤妾的意思，賤妾怎會不參加？」

韋耿隨即吩咐牛頭、馬臉兩人：「你們去準備一些殺傷力不大，如鐵蓮子之類的暗器，我們今天晚上動手時，盡量避免傷人。」

牛頭、馬臉連忙應諾。

韋耿跟着對東宮大爺道：「今天晚上，你和王萬通兩人找個藉口進宮。」

東宮大爺一頭霧水，道：「我和王大哥進宮？幹甚麼？大哥，我不是和你們一同去天牢嗎？」

「救人的事，有我和你大嫂、牛頭、馬臉四人，還不夠嗎？你和王萬通進宮找老爺子，目的便是能置身事外，今後還能在京師立足，你明白嗎？」

東宮大爺大爲失望。

「剛弟，你放心，我把他們救出來後，定讓他們和你見上一面，讓你洗脫漢奸、走狗之汚名。」

「但願他們明白便好了！」東宮大爺滿懷感觸。

「不明白也得明白，否則我把他們通通殺掉，免得日後增添痲煩。」韋耿冷冷道。

× × ×

「老爺子，請你老人家多多恕罪，多次相召，也沒有進宮陪你老喝酒。」

「小混蛋，怎麼了，爲何老是喝醉，是否有甚麼心事了？」

「老爺子，我那有甚麼心事？只不過你賞賜的酒太美妙，令我愛不釋手吧了。」

「小混蛋，你不必在我面前說這麼多鬼話，我送給你的酒有多少，我還不清楚嗎？恐怕你在第一日便喝個清光了，還能留到現在？」乾隆笑道。

東宮大爺苦笑，心中盤算着如何回答。

「小混蛋，你的心事，我其實也略知一二，你是爲了那被擒的叛賊。」

「老爺子，我怎會爲了那些叛賊呢，難道老爺子仍不相信我？」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是說你對那葉青青有意，說實在的，如斯美人，我見猶憐，你的心境，我明白的，你不用狡辯了。」

東宮大爺見乾隆誤會了，也不辯白，只默不作答。

「我也曾考慮過，把那姓葉的女子釋放，許你爲妻，讓你好好的看管她。只是，我恐怕你受她迷惑，倒過來對付我，那時便自尋煩惱，所以沒有這樣做。」

「老爺子，萬萬不可，我和她只有數面之緣，說不上甚麼交情。」

「這樣吧，我把小淘氣許配給你，作爲補償，如何？」

「老爺子，不可以，請你……」

「不可以也得可以，那丫頭對你一片傾心，而且，除了你之外，也沒有人能夠管東這頑皮的傢伙。」乾隆笑道。

「皇上，這倒是一段美滿姻緣，二爺配康怡郡主，確是天生一對。」王萬通道。

× × ×

當東宮大爺回到屋子時，韋耿等人已把溫慕瑜、葉青青等人救回，正在等候着他。

出乎東宮大爺意料之外，葉青青等人並沒有受到任何酷刑，只是精神略爲憔悴。

韋耿似乎明白他的心意，道：「剛弟，幸好王萬通多方關照，他們才沒有受到折磨。」

葉青青向東宮大爺福了一福，道：「東宮大俠，經韋大俠一番訓話後，我等也明白一切了。日前對大俠無禮及冒犯之處，請大俠多多包涵。」

溫慕瑜也過來向他拱手爲禮，道：「東宮兄，請你原諒，我們實在是怪錯你了！」

東宮大爺喜出望外，道：「溫兄，難得你們諒解小弟，今後我們可得多點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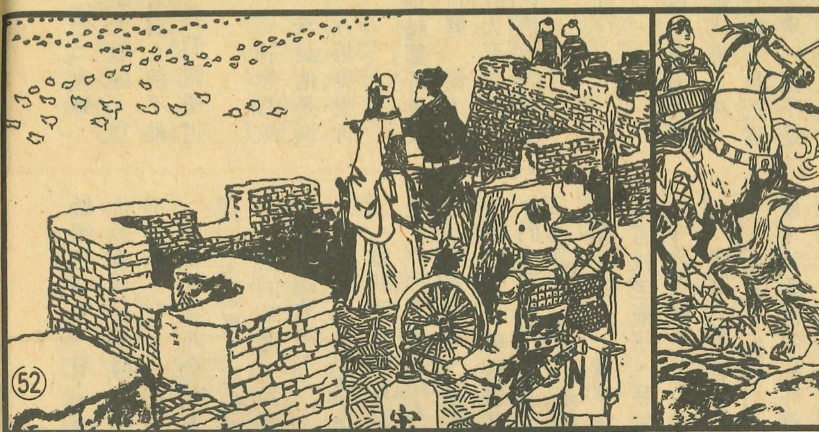
溫慕瑜搖搖頭，道：「東宮兄，我們現在是逃犯，實不便在京師露臉，日後有機會時，我們在江湖重聚吧。」

韋耿道：「好了，現在既然誤會冰釋，我們也得離開了，否則，讓別人找到這裏來，便痲煩多多！」

韋耿等人離去後，東宮大爺拿出酒來，大嚷道：「牛頭，快點找些牛肉乾來，我們來慶祝一下。」（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八　高石・編繪

徒勞無功（二）



52　當晚，軍士們正要收拾安歇，小校來報：遼兵把縣城圍了。盧俊義大驚，引了燕青上城看時，只見一片火把，將城外照得通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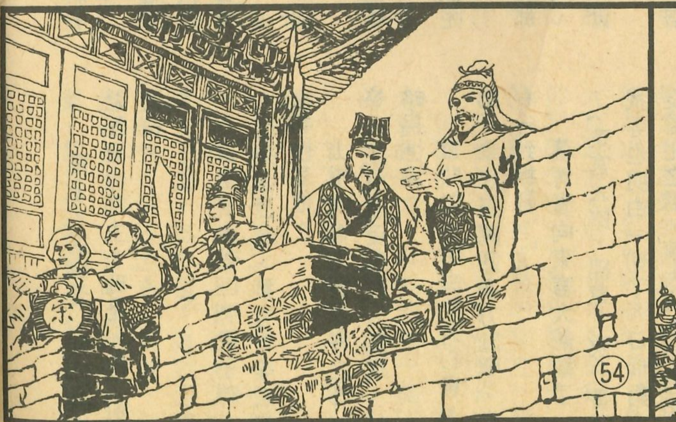
49　傍晚，那四員番將恰巧遇着盧俊義。盧俊義單槍匹馬，力戰四將，全無半點懼色。約鬥了一個時辰，盧俊義賣個破綻，耶律宗霖揮刀砍來。盧俊義大喝一聲，將他刺下馬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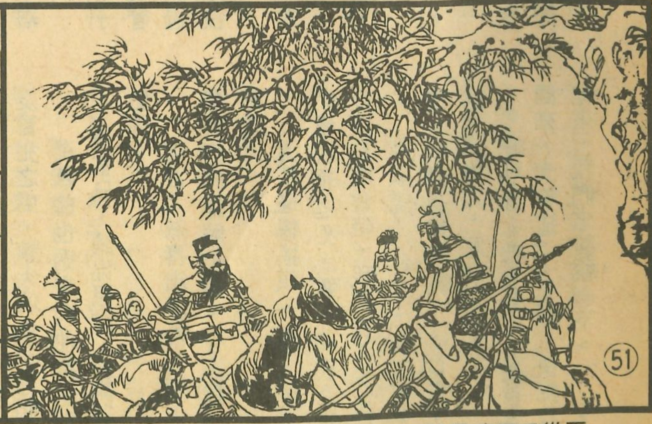
53　燕青一眼看見火把前面一員小將在指指點點。燕青暗想，我要替張清報仇。他取出弓弩，一箭射去，那小將翻身落馬。原來他是耶律宗雲。遼軍大驚，倉皇退至五里之外。



50　那三個小將大吃一驚，無心再戰，拍馬去了。盧俊義向南走去。又撞見一彪人馬，因此夜月黑，看不清是何處人馬，聽聲音像自己人，便冒叫一聲，才知是呼延灼。二人合兵一處。



54　盧俊義又同衆人商議如何解圍。軍師朱武說，宋江若得知這個消息，必然來救，那時裏應外合，可將遼兵殺退。衆人捱到天亮，忽見東南方塵頭揚起，果然是宋江的軍馬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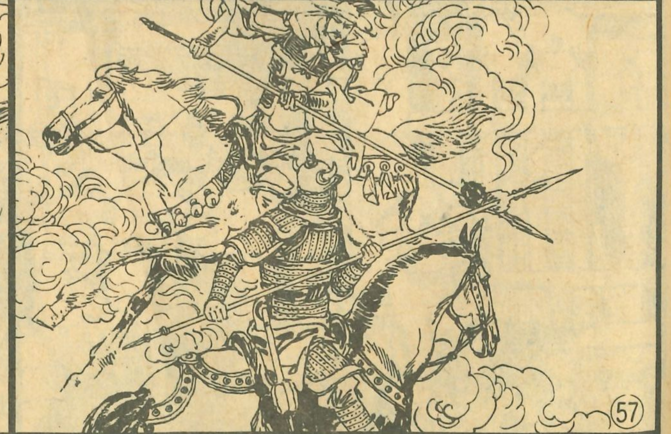


51　路上又遇關勝、董平、徐寧，說是遼軍已從玉田縣撤退。盧俊義帶領大隊軍馬進了玉田縣城。此時天已大亮，殺散的各將領陸續領兵回來。盧俊義大喜，傳令撫慰三軍和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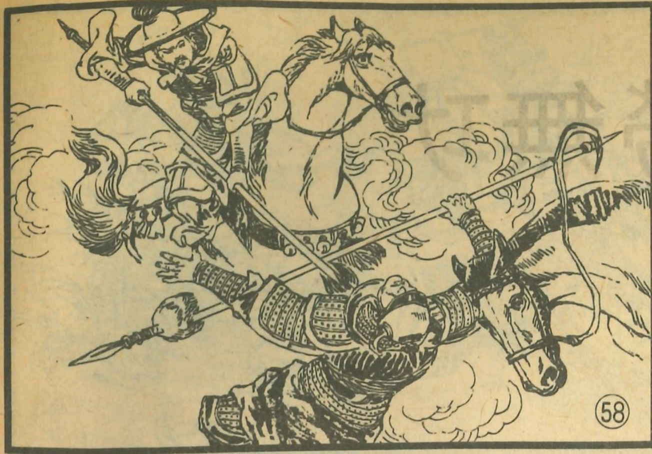
55　盧俊義立即傳令：大開四門，所有兵將，出城殺敵。遼兵見兩處人馬掩殺過來，抵擋不住，只好四散逃走。



56　兩軍會合一處，宋江和盧俊義商定，立刻點起軍馬，殺奔薊州。



57　却說遼國御弟大王自折了兩個孩兒，心中煩惱。這日正與大將們商議軍情，忽見小校來報：宋江軍馬已到薊州，便派天山勇、寶密聖出城迎戰。宋營中林冲出馬，和寶密聖鬥了三十餘合，不分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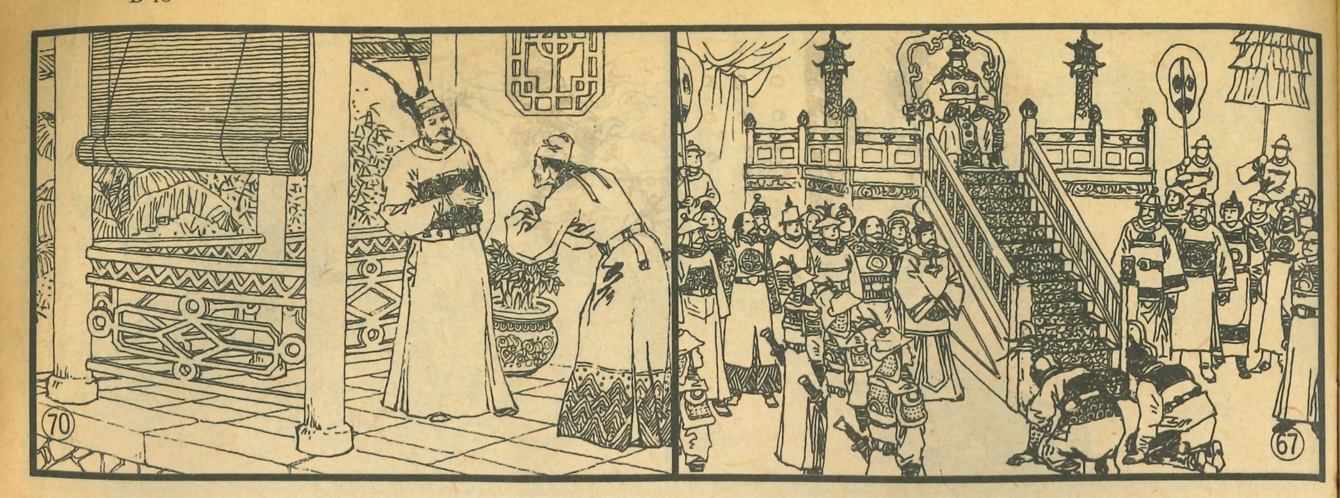
58　林冲殺得性起，大喝一聲，一矛戳在寶密聖脅下，把他搠下馬去。天山勇大怒，橫槍出陣；徐寧挺槍來迎。鬥不到二十來合，徐寧手起一槍，把天山勇刺死。



59　耶律得重聞報，十分驚慌，命洞仙侍郎領將出戰。咬爾惟康先出馬，宋營中索超揮斧迎住。二人也不通姓名，走馬交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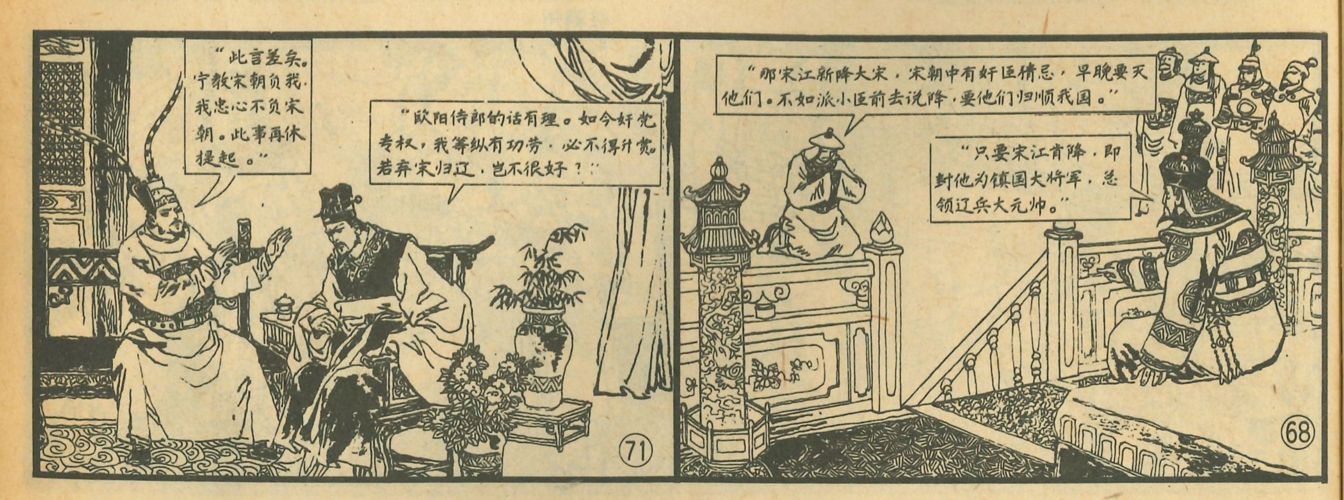


60　咬爾惟康鬥了幾合，心中畏怯，撥馬想走；索超縱馬趕上，手起斧落，把咬爾惟康劈成兩段。洞仙侍郎大驚，即命楚明玉、曹明濟上去抵擋；二人只好勉强上陣……



70　宋江收下禮品，假作歡喜，請侍郎暫回；說是現今天氣炎熱，權令軍馬休戰，等秋凉後再作商量。

67　却說耶律得重和洞仙侍郎倉皇逃出薊州，回到燕京，將損兵折將情形，一一向郎主哭訴。郎主忙與衆大臣商議御敵之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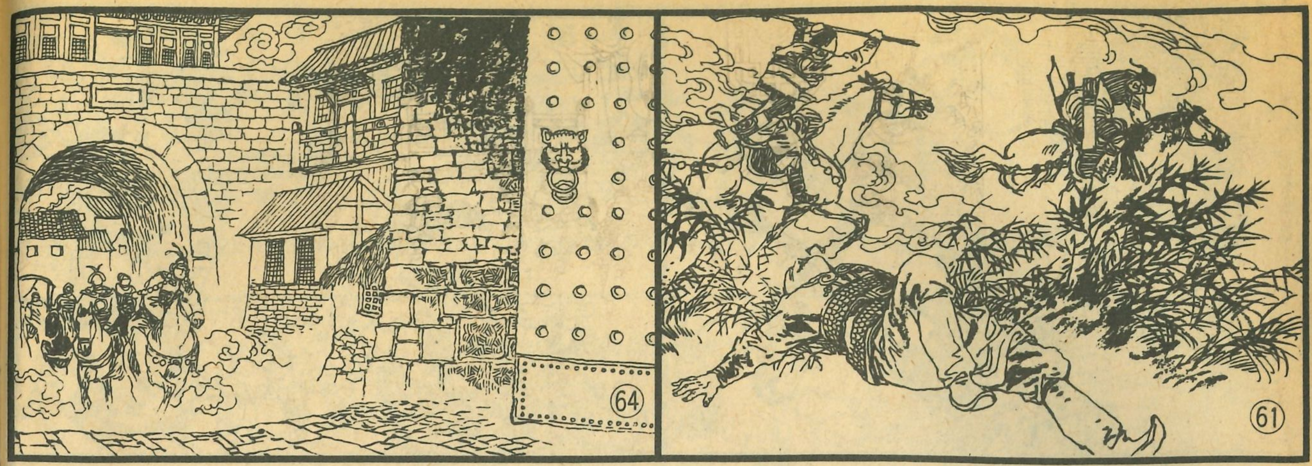
71　宋江送走歐陽侍郎後，與吳用商議對策。吳用長嘆一聲，低頭不語。原來吳用覺得歐陽侍郎的一番話很有道理。他試探地向宋江說出他的想法，却被宋江駁回。

68　羣臣中走出一位官員，名叫歐陽侍郎。他說宋江等梁山好漢，武藝高强，不易戰勝；他們雖降大宋，但受朝廷奸臣嫉妒，不會受到重用，不如許以高官厚祿，勸他等來降。如郎主允諾，他愿去勸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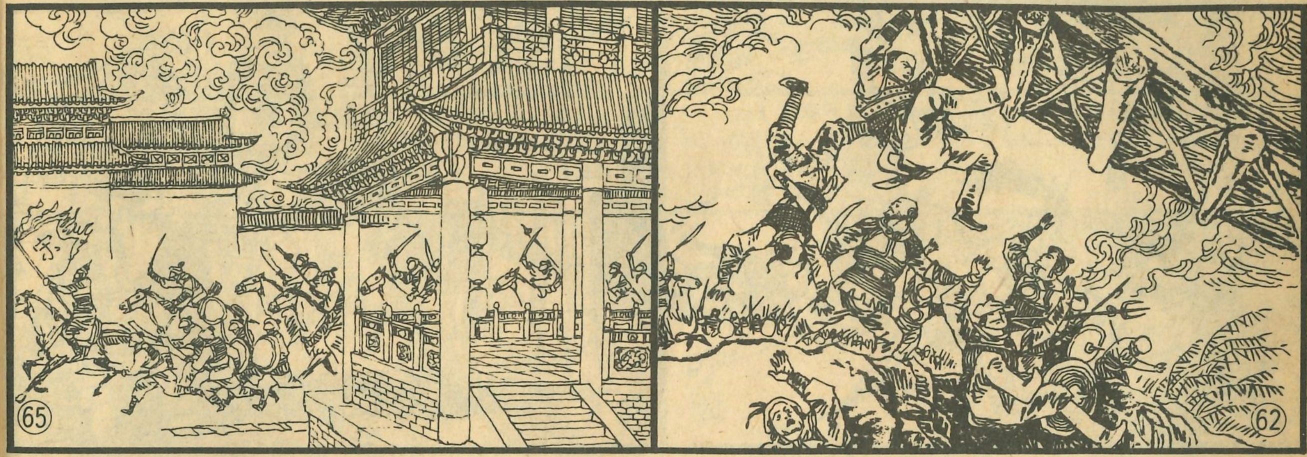
72　吳用見宋江如此忠於朝廷，不好再說甚麼。二人商議，决定將計就計，等天凉後混入霸州，騙取一座城池。

69　郎主准奏。歐陽侍郎携好馬、彩緞、金帛財物，來到宋營。宋江和吳用將他迎至堂中。歐陽侍郎要宋江摒退衆人，只和宋江、吳用說明來意；還特別提到宋江等歸順朝廷之後，並未受到重用，勸他棄宋投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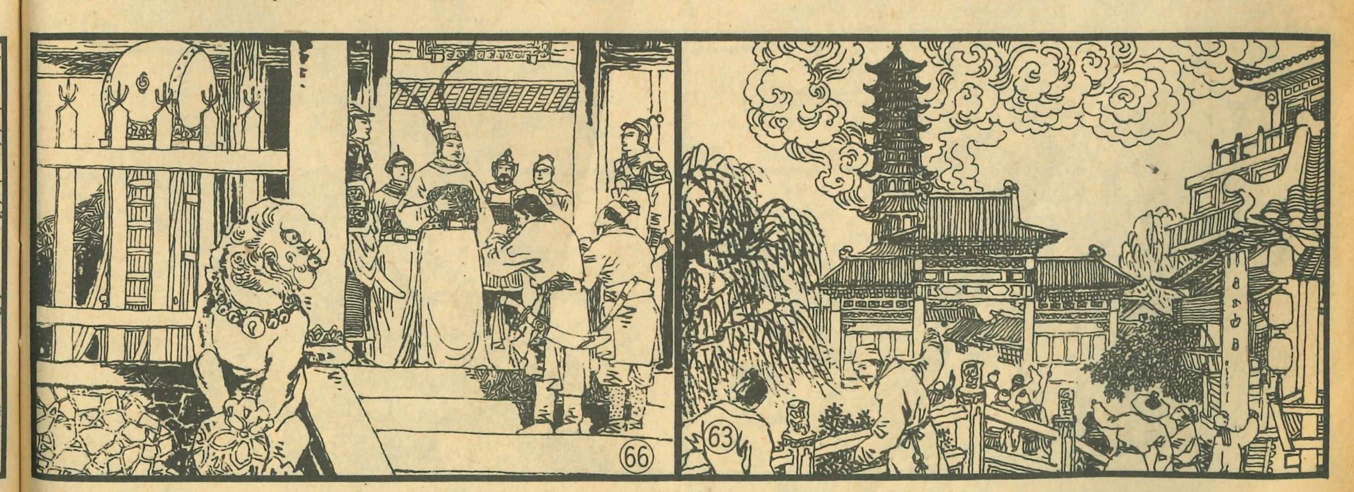
64　耶律大王見城中幾處起火，知道宋軍有人作內應，急忙收拾軍馬，帶了全家老小，棄城從北門逃走。

61　宋營中九紋龍史進拍馬舞刀，來戰二將。二將哪裏抵得住，戰不到兩合，史進手起一刀，將楚明玉砍了，曹明濟急待逃走，又被史進從後面趕上，砍下馬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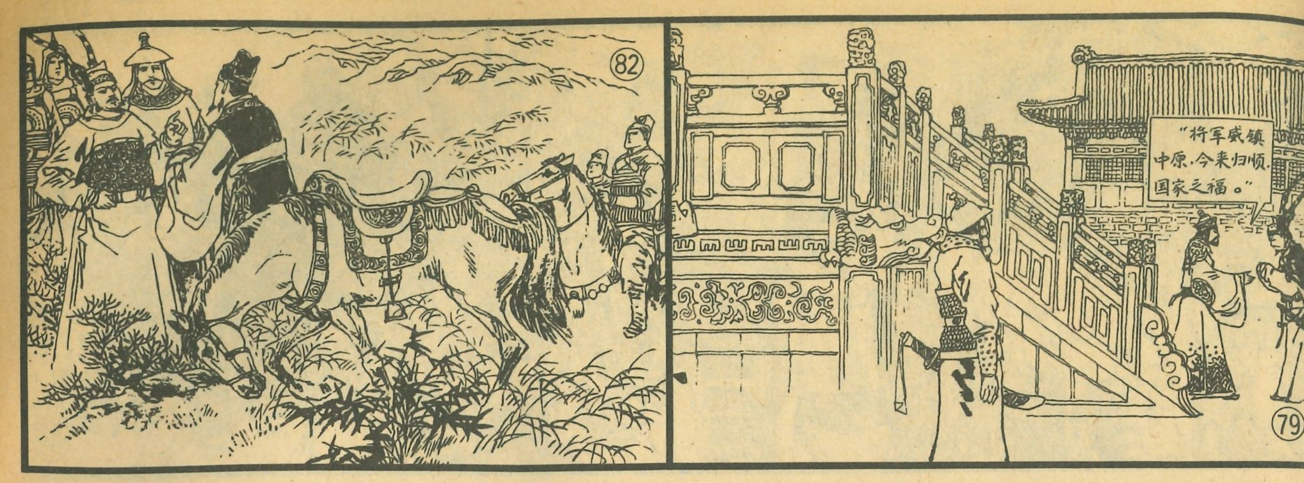
65　宋江大軍趁亂殺入薊州城。

62　史進趁勢縱馬殺入遼軍陣內。宋江見了，鞭梢一指，驅兵直入，殺到吊橋邊。遼軍拉起吊橋，那些未能上橋的遼兵，都淹死在護城河內。宋江和吳用計議，趁機傳令，軍馬連夜攻城。



66　宋江傳令，急速將火撲滅，出榜安民。石秀、時遷二人來見，宋江大加勉慰，記下二人功勞。趙安撫聽說佔了薊州，也派人來祝賀。

63　却說石秀和時遷二人在城裏埋伏多日。二人見宋軍攻城緊急，便暗暗商量放火作內應。時遷去寶嚴寺塔上點起一把大火；石秀混入州衙內也點起火來。頓時城中烈焰騰空，百姓、軍士一片慌亂，哪有心思守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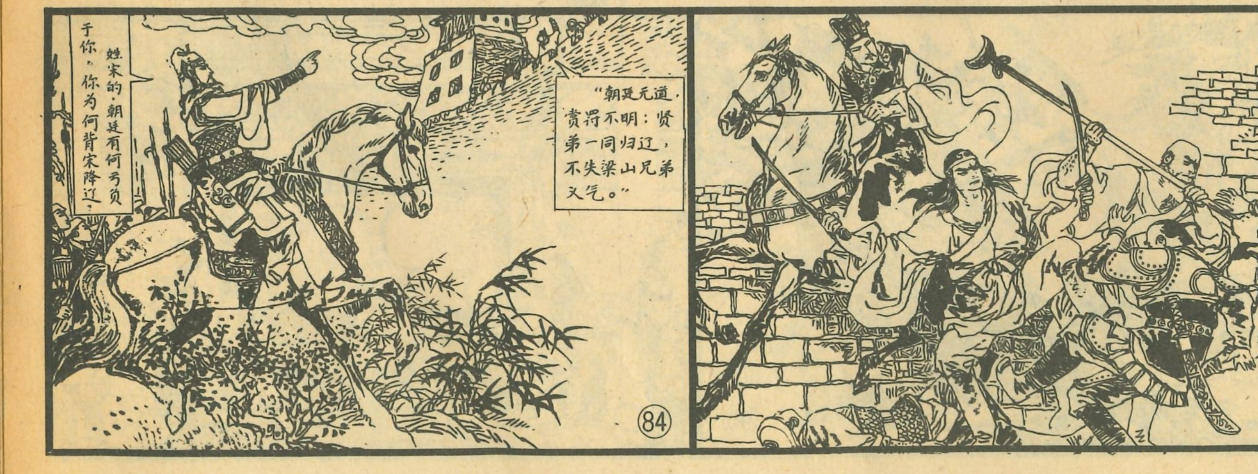
82　吳用飛馬奔到霸州，來見宋江。歐陽侍郎和宋江出城接住。吳用說：「大事壞了，我來時被盧俊義發現，他帶兵在後追趕；現在已將文安縣城奪了。」

79　宋江等來到帥府，定安國舅降階相迎，善言撫慰，設宴洗塵，並命殺牛宰馬，賞勞歸順的宋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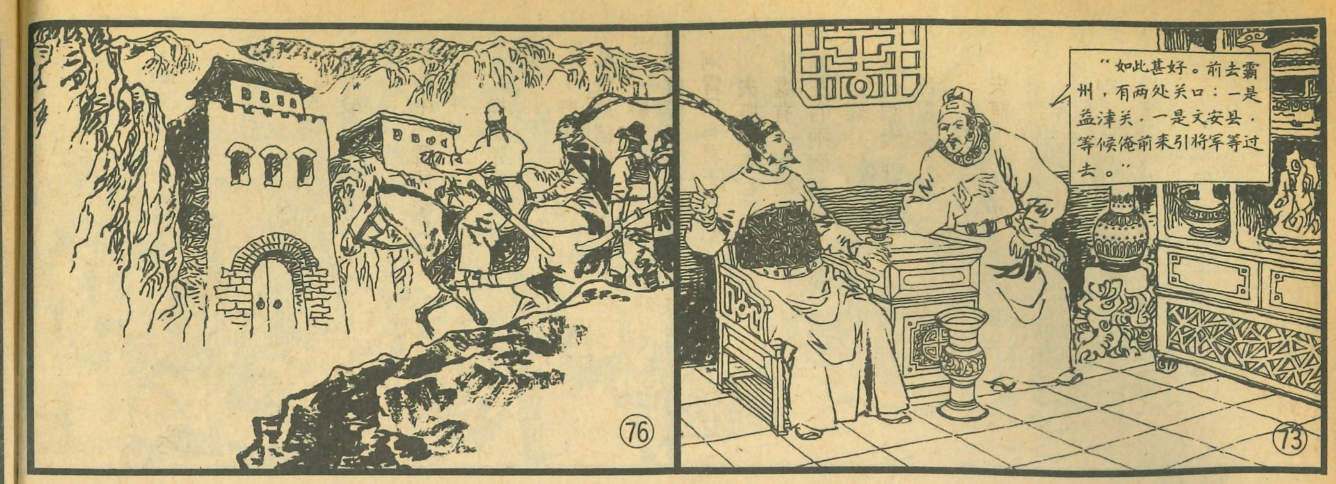
83　說話間，探馬來報，宋軍從文安縣開來，要取霸州。定安國舅和宋江等上城觀看，見一彪人馬，正向霸州殺來。定安國舅軍忙點兵，準備出城迎敵。

80　再說吳用和魯智深、武松衆將，來到文安縣。吳用上前叫道：「我是宋江手下軍師，來遲一步，被宋軍追趕，快放我進關。」關上兵將早聽了歐陽侍郎的吩咐，立即開關，放吳用進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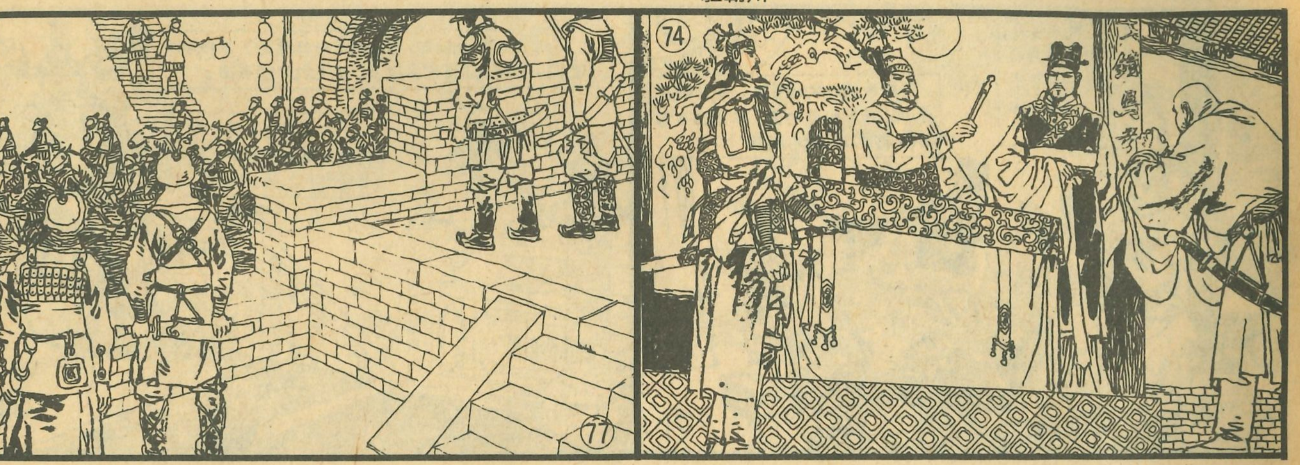
84　宋江忙上前說，他愿勸說盧俊義歸順；如果勸說不成，再和他交戰。定安國舅應允。不一刻，盧俊義來到城下。他横刀立馬，口口聲聲要宋江出來答話。

81　吳用剛進關來，身後魯智深、武松等一擁而上，殺了守兵，奪了關口；接着，盧俊義帶大隊人馬殺奔前來，佔了文安縣。



76　走了一程，宋江忽然勒住馬叫苦，說是走得倉促，未曾等候軍師吳用。他請歐陽侍郎通知益津關、文安縣兩處守將，如吳用隨後來到，可放他過關。歐陽侍郎應允。前面已是益津關隘口……

73　轉眼一月有餘。這日歐陽侍郎又來拜見，催宋江早下降遼決心。宋江推說盧俊義不肯降遼；必須借座城池，避開盧俊義，朝見郎主，若盧俊義來追趕，也好帶遼兵和他厮殺。歐陽侍郎深信不疑，讓宋江進駐霸州。



77　歐陽侍郎喝叫「開門！」關上將士見是自己人，開關放行。宋江的大隊人馬，不費吹灰之力，過了益津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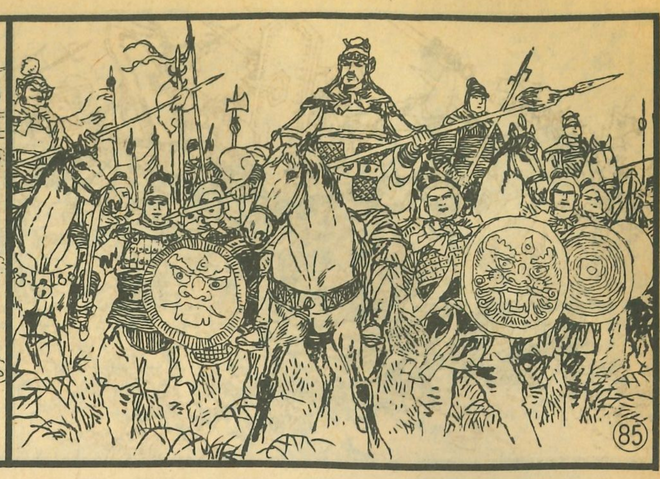
74　歐陽侍郎走後，宋江和吳用計議調撥人馬。當下決定：林冲、花榮隨宋江跟隨歐陽侍郎進駐霸州；吳用帶領魯智深、武松等去取文安縣；盧俊義率領人馬在後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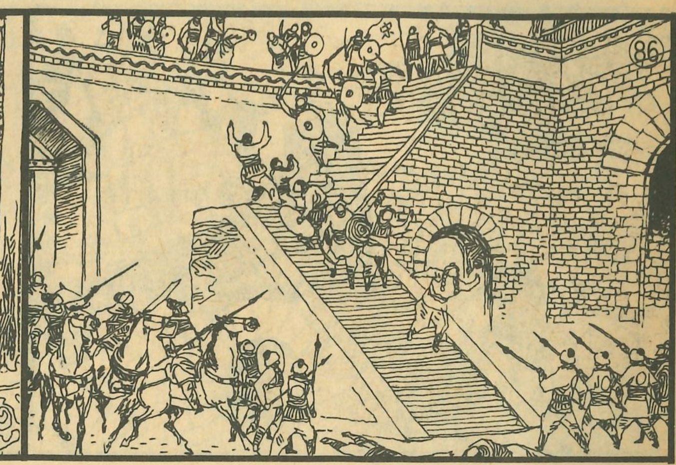
78　天將破曉，宋江等隨歐陽侍郎來到霸州。守城大將是遼國皇后的哥哥康里定安國舅。他聽說宋江來降，便傳令宋軍兵馬在城外駐扎，將領入城相見；並派人出城迎接。



75　次日晚，歐陽侍郎來了。他告知宋江，一切安排妥當，請宋江即刻隨他去霸州。宋江帶領事先分配好的十五位頭領和萬餘軍士，跟在歐陽侍郎的數十騎人馬後面疾行。



85　宋江勸盧俊義降遼，盧俊義哪裏肯聽，只叫快開城門，决一勝負。宋江大怒，喝教開城門；林冲、花榮、朱同、穆弘四員大將，一齊冲出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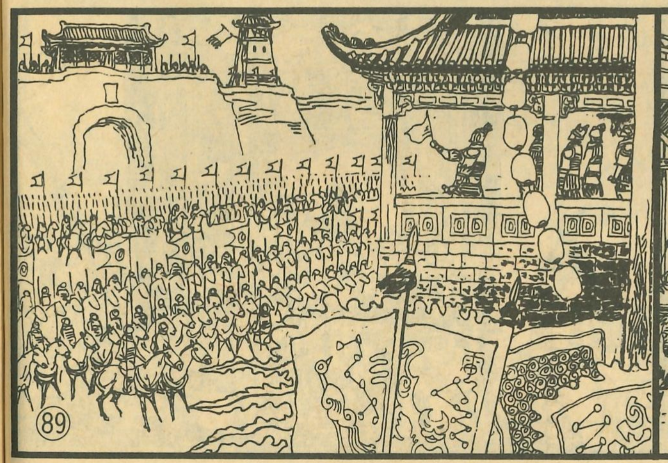
86　盧俊義躍馬上前，抵住四將。戰了二十餘合，四將撥馬回頭，望城中便走。盧俊義把槍一招，後面大隊人馬，一齊殺來。林冲、花榮在前把住吊橋，放盧俊義等殺入城去。定安國舅與歐陽侍郎等，個個束手被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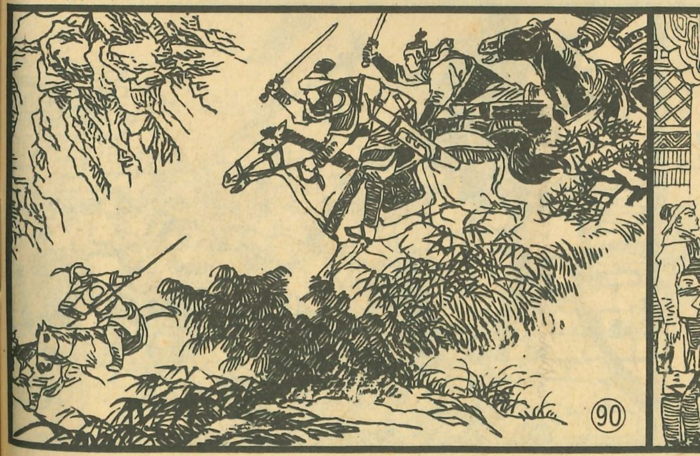
87　宋江傳令將定安國舅、歐陽侍郎等遼國將領押來。宋江叫他們坐了，說明自己並無殺害之意，可以放他們回本國，只是今後不許再興兵侵犯大宋。



88　定安國舅帶着幾員敗將，狼狽到燕京，向郎主訴說受騙之事。郎主大怒，要把歐陽侍郎斬首；國舅替他說情，歐陽侍郎才免於一死。這時副統軍賀重寶站出來奏稱，愿領兵殺敵，以報前仇。



89　郎主准奏。賀統軍當即來到幽州城中，點起軍馬，分作三隊：二弟賀拆率領人馬去打霸州；三弟賀雲去打薊州；自己守在幽州。他讓兩個兄弟都不要打贏，只佯輸詐敗，將宋軍引入幽州境界，自有殺敵之計。



90　此時盧俊義仍回薊州鎮守。宋江聞說遼兵又犯薊州，便親率人馬前去助戰；走到半路上遇見賀拆，交戰不到三合，賀拆敗走。



91　宋江不去追趕，徑自到薊州和盧俊義會合一處，商議攻打幽州之策。吳用和朱武都認爲遼軍分兵前來。不戰而退，必是誘敵之計。盧俊義却不以爲然。宋江遂將兩處軍馬分作前後二隊，向幽州開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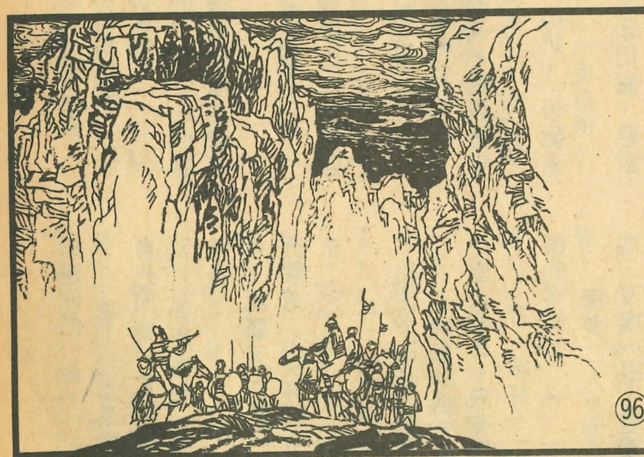
92　忽見探馬來報：前面有遼軍攔路。宋江至軍前看時，只見山後轉出一彪皂旗軍來。爲首一員大將，躍馬橫刀，好不威風！



93　大刀關勝拍馬舞刀來迎賀重寶。鬥了三十回合，賀重寶往本陣便走；關勝縱馬追趕。宋江也趁機指揮人馬，一齊追殺過去。

94　宋軍趕了四五十里，忽聽四下裡戰鼓齊响。宋江急叫回軍時，左右兩邊，撞出兩支遼兵；前面賀重寶又回軍來攔住；三面夾擊，把宋軍人馬截爲兩段。

95　盧俊義領兵在後面厮殺，不見了前面的人馬；正要回軍，忽聽四下里殺聲連天。遼兵圍了過來，把盧俊義的人馬圍在垓心。盧俊義指揮衆將，左衝右突，尋路突圍。



96　此時天色已晚，空中陰雲密佈，黑霧遮天，不辨路徑。盧俊義帶領衆將和五千兵士，殺到二更前後，才突出重圍。衆人看時，此處四面盡是高山，左右懸岩絕壁。盧俊義只得教大家歇息一夜，天明再尋歸路。

(待續)

上文提要：丁樂、唐菱兩小在山頭上嬉戲，師叔公何申一倏見人影閃動，未及招呼兩小，一張大網已罩住二人，並勒令交出前清王爺的藏寶圖，否則就會遭受忠義堂被毀滅的同樣命運，衆人不明所以，唐菱更悲痛父親唐日奇已慘遭不幸……在上海，唐日奇之誼弟上官易率衆與日本三花會的女殺手對陣身亡……何申一率領二小來此查探忠義堂被滅之事……



三期完短篇故事／宇文香・文　可飛・圖

血濺上海灘

查出奸細　再作利用

大漢正不懷好意的瞪視著他們。

「唐菱，妳可眞是個烏鴉嘴！」丁樂用手肘輕撞唐菱，調侃道。

「哼！」唐菱明眸眨也不眨的回瞪大漢們，冷嗤一聲，毫不畏懼地繼續舉步向前。

丁樂也昂首闊步地跟上去。

數名大漢相互使個眼色，將狹隘的巷道堵住。

丁樂二人在大漢面前站定。

「妳是忠義堂唐日奇的女兒？」一名右臉頰有著刀疤的壯漢，瞪視著唐菱揚聲道。

「沒錯！正是妳姑奶奶。」唐菱滿臉不憤之色。

壯漢們一聽個個咬牙切齒、惡狠狠地瞪著唐菱，似乎想將她一口吞下。

丁樂立即保護似的站在唐菱身前，斜睨著數名大漢，朗聲道：「喂！好狗不擋路，讓開點！」

「他媽的，老子砸爛你！」

大漢們按捺不住，紛紛揚拳朝丁樂揮來。

丁樂和唐菱也立即揮拳相向，勢欲迎上。

「慢著！」一聲大喝，刀疤壯漢喝住另外幾名怒火衝天的大漢。

大漢們雖然滿臉不甘心，卻也立即止住拳頭，退了下去。

「要嘴皮子是救不了你們的命，還是乖乖的交出藏寶圖來，我程霸天可以饒你們一命。」

「噢！我當是誰？原來是專門欺壓自己同胞、甘心做三花會走狗的程霸天。」唐菱嘴角一撇，不屑地瞪著刀疤壯漢。

程霸天一雙眼睛幾乎迸出火花，沉聲道：「我再說一次，將藏寶圖交出來！」

「呸！別說姑娘我沒有，就是有也不給你。」唐菱恨聲道。

丁樂也搭腔，道：「沒錯，本少爺什麼也沒有，只有拳頭。」

「好，很好！」程霸天發出令人顫慄的冷笑。

唐菱二人忍不住起了全身雞皮疙瘩，互覷一眼，雙雙使了個眼色。

程霸天冷笑倏然停止，突然揚手道：「給我抓起來，我倒要看看他們嘴有多硬。」

數名大漢早已蠢蠢欲動，程霸天喝令未完，他們已紛紛暴襲而上。

大漢們如鐵棍的手臂，毫不留情地當頭揮向他們。

唐菱輕靈的身子一躍，躲過大漢的拳頭，同時勁腿一踹，踹向大漢的胸腹間。

「臭丫頭！」大漢怒叱一聲，龐大的身軀吃力地旋身躲過。

「哼！姑奶奶我還有更厲害的。」唐菱不待大漢站穩，粉拳又猛地擊出。

「哎喲！」大漢緊張過度，突然兩腿一滑，剛站穩的身子又軟軟的頹然倒下。

「哈哈！」唐菱捧腹大笑。

「笨蛋！看我的！」另二名大漢眼見情勢不對，大喝一聲，圍撲而上。

唐菱止住笑，拳脚並用，不甘示弱的迎上。

丁樂也絲毫沒有空閒，窮於應付身邊的兩名大漢。

大漢雄渾的拳頭激起霍霍的拳風，在丁樂身前、身後呼嘯。

丁樂不住地晃動身軀，時而彎身，時而跳躍……

「躲！老子看你往那兒躲！」大漢暴吼一聲，粗腿一揚，狠狠踹向丁樂的胸前。

丁樂俐落地一彎身，自大漢胯下穿過，繞至大漢的身後。

「想打少爺我還早呢！」丁樂得意洋洋搓著鼻頭。

正當此際，丁樂身後的另一名大漢，勁力十足的右腿已毫不留情地踢來。

「哎喲——」丁樂慘嚎一聲，只覺得屁股一陣火辣辣的刺痛，整個人彈跳而起。

丁樂捂著屁股，猛然旋身，狠狠瞪著放聲大笑的壯漢。

「你竟然敢踹我，該死！」丁樂咬牙切齒的說著，整個人不顧一切的撲向大漢。

大漢的拳頭擊出，丁樂雙拳迎上，只覺得大漢的手臂比鐵枝還硬，雙拳立時感到一陣痲痛。

丁樂身子畏縮的一退，另一名大漢的拳頭已不偏不倚地擊中丁樂的右頰。

丁樂的嘴角沁出一縷血絲，再也顧不得酸痛的手臂，便拚命的向大漢揮拳。

兩名大漢嘴角噙著邪笑，兩雙拳頭，毫不留情的往丁樂的臉上、胸膛、背心打去。

瞬間，丁樂已是滿身瘀傷，汗水沾濕衣衫，好不狼狽。

不僅是練武不久的丁樂，就是唐菱也被三名漢子打得連連後退，來不及應變招式。

「哦——」唐菱的下頷結實地挨了大漢一拳，忍不住呼痛出聲，身子向後跟蹌數步。

不待唐菱站定，大漢又已逼上，碩大的手掌扣向唐菱的手腕。

「雜碎！王八！」唐菱自丁樂那裡學來的粗話，不斷連珠爆發出來。

「再罵！小心老子打爛妳的嘴。」大漢抓住唐菱的雙臂叱喝道。

唐菱雙手受制，雙腿卻不住猛踢，大聲喊道：「丁樂，快來幫我！」

氣喘吁吁的丁樂，吃力地側身閃避不斷飛來的拳頭，忽聞唐菱的呼救聲。

「你們這些王八蛋，放開唐菱！」丁樂大罵一聲，咬牙鼓勁，猛然衝向唐菱。

大漢一手抓緊唐菱，一手揮向撲來的丁樂。

丁樂挨了一拳，身子痛得一蹲。

「哈哈哈！」大漢放聲狂笑，粗腿狠狠的朝丁樂踹下。

丁樂連忙抓住大漢踢來的勁腿，張口就咬——

「啊——他媽的！」

沒想到丁樂的牙齒比他的拳頭還厲害，大漢被咬得痛呼出聲，抓住唐菱的手也鬆了些。

唐菱趁此良機，雙手使勁掙脫大漢的箝制後，雙拳忙不迭飛揍向那大漢。

大漢被丁樂咬得隱隱作痛，又連挨唐菱好幾拳。

「笨蛋！還不快上！」一旁觀戰的程霸天氣惱得暴喝道。

四名大漢立即將唐菱及丁樂團團圍住，四雙拳頭如雨點般擊向二人。

雙拳難敵四手、猛虎不敵猴羣。

不片刻，唐菱、丁樂身上又多了好幾處瘀傷，二人被數名大漢逼至牆角，已無退路。

二人背脊抵住牆壁，眼睛仍不甘示弱地瞪著大漢。

數名大漢步步逼近，邪惡的眸光泛著得意的神采。

程霸天在唐菱跟前站定，一手捏住她的下巴，冷笑道：「你們是逃不了的，還不快將藏寶圖交出！」

唐菱死瞪著程霸天，「呸」地一聲，一口痰不偏不倚地吐在他的臉頰上。

「小賤人！」程霸天青筋暴脹，低咒一聲，碩大的巴掌正欲摑向唐菱。

突然，一粒小石子挾帶著十足勁力，準確地飛砸在程霸天揚起的手掌。

「啊——」程霸天的手掌有如被千斤重物打著，無力的垂了下來。

眾大漢驚訝地四處巡視。

唐菱和丁樂也莫名奇妙的興奮起來。

「誰？給我出來。」程霸天暴喝一聲，幾乎要噴出火花的瞳眸，四處搜尋擲石之人。

小巷的轉角處，閃出了一道人影。

他年約二十，五官端正，氣宇軒昂。

程霸天倏睜雙眼緊盯著人影，咬牙道：「青龍武館的邵安欽。」

邵安欽即爲青龍武館館主邵逵之子。

青龍武館在上海也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連三花會也意欲收買、拉攏。

三花會在上海一向爲所欲爲，大家都懼怕三分。

然而，一向高傲獨立的邵逵卻不賣三花會的帳，堅持不與其套上任何關係。

三花會當然極想對青龍武館展開報復，却礙於邵逵在上海的力量，而遲遲沒有行動。

眼前，不知死活的程霸天，却伏著三花會的勢力，對邵安欽怒目瞋視。

「邵安欽你活得不耐煩，胆敢管我程霸天的閒事。」

邵安欽嘴角似笑非笑地一撇，緩緩道：「我邵安欽看不慣的事就要管。」

「你敢跟三花會作對！」程霸天想以三花會壓人。

邵安欽露出嘲諷、不屑的笑容，道：「要不是針對三花會，我還不一定會插手管這檔事兒的。」

「好！」程霸天邊自腰間掏取佩槍，邊道：「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大的胆子竟敢跟我們作對。」

「砰」地一聲槍響，程霸天話剛說完，手指一扣扳機，火星倏閃，子彈呼嘯飛射向邵安欽。

數名大漢臉上閃著嗜血、期待的獰笑。

「小心！」唐菱、丁樂緊張、擔心的大喊出聲。

子彈快逾閃電，但邵安欽的身影更快。

邵安欽如輕煙一般，閃過了子彈一躍無踪。

衆人無不驚訝的四下張望。

「老大，在那邊！」一名大漢突然指著自己身後圍牆上的邵安欽，大叫出聲。

程霸天猛然旋身，手中的槍微昂，瞄準著邵安欽。

然而，他却沒有發射第二槍的機會，因爲邵安欽突然一個飛撲，在他扣下扳機前，已緊捉住他的手腕。

程霸天手腕一陣刺痛，手中的槍已被邵安欽奪去。

邵安欽手握著程霸天的槍，反而瞄準程霸天。

程霸天連連退後數步，氣急敗壞地對著畏縮一旁的大漢暴吼道：「你們這些飯桶，還不給我上！」

數名大漢面面相覷，却無一人敢上前一步。

程霸天狠狠瞪著邵安欽。

「哼！」邵安欽不屑地冷哼一聲，道：「他們可不捨得爲你白送性命！」

「你……」程霸天欲言。

「你要是不想死，就快給我滾！」邵安欽沉聲喝道。

「好！」程霸天又怕又怒瞪著邵安欽手中的槍，道：「今兒這筆帳你給我記著，有一天我要連本帶利的討回來。」

話一說完，程霸天帶著手下轉身飛奔出小巷外。

＊　＊　＊

唐菱及丁樂坐在青龍武館的大廳上。

二人身上的傷，已被青龍武館的家僕細心地上葯包紮妥當。

「邵大哥謝謝你，不但救了我們，還帶我們回來療傷。」唐菱望著一旁坐著的邵安欽，臉上露出感激的神情。

丁樂也連連點頭，敬佩道：「邵大哥的功夫眞是了得，剛才那幾手眞漂亮。」

邵安欽微微一笑，道：「那算不了什麼，程霸天那種角色根本沒什麼能耐，只會狗仗人勢、虛張聲勢罷了。」

「程霸天是不算什麼，但是你爲了救我們，連三花會那批鬼婆子也得罪了。」唐菱忽然變得十分懂事。

邵安欽毫不以爲意，笑道：「我要是懼怕三花會，就不會出手救你們。」

「說得不錯。」邵逵宏亮的聲音，自廳外傳了進來。

「爹。」邵安欽立即起身，迎向甫進門的邵逵。

邵逵年約四旬，生得方頭大耳，體格健碩，渾身散發出一股威儀。

「邵館主。」唐菱及丁樂禮貌地起身問好。

「坐！坐！」邵逵招呼著，四人紛紛落坐。

「小姑娘妳就是日奇兄的女兒唐菱？」邵逵慈祥的目光緊盯着唐菱。

唐菱輕點了點頭，聽人提起自己爹爹，又是一陣難過。

邵逵同情地輕嘆一聲，安慰道：「人死不能復生，妳要堅強些。」

「我知道，所以我要三花會償命。」唐菱的俏臉綳得僵硬，毫無表情的。

「此事眞的是三花會所爲？」邵安欽的眼中閃過一抹疑惑之色。

邵逵道：「雖然沒有明確的証據，但上海界議論紛紛，箭頭全指向三花會，而且三花會也不否認。」

「他們當然不敢否認，他們不但毀了忠義堂，還逼我交出藏寶圖。」唐菱愈說愈氣憤。

「對了，藏寶圖還好好的在妳身上吧？」邵逵極爲關切道。

「我根本就沒有什麼藏寶圖。」

「那一定在何老前輩身上。」不等唐菱解釋，邵逵又道：「對了，他老人家呢？」

唐菱不假思索，脫口道：「我師叔公他……」

「我們不知道。」丁樂突然急急接口，猛向唐菱使眼色，傻笑道：「我們走散了。」

唐菱稍稍遲疑，便會意地附和道：「對！我們……走散了。」

邵逵點了點頭，道：「這樣吧！明兒我派館內弟子去尋找何老前輩。」

「不急！不急！」丁樂立即笑道。

唐菱偷偷白了丁樂一眼，才轉向邵逵，禮貌道：「多謝邵館主。」

邵逵慈藹地笑着。「你們就安心待在這裏，我量三花會也不敢明目張膽地上門要人的。」

唐菱、丁樂感激地猛點頭。

＊　＊　＊

身着傳統日本和服的菊池惠子，更添一分孤傲和冷艷。

然而此刻，她却直挺挺地站着，頭垂得低低的，極力裝出一副謙恭的模樣。

「事情進行得如何？」背對着菊池惠子而立的中年男子，聲調中有一股濃濃的日本腔調。

「一切在惠子的掌握中，」菊池惠子軟而悅耳的聲音中，帶着一股壓人的肯定。

「在妳掌握中？」中年男子提高音量，不以爲然地駁斥道：「大本營要的東西，妳到現在還無法交差，更讓該死的大漢會屢屢破壞我們的生意。」

菊池惠子美艷的臉龐閃過蛇蝎般惡毒的神采，冷聲道：「菊池惠子正盡全力尋找，至於大漢會他們囂張不了多久的。」

「哦！妳有把握？」

「他們中國有句俗諺『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妳是說……」

「是的，只要一有消息，他們全死定了。」菊池惠子冰霜般的聲音，帶着一份得意。

＊　＊　＊

日正當中。

街尾荒僻的小木屋，漆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因爲，小木屋的四周，全罩上了不透光的黑色絨布。

木屋中傳出一男一女的對話聲。

「妳肯幫我，我還有什麼做不到的事？」

女子發出撒嬌般的嗲聲道：「事成之後你要怎麼謝我？」

「我包管妳一輩子榮華富貴，享用不盡。」

「哼！人家才不稀罕穿金戴銀，我要……」

「要什麼？儘管說。」

「我要你好好待我，一輩子——」

女子嬌嗲的依偎到男人的懷抱。

「哈哈哈……」男人的雙手在女子的身上游移。

突然，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打斷卿卿我我的兩人。

男人猛地推開懷裏軟香的身軀。

「怎麼搞的？」女子嬌聲埋怨道。

「妳先走吧！」

「我……」

「走吧！」男人毫不戀棧的催促。

女子不甘願的走出木屋，讓陽光重新照在她身上。

川島花子猛眨着眼睛，適應耀眼的陽光，在木屋門邊的男子催促下，舉步遠離了木屋。

木屋門再次被推開，孫大郎矮小的身形走了進來。

孫大郎一時無法適應驟來的黑暗，道：「您找我？」

「有沒有眉目？」男人低沉的嗓音中，有一抹掩不住的急切、渴望。

「我……我正積極在找。」孫大郎支吾着。

「小心點，可別讓人起疑。」

「不會，不會，只是……」

「直說！」

「嘿嘿！」孫大郎奸笑兩聲，道：「你答應我事成之後的酬勞，該不會變掛吧？」

「哼！」那男人冷笑一聲，道：「只要你盡快將東西交給我，酬金我再加你一成。」

「是！是！」孫大郎綠豆大的眼睛倏地大睜，興奮的連連哈腰。

這神秘的男子究竟是誰？

詭譎的上海灘，又暗藏着多少秘密？

＊　＊　＊

涼風習習。

夜深人靜。

青龍武館的大院中，兩道小身影鬼鬼祟祟地移動着。

「喂！丁樂，你爲什麼要騙邵館主，說什麼師叔公跟我們走散了？」

「唐菱妳眞笨！我們是偸溜出來的，師叔公要是來了不剝掉我們層皮才怪。」

兩人的對話聲，壓抑至極小極小。

唐菱明瞭地點點頭，慶幸道：「可不是，要是師叔公來了，我們今夜想趁黑殺上三花會的計劃就告吹了。」

兩人說話之際，已小心翼翼地溜出了青龍武館。

「現在我們既不會連累邵館主，更可以殺三花會一個措手不及。」

丁樂得意洋洋地盤算着，邊拉着唐菱，沿着青龍武館的圍牆直往三花會的方向行去。

就在他們行至青龍武館的後門邊，靜寂的大巷突然有了異動。

一道如鬼魅的身影，輕靈地自青龍武館內翻身飛出。

丁樂及唐菱吃驚得來不及作聲，那身影已快步地向前疾走而去。

「是邵大哥。」唐菱及丁樂雙目倏睜，瞪着疾掠的身影，異口同聲地低喃出聲。

兩人互覷一眼，唐菱叫道：「邵大哥怎麼跟我們一樣，鬼鬼祟祟地溜出來？」

丁樂眉峯一挑，道：「跟上去不就知道了。」

兩人再也來不及說話，使出自己全身氣力拚命追趕健步如飛的邵安欽。

要不是邵安欽不時的停身，回頭四處探看有否被人跟踪，以丁樂二人的脚力，是絕對趕不上邵安欽的。

不過，丁樂和唐菱確實也夠機靈，才能夠屢屢躲過邵安欽的利眼，而不被發現。

三人就這麼走走停停，小心翼翼的走了近十分鐘，竟然往熱鬧的街市

走去。

唐菱及丁樂心中盡是疑惑，眼見着邵安欽轉身走進「怡神澡堂」。

「怡神澡堂」是一名叫孟石海的中國人，所開設的日本式澡室。

「難道邵大哥只是想洗個舒服的澡？」丁樂不太相信地搔着腦袋。

「一定不是，洗個澡幹嘛這麼神秘兮兮的！」唐菱肯定道。

丁樂點點頭，道：「那我們走。」

丁樂邊說，邊拉着唐菱往怡神澡堂內走去。

雖然已入了夜，澡堂裏却仍是顧客盈門，嘈雜得很，再加上熱水散熱的霧氣，倒方便了唐菱及丁樂在澡堂中四處地搜巡。

邵安欽如煙般地消失了！

唐菱二人在澡堂中來來回回走了幾圈，却不見他的踪跡。

唐菱二人倒也不覺得意外，繼續朝澡堂內部走去。

後面的安靜跟前面的吵鬧完全迴異，他們二人懸着心，悄無聲息地向前走。

突然，一道細小而熟悉的話聲傳入了他們耳中。

聲音來自澡堂後院的一間小柴房。

「我是此地大漢會分會的負責人，很高興與各位同志第一次見面，這位是孟石海同志，他表面上曲意奉承日本人，開設這間『怡神澡堂』，實際上也是我們大漢會的一員。」

丁樂、唐菱驚訝不已，萬萬沒想到會碰到大漢會的聚會，更沒有想到救他們的大鬍子叔叔，就是此地大漢會的龍首。

邵安欽果然陪坐一旁。

大鬍子繼續介紹着大漢會的同志，唐菱突然瞪大眼睜，注視着坐在木椅最後面魁梧漢子。

「怎麼可能？」唐菱忍不住輕呼出聲。

丁樂急急以目光詢問，唐菱猛嚥了一口口水，才悄聲道：「那個坐在最後面，身穿青袍，一臉斯文的人，就是和翟玉一起投靠三花會的卓元羽。」

「眞的？」丁樂也忍不住滿心驚奇，即使是遠在仁紹的他，也聽過卓元羽的大名。

唐菱、丁樂今晚可眞是大開眼界，要不是親眼見到，打死他們也不會相信，中國人心中又畏又恨的卓元羽是一名愛國志士。

不僅是他們兩人，就連大漢會裏其他的同志，竟會在首次的集會中見到卓元羽，也無一不感到驚訝。

大鬍子清亮的聲音又起：「三花會是日本派來破壞、削弱我們中國的一個邪惡組織。」

「他們不但任意欺壓我們的同胞，更變本加厲地運來毒品、販賣煙……我們大漢會必須不惜任何代價，盡快將其消滅。」

大鬍子慷慨激昂的言辭，無一不令在座的衆人熱血沸騰，連唐菱、丁樂也不例外。

大漢會首次的集會很快結束，同志們小心翼翼，分批自「怡神澡堂」隱蔽的後門潛出去，只留下主人孟石海。

生得矮小精幹的孟石海，很快地逡巡過已無異狀的柴房，便匆匆往熱鬧的澡室走去，丁樂二人這才緩緩地自隱身的木桌底下爬出。

「大鬍子叔叔眞是了不起！」唐菱忍不住滿臉驕傲。

丁樂也是一副激昂的模樣，道：「大漢會裏個個都是了不起的英雄，我丁樂幫定他們了，走！我們這就殺上三花會，打頭陣！」

「走！」唐菱朗聲附和，二人很快便溜出嘈雜的怡神澡室，循着三花會所在的方向疾行而去。

今晚，意外的驚訝似乎緊跟着丁樂、唐菱不放。

他們二人走沒多遠，突然發現孟石海短小的身影就在跟前。

孟石海像有急事，愈發走得奇快。

「他是不是跟我們一樣，忍耐不住，急於找三花會拚命？」唐菱明眸骨碌碌一轉，心喜地猜測道。

「我看八成是。」丁樂心有同感。

二人心中又多了份篤定，脚步邁得更大、更堅定，緊跟着孟石海，預備等會兒和他連成一氣，殲滅三花會。

就在接近三花會時，事情有了異動。

孟石海突然停下脚步，止住了身形，精明的眼睛不停的四下逡巡。

丁樂、唐菱本能地躲在灌木叢後。

就在孟石海自以爲四周只有他一人後，他又舉步了。

奇怪的是，他沒有繼續向三花會走，却走向路旁唯一的一棵顯眼大樹，疾快地爬了上去。

灌木叢後的唐菱及丁樂不禁瞪大了眼。

「怎麼回事？」唐菱不解的問道。

丁樂緊蹙眉頭，木訥地搖頭。

「他該不會只是想來三花會附近爬樹吧！」唐菱兩眼一翻，玩笑道。

「看，他下來了。」丁樂搓搓鼻頭，猜測道：「或許他只是爬上樹去偵察……」

丁樂突然打住未完話，瞪着大眼，看着孟石海敏捷地滑下大樹，一溜煙地朝來時路奔去。

孟石海神秘兮兮地來到三花會附近，莫名其妙地爬上大樹，又溜了下來，再馬不停蹄地趕回怡神澡堂，他的行爲確是怪異得離譜。

「搞什麼鬼？」唐菱忍不住低嚷。

丁樂沒有回答唐菱的話，因爲他已朝大樹奔去，迅捷地爬了上樹。

唐菱隨後跟過去，也爬上了樹，只見丁樂脚踩着分枝的樹幹，一步步朝樹頂爬，雙手還不停地在樹叢中四處撥動，顯然正在找東西。

唐菱按捺着好奇心，倚着粗大的樹幹，往橫生的分枝上一坐，等着樹頂的丁樂，摸索地來到她身旁。

「你在找什麼？」

「我不知道是什麼，但是妳想他會不會特地跑來這爬樹？」

「你懷疑他在這裏收藏東西？」

丁樂點點頭。

「那你找着了沒有？」

「沒有。」丁樂一臉失望。

唐菱嘟起小嘴，也不知該如何。

「少爺我就不信，」丁樂不甘心的嗤道，抬起袖子拭去臉上的汗珠，又開始往樹上爬。

唐菱沒有阻止，也沒幫忙，只是仰着頭，看着丁樂的一舉一動。

丁樂更加仔細地搜索，一遍又一遍，一枝一葉，上樹下樹，整棵大樹幾乎被他爬得光滑了，却仍不見有任何東西。

丁樂終於不支，累得跨坐在唐菱另一側的分枝上。

「沒有吧！」唐菱明知故問。

失望的氣惱浮上心頭，丁樂一個疏忽，身子一歪失去重心，「咚」的一聲，頭結結實實地撞到樹身，發出清脆空心的聲響。

「丁樂，你可別想不開啊！」唐菱一動也不動，還貪玩地嘲弄着丁樂。

丁樂沒有理會唐菱，又是撫着頭歪着脖子，思索地凝視着大樹。

突然，丁樂眼中光芒一閃，伸出拳頭，聚精會神地在那截空心樹幹上，一寸寸鉅細不遺地探索起來。

他的臉上是振奮的精神及滿佈希望的神采。

果然，他似乎發現了什麼。

「唐菱，妳快看。」丁樂咧嘴欣喜地叫道。

唐菱聞聲，雙手扶着粗大的樹幹，旋着身子，伸長頸項，望向樹幹另一側的丁樂。

這一望，唐菱登時瞪大了雙眼。

只見丁樂右手的中指，竟插進樹身的一個小孔中。

唐菱按捺住滿心的疑問，以目光催促着丁樂。

丁樂中指使勁的往外一勾，約有他巴掌大的樹皮，竟緩緩被揭開，露出一個黑洞。

最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那樹皮的另一端，仍好好的連在原來的樹身上。

「快看看裏面有什麼。」唐菱終於忍不住急急催促。

丁樂身子一俯，伸手往裏頭一探，並迫不及待地抽出來看——是張摺疊得整整齊齊的紙條。

兩人二話不說，很快地爬下陰暗的大樹，來到路旁昏黃的路燈下。

不識字的丁樂忙將字條交給唐菱。

唐菱迫不及地打開字條一看，剎時，一張粉臉變得十分僵硬。

「怎麼了？」丁樂會意地急問道。

「糟了，我們要趕快找到大鬍子叔叔。」唐菱話沒說完，人已急急向前奔去。

「大鬍子叔叔神龍見首不見尾，上那兒找？」丁樂趕了上來。

「那怎麼辦？」唐菱大概急瘋了，突然停住脚步，連連跺脚。

「我們上青龍武館找邵大哥。」丁樂確實不含糊。

「對！」唐菱心中一亮，又沒命似地前走。

丁樂二步拼兩步地追着唐菱，氣急敗壞地叫道：「妳快告訴我紙條上寫些什麼嘛！」

唐菱頭也不回地道：「你快來！我們邊走邊說。」

兩道小身影，在暮色中疾行而去。

* * *

怡神澡堂後院的柴房裏。

大鬍子、邵安欽神情肅穆地靜坐着。

孟石海匆匆走了進來，立即拱手道：「兩位同志怎麼突然來此，莫非有……」

「哈哈！」大鬍子朗笑兩聲，揚手打斷孟石海的話，道：「我們今天來此，是想請孟兄幫個小忙。」

孟石海心中似乎大大鬆了口氣，緊張神色一掃而空，立即堆上滿臉笑容，道：「當然，當然，有事儘管吩咐。」

大鬍子點點頭，臉上的笑意却一掃而空。

邵安欽突然站起身，趨近孟石海，自懷中取出那張紙條，遞向孟石海。

孟石海望着那極眼熟的紙條，雙目陡地大睜，顯然有着極度的驚駭。

「孟兄不打開來看看？」邵安欽嘴角微微一撇，露出嘲諷的冷笑。

「你……你們……」孟石海連連後退，瞪着邵安欽手中的紙條，震驚地講不出話來。

「孟兄確實是不需要看它，因爲內容你最清楚！」

大鬍子緊緊瞪著顫抖不已的孟石海，又道：「上面不但列有我們大漢會各位同志的名字，及我們大漢會的各項秘密行動，還特別揭露了卓元羽同志的眞實身份。」

「這是怎麼回事？」孟石海還想繼續佯裝。

「夠了，你不必裝作，有人親眼目覩，你將這張紙條放在三花會附近的大樹上。」大鬍子指着孟石海怒叫道。

孟石海原已蒼白的臉，倏地轉成一片死白，他一咬牙，猶欲作困獸之鬥，一旋身，欲衝出柴房。

大鬍子及邵安欽都沒有移動，已到門邊的孟石海却又退了回來，因爲柴房門口閃出了兩條身影。

「你休想逃，你害得大爺我在那棵樹上爬上爬下，累得半死。」丁樂怒斥著。

孟石海仍然說不出話來，只是雙目如銅鈴般地直瞪視著丁樂及唐菱，他萬萬沒想到會栽在兩個小毛頭手上。

唐菱及丁樂漸漸逼向孟石海。

孟石海突然噗的一聲，雙膝跪地，叩頭如搗蒜，乞求道：「饒了我！饒了我吧！是……是三花會逼……逼我的……」

「住口！」大鬍子暴喝一聲，急聲道：「你這貪生怕死的混蛋，要不是丁樂、唐菱，卓兄就要被你害死了，甚至連大漢會也毀在你手裏。」

「大哥，饒不得這畜牲。」邵安欽低吼一聲，激憤的衝向孟石海。

「救……救命啊！」孟石海整個身子緊縮一團。

邵安欽不容情地一把揪起孟石海，拳頭正要落下——

「慢著！安欽。」大鬍子出聲喝止。

「大哥！」邵安欽雖然止住了拳頭，卻是滿心的不甘願。

大鬍子很瞭解他的心情，點點頭道：「我留著他有用。」

「像他那種雜碎能有什麼用？大鬍子叔叔，你有事就吩咐我丁樂，絕對不會讓你失望。」

「對啊！大鬍子叔叔，我唐菱可是不含糊的。」

大鬍子拍拍唐菱的肩膀，道：「這件事只有他幫得上忙。」

大鬍子望著滿臉不服氣的丁樂及唐菱，又道：「我要他傳假消息給三花會，調開三花會的主力，我們趁機一舉將他們殲滅。」

* * *

人潮熙攘的街道上。

突然傳來一陣紊亂的腳步聲……數十人飛快的竄入大街，朝市郊的方向疾走。

「讓開……讓開……別擋住大爺的路。」孫大郎橫眉豎眼的走在前頭開路。

一位閃避不及的老頭被撞個滿懷，不禁出言叫道：「哎喲！年輕人冒冒失失的，趕赴閻王殿……」

孫大郎聽了不覺站住脚，回頭罵道：「你這個老不死的，竟敢詛咒本大爺！」

孫大郎邊說邊朝老頭一步步逼近。

翟玉頓時攔阻孫大郎的去路，道：「我們有要事在身，你還有時間在這磨蹭？」

川島花子斜瞪了老頭一眼，道：「爲了一個老頭躭誤任務，後果誰負責？」

孫大郎看了川島花子和翟玉一眼，沒好氣的怒瞪着老頭，道：「哼！糟老頭要不是大爺我有急事，非叫你吃不完兜著走。」

隨即，孫大郎轉身快速的離開。

當數十人如旋風般離去後，街上的民衆不禁在背後發出怨言。

這時，在街頭的轉角處，有一雙銳利的眼睛目送三花會的數十人離去，臉上露出一種莫名其妙的笑容。

夕陽漸漸西下。

三花會一行人，來到荒涼的近郊。

「這裏這麼多空屋，大漢會的人會躲在那裏？」川島花子盯著空曠坡地上一排排破舊的空屋，不禁疑惑地道。

身旁的卓元羽道：「不如我們幾個人一組，一間間潛進去瞧瞧。」

翟玉仔細的打量眼前破舊的紅磚屋宇，也有些懷疑地道：「大漢會的人會躲在這種地方嗎？」

「倘若他們要談論機密大事，這裏倒不失爲一個好地方。」卓元羽頗爲堅持。

翟玉見卓元羽肯定的模樣，不禁說：「既然你這樣說，咱們就過去瞧瞧。」

卓元羽望向川島花子，道：「妳覺得如何？」

川島花子朝四周警覺的看了看，終於同意道：「應該是這裏，不會錯的，事不宜遲，我們快點潛過去。」

「我們四個，各帶一組，找目標潛進去。」卓元羽盤算着道。

孫大郎畏畏縮縮的嚥了口口水，道：「不不不……我看我們還是一起行動，火力比較集中。」

「哼！什麼火力集中，你怕死就是了，還故意說得這麼好聽。」川島花子不屑的睨著孫大郎。

「妳……」孫大郎臉紅脖子粗的支吾著。

川島花子手上的武士刀微動，叱道：「我什麼我？」

卓元羽連忙勸解道：「在這節骨眼上，你們別鬧意見吧，不如我們分兩組，也好有個照應。」

翟玉忙道：「元羽，我跟你一組。」

「好，我們現在就過去。」卓元羽朝翟玉微點一點頭道。

隨即，卓元羽朝身後的部屬舉手一揮，半數人身形略蹲低，疾速的向前竄去。

川島花子眼見卓元羽和翟玉率人離去，不禁瞪視着孫大郎，嚷道：「還不快點！」

孫大郎揮手朝部屬示意，口中仍唸唸有詞，道：「眞他媽的惡婆娘！」

「你說什麼？」川島花子斥聲道。

孫大郎輕瞄川島花子一眼，吶吶道：「我什麼也沒說。」

說話間，他快速的領頭朝另一幢紅磚屋奔去。

這邊，卓元羽早已帶人衝進屋內。

屋子裏十分安靜，只有一名男子獨坐在廳中。

三花會的女殺手，個個手執長而銳利的武士刀，進入備戰狀態。

那名男子竟然絲毫沒有驚慌的神色，仍舊好端端地靜坐。

翟玉等人不禁疑團頓生。

「不可能這般沉著才對。」翟玉心中不斷的反覆思索著。

翟玉悄悄的靠近卓元羽的身旁，低聲道：「看這個情形，不是我們弄錯，就是他們已有埋伏。」

卓元羽反問：「那妳認爲我們現在應如何？」

翟玉一時被問住，他不知該如何，她隨即看看三花會的女殺手，再看看廳中獨坐的男子。

那名男子始終安然的背對三花會的人，好像根本就不知道已有人闖進一般。

翟玉一個心七上八下，雙眼謹愼的打量四下的動靜。

終於——翟玉緊抿著唇，銳利的目光朝三花會的女殺手一看，頭微微的用力朝廳中掃去。

三花會的女殺手，個個如狡兔般躍入廳中，將獨坐客廳中的男子團團包圍。

翟玉小心翼翼的進入客廳中，緩緩的走到那男子的面前。

却不知那男子正在專心的研讀著書本，根本就沒抬頭瞧她一瞧。

翟玉朝身旁的女殺手輕輕呶嘴角，謹愼的盯視著眼前的男子。

站在翟玉身旁的女殺手，會意的朝翟玉略點了頭，火速的用刀朝那名男子的書本一挑。

書本霎時輕如鴻毛似的，朝屋中的一角急速的飛去，再掉落。

坐著的男子，帶着微笑的緩緩抬起頭來，道：「怎麼來了這麼多位姑娘？我可是無福消受。」

「你……」方才用刀挑去書本的女殺手，手法快得驚人，猛地用刀朝那男子的頸項上架。

翟玉冷靜的用手阻止道：「別傷了這位先生，免得讓人笑話我們不懂賓客之分。」

持刀的女殺手極不情願地將刀收回，並狠狠的瞪視那名男子。

那名男子絲毫沒有畏懼的樣子，反而將背脊靠向椅背，雙手環抱胸前，默默的打量翟玉和三花會的女殺手們。

「不知諸位姑娘持刀闖入我的屋中，有何指教？」男子一臉狐疑的模樣，詢問道。

翟玉報以微笑，道：「我等是奉命來肅清大漢會那羣亂賊的。」

「亂賊？大漢會？」男子一臉苦笑的重複唸著。

「大漢會個個是愛國愛民的英雄好漢，姑娘怎麼會說他們是亂賊？」男子直視翟玉，等著她的回答。

翟玉先是怔忡了一會兒，隨即提高嗓音，朗聲道：「大漢會的人總是和我三花會作對，就我的立場而言，大漢會的人就是亂賊。」

「妳的立場？眞動聽！但是三花會是日本人的組織，我看妳是個道地的中國人，何以站在日本人的立場，來殘害自己的同胞？」男子神情肅穆的說著。

翟玉聽了不禁心頭怦然一驚，無言以對的看著眼前的男子，已不自覺的緊握粉拳。

站在翟玉身旁的女殺手山口秀子，猛然湊向翟玉，急道：「翟姑娘，別聽他胡謅亂說，他是想挑撥離間，可別上了他的當。」

山口秀子接著對那男子嚷道：「我們就殺了你，讓你不能再胡言亂語。」

山口秀子方一出口，武士刀便緊握雙手之中，猛地朝男子砍去。

那男子瞬即從椅子上跳起，再一個倒翻，穩穩的跳落在椅子後方，躲過山口秀子的攻擊。

山口秀子更爲光火，一個跨步向前，舉刀便欲再朝男子劈下。

翟玉赫然阻止道：「秀子，退下！」

山口秀子一看翟玉臉色鐵青，便悄悄的退到一旁，吭也沒吭一聲。

翟玉緊盯著男子，道：「不知先生該如何稱呼？」

男子整理一下衣衫後，淡淡的笑道：「我叫陳志恆，隨便妳怎麼稱呼也行。」

翟玉冷冷的道：「看陳先生這等身手，想必不是泛泛之輩。」

陳志恆靦然一笑。「中國土地如此廣闊，光是上海就有不少人，我又算得了什麼？」

「聽你這種口氣，倒挺像大漢會裏的人。」

翟玉開門見山的直說。

「哈哈哈！哈哈哈！元羽兄，看來還是咱們中國人比較聰明敏銳。」

陳志恆驀然轉身了，朝站在院中的卓元羽說道。

當陳志恆唸出卓元羽的名字時，在場的三花會者，莫不吃驚地將視線移轉到一直站於院中，未踏入客廳的卓元羽身上。

卓元羽泰然的挪移腳步，跨進了廳內。

「志恆老弟，沒想到會是你。」卓元羽緩緩走到陳志恆身旁，輕輕的拍了拍他的肩。

陳志恆笑道：「原本說好由其他弟兄過來，但我因爲太久沒看見你，所以便趕了過來。」

「南方那兒的情況還好吧？」卓元羽極爲關切的問道。

「嗯！」陳志恆點了點頭，回以誠摯的答案：「託元羽兄的洪福，一切都

還順利。」

在一旁的翟玉，臉色隨著卓元羽和陳志恆相互寒暄的內容，逐漸的轉趨蒼白。

翟玉驚訝而帶著顫抖的問道：「元羽……你……你們……」

三花會的女殺手們也不禁目瞪口呆，心中暗自感到一股不祥的氣息。

卓元羽抬頭挺胸，一副嚴肅的模樣道：「陳志恆是我的老朋友、老搭檔。最重要的是，我們都熱愛我們的國家。」卓元羽鄭重其事的說著。

山口秀子脫口而出，激動而略帶遲疑的問道：「這麼說來，你們都是大漢會的人？」

話一出口，卓元羽連忙大聲斥喝道：「秀子，不得胡說！」

「事實擺在眼前，不是我胡說。」山口秀子激動地辯解道。

「住口！」翟玉臉色極為難看，氣得朝山口秀子臉上摑了一巴掌。

三花會的女殺手們齊皆楞住了，又畏又有些不服氣地望著翟玉。

翟玉為自己唐突的打了山口秀子，心中莫名的歉意油然而升，却礙著眾人在場，不好當眾說些什麼，遂將視線轉向卓元羽。

她希望卓元羽開口否認。

卓元羽環視眾人一眼後，却篤定的說道：「我確實是大漢會的人！」

頓時，翟玉就像是被人狠狠地抽了幾鞭一樣，身子無力的倒退一步，不相信的猛搖著頭。

「不……不……這不是眞的，你不要騙我，這話不能亂說的……元羽……你快告訴她們這不是眞的……這不是眞的……」

翟玉扶住身後的椅子，不敢相信的搖著頭，全身顫抖的乞求著，眼中不斷呈現無助的神情。

「我想我已經說得非常清楚，我以加入大漢會為榮。」卓元羽極其肯定的道。

三花會的女殺手們更是無法相信，個個不知所措的望著卓元羽。

就連被翟玉摑了一巴掌的山口秀子，頓時也緊閉紅唇，不知該再說些什麼。

「不——元羽你騙我……我不相信……」翟玉心力交瘁似的大嚷著，眼中晶瑩的淚水不停的打轉。

卓元羽二話不說，逕直的將身子背轉過去。

「元羽……」翟玉企圖再作無謂的乞求。

正當此時，陳志恆突然舉起雙手輕拍數下。斯時，大漢會的眾好漢，不知從何處閃了出來，有的持槍、有的赤手空拳，將三花會的女殺手們重重包圍起來。

山口秀子驚慌失措的四下張望。

「卓元羽，是你用計將我們引到這裏來？」山口秀子怒嚷著。

卓元羽轉身道：「你們既然想到利用孟石海那畜牲，我們只不過是將計就計罷了。」

山口秀子咬牙切齒的說：「卓元羽！你這個忘恩負義的東西，三花會待你如上賓，你居然這樣恩將仇報。」

卓元羽氣宇非凡的昂然回答道：「什麼忘恩負義？什麼恩將仇報？這裏是我們的國土，我生在這裏，長在這裏，對我有恩的是我的國家，不是妳們三花會。」

山口秀子狠狠的瞪視著卓元羽，叫道：「哼！算三花會的主子沒認清你，不過你別得意，三花會決不會輕易饒你的。」

卓元羽冷笑一聲，嘲諷的注視着山口秀子。

「我加入大漢會，早將生死置之度外，難道我還會怕妳們不成？」

卓元羽停了會兒，繼續道：「我若怕了，就根本不會到三花會作臥底。」

陳志恆極有信心的補充道：「最主要的是，妳們的三花會也逃不出我們的掌心。」

三花會的女殺手們一聽，各人的臉色頓時呈現一片死白。

「你們用調虎離山計！」山口秀子恍然大悟的盯著陳志恆。

翟玉仍舊一臉的不信，口中不時的喃喃自語，道：「不……不可能……」

卓元羽眼神帶著極其肯定的答案。「翟玉，妳們最好棄械投降，我們仍舊可以一起為國家效命。」

翟玉的眼眸閃爍不定的望著三花會的女殺手。

「哼！姓卓的，你休想！」山口秀子大聲的暴喝道。

陳志恆不禁搖頭苦笑道：「唉！世人眞奇怪，怎麼都喜歡吃硬不吃軟？」

「你們該死！」山口秀子話未說完，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舉起武士刀，直朝卓元羽的方向掃去。

「不——」翟玉雙眼圓睜，失聲驚吼，身子飛快往卓元羽的身前擋去。

「啊——」翟玉撲到卓元羽身前時，恰巧山口秀子的武士刀揮掃而至，不偏不倚的從她背脊砍下。

事出突然，眾人都來不及阻止。

陳志恆連忙拔槍，扣下扳機，朝山口秀子開槍。

「砰」地一聲。

山口秀子胸前頓時開了一個鮮紅的血孔，鮮血汩汩而出，她的嘴張得極大，手仍不住抖動的指向卓元羽。

未幾，山口秀子便傾倒地上，動也不動一下。

三花會的各女殺手看了這一幕，不禁將生命豁出，彷彿拿出忍者的精神，舉起武士刀見人便砍。

大漢會的好漢們，無論手上是否有傢伙，均不猶豫的湧出拚搏。

一時間，桌子、椅子被掀得七葷八素。

屋內刀聲、槍聲、哀嚎聲俱同時

大作。

「翟玉——翟玉……妳……」

卓元羽動作奇快，連忙將翟玉抱離客廳，朝屋內的房間竄入。

「翟玉，翟玉妳要堅持下去，我這就從後門帶妳去就醫。」卓元羽一面擔憂的對翟玉說着，一面也加快腳程跑著。

翟玉艱澀的道：「元羽……元羽……沒有用的，你快放我下來吧。」

卓元羽不禁停下腳步，緩緩的將翟玉小心翼翼的放了下來。

翟玉斜臥卓元羽的懷中，艱辛的仰著頭看著卓元羽，哽咽道：「為什麼你不……告訴我……」

卓元羽心頭一震，不敢直視翟玉，遂連忙將頭轉向另一旁。

翟玉兩行淚水霎時落下。「元羽，不要避開我的眼光……你並沒有……沒有欠我什麼……」

卓元羽輕咬嘴唇，深吸一口氣後，再次將視線移至翟玉的臉上。

「妳根本不必挨這一刀。」卓元羽愧疚的低沉道。

翟玉輕緩的搖頭，右手不禁艱難的舉起，輕輕摩娑著卓元羽的臉龐。

「不要這樣……是我自己願意的……與你無關……能為你而死……我死而無憾……呃……」翟玉臉龐一皺，硬生生的嚥了口口水。

卓元羽眼眶微紅，聲音有如哽塞，啞聲道：「翟玉，我何德何能，讓妳為我如此？妳……妳眞傻。」

說完，卓元羽的淚珠也禁不住奪眶而出，緊緊的抱住翟玉。

「聽了你這番話……我縱使到了九泉……也值得了……」翟玉無力的細說着。

卓元羽連忙阻止道：「快別這麼說，我現在就帶妳去就醫。」

卓元羽邊說邊想站起身子，抱翟玉去就醫。

翟玉無力的手指，緊揪着卓元羽的衣袖，搖着頭說：「來不及了……來不及了……你有這番心意……就夠了……在我臨死前……讓你明白我的心意……已經足夠了……」

翟玉的雙眼，此時已漸漸縮小，像貪睡的嬰孩不想張開眼睛似的。

卓元羽輕拍翟玉的面頰，緊張的喚着。「翟玉，翟玉——妳要支持下去。」

翟玉勉强的微張雙眼，含着笑意的道：「你說的沒錯……我們都是中國人……本來就該為國盡忠……我……我明白了——」

翟玉終於嚥下最後一口氣，垂躺在卓元羽的懷中。

「翟玉……翟玉……」卓元羽輕搖着翟玉，低沉的喚着。

卓元羽見翟玉一動也不動，不禁緊張的搖晃道：「翟玉……翟玉……」

陳志恆不知何時來到房中。「元羽兄，她已經死了。」

瞬間，卓元羽整個人癱坐在地上，像失去魂魄似的，凝視着翟玉。

好半晌，方才緩緩的吐出：「翟玉，妳明白得太遲了！」

陳志恆道：「元羽兄，有這麼一位姑娘這般對你，也就足夠了。」

卓元羽又低頭看了翟玉的面容一眼，道：「自從我入大漢會後，就決心不談男女私情，雖然我知道她對我一片痴心，但……誰知她最後竟因我而死。」

「或者這就是天命。」陳志恆淡淡的說道。

卓元羽緩緩站起身來，清清嗓子低問道：「那一邊的情況怎麼樣？」

陳志恆欣喜道：「剛才吳峯派人來報，那一邊也解決了。」

卓元羽點點頭，期盼道：「相信大鬍子及邵兄弟也將順利成功。」

壯碩的吳峯突然急急奔了過來，臉上不但沒有勝利的笑容，反而是一臉的愧疚。

「吳兄弟辛苦了。」卓元羽鼓勵似的拍拍吳峯肩膀。

「卓兄，我……我他媽的眞是個笨蛋。」吳峯莫名的咒罵自己。

卓、陳二人不禁狐疑的問道：「怎麼了？你們不是也制伏了三花會另外兩批人手？」

「那兩批人雖然逮住了，三花會全軍覆沒，卻……卻找不到川島花子和孫大郎那龜兒子的踪跡。」吳峯氣喘吁吁的說道。

「那兩個貪生怕死的傢伙，一定是丟棄自己的手下，獨自逃命去。」卓元羽不屑地哼一聲道。

* * *

夜深。

三花會門前，兩名女殺手戒備地四處逡巡。

今晚星月無光，四處一片漆黑，天氣異常的沉悶。

她們兩人，似乎可以自燥熱氣息中，嗅到一股微微不安的氣氛。

灌木草叢唏唏嗦嗦作響不已，使沉靜無風的夜晚，顯得魅影幢幢。

兩名女殺手目露精光地眺望四下，右手不約而同地撫向腰際的武士刀刀柄。

然而，一切又歸於寂靜。

淚女對望了一眼，收回手，稍稍鬆了口氣。

就在此際——一道如鬼魅般飄忽的身形，突自牆角閃了出來，從其中一名女殺手的身後襲擊而來。

另一名女殺手一回頭，將一切看在眼底，不禁大叫道：「小……」

那女殺手話未說完，突覺一陣寒氣，使得全身汗毛聳立，一截冷硬的槍管正抵着她的腦際。

兩名女殺手同時被制服。

大鬍子一揮手，帶領着數十名大漢會同志，衝進三花會，唐菱及丁樂也在其中。

（未完．二）

龍虎風雲（上）

三期完俠情故事／樊中奇·文

可飛·圖

巧妙安排　存心嫁禍

秋風蕭蕭，細雨愁愁，天低低的，緊緊壓在人心頭，大地深沉灰暗，看不出丈八遠，這是初更天，大街上已罕有行人，似隱若現在暗影中的那兩盞「岳家（龍記）船貨行」的八尺大燈籠，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輝，昏慘慘地，遠遠看來絕似兩團鬼火在搖曳着、擺動着，發出「吱吱」單調而使人聽了毛骨悚然的聲音。

沙！沙！沙！硬底靴子微擦地面細砂的步履聲，由遠而漸漸近了「岳家船貨行」後側的彎巷，終於隱無踪跡。

這時，那兩團鬼火般的大燈籠下，閃過了一條由岳家船行中出來的人影，人影快過流矢，詭譎如同幽靈，飄呀飄的，飄過了那條彎巷！

彎巷中極暗的地方，突然有人陰森森的開口道：「什麼人？」

幽靈般的人影停步低聲答道：「光陰過客，閣下是……」

「不必多問，你祇能回答問題！」

「這……」

「你不服？」字重如山，聲沉若雷！

幽靈般的人影一抖，道：「日月無光。」

彎巷暗影人嗯了一聲道：「天昏地暗。」

在兩句怪異答問下，暗影和幽靈合於一處。

暗影不帶半絲熱氣的問道：「事情順利乎？」

幽靈答話恭敬，道：「托福如意。」

暗影嘿嘿的笑了，說道：「該出場的人幾時可到？」

幽靈道：「準時到達。」

「我要聽詳情，講！」

「是，出場的人，不會誤限誤事，在下安排他們走在黑虎幫少幫主後面，然後乘機下手！」

「這是好主意，祇盼你能言行如一，那就功莫大焉，但若萬中一誤的話，你該明白，沒人能維護你的安全！」

「在下明白，所以作此巧妙安排，使任何人也想像不到，保無萬一之失。」

暗影讚道：「很好，的確是十分高明妥當的辦法。記住，事成只算完成了一半，懂嗎？」

幽靈受讚，也嘻嘻笑了，道：「懂，斬草不除根，春風吹又生，何況那條『小銀龍』據說要比這條『莽金龍』還狠辣上五分，怎能留他活命？」

暗影鄭重地道：「你錯了，那條小銀龍，不是什麼『據說』，是事實，他破長白、挑黑水、戰七雄、斬五霸。聽清楚，他連寸鐵都沒有使用，若是宰了大的，留下小的，嘿嘿，那就等於留下追命奪魂的閻王爺。」

幽靈恭敬地說道：「是，您放心，在下仍能安排這次『暗算無常死不知』的！」

暗影冷冷地嗯了一聲，道：「希望你能，現在你可以走了。」

幽靈恭敬一聲，轉身舉步，又飄呀飄的飄出彎巷。

＊　＊　＊

正二更，黑雲低壓眉尖，天黝黑，伸手不見五指。

一個魁偉的大漢，出現在「岳家船貨行」大門外，他三十稍過的年紀，濃眉環眼目光閃輝，有些威嚴。

他在門口微一停步，接着邁向石階，兩名守門壯漢自黑影中走出，橫臂相攔，魁偉漢子沒等壯漢詢問，立刻抱拳拱手道：「煩請兩位大哥，上陳貴幫岳幫主一聲，就說黑虎幫雷猛，代父赴約，拜會岳幫主來了。」

「請稍候。」左側壯漢轉身奔向內院。

利那，壯漢返回，向雷猛拱手道：「敝幫主恭請雷少幫主移駕內廳。」

雷猛微笑作答，抱拳為禮，但步進了岳家船貨行，他並未回顧，因此，並不知道岳家船貨行大門口，時已聚集了十數名武林人物。

十多名武林人物中，一個半百老者似是首腦，當雷猛背影剛剛消失在巨大的「隱避牆」後時，他笑對守門壯漢道：「這位大哥，我們可以隨着敝少幫主進去嗎？」

壯漢怎料及他，點頭道：「當然可以，請，到了裏面自會有人照應的。」

老者笑謝，率衆坦然而進，奇怪的是，這隊人物中，竟還雜着一個不足十歲的孩子。

雷猛尚離內廳數丈，已由內廳中傳出「金龍幫主」「奪命金龍」岳震天的開朗笑聲，接着，一位看來年紀不過三旬稍過，模樣十分英俊挺拔的中年人，隨開朗笑聲出現在內廳門口，雷猛加緊腳步，拱手為禮道：「雷猛給岳幫主請安。」

岳震天大步下階，雙手箕張，緊握住了雷猛的雙臂，一陣搖晃，哈哈又笑着說道：「雷老弟，何又來這一套啦？若再客氣，就躭誤咱們的交情了，裏面請！」

雷猛才待舉步，眼前一亮，一位美艷嬌媚、無與倫比的佳人，蓮步款擺走出廳外，倚立於岳震天身畔，狀如依人小鳥，但她那烏溜溜的大眼珠兒，却瞟瞥在雷猛那雄壯的胸膛上。

雷猛頭一低，一咬牙，岳震天又待肅容，突然雙眉一挑，向雷猛道：「雷老弟，背後這些朋友面生得很……」

話沒說完，那不足十歲的小孩子，快三步的奔了上來，邊跑邊張開兩條小手臂，笑嘻嘻地，好甜，對岳震天高呼道：「岳叔叔抱我，抱我！」

一聲「岳叔叔」，叫得岳震天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話聲由是中斷，心念電轉，恍有所悟，記得曾有談及自己道義之友的老哥哥，那「黑虎幫」幫主「黑虎」雷聲遠的一件事情，說另有「金屋」暗「藏嬌」，多年啦，曾生過一個孩子，莫非此子……

他心中想着，雷猛也正聽了他那半句什麼「背後朋友面生得很」的話，轉臉回顧，果然，自己背後不知何時竟多了十幾個武林人物，微楞間，小孩子叫着「岳叔叔」奔過自己身畔上了石階，雷猛誤當背後那些人是岳震天的親友。

岳震天也錯料了事，小孩子可已跑上了石階，哎喲，小腿不知怎麼一絆，壞了，往地上摔去！

岳震天此時不容多想，閃身而到，伸臂把小孩子抱了起來，起身時，頭正抬，啊！恰好看到半百老者，一掌切在雷猛的後腦勺上，祇見雷猛身軀晃晃欲倒！

岳震天沉聲喝道：「好大的胆，敢在我金龍幫裏下手對我的貴客無禮，你們……啊！啊……」

雷猛在即將昏迷時，聽到岳震天說的這些話了，包括最後話聲突斷，變為淒厲無倫的兩聲慘號，他知已生變，可惜再難支持，噗通一聲，摔倒地上，人事不知。

＊　＊　＊

岳震天死了，據說死得慘極，「金龍幫」上上下下，人人披蔴戴孝，「奪命金龍」被人奪了生命，臨死時發生的一切奇變，像封上泥口的酒罈兒，半絲兒消息都沒洩露出來。於是，謠言紛起，奇怪與岳震天有結義之盟的三友，却祇哭守英靈之前，不說一句話、半個字！

＊　＊　＊

醒了，雷猛醒了！

眼一睜，竟是倒臥在自己「黑虎幫」的後門口，怪了！

他搖搖頭，摸摸後腦，後腦上腫了一道凸槽，他雖然醒了！可也糊塗了！

掙扎坐起，遠處射來兩道黃光，緊跟着一個人喝道：「什麼人？火速報上名來答話！」

話到人也矯捷趕到，是兩名勁裝人物，其中之一，咦了一聲道：「怪，這不是少幫主嗎？」

另一人扶起了雷猛，自後門回轉幫中。

雷聲遠前天受了些風寒，正在休養，今午接到了岳震天的請柬，相約二更稍過，在金龍幫中商談合營航運事宜，才諭令愛子雷猛，代表赴約，但他對商談結果，十分掛懷，曾問了幾次，因為雷猛尚未歸來，而作罷了。

巡夜幫衆後門救扶雷猛的事，誰敢隱瞞，報了上去，雷聲遠不顧肩酸背痛，立令召來雷猛，詳詢內情。

薑到[illegible]是老的辣，雷聲遠聽完雷猛的述說，面色立變，馬上召喚業已安睡的愛女漩姑，囑其看護乃兄，嚴守本幫重地，加派巡哨。他自己整裝徒手，率幫中七虎十二銀刀，飛騎馳

往「金龍幫」去!

晚了，他來得太晚了，「金龍幫」三友中的三爺李斌，在門前謝拒，紅腫的雙目，等於已經告訴了雷聲遠惡耗，李斌聲言幫主已遭不幸，內情複雜，敬謝任何人的弔拜，隨即緊閉上大門。

雷聲遠老淚縱橫，回到黑虎幫，一連下了三道令諭，第一道是：以後黑虎幫兄弟，外出不得帶有寸鐵，違則以叛幫論罪！二：途遇金龍幫幫衆，如遭侮辱，立即返幫，不得抗辯，不得動手，違者則死！三：七虎十二銀刀，日夜分隊巡察本幫內外，弟兄們外出，必須携有外出符牌，無牌者不得出大門一步，强自外出不憑符牌者，格殺!

漩姑心中極爲不服，在無人時，向老父抗言，雷聲遠長嘆一聲道：「傻丫頭，岳老弟死得寃，死得屈，出事那天中午，咱們接到的請柬，是假的，有人嫁禍並施一石二鳥之計。你哥哥人在金龍幫中遭暗襲昏迷，醒來安然無恙，人卻在本幫後門，說將出去，天下那個能信，由你大哥述說當時種種事情看來，兇手恰是隨你哥哥混進的，又走在你哥背後，丫頭，調個立場，你能不認定這是黑虎幫幹的好事嗎?」

漩姑傻了，驚聲問道：「爹，那咱們該怎麼辦呢?」

雷聲遠掃了愛女一眼，以一聲幽怨嘆息，當作回答。

* * *

人死入土爲安，岳震天死了，但沒入土!

一口水晶棺，使用了防腐藥，使屍不腐、不變，停放在內正廳上，四面緊圍着黑絲厚幔，每面八名幫中兄弟持械嚴守，若有所待!

* * *

寒霜染白了大地，刺骨勁風令人寒顫，一雙銀絲蟠龍快靴，登在亮銀鐙上，隨那疲憊的玉駒四蹄起落擺動着。

數千里奔波，心胸中一團復仇烈火，使名震白山黑水、年僅二十五歲的小銀龍，獨騎入關，闖進中原!

到了，昏沉天際，隱約現出一道人影，白龍駒上的岳震宇，綽號小銀龍，嘴角掀起一絲殘酷的獰笑，當他接獲三友報的惡耗時，連片刻都沒躭誤，催馬加鞭，離開了他的「銀龍幫」!

他發過誓，血債血還。有一個，算上一個。他哥哥是怎麼死的?兇手、主謀、餘黨，也要非死不可。他要辦到這一點，他自信一定能夠辦到!

不過，他也曾默默祈禱過在天上胞兄的英魂，他要本俠義本色，不殺一個無辜，除非有人想謀害他!

想到「有人會圖謀自己」這件事，他笑了，無邊冷酷，也是無邊凄凉，雁行折翼，苦痛何堪，他緊咬着牙，不止一次的告慰着在天的胞兄說，他會找到兇手、主謀。他會復仇，一定會報此仇恨!

白龍駒雖是「日行千里不見月，夜走八百天不明」的寶馬，雖是岳震宇素日最心愛的馬，但這次，他卻鞭之策之，日行夜趕，料不足，歇不夠，金剛也會磨層皮去，何況是匹馬?目的地是到了，白龍駒也搖搖欲倒了。

突然，半枯的青紗帳中，傳來聲響，聲音極弱，再加上黃昏時秋寒風緊，誰又能聽得清楚。

岳震宇毫未覺察，馬乏人疲，在「噗嗒、噗嗒」的蹄聲中，緩慢的晃過青紗帳的一半，驀地寒光疾閃，數十件歹毒暗器，分由四面八方射向了岳震宇一人一馬。

「哼!」岳震宇沉哼一聲，聲如春雷!

他雙目陡睜，閃耀生光!

看!他雙膝挾住了白龍駒，一人一馬凌空飛起，一躍三丈，蝟集的暗器襲空，白龍駒安然落地時，鞍上已失去了岳震宇的人影!

聽!青紗帳內，慘號聲起，一聲接一聲，腥血隨慘號飛濺，殘肢追腥血凌空，一刹那，聲停，人靜，白龍駒上又出現了岳震宇的身形。

他才待催馬，突傳亂蹄飛騰，由遠而近之聲，他笑了，佇立路中，等!等即將到來的送死的人!

人馬近了，爲首一人已揚臂高呼道：「前面可是震宇弟?」

岳震宇也認出了來者，是亡兄盟弟三友，率十騎來迎。

他和三友范威、高韜、李斌，分別已四年了。但形影未變，非常容易辨認，客套兩句，岳震宇立即轉入正題，手指馬後殘肢及青紗帳中斷屍，道：「辛苦三位，去瞧瞧內中可有認識的人?」

高韜笑道：「二弟放心，此事讓我來……」

岳震宇冷冷地哼了一聲道：「且慢，先兄死後，可有遺命令何人承接幫主大位?」

范威肅容答道：「幫主突遭不測，未能立有遺命!」

岳震宇一字字如金鐵交鳴般脆响沉重地說道：「很好，震宇對此有所聲明，在未能偵獲兇手、查明內情前，我要暫代此位，統施號令，三位可有異議?」

高韜猶疑未答，范威正要開口，李斌已搶先說道：「這是應該，怎會有異議?」

岳震宇掃了李斌一眼，再次轉向范、高二人道：「兩位怎麼說?」

范威笑了笑，說道：「這還用說?是順理成章的事。」

高韜也接話道：「我贊成。」

岳震宇頷首道：「好，名份既定，請各位按司職稱呼，現在可以去檢看死者了。」

李斌要去，高韜却道：「三弟陪着二幫主，這件事由我來!」

話聲下，已飛身殘屍堆中，在青紗帳內檢看起來。片刻後，他手中握着四件黑黝黝的東西走出，遞交岳震宇，道：「二幫主請過目，這是殘屍身上之物。」

岳震宇目光射向手中物，赫然是四塊「黑虎」鐵牌!

他劍眉一挑，道：「竟會是黑虎雷聲遠的門下?奇怪!」

高韜問道：「二幫主，這些人是……」

岳震宇道：「隱身青紗帳內，暗中偸襲我的下場!」

范威恨聲怒罵道：「他媽的，這羣東西的胆子，可……」

岳震宇突然接口道：「范司櫃，我記得飛柬報喪，是你的筆跡，可對?」

「是，是我寫的。」

「報喪遼東的事，有幾個人知道?」

范威道：「回二幫主，誰都知道，這怪我未能料及有變。」

「算了，今後司櫃處理事務，要加倍小心，先兄什麼都比我高明，就是太大意了些!」

三友悚然應聲，羣馬蹄動，大家撲奔「金龍幫」而去。

* * *

「范司櫃，是誰出的主意，擺酒接風?」

范威漲紅了臉，沒敢答話。

香風襲人，岳震宇不由回頭，劍眉一挑，話到了舌尖，尚未吐出，嬌聲已先他而發道：「二兄弟，這接風酒是我吩咐他們擺的!」

聲嬌人更嬌，正是岳震天身遭暗算前的剎那，那個偎依在他身伴的佳人，如今洗去鉛華，換上素衫，却越發覺得楚楚可憐的可人!

岳震宇被佳人的一聲「二兄弟」喊破虎胆，惶然退步，回顧范威道：「司櫃還不代我引見?」

范威道：「二幫主，這位是『媚娘』，幫主的『身邊人』……」

身邊人絕對不同於「未亡人」，岳震宇自是聽出端倪，表面上沒現形色，暗中却有難以描繪的痛恨!

引介已過，媚娘笑道：「二兄弟，可是我這席酒擺錯了?」

岳震宇沒抬頭，沉重的說道：「萬里奔兄喪，岳震宇吃不下這接風酒。」

媚娘一聲幽嘆，道：「二兄弟，聽說在途中幾乎遭了暗算……」

「不值一提!」岳震宇立刻封接了話鋒。

媚娘又嘆道：「二兄弟，你當我有這好的心情，擺酒接風?」

岳震宇哦了一聲，道：「莫不成這酒還另有名堂?」

媚娘哀怨的頷首道：「正是!」

岳震宇震聲道：「事關亡兄?」

「嗯!」

「如此……請!」

如此之後，岳震宇本要加個稱呼的，但無適當的稱謂可說，只好接上了個「請」字。

接風酒，飲盡酸苦，酒前話，陳述變情，是機密、話聲、酒香，隨岳震宇的一聲斷喝而終。

原來媚娘本是青樓清倌人，出身苦，命更苦，班主愛黃白物，接了黑虎幫少幫主雷猛的大把金銀，酒灌醉了媚娘，悄悄領進雷猛登床，天不作美，媚娘房中小婢不明所以，疑是偸兒，大叫大嚷，巧眞巧，雷聲遠宴客「雙彩樓」，貴客正是岳震天，樓傍「綺紅館」，呼叫聲震動了岳、雷二老，等分清內情，媚娘早已驚醒，雖未失身，却有餘懼，哭陳於地，雷聲遠怒責雷猛，岳震天願爲媚娘贖身，於是，媚娘鐵了心，跟定岳震天，不求名份，不計得失，所爲就是那麼一個人。

岳震天遇難，適雷猛夜訪，兇手羣隨行雷猛身後，小孩子曾呼「岳叔叔」，不久後，雷猛亂中失踪，小孩子也沒了影兒，岳震天倒臥地上，雙目已失，眼眶中插着一雙遍體烏黑的五寸鋼針，也就是內情。

雷猛夜訪，可疑者一，何來孩童，可疑者再，兇手隨行在雷猛身後，是可疑者三，有人劫殺岳震天，可疑者四，遠因種在媚娘身上，近因可能互爭地盤，岳震宇斷喝聲中，有了決念!

* * *

拂曉，冷雲低，寒霧濃，行十丈，衣履已然半潮!

岳震宇一襲銀衣，腰橫蔴索，靴縫白布，一身孝服，在冷雲低霧中，挺起胸膛，大踏步直奔向「黑虎幫」堂口中!

「黑虎幫」總香堂口，座落在「沈莊子」的南側，正如巨虎之踞河海口，吞天靈地氣，得冒隆旺運。

岳震宇單人獨身，寸鐵未帶，立於「黑虎幫」總香堂大門口，先冷眼視察四方，好威風，好殺氣，春面含秋霜，銀聲泛紅光，一大步登上了花石階上!

二人四條硬臂膀攔住了進路，道：「是作什麼的?講!」

寒光一閃，八寸銀帖翻出，岳震宇並不開口，以武林中禮，左手五指輕扣自己右腕上，右手五指持帖，拇指下，餘四指在上，穩穩地往兩名守門壯漢面前一遞!

壯漢也沒有再開口，更不敢失禮，半躬着身，雙手接了帖，捧過頭頂，然後轉身大步兒捧將進去。

岳震宇暗中點頭，「黑虎幫」不愧爲當地與「金龍幫」並駕的大幫派，手下兄弟們，確是見過世面，甚有禮數。

銀帖送進，門前又多了三個人，手叉在腰間，用一種傲慢而輕蔑的眼光掃着岳震宇，內中一人嘿嘿兩聲，

道：「好樣的，眞叫俊！」

誇讚英雄人物，叫一聲「眞俊」，也是天大的侮辱，男子有不屈氣概，女子有嬌美風範，以俊稱男兒，叫岳震宇好難忍耐，但他却忍了下去，强忍了下去！

第一句沒出毛病，叫「俊」的小子第二句又來了，道：「活賽個老姑娘！」

「老姑娘」三字，放到其他地方，大概是指沒出嫁過了青春的「好女人」而言，換到當地，津沽一帶，却是另有講法，把「老」字當「小」而「美」來解釋，就沒有錯了。

直比岳震宇像個「美俊的小姑娘」，岳震宇沒有慍怒，又忍下了，那小子第三句又出了口，道：「白白淨淨，似個熟透的『小白梨』麼？」

岳震宇雙目暴射出殺人的寒光，正値大門裏面的一聲斷喝，「幫主親迎岳爺俠駕」，寒光暴歛，步履聲動，雷聲遠快步而出，漩姑相隨於後。

大門口，岳震宇抱拳躬身道：「武林末學，遼東銀龍幫岳震宇問幫主金駕安康！」

雷聲遠笑着扶起他，道：「雷聲遠得會老兄弟，不虛此生。」

客套已畢，肅客正廳，落座獻茶，雷聲遠不待岳震宇開口，首先說道：「岳二弟，不論你有什麼事和話，可能容我先辦件私事後再談？」

岳震宇道：「敢不恭從前輩令諭？」

雷聲遠微一皺眉，回頭揚聲說道：「召刑堂司規！」

刑堂司規是七虎中的老五，「雙翅虎」齊東山，他聞召報名入內，躬身肅立，靜待示下。

雷聲遠冷冷地說道：「你可曾聽到那些侮及岳幫主的話？」

齊東山道：「屬下等已查實，是七弟手下的焦剛！」

雷聲遠沉聲道：「辱客於前，敗幫規於後，說，該如何刑？」

齊東山道：「斷一肢、殘舌！」

雷聲遠厲聲道：「就廳外驗身施刑！」

齊東山恭應，焦剛已被拖到廳外，正是剛才那口沒攔遮的那小子。銀刀飛，左臂失，輕匕動，三寸斷，廳內外鴉雀無聲，直到焦剛被拖走，仍無一人敢喘大氣！

驀地，座上的岳震宇，哈哈哈發出一陣震天狂笑！

百數十隻眼，都不由怒瞪在岳震宇身上。

岳震宇視如未見，侃侃說道：「好威嚴的幫規，賞罰分明，只可惜若能早些提訓，不使他們那般狂妄，則比事後加刑，又高明多了！」

這話雖是實情，却傷了黑虎幫上下所有人的心！

漩姑首先不耐，杏眼一翻，尚未開口，座中雷聲遠已冷冰冰地說道：「誰敢慢客，老夫將親手刄之！」

漩姑硬生生把已到舌尖上的話，給吞回口中，其餘的人自更噤如寒蟬，作聲不得。

岳震宇暗服雷聲遠規嚴威尊，表面上有心冷嘲的說道：「雷前輩位尊威盛，規嚴法隨，不論所判是或否，皆得令出必行。若是亡兄得能如此，又何至爲宵小所乘，慘遭不測！」

又是一句諷言，雷聲遠無動於衷，坦誠眞摯的說道：「提及岳賢弟不幸事，內中有些詭秘事，老朽正要開誠與岳二弟你一談。」

岳震宇哦了一聲道：「所謂詭秘事，可是指雷猛兄適巧拜訪，後突失踪，或是有關可憐弱質的媚娘呀？」

這兩句話夠重，大有直指雷猛主謀，令人行兇之意。

漩姑惱了，不由抗聲道：「岳幫主，天下事，不能憑一己之念而下斷定，家父剛剛正爲這些，要向岳幫主解釋，內中所謂的詭秘，非岳幫主所能想像！」

岳震宇冷眼掃過漩姑，一笑作罷。那笑意內，誰都能夠看出，是存了「不與女子鬥」的嘲弄。

漩姑尚要開口，雷聲遠沉聲喝道：「爲父在座，那有你說話餘地？還不後站？」

漩姑不敢抗命，恨恨而退於父身後，但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却直盯着岳震宇，不忿不服之意，現露無遺。岳震宇十分乖巧，視若無睹。

雷聲遠接着說道：「岳二弟，你當眞誤會到猛兒？」

岳震宇坦然道：「末學不敢相瞞前輩，少幫主當日的行爲，實在太令岳震宇難解，就算巧合，也未免太過巧合了些吧！」

雷聲遠道：「岳二弟既已存此意，老朽再若多言，就是『失言』了，不過，老朽此心可證日月，信否任由岳二弟了。再者，老朽發覺，令兄遇刺事，內情複雜，有人存嫁禍江東之意，並行一石二鳥之計，此非無的放矢，盼岳二弟能冷靜的三思再想。」

岳震宇笑道：「先兄與前輩交深一節，晚輩知道，其餘因未目睹，只有存疑，說到存疑，晚輩現有一事，正想請教前輩，望能坦誠賜示。」

雷聲遠道：「老朽知則言，言必盡實！」

岳震宇探手囊中取物，黑虎七弟兄及漩姑，不由人人向前一步，暗護住雷聲遠，岳震宇裝作未見，攤手處，四面虎牌扔於几上，道：「前輩過目，這可是貴幫的虎符牌令？」

不用細看，雷聲遠已知符牌眞僞，十分冷靜的對岳震宇道：「岳二弟，老朽現在要說幾句話了，但望岳二弟能容我說完，更盼能沉着冷靜的分辨是非。」

岳震宇眞的冷靜了下來，冷靜到連話聲都透出寒氣，說道：「是，晚輩

從命，但求解釋得合情合理。」

雷聲遠沒有答話，却回首揚聲道：「齊東山何在？」

齊東山聞喚而出，躬立聽諭。

雷聲遠道：「將現在廳中的每人領用符牌呈上，然後去取總簿名册，快！」

岳震宇心頭一驚，急忙道：「且慢，晚輩也在遼東開山設堂，立櫃授徒，不能不知仁義所在，這總簿名册，晚輩不敢妄窺。」

雷聲遠哈哈的豪放笑道：「岳二弟見外了，若不如此，不足釋疑，所以……」

岳震宇道：「不，只要前輩話說出口，晚輩則深信不疑！」

雷聲遠突然長嘆一聲道：「有件事，只怕岳賢弟尚未能夠通知二弟，遠在半年多前，老朽曾與岳賢弟秘密聚會於『楊柳村』鎭，已定原則，龍虎二幫，合而爲一，定名『雙義』，下設『龍、虎』二堂，以應外患，而結堅城，老朽虎幫名册，岳賢弟早已過目……」

岳震宇接口道：「外患何來？」

雷聲遠說道：「其來源，尚未偵知，但已發現不少身懷罕世奇功的外鄉人，時時往來的，有所圖謀。」

岳震宇以一聲淡笑，和一個「哦」字，表示出他難以相信的心意。

雷聲遠沒有反問，故作不解。

沉默了刹那，齊東山已將在場者身畔符牌收齊呈上，它竟和岳震宇取出的四面，完全不同！

雷聲遠此時手指岳震宇取出的符牌，道：「岳二弟，這種符牌，是虎幫在岳賢弟身遭不測前用的東西……」

岳震宇接口說道：「前輩如此說來，牌是眞的了？」

雷聲遠搖頭道：「不，它是假的，僞造的，但也是眞的，僞造到已和眞的完全相同……」

「此乃奇談了，若僞造到一切全同，請教前輩，又如何去分它的眞僞呢？」

「老朽能分辨出來，別人當然不能。」

「敬問其詳。」

「符牌有號數，僞牌號碼與總名册不符，這也就是老朽堅請岳二弟一覽名册的緣故，也正因有這名册，才足証明陰謀之士，一切雖作最巧的安排，仍然留下了漏洞！」

岳震宇僅僅頷首，沒有答話，這道理十分簡單，雷聲遠說的固然有理，但這陰謀之士，若就是虎幫中人的話，自然會留個漏洞，在必要時，譬如現在，這個漏洞就可取爲釋疑之用。

雷聲遠是老江湖，睹情暗嘆，岳震宇對虎幫誤會已深，斷非一時間，三言兩語所可能改變觀念的了。他並不怕岳震宇誤會虎幫，是怕中了陰謀者的詭計，使兄弟操戈，令親者痛，而仇者快！

不管岳震宇態度如何，雷聲遠仍然繼續解釋着道：「在岳賢弟出事後，老朽推斷心有所疑，曾下三令，並秘密收回所有符牌，換上如今所用的這一種……」

岳震宇接話道：「晚輩懂了，前輩眞是用心艮苦，只是先兄出事前刹那，少幫主適巧深夜往訪，眞的是太巧……」

漩姑忍不住，把內情說出，更取出一紙信束，交岳震宇過目，正是當日中午，岳震天具名相約雷聲遠的那封信。

論字，八分像眞跡，稍草了些，岳震宇此時方有兩分相信黑虎幫並非殺兄的主謀，但對雷猛的疑念，仍未盡釋，於是，話鋒一變，隨口問道：「對了，怎麼未見少幫主的俠駕？」

雷聲遠道：「因滄州有事，派去處理，三五日內，必可歸來，歸後老朽當令其回拜岳二弟。」

岳震宇聞言已有打算，微笑以應，隨即告辭。雷聲遠親自送出大門，互揖而別，但彼此心中，皆十分明白，未來吉凶，難以料斷，全是心事重重，方寸不安！

* * *

深夜，仍然是那條「岳家船貨行」後側的彎巷中，極暗下，難見人影，只聞低低話聲！

一人道：「事有八分了，小銀龍自黑虎幫回來後，日夜巡行自滄州返津沽的必經路上，我推斷，一場龍爭虎鬥，是在所難免！」

此人聲調好熟，正是那幽靈般的人兒！

又一人，是那暗影，冷冷地接話道：「你的推斷豈能相信，你曾說過安排個『暗算無常死不知』，結果呢，枉送上八條漢子，哼！」

「這您可要躭待，沒想到，這條小銀龍那般扎手的。」

「哼！我記得曾警告過你！」

「是！是！兩件事，我只辦成了一件，不過……嘻，那也不容易了。」

「少得意，你有什麼好辦法，說！」

「辦法不是沒有，但是您必須出頭才行。」

「講下去，講淸楚！」

「我想，當龍虎相爭的時候，你暗中下手，不論能除掉小龍，或是小虎，全可收『借刀殺人』之功！」

「辦法可以用，不過，你別太小看了雷黑虎，他是條老狐狸，就算死的是小虎，他也不一定會明鬥小銀龍的。」

「不錯，可是，您別忘了七虎等人，小虎當眞一死，那丫頭怎肯就此作罷，必報殺兄之仇，七虎又豈能坐視，於是結果嘛……嘻嘻……如我所願矣！」

暗影沒有接話，似在沉思此計是否可行。

幽靈接着又說道：「您請三思，這辦法有百利而無一害。」

暗影說道：「我可以答應你到時候一定會去，但並不一定出手，除非我能一擊成功，否則，打草驚蛇，就得不償失了。」

幽靈諂笑道：「那是當然，其實您祇要伸手，就憑這一龍一虎，還不是死定之數？」

俗語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這暗影中人實叫難弄，幽靈人物好好的一句恭維話，竟惹翻了他，他陰陰地冷哼一聲道：「我要是有這份把握，要你何用？哼！」

幽靈馬屁拍在了馬蹄上，連個哼哈也沒敢出。

暗影話鋒一頓後，接着又道：「其他工作進展如何？」

幽靈道：「正按計劃進行，俗語說『慢工出細活』，雖多些時日，但成功可期。」

「哼！你這是想掩飾什麼？」

「沒有呀，沒有什麼好掩飾的嘛！」

「沒有？你別認爲我在暗處，就當我什麼也不知道，雷老兒那兒，你安插的內線可有消息嗎？」

「您眞聖明，沒有消息送出來，雷老兒他媽的精靈超過了猴兒，我那內線身份又不夠高，連大門也沒辦法走出來！」

暗影冷冷地一笑道：「這才對，辦好了，就是辦好了，沒辦到的，就直說沒辦到，再要方的圓的堆在一塊兒數着玩，可別說我不懂你有苦勞！」

幽靈連聲應是，暗影沉默下來。

片刻之後，暗影似是想起什麼事來，又道：「那座秘案的工程如何了？」

幽靈道：「再有十天八日就會好了。」

暗影嗯了一聲道：「有人注意你的行動嗎？」

幽靈聞言一驚，不由問道：「您可是有什麼發現？」

暗影突然笑了，道：「一連兩晚，你全沒在自己臥房中睡覺，到那裏去了？」

幽靈放落懸心，道：「是在……」

奇怪，他竟沒有把話說完。

暗影突然伸手一拍他的肩頭，道：「這兩夜，滋味如何？聽人說，她那套玩意兒，是萬中選一，對不？」

幽靈恍然大悟，道：「這難說，要自己試過才行。」

暗影打蛇隨棍上，道：「捨得？」

幽靈故作的大方，道：「這是什麼話？您要是有興緻……」

暗影嘿嘿一笑，說道：「興緻嘛……是有，不過……」

拉長了「不過」二字的尾音，使識趣的幽靈很快接話道：「現在可好？」

暗影搖頭道：「今夜太晚了，明天吧，初更，你房中會，祇是太偏勞你了。」

幽靈打個哈哈道：「不不，這事要您自己勞動的。」

暗影被這句話引笑了，再次拍拍幽靈肩頭，說了句「明夜見」，身形一閃，消失無蹤。

幽靈目送暗影消失於陰森的夜色中後，突然仰頭天際，幽幽嘆息出聲，好漫長的一聲嘆息，似欲把胸膛的一切抑鬱憂悶掃空。

他的頭低了下來，接着又是一聲長嘆，緩緩無力而沉重的拖步向前，邊走，邊以低如耳語的聲調道：「唉！我這是貪圖些什麼？」

彎巷空了，三五戶緊閉着五顏六色門，一堆堆枯草殘丸碎石，朽木斷磚，死寂寂地不見活物。

驀地「吱」的一聲，一條汚穴鼠，從一堆高及人膝的碎石磚瓦中橫竄出來，一溜無踪，接着一條人影，自碎磚石後站起，彈彈衣衫上的塵土，悄沒聲的，緩慢而試探着出巷而去。

這人走出彎巷，步履變重，坦步由「岳家船貨行」高挑着的兩盞大燈籠下，走進大門，燈光映影，竟是李斌。

李斌自彎巷走出，到步進大門，全沒脫過一個有心人的監視，不過，李斌却並不知情。

天下事往往庸人自擾，但也多巧合，就在李斌由彎巷回轉「金龍帮」所設「岳家船貨行」的總香堂後，可巧，岳震宇從街頭一端出現，他是佇立大道之上，等待雷猛，等空之後轉回，最近兩天，早、晚兩趟，成了他日常功課。李斌從彎巷走出的事，岳震宇並沒有看到，他祇是見到李斌在大門燈下的形影，心中毫無疑念。

妙的是，那位監視李斌的有心人，却想了歪事，認定李斌走出彎巷等情形，已被岳震宇發現，疑心生暗鬼，再加上天性涼薄，和一項有我無人的作爲，這有心人頓時起了下論李斌是否動疑，也必須立刻殺之滅口，寧可殺錯，不能留下這個惹禍的種子！

李斌住在內宅的西樓上，至今未有家室，由一名童兒伺候，今夜歸來，心情沉重，既怨自己爲何這般滋事好奇，又恨對方因何故如此毒辣陰狠，如今本可坦然的心胸和平靜的腦海，却狂興波瀾，事態的嚴重，他非常清楚，想及當初，自己獨行江湖，爲了年輕好勝，也爲了行俠仗義，竟不顧一切後果，揭發了江南名捕，人稱「仁義君子」簡璞田的僞善惡跡，簡璞田終於爲同道迫死，而自己也被簡氏子弟逼得走投無路。

一次陷入對方陰謀之中，以「殺官」罪名，在津沽被捕；多虧平素陌生的岳震天，力挽狂瀾，救自己於不死，並結義盟，創「金龍」一帮，如今恩兄遭難，自己已心中發現了眞相，以情以義，都該立刻通知岳震宇。但這樣一來，慘變立生，後果實是自己所難以担當，若故作不知，心田怎安，焦燥煩悶之下以酒澆愁，醉休醉休。

斤半酒下肚，忽聞叩門聲，沒多想，起身開門，門啟三寸，祇見他面色陡變，雙唇顫抖着，竟難發聲，胸口上，一柄尺半匕首，已透心而過，昏沉下，耳邊聽到熟悉透頂了的話聲道：「別怨誰，你死在太多管閒事上，來生仍能爲人，千萬別忘了這次教訓，少蹓別人的脚印，夜深黑巷，更去不得，嘿嘿……」

李斌雙手從門沿上滑落下來，死在房中近門口地方，他那名童兒，已先他一步走上斷魂台上，他們死得寃屈，死得不值！

岳震宇接獲惡耗時，天已五更，他冷靜的檢視過李斌的傷痕，並將那柄匕首，攜回房中，對李斌遇刺而死的事，他一言沒發，范威和高韜，却淚一把，哭一聲，恨恨地直指兇手爲「黑虎帮」中的高手，岳震宇沒有批評半個字，整頓了一下衣衫，躍上白龍駒，馳出「金龍帮」。

* * *

陰沉了幾天的低雲，被昨夜三更後捲起的狂颼，吹散了，也吹高了許多，騰躍而出的金輪，金黃色的光芒，透穿低空，射臨大地。

風由疾漸緩，但仍能使人感覺到透骨冰寒，遠遠的大路上，馳來一騎，馬體通黑，額前一撮白毛，毛長數寸，順風擺動，馬上人，正是那由滄州公幹歸來的雷猛。

雷猛到滄州處理事務，尚未完全辦妥，但在接獲嚴父令人快馬傳到的「速歸」諭令後，問知內情，立作歸計，日間令來人報歸期，他三更動身飛騎而返，如今，已近津沽入口。

雄偉彪悍的雷猛，在外表上看來，是屬於粗獷的典型人物，快意恩仇，口沒遮攔，想到就作，敢作敢爲，極易墮入圈套。其實，他幼承嚴父家訓，更拜得名師，是位磊落豪放、胆大心細的少年高手，遇事從不莽撞，脾氣稍躁，這是他的短處。

當接獲嚴父催歸諭令，問明來者，岳震宇銀帖拜山等詳情後，已拿穩主意，要和岳震宇解說清楚當日事，並願與岳震宇坦誠相向，共偵主兇之謀。

旭光金輝日，他突見遙遠的前途上，出現了一匹雪白的龍駒，並隱隱看出，馬上也是一襲銀影，心中一動，暗忖道：「莫非是他？」

相向而行，飛馳奇快，瞬間，已僅距五丈，雷猛勒韁，烏斑豹馬長嘶停蹄，對方白龍駒恰好勒住，二人在兩丈不到的距離見了面。

白龍駒上正是岳震宇，首先開口道：「閣下可是黑虎帮少帮主雷猛？」

雷猛一笑，坦然說道：「是我，朋友是『小銀龍』？」

岳震宇冷冷地說道：「不敢當，在下岳震宇，恭候大駕多時了。」

雷猛發現岳震宇神色嚴肅，話鋒陰冷，暗中皺了皺眉頭，說道：「請問朋友，等待在下雷猛，有何見教？」

岳震宇直接了當的大聲說道：「岳震天，是先胞兄！」

雷猛嗯了一聲道：「雷猛知道！」

岳震宇道：「少帮主知道的話，似乎應該有什麼表示才對！」

雷猛不解，道：「應該有什麼表示？請問，岳兄究竟有何所指？」

岳震宇說道：「少帮主，非讓在下問出來不可嗎？」

雷猛有些不悅的說道：「這當然，雷猛一個粗魯漢子，打不慣啞謎！」

「哼，少帮主既然這麼說，恕在下不客氣了，在下是爲胞兄遇刺事，向雷少帮主你詢問個明白，希望……」

「岳朋友，雷某已知朋友銀帖拜山的事，有關令兄不幸等情，相信家父已有解答……」

「不，少帮主，令尊是令尊，你是你！」

「這話什麼意思？」

「亡兄身側，有位媚娘，聽說，與你少帮主很熟悉……」

「那段事早過去了！」

「少帮主請聽下去，媚娘的事是過去了，我岳震宇兩脚剛剛踏上津沽，就有人羣起刺殺，這事也過去了，亡兄死前刹那，少帮主曾大駕金龍帮，當然，此事也過去了，不瞞少帮主說，岳震宇萬里關山，就爲了這些已經過去的事而來。」

「好吧，你問，我知必答！」

「少帮主，恕岳震宇狂妄，『知必答』恐怕還不夠！」

「哦，那你要怎樣才能滿意？」

「知必答，答必盡實。」

「岳帮主，雷某知道你『小銀龍』的威名，曾令遼東山搖地動，但你若侮辱雷某的人格，任你是座油鍋，雷某也敢走走，也敢動你！」

「好話，這才不愧是黑虎帮的少帮主！」岳震宇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少帮主，岳震宇爲剛才的話致歉，敬請坦誠以答所問。」

「可以，你問吧！」

「亡兄在死前刹那，少帮主往訪，究係所因何事呢？」

「很抱歉，閣下問錯了題目，那夜是家父於午間接到令兄柬召，適家父患病，諭令代行，據令兄柬上所寫，商談兩家聯合經營航運之事。」

「少帮主是一個人去的？」

「不錯，一個人。」

「如此說來，那十幾名兇手，不是少帮主的人了？」

「不是，那些人究竟怎樣混進貴帮，並恰好走在雷某身後的事，雷某毫不知情。」

「這，我倒可以告訴少帮主，據敝帮守門弟子說，那些人以少帮主隨從的身份，要求進入敝帮去的。」

「也許是這樣，據家父判斷，這是

有人嫁禍，那約束恐亦不實，彼等用心，十分險惡，非祇嫁禍，並存一石二鳥、借刀殺人的心意！」

「少幫主，他們是否借刀，尚須查証，但『殺人』的事實，却辦到了！」

「岳朋友，對令兄之死，敝幫上下，皆感傷痛，請你相信。」

「在下一向信應該信的，少幫主，據說亡兄死時，少幫主在當場，但剎那後，竟突然失踪，奇變下，敝幫人手出動與兇徒搏戰，始終沒有見到少幫主離開，請問這是怎麼回事呢？」

雷猛憶及當時情形時，不由嘆息出聲道：「我會告訴你的，祇怕你不會信！」

「若少幫主要說的，是被人由身後擊昏，醒來已在貴幫後門的這段話，那就不必了！」

「岳朋友，但這是事實！」

「少幫主堅持說它是事實？」

「本來就是事實……」

「何人可証？」

「這……岳朋友，這太强人所難了！」

岳震宇哈哈的笑了起來，是傲慢的冷笑，也是含有挑戰意味的嘲笑，雷猛一張臉寒成鐵青色，雙目閃着忍無可忍的怒火！

狂笑聲停，岳震宇冷冷地問道：「少幫主，你我若互換一下立場，那些話，你少幫主能夠信嗎？」

雷猛語塞，當那天他自後門小巷中醒來時，自己都深覺奇怪，奇怪到不合情理，繼之傳出岳震天遇刺喪命的消息，他頓知已跌落別人的陷阱中。如今果然，自己實沒有辦法能解釋清楚內情，鐵青的臉色越發難看，緊咬着牙關，祇有一言不發。

岳震宇含有怒火殺氣的鋒利目光，掃過雷猛的臉，接着又道：「亡兄不該為媚娘贖身，這種『橫刀奪愛』的事，為江湖大忌，但在下深信亡兄心中別無他念，僅是惜孤憐苦……」

雷猛濃眉一挑，接口道：「岳幫主何故提起此事？」

岳震宇坦然說道：「在下疑心此為亡兄遇刺的遠因之一，至於近因，目下尚在偵索……」

「岳震宇，我雷猛念及家父與令兄乃莫逆之交，更念及你萬里天涯代兄復仇的情義，才敬重你！願意忍受你的諷言嘲語，以求揭破事實眞相，不料你却用一個人盡可夫的淫娃，來輕視我雷猛，侮辱我雷猛，岳震宇，我雷猛忍耐已到極限，不願再和你再談下去，讓路！」

「住口，你可知道，媚娘是亡兄的什麼人？你這一句『人盡可夫』的指駡，必須還個公道來！」

「笑話，媚娘當面，我也敢這般批評，老實告訴你，她並不是令兄的什麼人，而是任何人的『什麼人』！」

岳震宇心頭一動，道：「你怎知道？」

雷猛冷冷地說道：「凡在津沽地帶，混過一年半載的朋友，沒有人不知道的，不錯，當初雷猛入過迷，幾乎陷身沉淪，不可自拔，萬幸有令兄這位益友良師，不計清譽，使我猛醒……」

「不對吧！我聽人說，為此，你曾一再傳言亡兄，欲與亡兄一搏生死……」

「有此事的，那是在下未明內情眞相的一時衝動，你既然知有傳言約搏之事，怎會不知雷猛深悔自慚下，負荊請罪於令兄之前的事呢？」

「你曾負荊請罪？眞的？」

雷猛怒聲道：「信不信在你，請讓路，我忍受夠了！」

岳震宇劍眉緊鎖，道：「且慢！」

雷猛哼了一聲，一抖韁繩叩馬闖關！

岳震宇報之一聲冷笑，橫馬相攔！

雙馬交錯，雷猛所握韁繩，垂餘的三尺梢頭，倏地擊向岳震宇的坐騎右耳，岳震宇冷嗤出聲，手中一探已將韁繩抓住，目射嘲弄光采，瞧着雷猛，雷猛掌腕提力，沉聲喝道：「岳震宇，你當眞阻我去路？」

岳震宇冷冷地說道：「話尚沒有說清，事也沒弄明白，你想走，只怕很難！」

雷猛惱了，右手一翻，抓向岳震宇緊握自己韁繩的左腕，岳震宇沒躲沒攔，於是被雷猛抓了個結結實實。

抓實之下，雷猛暗加五成眞力，道：「岳震宇你再說聲不讓……」

「不讓！」岳震宇答話乾脆。

雷猛沉臂甩腕抖手叱道：「那就只有請你下馬了，去！」

一聲「去」，五成眞力變作七成，雷猛認定岳震宇非被甩震馬下不可，誰料岳震宇僅僅身體微微一晃，沒被抛下馬來，心中不禁一凜。

岳震宇這時沉聲道：「姓雷的，這可是你先動手？」

羞加惱，使性剛强的雷猛說出了氣話，道：「我先動手又如何？」

岳震宇臉色一變，暴翻左掌，反抓住了雷猛的手腕，冷嘲道：「不怎麼樣，請你下馬一搏。」

話聲中，岳震宇腕沉臂揚，將雷猛抛起在馬鞍之上！

雷猛再加一成力，緊扣着岳震宇的手腕不放，終於雙雙縱落馬下，黑、白二騎，眞是可人，竟蹄聲得得，躲開大道當中。

雷猛既已怒從心頭起，自不等待，掌出直擊岳震宇面門，勁勢强猛，下了殺手！

岳震宇冷笑出聲，右手微拂，掃向雷猛緊握已腕的五指，雷猛認出竟是上乘的「天拂手」，心頭一寒，慌不迭鬆指暴退丈外。

岳震宇得理不饒人，閃身追上，一連五招，招招都是點、拿、指、打

雷猛要穴，雷猛頓被迫退八尺，仍未佔得先機！

雷猛暴怒，在岳震宇一招「巧分陰陽」雙掌左右交攻兩肋時，雷猛提足一口眞力，氣貫胸膛，身形一側，一式「童子拜觀音」，穿向岳震宇雙掌間，行着險着，拚却受些傷擊，更不惜兩敗俱傷！

那知岳震宇功力招法，着着出人意料，「童子拜觀音」穿臨近胸前時，岳震宇一聲哈哈，右掌倏收，一絞一掌，將雷猛撥得轉了個方向，左掌這時印到，着實地打在雷猛左肩頭上，將雷猛打出五步！

在北六省中，雷猛算得是一流高手，津沽一帶，包括了以好武聞名的「滄州」地區，以拳脚掌法來論，雷猛一向只服已死的岳震天，不想今朝在岳震宇手上，竟走不了一合，這份恨怒羞惱到了極點，一聲暴吼，翻身撲上，展開手法，捨命般狂攻不已！

岳震宇一招領先，僅是技巧上佔了便宜，當雷猛以剛猛的「黑虎神拳」猛攻時，岳震宇再也用不上巧勁，不能不演眞功夫，硬架硬拚，雙方全用上了看家本領，此起彼落，你退他撲，先時，還能分清人的面目和聽出脚拳招呼，打到後來，僅見一黑一白兩條人影，在大道上飛馳翻轉，片刻之後，變作半黑半白一團，已是到了生死存亡於一髮的血戰關頭了。

黑白翻騰滾飛的怪影，時時傳出痛吭怒吼和冷笑之聲，此時，自遙遠的城鎮路上，倏起一陣雜亂的馬蹄聲，轉眼間，蹄聲已近了許多，一條灰龍蜿蜒轉盤移近了搏戰之地！

就在這個空檔，黑白影中暴然傳出一聲慘叫，那黑影倏忽被彈起空中，掙扎着、滾翻着，向大道旁的阡陌中投落下去！

接着，亂馬到達，蹄聲未止，一條紅影已疾射而出，直撲那翻滾下墜的黑影，當黑影即將落地時，紅影恰好一步趕到，空際接手，斜落丈外大道邊沿，現出那一身玫瑰衣衫的「虎女」漩姑，和被攙扶着、正口噴鮮血的雷猛！

再看岳震宇，從容立於搏戰原地，雙目精光暴射，直逼灰龍下沉而現露出來的「黑虎幫」中十數高手！

漩姑已將乃兄放置地上坐好，取出傷藥讓乃兄服下，手一揮，兩名黑虎幫中好手，縱身而到，左右扶起了雷猛，漩姑沉聲吩咐道：「先送少幫主回去，並傳諭廣集人力，我要和這姓岳的一拚！」

話罷，不容手下開口，再一揮手，人却移步向岳震宇走去。

兩名高手互望一眼，抱扶着雷猛才待舉步，岳震宇已沉聲喝道：「站住，放下他！」

漩姑冷哼一聲，接了話：「姓岳的，有姑娘我在，有話跟我說一樣！」

岳震宇冷冷地把頭一搖，說道：「不一樣，姑娘！」

漩姑怒聲道：「笑話，凡是姓雷的事，姑娘我全敢担當的！」

「姑娘才是說笑話，你能担當令兄因失媚娘而引起的殺念？你能担當亡兄死前，令兄率衆謀刺的惡行？你能？能嗎？」

漩姑語塞，急紅了俏臉，道：「岳震宇，你這些全是『欲加之罪』！」

「姑娘，這些全是事實！」

別看漩姑一介女流，性格的剛强，還勝過男兒，語塞下好不容易有了回答的話，不料又被岳震宇幾個字，說成啞口，她犯了脾氣，嬌喝道：「好，那你說吧，要怎麼樣？」

岳震宇手指雷猛道：「我要這個人隨我回金龍幫！」

「辦不到！」

「只怕姑娘非辦到不可！」

「姑奶奶偏不信這個邪！」

「姑娘，亡兄死得太慘，雷猛作為可疑，岳某請他前往，可以保証在事態未盡明朗之前，不傷他半根毛髮，並立刻為他醫傷……」

「住口！家兄已被擊傷內腑，你却仍說不傷他半根毛髮，想騙那個？」

「這不同，姑娘，剛才是公平的較搏！」

「公平？你技藝功力，本就高過家兄，這能算是公平？」

岳震宇劍眉一皺，道：「多說空話是沒有用的。」

漩姑冷冷地說道：「那要如何？」

岳震宇道：「話只一句，人給我留下！」

漩姑沉聲道：「若是不呢？」

岳震宇震聲道：「我將强留。」

漩姑銀牙一咬道：「那你就試試看！」

岳震宇哼了一聲，大步奔向時正抱扶着雷猛，剛剛歸入大隊的二人走去，漩姑橫身阻住了他的去路。

岳震宇停步沉聲道：「岳某不願與姑娘搏鬥，請讓路！」

漩姑冷冷地說道：「有本領，你就闖過去！」

「哼！」一聲冷哼下，岳震宇步逼中宮，漩姑閃退五尺，撤劍出鞘，閃退間，一聲哈哈傳到，岳震宇以罕絕凜人的身法，已到了漩姑身後！

漩姑臉又一紅，青鋒一順，斜削而下，岳震宇早已一飄，到了「黑虎幫」大隊前，出手鎖拿雷猛的肩頭！

兩名高手，怎容岳震宇得手，銀刀閃飛，上下交攻到了岳震宇雙腕，岳震宇一聲暴叱，飛腕翻，十指拿，鎖住了兩柄銀刀厚背，內力一吐，雙腕一抖，銀刀上揚，電光石火，二掌已印在黑虎幫兩名高手的胸上！

兩名高手身形震飛出去，撞入隊中，口中鮮血直淌，顯然已受重傷，雷猛暴然狂吼道：「姓岳的，我和你勢不兩立！」

岳震宇冷笑伸手，再次抓下！

（未完・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五嶽三奇遭暗算　東方矮朔說因由

衡山七十二峯，起於衡陽迴雁峯、迄於長沙嶽麓山；其中最著名的有祝融、紫蓋、密雲、石廩、天柱五峯。

祝融峯爲南嶽主峯，峯頂有一座小廟，叫做青玉坊，旁有望日台、望月台、和祝融墓等勝蹟。

從祝融峯俯視其他諸峯，簡直如同一堆小丘。

這是一個深秋的傍晚，金黃色的陽光，漸漸從羣峯山頭移開，只有祝融峯，還在一抹斜陽之中，蒼然獨秀！

此時南天門上，忽然飛起一朵藍雲，冉冉向峯頂上昇！

這朵藍雲，飛得極快，一會工夫，已昇上峯頂！

那不是一朵藍雲，是一位身穿天藍長袍，兩鬢花白的老人。

「師傅，你回來了！」

藍袍老人堪堪登上峯頂，從望日台上，飛也似跳下一個青衫少年，滿懷欣喜的迎着上來。

「翰飛，你隨爲師來。」

藍袍老人低沉的說了一句，便大踏步往小廟後走進去！

青衫少年好不容易盼着師傅回來，心頭懷着一腔高興，迎上前去，那知轉眼之間，瞥見師傅臉色蒼白，似乎還有點喘息，往裡走去。

不由大吃一驚，憑師傅的功力，就是十個祝融峯，也決不會累得氣喘，難道他老人家病了？

心中一急，慌忙跟着師傅進入後院靜室。

藍袍老人在椅上坐定，便自閉目養神。

青衫少年返身從室外倒了一碗熱茶，放到師傅身前，輕聲道：「師傅，你老人家怎麼了？」

藍袍老人睜開雙目，搖了搖頭，道：「沒什麼，爲師在山下和人對了一掌，眞氣略微受震……」

青衫少年聽得大吃一驚，師傅在武林中和少林方丈靈山大師、北嶽恆山司空老人、合稱五嶽三奇，江湖上人稱簡大先生而不名，武功之高，當今之世，已是寥寥無幾，還有什麼人，敢和師傅對掌？

心中想着，不由好奇的道：「師傅，那是什麼人？敢和你老人家對掌？」

簡大先生微微搖頭道：「爲師也沒弄清楚，那人使的是無形掌一類功夫，出手無聲無息，等爲師發覺，差不多快印上後心！」

陸翰飛驚道：「啊，師傅，你被他印上？」

簡大先生微笑道：「爲師不是說差不多快印上嗎？差不多，終究還是差一點，就被爲師發覺，左袖拂出一記『流雲袖』，才把掌勢化解。唉，此人武功，眞還不在爲師之下，唔，若論輕功，簡直還在爲師之上，等爲師回頭瞧去，也只看到一條淡淡黑影，在林間一閃而沒！」

陸翰飛不服氣的道：「師傅，這人武功，比你老人家還高，這又是誰？」

簡大先生喟然歎道：「孩子，你總該知道武功一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爲師這點功力，算得什麼？哈哈，咱們不談這些，唔，孩子，爲師這次遠去嵩山，總算不虛此行！」

陸翰飛張目道：「師傅，你說的可是石鼓山那四句歌謠？」

簡大先生探手從大袖中取出一張墨拓黑底白字的紙卷，笑道：「當然，爲師始終懷疑石鼓山石鼓上的這四句歌，和武功有關，所以趁這次咱們五嶽三奇十年會期，爲師就用墨拓了一張，帶在身邊，好讓大家瞧瞧，也許可以研究出一點頭緒來。」

陸翰飛喜道：「師傅，那四句歌，果眞和武功有關？」

簡大先生點點頭，又搖頭道：「這個目前還無法確定，要等爲師明日再去一趟石鼓山，你仔細瞧瞧，因爲據靈山大師說，這四句歌，可能和兩百年前一雙武林奇人……」

話聲未落，突然抬頭喝道：「窗外何人？」

「嗆！」陸翰飛沒等師傅吩咐，松紋劍一抖，縱身往窗外電射而出！

他從師八年，手上七十二招「丙靈劍法」和十三支亮銀劍，已得簡大先生眞傳，此時掠出屋外，身形飄落，雙腳一觸地面，立即騰身飛起，躍上屋面。

向四外一瞥，蒼茫夜色之中，除了凜烈山風，吹得落葉蕭蕭，呼嘯有聲，根本沒有半個人影。

心中不由暗自嘀咕，憑師傅的內功修爲，耳目之靈，平常十丈之內，飛花落葉，金針墮地，都瞞不過他老人家的耳朵，自然不會出錯，那麼來人敢情聽到師傅的喝聲，就逃走了？

自己方才應聲飛出，也並不慢到那裡，這人能在這電光石火之間，走得無影無踪，身法當眞快得出奇！

忽然，他想起師傅方才上山之時，遭人暗襲，那人輕功之高，可能還在師傅之上，難道在窗前偷聽的就是此人？

一念及此，立即飄落地面，回身往靜室走去。

這一陣工夫，房中業已點上燈光，簡大先生滿面怒容，凜然而立，臉色顯得異常陰沉！

離窗前不遠，仆倒着一個身穿藍袍的人，面部朝地下，背心插着一柄三寸來長的亮銀小劍，劍柄上還綴着三顆銀鈴，正是師傅從不輕易使用的成名暗器——亮銀袖劍。

陸翰飛瞧得一怔，沒說話！

簡大先生目如寒電，已沉聲喝道：「徒兒，今晚來人可能不止一個，你替爲師仔細搜一遍，可有潛伏黨羽？」

陸翰飛只覺師傅臉色不善，聲音也和平時有異，敢情正在盛怒之下。

自己從沒見過師傅如此大怒，一時連頭都不敢抬，口中唯唯應是，返身退出靜室，立即毫不停留地在後院前殿，仔細搜索了一遍，依然不見什麼人影。

陸翰飛是因師傅在盛怒之際，那敢大意，一手仗劍，迅速掠出圍牆，在青玉坊附近四週巡視了一遍，看看實在沒有絲毫可疑之處，只好回轉靜室覆命。

當他提心吊胆的跨進靜室，師傅業已不在，只有仆倒地上的藍衣人，背上插着一柄閃閃生光亮銀小劍，一動不動！

陸翰飛不知師傅在這瞬息之間，去了那裡，不由對仆着的藍衣人，多瞧了一眼！

方才，他因師傅正當盛怒之下，吩咐着自己，匆匆一瞥，自然不敢多看，此時這一打量，不由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心頭立即昇起一絲不祥之感！

因爲這個仆倒地上的人，無論衣着身形，都極像自己恩師簡大先生！

陸翰飛再也無暇多想，立時一個箭步，竄到藍衣人身邊！

他身子還沒有俯下，已經感到一陣心顫肉跳，這人實在太像自己恩師了。

他極力鎮定，迅速蹲下身子，伸手扳住那人肩頭，緩緩轉了過來，他只覺摸到對方冰冷的身子，雙手竟然抖得厲害！

這剎那之間，目光一瞧到這人的臉上，陸翰飛只覺腦門上轟的一聲，幾乎驚呼出聲！

這人，不是自己恩師簡大先生，還有誰來？

他老人家定着雙目，平日慈祥的臉上，色若死灰，牙關緊咬，嘴角上還在流血！

他雙腿一軟，噗的跪倒地上，兩行熱淚，忍不住順腮直流！

這是一件離奇可怕的變故！

發生得如此意外，如此突然！

他抱着師傅遺體，急痛攻心，雙目簡直要冒出火來！

但他知道這一變故，決非尋常仇殺，如果不能沉着應付，必將陷在迷亂之中，他極力抑制着內心悲痛，抱起師傅遺體，放在榻上，然後起下亮銀劍，替師傅合上眼皮，悽惶地禱告道：「師傅，你老人家安息吧，弟……弟子誓必踏遍天涯，追查兇手，替你老人家報仇。」

邊說邊用衣袖拭了下眼淚，拿起亮銀小劍，反覆細瞧，自己從師八年，雖不曾見師傅用過亮銀袖劍，但這是師傅之物，絲毫不會有錯！

他迅速轉身，在師傅袖中，取出一個鯊皮革囊，打開一瞧，師傅仗以成名，劍不離袖的一排十三支亮銀小劍，赫然短了三支！

再回眼一瞧，方才師傅從袖中取

出，放在几上的那張從石鼓上拓來的紙卷，也已不翼而飛！

他想到師傅之死，也許和這張墨拓紙卷有關。

但他弄不懂這四句歌詞，鐫在石鼓山的大石鼓上，絲毫沒有秘密可言，任何人都可以去拓，爲了這張墨拓紙卷，何用殺害師傅？

他想起師傅在上山之初，那個輕功奇高，使用無形掌偷襲師傅的人，可能就是兇手，他喬裝師傅，把自己支使出去，可能是爲了尋找師傅的遺物。

他心頭雖然感到混亂，茫茫天涯，從何處去查尋殺害師傅的賊人？

譬如亮銀劍，是師傅自己的暗器，譬如失去的石鼓拓本，那是人人都可以去拓的東西。

再如殺害師傅的賊人，雖曾當着自己說話，那時匆匆一面，他又裝扮成自己的師傅，沒法瞧清楚他的面目，可能連口音也故意掩飾模仿着師傅的聲音！

那麼唯一可以追查的線索，只有武林中會「無形掌」的人！

這一點已經夠了，武林中會「無形掌」的人，自己雖沒聽師傅說過，相信不會太多，何況武功勝過師傅，能夠殺害師傅的人，更少之又少。

自己的師傅，和少林靈山大師、北嶽司空老人，號稱五嶽三奇，交情深厚，自己料理好師傅後事，只要去一趟少林，也許靈山大師可以指示出一點端倪！

他腦中不停轉動，人却怔怔地立在桌前發誓，淚水像斷線珍珠，一點一點滴落前襟！

驀地，他聽到極輕微的聲音，好像有人飄落院前！

陸翰飛暗暗切齒，一手提起長劍，雙足一蹬，身子穿窗而出，落在地上，只見階前天井中，果然站着兩條人影！

不，就在自己現身躍出的同時，又有四條灰影，毫無聲息的從牆頭飛落，站在先前兩人身後。

陸翰飛凝目瞧去，約略可以看清爲首兩人，是兩個灰衲芒鞋的老僧，手上各自拄着一支鑌鐵禪杖，卓然而立，四道目光，黑夜之中，宛如四點寒星，烱烱有光！

站在兩個老僧身後的，也是四個僧人，年齡均在四旬以上，也各自持禪杖，像泥塑木雕，一動也不動。

陸翰飛瞧得心頭一怔，這幾個和尚，是幹什麼來的？他還沒開口，只聽左邊的一個老僧，單掌打個問訊，口中低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小施主可是簡老檀越的高弟？」

陸翰飛右手緊握長劍，冷冷的道：「不錯，在下正是南嶽門下，大師們夤夜上青玉坊來，不知有何貴幹？」

左邊老僧微微頷首，道：「老衲靈岩，這是師弟靈峯，從少林寺趕來，有事求見尊師，不知簡老檀越可曾歸來？」

陸翰飛不期一怔，自己曾聽恩師說過，少林寺靈字輩的高僧，除了方丈靈山大師，只有兩位，一位是達摩院主持靈岩大師，一位是羅漢堂主持靈峯大師，這兩位高僧，武功僅略次於掌門方丈，平日極少下山，今晚怎會連袂前來？

心念轉動，立即返劍入鞘，躬身道：「原來是兩位大師，晚輩失敬之至，家師……」

他說到師傅，不禁心頭一酸，勉强說道：「家師才回山不久，兩位大師請到廳上稍坐……」

站在右首的靈峯大師，不待他說完，搖手道：「不必了，小施主請尊師出來就是。」

陸翰飛似乎覺得他語氣不善，怔得一怔，劍眉微皺道：「大師究有何事？可否賜示？」

靈峯大師不耐道：「老衲所爲何來？尊師自然清楚，他因何避不見面？」

陸翰飛師傅新喪，心頭正放着一股仇怒之火，聞言不禁臉色一沉，怒聲道：「在下尊敬兩位是有道高僧，才以晚輩之禮相見，請教遠蒞衡山之意，也是待客之道，不想大師出言竟是如此草率，在下尚有要事要待辦，大師愛說則說，不愛說就算，在下恕不奉陪。」

說完轉身就走，不再理會他們。

靈峯大師被他頂撞得長眉軒動，喝道：「站住，簡子貞究在何處，你還不叫他出來？」

陸翰飛嗆的一聲，重行掣出長劍，猛然轉身道：「家師不見外客，你待怎的？」

他說到最後一句，忍不住流下淚來。

靈岩大師烱烱目光，盯在陸翰飛臉上，低喝一聲：「師弟！」

靈峯大師連忙合十道：「師兄有何吩咐？」

靈岩大師微微搖首，一面向陸翰飛打訊道：「小施主暫請息怒，老衲師兄弟，實有要事和尊師談，不知尊師究竟可在山上？」

陸翰飛含着滿眶淚水，抬頭道：「家師……大師如有要事，和在下直說，也是一樣。」

靈岩大師瞧得心頭大疑，頷首道：「好，小施主既然如此說法，老衲不妨直言相告。」

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左手緩緩從懷中取出一個布包，臉色凝重，遞了過來，道：「小施主瞧瞧包中之物，是否認識？」

陸翰飛見他說得如此鄭重，依然返劍入鞘，伸手接過迅速打開布包，只見裡面赫然是一支三寸來長的亮銀小劍！

劍柄上綴着三顆銀鈴，那不是師傅的「亮銀袖劍」，還是什麼？

啊！劍尖上還凝有殷紅血跡，這……

陸翰飛瞧得渾身一震，失聲道：「這是師傅遺物中，失去三支亮銀劍的第二支了！」

靈岩大師陡然一驚，他從陸翰飛口中的「遺物」兩字，和方才那種悲苦神色，滿眶眼淚，合在一起，便意識到事情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他灰衲飄動，驀地跨前一步，急急問道：「小施主，簡老檀越怎麼了？」

陸翰飛方才已經忍耐不住，這會再經靈岩大師一問，兩行熱淚不由滾滾直落，咽聲道：「家師剛一回轉，便遭賊人毒手，兇器就是他老人家自己的『亮銀袖劍』！」

靈岩大師臉色大變，凜然的道：「有這等事？小施主，尊師遺體，現在那裡？可否讓老衲瞧瞧？」

靈峯大師也一臉凝重，現出無比憤怒。

陸翰飛拭淚道：「兩位大師請隨在下來。」

靈岩大師左手向後一擺，意思是要身後四人，停在原處，一面從陸翰飛手中取過布包，依然小心翼翼的包好，揣入懷中。

陸翰飛領着兩位高僧，走入師傅靜室，靈岩大師一眼瞧到簡大先生直挺挺的躺在榻上，不由雙手合十，口中連聲佛號。

靈峯大師走近榻前，仔細審視過簡大先生的傷勢，身軀微震，猛然抬頭，切齒的道：「師兄，簡老檀越也是劍穿左胛骨骨縫，肺腑受創致死……」

陸翰飛站在一旁，只是垂淚。

靈岩大師一臉悲憤，微微頷首道：「我方才已經瞧到。」

一面回頭道：「小施主可否把尊師被害的經過見告？」

陸翰飛就把當時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靈峯大師長眉微蹙，只是低頭不語。

靈峯大師忍不住追問道：「據小施主說來，尊師一十三支亮銀袖劍，失去了三支，如今還有一支，恐怕……」

「師弟！」

靈岩大師低叫了一聲。

靈峯大師倏然住口。

靈岩大師沉吟了一下，道：「此事，依老衲看來，其中恐怕另有隱秘，小施主新遭大故，急須料理尊師後事，老衲兄弟未便多有打擾，小施主此間事了，務望駕臨少室，到時再作詳談。」

陸翰飛聽說兩人要走，忽然想起方才靈岩大師出示用布包着的那支帶血亮銀劍，不知少林寺發生什麼事故？瞧他們來意，當然是追問此劍下落而來，這就抬頭道：「大師方才出示先師亮銀袖劍，不知究有何事？」

靈岩大師臉色一黯，搖頭道：「此事原是誤會，多說無益，小施主駕臨少室，到時自會明白，老衲就此告辭。」

說罷，打了個問訊，便飄然往屋外走去。

跨出靜室，又回身叮囑道：「小施主此間事了，勿忘到少林寺一行。」

陸翰飛躬身道：「晚輩自當謹記。」

靈岩大師道：「小施主善自珍重，請留步吧！」

說話聲中，袍袖一揮，騰空飛起，靈峯大師和四個僧人，也立即飛縱掠出。

陸翰飛目送兩位少林高僧去後，心頭更是疑雲叢生，師傅身邊，短少的三支亮銀袖劍，已經發現兩支，而且這一支，居然在少林寺發現。

從靈岩大師和靈峯大師連袂趕來，而且還小心翼翼的用布包着，可見受創的人，絕非等閒之輩，莫非是少林方丈靈山大師？

他和自己師傅，以及北嶽司空老人，合稱五嶽三奇！

不錯，這次師傅遠從衡山趕去，就是他們三位老人家的十年一會之期，難不成靈山大師，也遭了賊人毒手？喪在亮銀袖劍之下？

心中想着，急急奔回靜室，他替師傅換了一件乾淨藍袍，然後在望日台左側挖了個坑，把師傅遺體放入，又將師傅平日隨身不離的那口長劍，和十支亮銀袖劍，一併放入，要待掩土！

他望着師傅慈祥的臉容，這是最後一面了，從此音容頓杳，哇的一聲，伏在坑邊，不由縱聲大哭。

正當他盡情一哭，聲嘶淚竭之際，忽聽有人在身邊喊道：「陸兄弟、陸兄弟，你別哭了！」

陸翰飛驀地一驚，立即拭淚瞧去，只見朦朧月色之下，自己身邊，站着一個身穿青色勁裝，背插長劍，年約二十四五英姿勃勃的青年。

在青年身後，還站着一個十七八歲的青衣少女，青絹包頭，睜着一雙亮晶晶的大眼，正盯着自己直瞧！

不，她一張粉臉，凜若冰霜，手上還橫着一支寒光閃閃的長劍，對自己敵意甚濃！

陸翰飛看清來人，不由心頭一震，站在自己面前的，正是北嶽恆山司空老人的入室弟子杜志遠。

三年前，曾隨司空老人，在祝融峯盤桓了幾天，和自己談得極爲投機，他此時夤夜趕來，難道……

他不敢再想，慌忙拱手道：「原來是杜兄，司空老前輩可好？」

杜志遠臉色一黯，反問道：「陸兄弟，簡老前輩好端端的怎會遽歸道山？」

陸翰飛流淚道：「先師是中人的暗算死的。」

杜志遠瞧了青衣少女一眼，急急問道：「陸兄弟，簡老前輩是中了什麼人暗算？」

陸翰飛搖搖頭，道：「不知道，小弟發覺之時，他老人家後心已經插了一支亮銀袖劍。」

青衣少女聽得驚叫出聲，杜志遠臉色突然大變，顫聲道：「亮銀袖劍不是簡老前輩自己成名的暗器嗎？」

陸翰飛點頭道：「杜兄說得不錯，但小弟後來檢視先師遺物，發覺其中少了三支。」

「三支！」杜志遠渾身顫動了一下，道：「陸兄弟，我們先把簡老前輩的遺體埋了，再說！」

陸翰飛含淚點頭，當下和杜志遠兩人把土蓋上。

青衣少女只是一聲不作的站在邊上。

兩人填滿了土坑，又堆起了一個墳尖，陸翰飛找了一塊石碑，用劍尖刻上：「先師簡大先生諱子眞之墓」，「受業弟子陸翰飛敬立」

然後又在墳前拜了幾拜，杜志遠拍拍衣上的泥沙，向青衣少女招手道：「楚師妹，愚兄早就料到另有緣故，現在妳相信了吧?來，快見過這位陸兄弟。」

一面又向陸翰飛道：「陸兄弟，這是我師妹楚湘雲，你們還是第一次見面。」

陸翰飛連忙拱手道：「在下以前曾聽司空老前輩說過，幸會得很！」

楚姑娘見他提到師傅，不由眼圈一紅，盈盈欲淚，只向陸翰飛略爲福了一福。

陸翰飛把兩人請進客室，忍不住問道：「杜兄兩位，夤夜趕來，究竟有什麼事？」

杜志遠淒然的道：「不瞞陸兄弟你說，我和楚師妹因爲久慕少林之名，正好今年重九，是三位老人家的十年一會之期，因此，特隨同恩師前來，不想恩師和簡老前輩前天離開嵩山，分手之後，當晚就被人暗算……」

陸翰飛心頭一震，暗想果然不出自己所料，一面急急問道：「司空老前輩可是中了先師慣用的『亮銀袖劍』，傷在左胛『入洞』穴，劍穿肺腑……」

他話聲未落，楚湘雲倏地手腕一翻，很迅速地拔出長劍，劍尖一顫，指着陸翰飛，柳眉倒豎，切齒道：「你如何知道？」

杜志遠慌忙搖手道：「楚師妹不可造次，其中必有緣故，妳讓陸兄弟說下去才好。」

陸翰飛淒然點頭，把當時情形，以及少林寺靈岩、靈峯大師兩位大師尋來之事，詳細說了一遍。

杜志遠臉色凝重，切齒道：「如此說來，恐怕靈山大師也遭了毒手，哦，陸兄弟，這廝冒充扮簡老前輩，把你支使出去，可能另有目地，你可曾檢點過簡老前輩遺物，少了什麼東西沒有？」

陸翰飛道：「先師遺物，我也不大清楚，除了十三支亮銀袖劍，失去了三支之外，只有一張墨拓的石鼓歌，同時不翼而飛。」

楚姑娘不知陸翰飛口中那個墨拓的石鼓歌是什麼東西，要想訊問，又因方才自己魯莽出劍，此時不好意思出口。

杜志遠道：「陸兄弟，你現在作何打算？」

陸翰飛想了一想道：「小弟因靈岩大師臨走之時，一再叮囑，此間事了，務必要小弟上一趟少林寺，目前司空老前輩也喪在先師三支亮銀袖劍下，靈山大師十之八九也已被害，小弟意欲先上少林寺一行，也許可以從他們口中得到仇人線索。」

杜志遠抬頭瞧着楚湘雲沉思有頃，才道：「不論靈山大師是否遇害，確有去一趟少林寺的必要，楚師妹，妳最好和陸兄弟同去少林一行，愚兄還要護送恩師骨灰回山，遲則半月，定可趕回，到時咱們再共商報仇之道。」

楚湘雲滿臉緋紅，偷偷瞧了陸翰飛一眼，扭頭道：「不，我也要恭送師傅歸山。」

杜志遠臉色一正，道：「楚師妹，此去北嶽，往返費時，妳要恭送師傅歸山，固然是一片孝心，但事有緩急輕重，目前咱們除了簡老前輩的一支亮銀袖劍，可說連半點線索也沒有，少林之行，自然極其重要，妳不可執拗才好。」

他儼然一派師兄口氣，說得楚姑娘俯首垂淚，點頭道：「小妹敬遵大師兄吩咐。」

說話之間，天色已是大亮，杜志遠起身道：「事不宜遲，我們也該分頭上路了，陸兄弟，楚師妹就拜託照顧，我要走了。」

一面又回頭道：「楚師妹，妳和陸兄弟同去少林，遇事謹愼，行走江湖，可任性不得！」

說到這裡，背起貯放司空老人骨灰的小木箱，大踏步往門外走去。

楚湘雲急急叫道：「大師兄，半個月之後，我們在那裡等你？」

她說出「我們」兩字，臉上驀然一熱！

杜志遠業已跨出數丈之外，人已飛一般去得老遠。

楚姑娘先前上山之初，一直把簡大先生當作殺師仇人，對他門下自然也存有敵意，如今不到一個更次，自己却要和他結伴同行。

這眞是一個奇妙的轉變，瞧他和自己差不多的年齡，又生得那麼英俊，自己和他同行，陌生生的該是多麼不便……

她羞澀、侷促、心頭小鹿不住的亂撞，大師兄一走，她顯得坐也不是，立也不對！

陸翰飛送走杜志遠，屋中多了一

位姑娘，也感到不知所措，吶吶的道：「楚姑娘請稍坐，容在下進去收拾一下。」

楚姑娘只是點點頭，陸翰飛迅速走入靜室，把沾着師傅血跡的那支亮銀袖劍，也用布包了，然後收拾自己的衣物，打成一個包裹，背在背上，佩好長劍，便匆匆走出。

楚湘雲這一陣工夫，波動的心情也已平靜下來，落落大方的道：「陸少俠已經收拾好了嗎？」

陸翰飛拭着汗珠，道：「有勞姑娘久候，我們走吧！」

楚湘雲聽到「我們」，這兩個字敢情有點刺耳，粉臉又不禁一紅。

陸翰飛讓姑娘先走，鎖上門戶，又到師傅墳前叩了幾個頭，默默禱告一番，才雙雙上道。

陸翰飛年齡弱冠，還是第一次和姑娘家接近，面皮較嫩，不敢和她多說話。

楚姑娘雖喜歡說話，但和陌生男人同行，也是破題兒第一遭，何況少女們都有一份矜持。

是以兩人下了祝融峯，大家只是沿着小徑一路往北趕路，誰也沒和誰說話，傍晚時分，業已趕到嶽麓山脚下！

突然烏雲壓天，括起一陣大風，吹得滿山黃葉，翩翩飛舞！

陸翰飛叫道：「不好，楚姑娘，有大雨來了，我們快走！」

說着脚步加緊，往前奔去！

楚湘雲那肯落後，也立即跟着掠起！

但他們還沒跑出幾步，接着電閃雷鳴，像黃豆大的雨點，已密集而來！

兩人展開輕功，向前急奔，總算轉過山脚，前面有一座小廟，就在路邊不遠，兩扇山門，只是虛掩着，兩人冒着大雨，直竄進去。

原來這是一所無人主持，荒廢已久的破廟。

兩人閃進山門，跨上大殿，只見大殿右角落，已有一個躲雨的人，半蹲半坐的在拜台上，瞧着自己兩人，歪過頭來，嘻嘻直笑！

楚湘雲只顧拍着身上雨水，並沒注意。

陸翰飛舉目瞧去，正好和那人目光相對，只覺那是一個五十歲的鄉下老頭，一身土布衫褲，頭上盤着一條小辮，生得獐頭鼠目，縮着腦袋，笑起來露出一口黃牙，滿臉皺紋都會牽動，行動透着古怪滑稽！

當下也並不在意，抖了抖身上雨水，仰望天空，大雨像傾盆般直瀉！

「咳，好大的雨！」

那小老頭蹲在拜台上，用手摸摸脖子，尖聲尖氣的嚷着，他敢情蹲得寂寞，有意和陸翰飛兜搭。

但陸翰飛只是初入江湖的雛兒，處處都顯得臉嫩，自然不會搭腔。

那小老頭待了一會，還不見兩人說話，似乎忍不住，聳聳肩，自言自語的道：「對了，人家小兩口兒，敢情剛才還鬧着瞥扭呢，要是沒有我這小老兒夾在中間，只要男的陪個不是，也就好了。」

陸翰飛楚湘雲兩人，自從進入破廟，始終沒有說話，那是因爲大家感到沒有什麼好說的。

如今給這小老頭這麼一嚷，陸翰飛一張玉臉登時脹得通紅，他怕唐突了楚姑娘，一時極感尷尬。

楚湘雲也粉臉飛紅，挑着柳眉，隱現怒容，惡狠狠瞪了小老頭一眼。

那小老頭眞不大識相，看他兩人還是沒有開口，就向陸翰飛眨眨眼睛，扮了一個鬼臉，笑咪咪的問道：「喂，小哥兒，她是你的小媳婦兒吧？」

這下可糟了，陸翰飛心下一急，還沒來得及開口，楚姑娘又羞又怒，滿臉通紅的道：「陸少俠我們走！」

陸翰飛望望天空，雨還沒有停，急道：「楚姑娘，雨還……」

他後面的話，還沒說出！

楚湘雲頓脚道：「你不走，我可要走了！」

她話聲一落，轉身向廟外奔去！

陸翰飛沒可奈何，只好冒着雨跟在她的身後，追了出來。

只聽身後那小老頭尖聲叫道：「喂，小姑娘，不是就不是咯，用不着生這麼大的氣，天快黑啦，前面就沒有宿頭！」

所幸這時雨已小了下來，楚姑娘只是負氣急走，陸翰飛跟在她後面，他絲毫沒有經驗，對一個發了脾氣的大姑娘，不知如何說話才好？

兩人一前一後沿着山路，差不多奔出二十來里，陸翰飛才結結巴巴的道：「楚姑娘，妳……妳沒生氣了吧？」

楚湘雲停住脚步，回過頭來，嫣然一笑道：「我幾時生過氣來?只是那小老頭太可惡了。」

她提起小老頭，不由想起方才小老頭的話，粉臉不禁一紅。

陸翰飛和她從昨晚相識以來，從沒和她正眼相看，這會楚姑娘回頭一笑，臉上登時浮起兩個酒渦，仿如百合乍放，頓覺眼前一亮，不禁瞧得出神！

楚湘雲見他怔怔的望着自己，臉上更紅，羞笑道：「你也不是好人！」

她這句話，聲音說得不大，敢情陸翰飛並沒有聽到，口中囁嚅的道：「只要楚姑娘不生氣就好。」

楚湘雲不由嗤的笑出聲來，她轉動着黑白分明的眼睛，似乎顯得比先前活潑了許多！

這時瞧瞧天色，四外業已昏黑下來，尤其是一陣山路，跑得她微感累意，這就輕聲道：「陸少俠，我們在這裡休息一會好嗎？」

話聲溫婉已極，而且含有向陸翰

飛徵求意見的口氣。

陸翰飛拍了下自己腦袋，歉然的道：「是該息一息了，在下……竟然沒有想到，沒有想到，楚姑娘，妳大概累了，快坐下來歇息咯！」

楚湘雲隨手掠了掠鬢髮，在一塊大石上坐下，輕笑道：「還好，我並不累，噫，陸少俠，你站着幹麼？也坐下來歇息咯！」

她嬌軀向右轉動了一下，讓出大半塊石頭。

這塊大石，原是過路的人經常坐的，石面平整，可以坐兩個人，還有得多。

陸翰飛直覺心中怦怦跳動，人家已經讓出一半來了，自己要是不坐下來，豈非顯得小氣？

這就鼓着勇氣，拘謹的在石上坐下。

楚湘雲扭頭瞧了他一下，抿抿咀，說道：「陸少俠，簡老前輩爲什麼要在小劍上，按了三個響鈴兒。」

陸翰飛道：「先師已有十年沒有用過袖劍了，這是他老人家以前的暗器，因爲他老人家覺得使用暗器，不夠光明，所以要按上三個響鈴，使對方好聞聲警覺。」

楚湘雲偏臉笑道：「那還不如不用，這樣打得到誰？」

陸翰飛道：「那也不然，據先師說，使用暗器，原本是一種藝術，他老人家幾十年來，從不輕易使用，但一經發出，也從沒有一個人能夠逃得出劍下。」

楚湘雲極感興趣的道：「你一定已得到簡老前輩眞傳？」

陸翰飛赧然道：「在下學不到先師十分之一，他老人家可以憑本身精純內功，在拂出『流雲袖中』發劍，在下却只能運用腕力丟擲。」

楚湘雲道：「那末你的劍上，用不用響鈴？」

陸翰飛點點頭道：「在下只按一枚，但從現在起，我要把它摘下來了。」

楚湘雲好奇的道：「那又爲什麼？」

陸翰飛切齒道：「在下立誓踏遍天涯，找尋仇人，也要用這小劍，刺他三個窟窿，那能按上響鈴，給他便宜？」

楚湘雲拍手道：「對啊，我也要用手上長劍，刺他一個大窟窿。」

兩人沉默了一陣，楚湘雲忽然叫道：「陸少俠！」

「唔！」陸翰飛答應一聲，回過頭去，只見楚姑娘一張臉上，嬌紅欲滴，好像有什麼要說的模樣？四目相對，心頭不由怦然跳動，忙道：「楚姑娘有什麼吩咐嗎？」

楚湘雲玉臉泛紅，羞澀的低下頭去，纖手只管扭着衣角，過了半晌才道：「方才那個小老頭的話，你說氣不氣人？」

陸翰飛連忙順着她道：「是，是，那小老頭口沒遮攔，胡說八道，眞是該死！」

楚湘雲雙頰更紅，搖搖頭，低聲道：「不，我……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絕不是這個意思，因爲……所以……我想……」

陸翰飛聽得心頭狂跳，不敢作聲！

不，他玉臉通紅，連正眼也不敢瞧她一下，但兩隻耳朵，却靜靜的傾聽着她。

楚姑娘聲音說得更細，細得幾乎只有她自己可以聽到！

「因爲我要和你一同上少林寺去，一路上，難免被人家……誤會……所以我想……你……你……」

她連連說了兩個「你」，還你不出來，陸翰飛的一顆心，却要從口腔裡跳出來了！

尤其輕微的山風，把一陣陣少女特有的幽香，往他鼻孔中直送！

「你以後就對人家說，我們是……是兄妹好了。」

陸翰飛舒了口氣，如釋重負，連連點頭道：「是，是，姑娘說得不錯，在下以後就說我們是……是兄妹好了。」

楚湘雲輕笑道：「不光是對人說，我們自己也要改口才對！」

她說到這裡，忽然幽幽的道：「我以後就叫你大哥好了。」

陸翰飛道：「楚姑娘這般稱呼，在下如何敢當？」

楚湘雲白了他一眼，道：「我不叫你大哥，人家怎會相信我們是兄妹？」

陸翰飛楞楞的道：「是，是，楚姑娘說得有理！」

楚湘雲扭頭道：「那麼你也要改口才行。」

陸翰飛哦了一聲，忙道：「我是應該改口，我以後就叫……就叫姑娘……妹……妹子……」

「嗯……」楚湘雲半羞半喜的剛「嗯」了一聲。

「呵……哈哈……」

驀地，在兩人頭頂，有人大聲打了一個呵欠，好像剛從睡夢中醒來似的，含含糊糊的道：「底下是誰？嘰嘰咕咕的吵得我睡不安枕？」

陸翰飛、楚湘雲聽得大吃一驚，他們做夢也想不到身後大樹上，還躲着有人？雙雙縱身跳起，向前掠出八尺，抬頭瞧去！

原來身後那株大樹，樹身粗逾合抱，枝葉茂密，就是在自己兩人坐處頭頂一丈七八的那枝橫椏上，果然有一條黑影，側身而卧！

不，正在蠕蠕而動，雙手上叉，伸着懶腰，因天色昏黑，距離較遠，又有枝葉阻擋視線，看不眞切！

但他說話的聲音，尖聲尖氣，極像在破廟中遇上那個尖頭尖腮的小老頭！

陸翰飛早已大聲喝道：「樹上是什麼人？」

那人尖聲道：「是我，就是口沒遮攔的小老頭！」

不，這聲音已從兩人身後傳來！

陸翰飛、楚湘雲同時一驚，倏地轉身過來！

一點沒錯，他正是在破廟裡躲雨的那個小老頭，獐頭鼠目，頦下一小把山羊鬍子，不是他還有誰來？

只是憑自己兩人的耳目，而且在戒備注意，連他什麼時候從樹上下來，閃到自己身後都不知道。

那小老頭縮着脖子，鼠目轉動，衝着兩人咧咀笑道：「啊，原來又是你們小兩口子，嘻嘻，這才叫人生何處不相逢！」

楚姑娘因爲自己說的話，全給人家偸聽了去，正感又羞又氣，這一瞧清偸聽自己的就是破廟裡那個小老頭，不由氣往上冲，叱道：「原來偸聽的是你！」

她扭腰點脚，身發如風，雙掌同揚，一招「雙燕掠波」，掌到人到，往小老頭身前劈去！

那知楚姑娘堪堪撲到，雙掌竟然拍了個空，明明就在不遠的小老頭，倏忽失去了所在！

心下一怔，連忙向左右一瞧，原來他正站在邊上，雙手亂搖，尖叫道：「沒有，沒有，小老兒根本沒有聽到，你們小兩口是兄妹……兄……妹……」

楚姑娘粉臉通紅，急得跺脚道：「你明明偸聽了，還說沒有，好，姑娘今天饒你不得！」

她越說越氣，不，該說她羞急交迸！

話聲未落，身形倏然欺去，右掌直切，左手纖纖玉指，中指一屈一彈，一縷指風，「嘶」的一聲，直奔小老頭眉心！

這會瞧得清楚，直切右掌不過是她的虛招，擾亂對方注意，左手指風，覷定部位而發，出手奇快，對方決難再躲。

那知她直切右掌遞出之時，小老頭還是好好的站着，等左手指風彈到，不見他身形閃動，又已不見！

「乖乖，不得了，『穿雲指』，是北嶽的『穿雲指』！」

楚姑娘只聞其聲，不見其人，目向四面一瞧，只見小老頭躲在陸翰飛身後，只探出半個腦袋，咧咀而笑！

楚湘雲瞧他那副模樣，眞是又好氣又好笑，望着陸翰飛恨聲道：「大哥，你也不幫我攔住他？」

陸翰飛向左右亂找，問道：「他在那裡？」

小老頭在他身後應道：「嘻嘻，小老頭就在這裡。」

陸翰飛心中一驚，急忙轉過身去。

楚湘雲喊道：「大哥，他一直跟着我們，決不是什麼好人！」

陸翰飛因這小老頭行動奇特，心知有異，低聲說道：「妹子，妳不可魯莽，我來問他。」

楚湘雲給他這聲「妹子」叫得心裡怪舒服的，氣就消了大半，站在他身邊，點了點頭。

陸翰飛臉色一正，向小老頭拱手道：「老丈和在下兄妹，素昧平生，一路跟踪而來，隱身樹上，偸聽隱私，不知有何居心？」

小老頭蹲在地上，忽然鼠目一瞪，理氣直壯的尖聲叫道：「你們小兩口兒，可以在樹下坐，難道我小老兒不能在樹上睡？你們哥哥妹妹的吵醒我睡，還問我是何居心？」

他這句「哥哥妹妹」說得兩人同時臉上一熱，楚湘雲不依道：「大哥，你瞧他，他還胆敢說沒有跟踪，沒偸聽我們？」

小老頭搖搖頭，壓低聲音道：「小姑娘，你們小兩口兒的事，就是讓小老頭聽到了，也用不着害臊，其實我跟着你們來，全是一片好心。」

楚湘雲被他一口一聲的小兩口兒，聽來刺耳，其實她心裡倒也並不覺得討厭。

尤其多聽了幾句，反而感到另有一種無法形容的滋味，也就不再生氣，聞言櫻唇一披，哼道：「你有什麼好心，你倒說說看！」

小老頭精神一振，堆起滿臉皺紋，笑道：「說實在的，方才一見面，我就瞧出你們小兩口兒資質極好，又頗對小老頭胃口，不禁使我想起不久就要去找死，萬一眞個死了，我小老兒兩種天下無雙的絕世武學，豈不是從此失傳？人死事小，兩種絕世武功，如因我失傳，我怎對得起歷代先人？所以才急跟着追來。」

楚湘雲聽他說什麼就要去找死，又說他還有兩種天下無雙的絕世武功，不由覺得好笑，故意抿了抿咀，哦道：「瞧不出你還是有大本領的人！」

小老頭聽得大是高興，撚起山羊鬍子，連連點頭道：「當然，當然，我小老兒的武功，普天之下，可說獨一無二！」

他說到這裡，似乎還怕兩人不信，接着「唔」了一聲，又道：「你們總聽人說過，武林中有五位傑出高手？大家把它編成四句輶兒，叫做……」

楚湘雲搶着道：「紫雲東仙、白帝西毒、中州一劍、南北雙嶽！」

小老頭拍手笑道：「對！對！就是這四句！」

楚湘雲眨着眼睛，失笑道：「那麼你是那四句中的那一位呀？」

小老頭聽得一怔，接着搖搖頭，咄了一聲，道：「我小老頭就是因爲這四句話，才把我引出山來，立志要會會這五個人，同時也要叫江湖的朋友在那四句輶兒上，再加上我小老兒的一句。」

（未完・一）

上文提要：郤桓度埋葬了孫武，想避開齊國高手呂振的搜捕，匿在鄭妃的車廂內受到掩護，避過宋國的兵士搜索，但終被呂振搜出，郤桓度在生死關頭卒將呂振擊殺，替孫武報了仇，跟着便南下到吳國，吳王闔閭禮賢下士，郤桓度不敢以楚國郤宛之子表露身份，便冒充孫武之名進見吳王，並獻出孫子十三篇兵法，與吳王談戰國形勢……



戰國英雄傳奇故事／黃木·文　可飛·圖

荊楚爭雄記

潛回楚地勘探　落實兵法措施

郤桓度微微一笑，讓手請白喜先行，白喜和郤桓度並排而上。

還未步上大門前的平台，夫概王迎了出來。

郤桓度心下恍然，知道今次白喜約自己早來一步，內中必有別情，看來今次夫概王是要爭取自己入他陣營，進而推之，這人一定有着取吳王闔閭代之的野心。

夫概王一點也不提舒雅，客氣幾句，便領着郤桓度去參觀他龐大的府第，白喜告個罪，不知轉到那裏去了，剩下郤、夫兩人，在幾個親兵護衛下，四處漫步。

夫概王態度謙恭有禮，一反平日的狂傲，引郤桓度並肩走進大殿東面的長廊，一邊走一邊道：「孫將軍還是第一次來本王處，一定要參觀武藏室。」他說話威猛沉雄，令人生出屈服相從的傾向，正是天生的領袖，難怪能在闔閭之外，成爲第二號强人。

長廊和另一座偏殿相連，兩人在長廊並肩走着，在太陽的餘暉下，兩旁殿宇樓台，美不勝收。

來到偏殿的門，四名赤肩穿着護胸鎧甲的力士，分立兩邊。

郤桓度眼光何等高明，一看這四人全身勻稱，氣勢强凝，心下一凜。原來一般普通人一是右手或右脚較粗壯，又或反過來左大於右，即是說一定有某一部份是比較有力和靈敏，但若是像郤桓度這個級數的高手，全身無一不是最强和最靈活的武器，一定發展均勻，可以應付任何角度的特襲和進攻。因此當郤桓度驟見這四人，便從他們的身型氣度上，觀察出這四名赤膊力士，都是可被劃入特級高手的行列。

郤桓度面上神色不變，掩飾了內心的震動，以免夫概王察覺出自己眼力銳利，從而推測出他的成就。

郤桓度尤其震驚的是，從未曾聽過伍子胥或任何自己的手下，提起過這樣的四人。因爲這樣的高手，能有一個，也足以做成聲勢，變成吳國著名人物，現在一下子出現了四個，依然不爲人知，這夫概王的眞正實力，令人震駭，更爲可怕的是，他表面的粗豪狂妄，看來是一層煙幕，使闔閭等不存戒心。照這四個高手的深藏不露來說，顯然應該對他另作估計了。

可以說是夫概王低估了郤桓度，如果他知道郤桓度從這些許的跡象，推斷出這個結論，心中必然後悔。

夫概王也不見有任何指令，最近門的力士倏地推開兩扇以銅片嵌成一個獸頭的巨大木門。

在力士的推動下，大木門輕若無物，郤桓度知道，每扇木門，最少需要百斤之力，才可以推動，這種舉重若輕，才是難得。

大門推開，殿內燈火通明。

郤桓度心忖這次參觀「武藏室」，是特地針對自己的一次安排，以他估計，他郤桓度成爲了夫概王一手招攬，一是消滅的一個人物，這當然是他在吳國的表現，對他夫概王做成威脅的力量，斷不能容他站在闔閭那一條陣線，所以今次的交手，非常重要。他如果不能令夫概王對他不起排斥之心，往後的日子，便會變成和夫概王的明爭暗鬥。兼且這夫概王實力的龐大，連吳王可能也會因爲不想吳國內戰而犧牲他郤桓度，那就是郤桓度最不想見的局面了。

大殿內明如白晝，一列一列的兵器架上，仿似進入了一兵器的森林內。

其中一個角落放置了幾輛戰車，使人見而神止。

夫概王帶郤桓度在兵器架林內穿插漫步。

夫概王隨手取起一個銅鑄的銅胄，這種青銅鑄成的護體器物，是當時的極品，一般將士，只穿皮革製成的甲胄，能在重要部位加嵌銅片，已是很了不起，銅胄只有君王大公方可擁有。

夫概王拿起這護著頭臉的銅胄，其正中處有一條縱切的脊稜，把全胄均勻地分左右兩個部份，胄面上的紋飾，就是以這條脊稜爲中綫向左右對稱展開，組成一個大的獸面，還有兩支上翹的尖角，在相當於獸咀的地方，露出了戰士的面孔，形狀威武。

夫概王一邊解說銅胄的好處，一邊述說銅胄的來歷，郤桓度一邊心驚，這「武藏室」內由一刀一戟，至弓箭甲胄，無不精品，夫概王的收藏魄力和支持這龐大收藏的實力，正是要向自己示威。

夫概王神態輕鬆，轉到另一角落，隨手取下一把長弓道：「這把長弓的製做時間，頭尾橫跨四個年頭，是以柘木、牛角、再以膠、筋、絲、漆等合製而成。要將這些材料合製成弓，因爲不同的工序需選不同的季節來進行，例如冬天取木，春天取角，夏天治筋，秋天才把它們併合，再經歷冬天的寒氣，到春天再被弦，絲毫不苟。」

郤桓度暗讚夫概王在這方面的認識，他是大行家，一聽便知夫概王內行。

郤桓度取下一支長箭，細心觀察箭鏃的式樣，看見鏃頭拋棄了慣用的扁體形態，改用三棱錐體，由以往兩翼側刃前聚成鋒改成三棱的三條凸起的棱刃前聚成鋒，既增强了穿透力又加强了殺傷力。

郤桓度心想，優良的戰術固然重要，但精良的武器，亦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隨著車戰的日益發展和戰爭規模的逐漸擴大，防護裝備也進一步完善，皮甲胄的製造日益牢固，防衛的部位更周密完備，迫切地需要更爲銳利而穿透力更强的箭鏃，郤桓度手中長箭，正是這類應運而生的產品。

郤桓度淡淡道：「這武庫足稱天下之冠，但若不得其用，亦等同廢物，夫概王以爲如何？」

夫概王雙目直視郤桓度，如老鷹般看望著自己的獵物。

郤桓度一雙虎目寒芒暴閃，毫不退避地向他回視，他知道今日若不能爭取此人對自己的信任和尊敬，他日行軍調兵，將會有很大障礙，很可能因而招致敗績。

兩人的眼神，等同利刃，在空間交擊。

雄獅一樣威猛的夫概王道：「孫將軍胆色過人，本王佩服。」

郤桓度聽出夫概王的說話後面另含深意，登時醒悟到剛才舒雅並非無意遇上，而是專志試探自己的深淺。幸好他以過人的胆力，贏得高深莫測的形象。

郤桓度仰天一陣大笑，豪邁不羈。

夫概王一愕，一向鎮定溫文的郤桓度，忽然露出這樣豪雄的神態，令他有點不知所措。

郤桓度知道自己這一著奇兵，爭回了主動的形勢，連忙乘勝追擊，道：「要在千軍萬馬中，保持冰心一片，才是尅勝之道，其他何足言勇。」這幾句說話非常凌厲，表示他郤桓度即管面對千軍萬馬，也如高山的不能動搖，何況只是舒雅的一把「越女劍」。

夫概王一時啞口無言。

其實郤桓度正向夫概王施展攻心之術，在他心中種下自己的威武形象，當然他若非適才表現了過人的胆色，這幾句話便一點用處也沒有了。

夫概王知道不能在這方面向郤桓度施壓力，轉口說：「古語有云，良禽擇木而棲，良將選明主而事，當今天下羣雄並列，晋、齊、秦、楚，均爲雄霸，吳國地僻人少，偏處南方，孫將軍爲兵法大家，天下知名，爲何要投靠於我？」這幾句話非常厲害，一個對答不好，對他今後在吳國的發展，將有很大的影响。

郤桓度不禁對這吳國的第二號頭頭另眼相看，他看來表面粗豪，郤是具有機心，智勇雙全。

郤桓度淡淡一笑，回復到從容謙讓的神態，一方面是見好就收，另一方面亦是要夫概王捉摸不著他的心意，道：「我孫武一生致力於兵法之道，深信最好的理論，必須身體力行，用之於實戰上，始能知其眞僞，這是我一生最大的理想和願望。」說到這裏，兩眼忽地射出神光，像兩支利箭一樣，從夫概王的眼睛透射進他心內。

夫概王神色一變，顯然被郤桓度突如其來的眼神所懾。郤桓度虛虛實實，忽軟忽硬，使他無從捉摸。

郤桓度眼中神光忽又消去，抬頭仰視，似乎陷進深思裏，好一會才繼續說：「晋秦諸國，沉迷車戰之術，積習難返，絕難接受我新創的戰術，只有吳國一向以步兵騎兵爲主，若能用我之道，練習針對車戰的最新戰術，必能稱雄天下，這便是我的心願，也是我甘心事吳的原因。」

這番話說得夫概王連連點頭，深合他要稱雄天下的野心，兼且郤桓度暗中點出他不理吳國誰人當權，只要能讓他一展所長，他便會甘心從之，這幾句話說到他心坎裏。

夫概王呵呵一笑，甚爲滿意，兩人的距離拉近不少。

這時有親兵來報，巫臣的馬車，正進入王府的外門。

夫概王不再遲疑，率領郤桓度一齊出迎。

* * *

在大門外除了白喜外，還有伍子胥和一衆大臣，今次夫概王是東道主，吳王闔閭自然不便前來。

伍子胥向郤桓度打個眼色，表示他已知夫概王請他早來之事。

郤桓度知道他信任自己，便不作表示。

台階下一隊人緩步而上，巫臣一馬當先，身邊的人兒婀娜多姿，風華絕代，正是一代尤物，自己夢縈魂牽的美女夏姬。心中不由一緊。

巫、夏兩人背後跟了十來個身穿晉服的武士，郤桓度一個也不認識，知道這是巫臣的特別安排，把認識他郤桓度的手下，特地沒有帶來。

郤桓度聽到身後的白喜低聲道：「那穿黃衣的便是閃電矛夏信，穿白衣的便是快刀捷難了，這兩人都是晉國的著名高手。」郤桓度心下恍然，看來這次聚會，還含有比較吳晉兩國武技的作用。這等比武，很易變成意氣之爭，不知巫臣如何應付。

巫臣等很快便和走下石階迎接的夫概王相遇，一邊談笑，一邊向上走來。

郤桓度身旁一陣香風，原來舒雅走了出來。看她雙眼直勾勾地盯著正在走上來的夏姬，郤桓度暗笑女孩子自然難免有爭妍鬥麗的心態。

這個角度剛好看到舒雅的側面，纖巧的鼻子恰到好處的聳起，使她的輪廓既有性格而巧俏，長長睫毛下，烏亮的眼睛，比之夏姬的風韻迷人，是另一種剛健明媚，各勝擅長。郤桓度心想若能把這樣驕橫的美女馴服，應是男性的一大快事。

舒雅對郤桓度的盯視，立即起了感應，小咀不屑地一撇，走遠了幾步。

郤桓度心下有些許被傷害的感覺，幸而剛好巫臣和夫概王走了上來，巫臣正在向各人引見夏姬，很快便要輪到他了，急忙將舒雅置之腦後，應付即將來臨的局面。

巫臣和夏姬轉到郤桓度面前，不知是否神經過敏，郤桓度感到有兩對銳利的目光，正在很仔細地觀察著他和夏姬的神態。

一對眼睛是巫臣，這是很可以理解的，因爲那次救美之後，夏姬神態奇怪，自然令巫臣心下懷疑，當時雖將他瞞過，但總有點蛛絲馬跡，使巫臣心難釋然，不肯放過任何探查的機會。

另一對利眼竟然來自身旁的伍子胥，就令他大惑不解。

無論這兩人中任何一人，如果自己和夏姬的關係被揭開，都會惹來殺身之禍。

夏姬悄然立在他眼前，觸手可及的距離，卻似遠隔在萬水千山之外。他鼻孔傳來夏姬熟悉的體香，勾起在巫臣船內和這美女顚鸞倒鳳，面上卻要升起陌路不相識的初遇表情。

巫臣的語聲似乎在很遙遠的地方傳來道：「夫人！這便是以兵法著稱的當代大家，孫武將軍。」

夏姬抬起俏面，她清澈的大眼睛，一點不見異樣，深深向郤桓度一福。

見到夏姬神態毫無破綻，郤桓度把提到半空的心放了下來，急忙裝作回禮，低下頭來，順便減短兩人目光相接的時間，忽地發現一個景像，令他幾乎魂飛魄散。

原來他目光下射，看見夏姬的左手緊抓成拳，輕輕顫動，這個角度，位於夏姬右側的巫臣，剛好看不見，但能否避過伍子胥的目光，就是五五之數了。

這時他已不能計較，心中起了一片憐惜，夏姬的痛苦，使她須要用上極大的自制力。

見面禮完後，在夫概王引領下，一衆走進正殿。殿內的客席設在南方，主席設在北方，其他的位席，便沿著東西兩方擺設，空出殿心一大片的空地。

衆人面向殿心坐下。

一隊樂隊魚貫走進殿中，面向巫臣和夏姬的客席，奏起樂來。

這隊樂隊有十人，分作兩列，作跪狀，身穿銀灰色窄袖長衣，頭戴黃色帽。

左起第一人是指揮，雙手揮舞鼓杖，敲擊鼓面。後面四人吹著笙簫等各種樂器，其他五人，有人側身彈瑟，有的在拍手唱歌，一時殿內充滿歡樂的氣氛。

郤桓度一邊裝作留心欣賞，一邊目光四處巡遊，見到隨巫臣來的晉國高手，都坐在對面東邊的幾個席位，那閃電矛夏信和快刀捷難兩人，面無表情，難知喜怒。舒雅和白喜一席，她的目光不時望向夏姬，像天下竟有這樣的美女，以致心生不忿。

事實上不止舒雅，殿內包括夫概王在內，大部份的眼光都不時往夏姬處遊弋，夏姬一擧一動，都是令人難以收回目光。

樂隊演奏完畢，夫概王擧杯勸飲。

酒過三巡，夫概王道：「巫專使這次前來，車戰之術，令我吳人大開眼界，久聞晉國武風甚盛，名家輩出，令人神往。」

巫臣仰天大笑道：「夫概王身爲南方第一高手，若談武技，我等便是班門弄斧，貽笑大家，還是藏拙好了。」

白喜插咀道：「巫專使太謙讓了，大家交換一下心得，應是天大美事。」

當時武風最盛，宴會中舞劍比試，幾乎是例行節目，不過兩國外交的宴會，牽連比較複雜點吧了。

伍子胥笑道：「巫專使，今次不惜千里來此，如果不給我們一開眼界，太可惜了！」連伍子胥也附和，衆大臣立即一齊起哄，齊議比武的方法。

郤桓度知道伍子胥爲人穩重，每一行動都有深意，今次可能是與巫臣合謀，利用晉人的力量，一殺夫概王的威風。不知夫概王會否動用他秘密的高手，若果如此，恐怕巫臣和伍子胥不能討好。

伍子胥和巫臣以往同屬楚臣，相識已久，今次來吳，由伍子胥穿針引綫，郤桓度推測兩人合謀，是合乎情理的推斷。

白喜一名手下走到殿心，郤桓度認得這人是以長戟著名的吳國高手萬踪。心想夫概王方一出場便是最著名的好手，顯然志在必得。這時形勢複雜，演變成幾方面勢力的傾軋。

吳方高手萬踪走到殿心，恭手向巫臣施禮，大聲道：「白將軍手下參將萬踪，願向專使請戰夏信老師。」全場一陣騷動。萬踪一上來便挑戰晉方在場的最頂尖高手，當然是希望以一兩場比武來定下勝負。萬踪和夏信使的一是長戟一是長矛，都是遠距離的格鬥兵器。

萬踪語氣中透出强烈自信，那夏信反而神色不動，靜待巫臣的指示。

郤桓度推斷萬踪對這一戰無甚把握，所以反而要迫自己生起强大的信心，才不致因怯戰致氣勢減弱，招致敗績。

夏信爲北方霸主晉國的有數高手，稱雄中原，難怪吳方高手被其盛名所懾。這夏信最著名一戰，是與楚國費無極的一次比武，當時夏信雖然佔了下風，仍能全身而退，使他名震天下。

另一方面郤桓度有點失望，這萬踪一出，擺明夫概王不會動用他那四名秘密高手。使他不能多得點有關這四名高手的資料。

巫臣呵呵一笑道：「萬參將亂矛四十八法，聞名久矣，夏信你便好好領教高明，唯須謹記晉吳兩國，現爲兄弟之邦，點到即止，以切磋爲大前題。」

夏信長身起立，離座走往殿心，恭手向夫概王施禮後，便一語不發，神情倨傲，顯然不把一向僻處南方的吳國高手放在眼中。

夫概王目中寒芒一閃，似動了氣。旋即笑容又浮上臉上。

這時雙方都有隨從走下場，爲兩人穿上銅胄和護著重要部位的鎧甲。

夏信的頭胄是虎頭紋飾，萬踪的是一隻似獅非獅的怪獸，兩人身上的披甲都是以銅片穿綴而成，甲裙直幅下垂，剛好護著下陰，轉動靈活，外形威猛，殺氣騰騰。

又有人取出兩人兵器，夏信持的當然是他的著名長矛，萬踪持戟。

一陣鐘鼓在夫概王席後响起。

夏信手中長矛忽地彈上半空，化出萬道矛影，虎虎生風，大殿上空滿是寒芒，光耀眼目的矛尖反光，使殿上頓時陷入重重矛影裏，這夏信一出手，吸引了全場目光。

滿天矛影倏地收去，變成一支長達丈八的長矛，遙指三丈外的吳國高手萬踪。

萬踪一沉腰，長戟回指夏信。

一股沉雄的殺氣，立時在兩名待勢欲發的高手間生起，使人呼吸頓止。

郤桓度心下大叫不好，夏信果然高明，一出手便佔了主動之勢，看來他的圖謀，是要迫萬踪在數招內分出勝負，這樣贏來便乾淨俐落，大方漂亮。其害處便是這等接觸全無花巧，動輒重傷身亡，如果發展到那樣，很可能使雙方都難以落台。他目光一掃伍子胥、巫臣和白喜等人，發覺他們都現出不安神色，自然是看到場中局勢，難以控制。

夏信長矛寂然不動，由下斜上直指萬踪。萬踪長戟不斷震動，抵抗著夏信的强大氣勢，落了下風，正是動則不能久。

吳國高手萬踪開始雙脚移動，以夏信爲中心，繞著夏信緩轉起圈子來，這一著萬踪是出於無奈，希望藉此減輕夏信長矛遙指的殺氣。

夏信靜立如岩石，就在原地轉身，無論萬踪或快或慢，他的長矛無一刻不是斜斜指向萬踪咽喉的部位。看來只要萬踪露出絲毫空隙，他的長矛就會閃電擊出，形勢千鈞一髮，夫概王和巫臣等不安之色更濃。

一聲大笑在郤桓度口中响起，隨著大笑，他大步踏進殿內兩人決鬥的空間內，殿內各人一齊大驚失色，因爲場內比武的兩人，氣勢正凝聚到頂峯，郤桓度這樣踏進他們的警覺範圍，一個不好，便會招致兩人在氣機牽引下的自然反擊，即管武功遠勝他兩人，怕也難擋兩人的同時合擊。

夏信和萬踪兩人果然同時一震，一矛一戟同時指向郤桓度。

就在兩人要進擊的剎那，郤桓度驀然一聲大喝，手上寒芒一閃，抽出腰上長劍，嗤地一聲掣在半空，寒芒再閃，劈在矛戟所生起的强大氣勢上。

長劍直劈向地下，就在離地三寸處倏地靜止不動，長劍生出强大的氣勢，滿殿寒氣，這一劍雖然砍在虛空裏，卻恰好在二人强大的氣勢網內，劈開一道空隙。

夏信和萬踪當然不能眞的向郤桓度進擊，藉著這個機會，一齊提兵器後退。

這糾纏難分的局面，給郤桓度一劍化解。這一下武功還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你的胆氣和眼光。

郤桓度又是一聲長笑，寒光一閃便收，長劍已插回鞘內，跟著道：「夏老師和萬參將都是武功高强，這一仗便作平分春色如何？」言罷一掃衆人，看見夫概王、白喜和伍子胥等面上震驚的神色還未退去，夫舒雅面色煞白，顯然都爲自己過人的決斷、眼力和劍法，震駭莫名。

夫概王大笑道：「來人！夏老師和萬參將令我等大開眼界，每人賜寶劍一把，黃金十兩。」眼光轉到郤桓度身上，露出了感激的神色，這一著保存了他的顏面，使他對郤桓度大生好感。

晉方高手無不現出驚異之容，郤桓度這一劍的氣勢和速度，把這些眼高於頂的中原高手懾住。

獨有巫臣毫不奇怪，連天下震驚的襄老也在他劍下棄甲曳戈而逃，還有甚麼事他做不到？心下感激他出面解圍。

至此沒有人再有比武的興緻，宴會在融洽的氣氛下進行。

席間巫臣道：「孫將軍兵法天下知名，不知巫某可有請益的機會。」

郤桓度知機得很，連忙道：「巫專使若然有空，可訂個時間一敍。」

兩人終於決定明天下午巫臣到郤桓度府上見面。這約會在衆人面前談妥，當然遠勝私下秘密相見。

宴會直至丑時才完畢，白喜和郤桓度同車而走。車內白喜向郤桓度再三道謝，他手下萬踪得保顏面，於他亦有光采，郤桓度這一著，似乎是押對了。

* * *

回到將軍府，已接近丑時末。

親將來報吳王使人送來巫臣轉贈的舞姬，正在偏廳中等候，有兩個多時辰之久。

郤桓度心中感到一陣刺激，他一生人中還是第一次收到這樣香艷的禮物，這些舞姬無論樣貌身裁，都是萬中無一的精選，聲色藝俱全，又是中原美女，在南方的人來說，充滿異國情調，晚宴時被夏姬引發的感情，似乎突然間有了渲洩的對象。

郤桓度來到偏廳的門，剛好看到一名女子背著自己而坐，郤桓度敏銳的目力告訴他，當他來了廳門時，這女子雙肩微微一緊，顯示她正在提高警醒，留意著自己的接近。

郤桓度心中發出警報，他知道這晉國的舞姬，其實是深藏不露的高手，因爲他的步聲輕如狸貓，若非受過訓練的好手，一般人即管被他走到背後三尺，怕也不能單從聽覺發現他的接近。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這是否晉國特別訓練派來吳國，抑或只是一個特別的例子，與晉國無關，郤桓度一定要查明這點，否則帶著個這樣的禍根在身邊，對他各方面的行動，都不方便。

郤桓度心中轉著無數問題，腳步卻毫不停滯，一直走到女子的身前，高高在上地低頭俯視她的俏臉。

女子抬起頭來，一接觸到郤桓度光芒四射的虎目，連忙低下頭去，只是這一瞥，郤桓度看到她面目甚美，是當時歌舞的女子中，最出色的二三人中其中一人。

這晉國舞姬身穿長裙，腰繫白色寬帶，使她看來修長婀娜，衣領斜交，在站立的角度看下去，可以見到她一截雪白的胸肌，閃爍生光，充滿成熟女性的吸引力，郤桓度禁不住咽了一口口水。

女子立即知覺，似乎大胆活躍起來，剛要站起身向自己這個新主人施禮，忽地又跌坐回去，原來雙肩給郤桓度按著。

郤桓度鼻中嗅著女子身體的香氣，兩眼直望進女子的眼內。

這女子眼中現出不解的神色，胸口不斷起伏，呼吸急速，神態頗爲緊張。

郤桓度却知道她至此有一半是裝出來的，因爲她修長的手絲毫不見顫動，換了一般人，在郤桓度這樣的「奇兵」突現下，不發抖才奇怪。心驚手震，是最自然和正常的反應。

郤桓度雙手輕揑女子的肩頭，觸手處溫軟又充滿彈性。

女子垂首不動，任他爲所欲爲。

大宅一片寂靜，在郤桓度入來之前，吩咐了手下各人休息，所以即管他要幹些甚麼，也不會有人知道。可憾者郤桓度先要弄清楚她的身份目的，才可以放心享樂。

郤桓度低聲道：「望著我！」語氣充滿命令的味道。

女子緩緩抬起俏臉，一對美目直視郤桓度，閃過一絲倔强的神色。

郤桓度眼中威稜並射，他眼中的神光，連有吳越第一高手的夫概王一時也被他所懾，何況這個女子。她一和郤桓度的眼光接觸，全身一震，迅速敗下陣來，不自覺地垂下頭來。

郤桓度怎肯放過她，再喝道：「望著我！」語氣不怒而威。

女子遲疑了一會，再抬起頭來，長的秀目，露出了不解和乞憐的神色。

郤桓度見好就收，虎目忽轉溫柔，但他知道剛才自己虎目含威的形象，已深深地在她腦海內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對於要徹底征服她，作用很大。

攻人者，攻心爲上。

郤桓度一對按著女子的雙手，忽然發出一剛一柔兩種力道，從女子的肩井穴直攻而入。女子全身一震，內氣自然生出感應，抗拒郤桓度侵入體內的眞氣。

郤桓度雙手一震，幾乎彈開，連忙催迫內力，眞氣攻破女子的防禦，很快便把她全身大穴逐個封閉。

女子美麗的臉上現出驚駭欲絕這神情，她全身不能動彈，生死操於郤桓度之手，茫然不知如何被識破自己的身懷武技。另一方面，郤桓度的高明，大出她意料之外。

郤桓度內力忽地收回部份，她發覺自己又可開口說話和動作。

郤桓度微微一笑道：「你叫甚麼名字？」

女子抬起頭來，眼中帶著傲慢的神情道：「孫將軍如此高明，要殺要剮，便隨便你。」

郤桓度收回雙手，背轉身緩緩步入廳中，負手笑道：「果然是入世未深，用刑之道，博大精深，無論何等口硬之人，入到刑室，都會變成一條無耻的可憐蟲，姑娘是否想嘗試一下這方面變化的過程？」

背後風聲忽動，郤桓度身形閃電般倒飛而出，剛好截著要從廳門逸走的女子。

眼前鋒芒閃動，一把匕首迎面刺來。

郤桓度雙手化作虛虛實實的爪影，一下便揑緊女子雙手。

郤桓度武功之高，大出女子意料，女子同時身上幾下輕疼，原來郤桓度用雙腳急踼，封閉了她幾個大穴，女子全身一軟，向郤桓度身上靠來。

郤桓度右手從她的脅下穿入，繞過背後，將她緊緊抱住，登時一陣軟玉溫香充滿懷抱，令人魂消。

郤桓度左手抬起她右腕，看見緊握在她手內的匕首上，鑄有「吳王僚專用」五個大字，心底一震。

這吳王僚是現今吳王闔閭的上一任吳王，當時吳王僚被郤宛等所困，公子光即現在的闔閭設宴請吳王僚赴會，遣刺客專諸於魚腸內藏劍，把吳王僚當場刺殺，奪其位爲王。這女子手持吳王僚的匕首，內情複雜。

女子秀長的雙目緊緊閉起，眼角逸出兩滴淚水，陷入絕望的深淵。

郤桓度把咀湊近女子的耳朵邊，低聲道：「如果不張開雙目，我立即把你和其他死囚，關在一起。」

女子驚悸地張開雙目，這樣與其他死囚關在一起，她的遭遇可想而知，至此她完全失去抗拒的能力。

郤桓度在郤氏家城破滅前，終日和族中女子嬉戲，深悉她們的弱點，所以對付起女子來，份外駕輕就熟，尤其是他見這女子氣質高貴，更是投其所怕，果然一下子便把握到她的弱點。

郤桓度雙手一緊，把她摟得更實，感覺她全身震抖，知她心中十分驚怕。

郤桓度柔聲道：「不用害怕，我絕對不會傷害你。」他已從吳王僚的專用匕首，大略把事情理出個輪廓。

女子抬起淚眼，看見郤桓度眼中射出憐惜和同情，眼水再也忍不住，流落臉頰。

郤桓度忽硬忽軟，欲擒故縱，在他這深合兵法的攻勢裏，她的提防終於徹底崩潰。

郤桓度把聲音壓得很輕地道：「先王是你甚麼人？」

女子悽然道：「是我祖父。」

郤桓度繼續問：「你又怎麼會流落晉國？」

女子眼中閃過一陣猶豫，毅然道：「我也不知爲何會信任你，但情況已不能再壞，坦白告訴你，我今次來吳，是想行刺闔閭，報滅家之恨，可恨吳王沒有揀選到我，算他命大。」說完閉上口，似乎再不欲言語。淚珠不斷流出，雙肩抽動。

郤桓度心知這時還不適合向她查詢底細。

輕輕摟著她的肩，推著她走回睡房。

一直把她扶到牀上，要她睡下。

女子微一遲疑，嚇得停止了哭泣，她原本決定犧牲玉體，來完成目標，現在爲郤桓度識破身份，似乎一下子又回復金枝玉葉的身份，無端羞澀起來，這等心情變化，非常微妙。

郤桓度眼中正氣凜然，絲毫沒有色情的成份，他爲人光明磊落，絕不會强人所難，雖然佔了便宜，在所不免。

他爲她蓋上薄被，深夜春寒，別有一番滋味。

他轉身便步出睡房，轉到書房睡覺。前晚他一宵無寐，現下應是休息的時間了。想起過去這兩日內，多采多姿，至於成敗優劣，留待明天再算好了。

* * *

第二日清晨郤桓度一早醒來，昨夜睡了兩個時辰，他功力深厚，精神完全恢復過來，梳洗後，吩咐下人一番，往見吳王，昨天他和吳王約好，要帶他參觀他這幾年來精心策劃的新戰術，他能否借吳國之力返楚復仇，要看他今日的表現了。

一個時辰後，他和伍子胥和吳王闔閭，來到了西郊一個校場，四周滿佈屬於他們系統的士兵，防守嚴密。

郤、伍兩人領著闔閭，來到一所大宅內，裏面有數百工匠，從事各類兵器的制造。

郤桓度帶著闔閭走進一條由衛士守著的通道，來到一道緊閉的大門前道：「這裏面製造的武器，屬最高秘密，一直以來，除了伍將軍和我外，其他將領一概不知。」見到吳王面上有不愉之色，郤桓度忙道：「現在研製成功，才特地請大王前來觀看。」

吳王這才釋然。

自有衛士打開大門，一條地道斜斜向下伸去，隱約傳來金屬敲打的聲音。

吳王闔閭不知兩人弄些甚麼玄虛，大感興奮，試想以伍子胥的穩重，郤桓度的精明，這樣煞有其事帶自己來參觀，這機密武器肯定非同小可。

伍子胥道：「大王請隨我來。」

三人直往地道走去，跟著便是十多名吳王的貼身護衛。

地道兩邊點了油燈，照明充足。

地道盡處是個工場模樣的地方，一個五十來歲的工匠，正在恭候。

郤桓度一揮手，老工匠連忙取出一件似弓非弓的武器來。

吳王闔閭細心察看，此物前所未見，不知有甚麼用途。

郤桓度在工匠手中接過，微笑道：「這强弓，我稱它爲『弩』，比之弓，只是多了一個機括，但威力卻增强了十倍不止，能穿射任何護甲，包括戰車上的戰士護甲。」

吳王闔閭奇道：「這『弩』比起弓來，有甚麼改進的地方？」

伍子胥欣然接口道：「弩和弓不同，首先弩在張開以後，弦管在弩牙上，並不需要像弓一樣總要用手臂發力拉著弦，這樣一方面可以有較長的時間瞄準，因此能更準確地射中目標。」

吳王大喜，他也是精明厲害，一聽之下，連連點頭。

郤桓度接口道：「還有一個更大的好處，衆弩可以集中齊射，給敵人以突然而猛烈的打擊。如果張弓射箭，僅能靠一個人的臂力，張弩遠射，除了使用臂力外，還可以用脚蹬等方法，使力量加强，射程增遠，威力無與倫比。」

吳王仰天長笑道：「兩位今次爲吳國立下大功，他日我擊敗楚國，進軍中原，必不薄待兩位。」

伍、郤兩人一齊謝恩。

郤桓度取來一支長箭，把它放在機括上拉緊，長箭定在弩機上。

郤桓度把弩箭瞄向遠在三百步外的一個箭靶，一按機括，弩箭「嗤」地射出，中正紅心。

吳王和親兵一齊轟然叫好，當時的箭弓，力達四石，遠及百步，他們怎能不歡叫？

吳王問道：「製作一把這樣的弩弓，需要多少時間？」他一問便問到節骨眼上。

郤桓度答道：「弩的製作，繁複處更甚於强弓，最少要五年方成。」

吳王一陣沉吟道：「這弩弓的秘密，始終不能瞞過楚人，如果我們能在三年

內攻楚，即管楚人知曉，亦是無奈我何。」想到得意處，大笑起來。

郤桓度和伍子胥兩人會心微笑。

這一著才是最厲害，吳國若想把握時機，必須在短期內出兵。這弩箭的製成，正是要迫吳王走上這條戰爭的道路。

吳王道：「由今天開始，我們將以最新的戰術和武器，來擊破中原各國引以爲榮的戰略。」

三人一齊大笑起來。

郤桓度一步一步接近成功，大戰的日子，一步一步地迫近。

＊　＊　＊

郤桓度回到將軍府，巫臣剛好到達，兩人在書房內見面。

巫臣首先道：「世事遷移，變幻莫測，非凡夫俗人的意志能加左右。試想我倆都是楚臣，目下一事晋一事吳，你更搖身一變，成爲兵法大家，誰能料到？眞是大夢一場。」言下不勝唏噓。這縱橫不倒的外交家，說出心內感受，份外動人。

郤桓度沉吟不語，頗有感觸。

兩人這番相見，多了一份親切感，便如老朋友的相敍。

郤桓度打破沉默，說起那天的相見道：「巫兄不愧外交能手，當日乍見小弟化身爲孫武，仍能從容應付，換作小弟，必定當場露出馬脚。」

巫臣失笑道：「當時我內心的震駭，非是言語可形容萬一。幸好我們這類人慣於將感情埋藏心底，所以應付起這種場合，比一般人容易點吧！」

郤桓度心想，你的感情肯定因爲不斷埋藏心底，日積月累，愈來愈多，一旦被夏姬引發時，也比一般人厲害百倍。這個想法，當然不宜宣之於口，轉變話題道：「現今楚國的情況如何？」

巫臣想了一想，嘆道：「楚國雖然因爲囊瓦排斥異己，天怒人怨，但國勢乘强已久，土地廣闊沃美，人丁旺盛，將領如武城黑，沈尹戌、子西、子期、申包胥等都是難得的人才，力量比諸吳國，强大得多。」

郤桓度面無表情，忽又問道：「吳國用兵於楚，晋國可會相助？」

巫臣望向郤桓度，猶豫了一會，沉聲道：「我也不想瞞你，晋國現下自身難保，非到生死存亡，絕不會動其一兵一卒。今次我這專使，其實也沒有包藏甚麼好心，只是希望吳國能在楚國的後方產生牽制的力量，使楚國不能北侵中原，就是這樣吧。」

郤桓度微微一笑，似乎這答案早在猜算中，只是要巫臣親口證實吧。

巫臣續道：「尤其可慮的是秦國。秦國地處西埵。晋國一日强大，秦國一日不能東侵，可慮者秦楚兩國目下關係密切，楚國有難，若得秦師出兵夾擊，吳國兵力即管倍增，也定難討好。」

郤桓度接口道：「所以今次用兵，主要便在於『速』和『奇』，兵貴勝，不貴久，否則勞師遠征，以弱攻强，徒然自取其辱。」

巫臣眼中掠過讚美的神色，道：「郤兄果然高明，深悉兵法之要。」頓了一頓又道：「夏姬要見你，向你道謝請救之恩。」

郤桓度心中一震，連忙一陣長笑，掩飾自己的不安道：「夫人國色天香，誰不神魂顚倒，還是少見爲妙，否則不能自拔，如何是好？」兩人一齊狂笑起來。

巫臣當然以爲他在說笑。任何對夏姬的讚美，亦被他認爲是理所當然。否則他爲夏姬的犧牲，有何價值可言？

那知郤桓度眞是坦白說出內心感受，反而瞞過了這精明的外交家。

這兩人間的關係微妙，隨時可以由並肩作戰的伙伴，變成生死相鬥的仇敵。

兩人談了一會，巫臣才告辭離去。

郤桓度送別巫臣，回到書房。

這幾天來事情發展迅快，枝節橫生，他很需要這樣一個靜下來的時間，好好思索各方面的問題。

現在他到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環境，吳國內由上自闔閭，到夫概王、白喜等，和他都因有共同的目標，關係日漸密切。反而是早先把他引進的伍子胥，有點異樣。

經過了一年多來的努力，他聯絡上舊日家臣，這是一股龐大的力量，令郤桓度有一個班底去進行他的計劃。而且卓本長他們全是在楚國生了根的人，使在楚域內的行動更爲容易和方便。

反而在男女關係上，他卻是有苦難言，夏姬的恩怨纏綿，與夫舒雅微妙的敵對關係，還有，就是……

想到這裏，郤桓度心中一動，感覺到有人接近緊閉了的書房門。

事實上他聽不到任何足音，這表示了門外的人，在輕功上應該有頗佳的造詣。

郤桓度沉聲喝道：「誰人站在門外？」

一把嬌柔悅耳的聲音在門外响起道：「孫將軍，我可以進來嗎？」

郤桓度鬆了口氣，自己幾乎忘掉了她。這不正就是自己的「私產」，那從晋國來的吳王僚孫女嗎？

郤桓度靜坐不動，道：「進來吧。」

書房門「呀」一聲被推了開來，現出一個修長婀娜的身形，清麗脫俗的臉上，絲毫沒有脂粉的痕跡。身上披了一襲寬柔鵝蛋黃的長袍，束了一條寬邊的白腰帶，長長的秀髮在頭上結了個髻，用一條長長的銅簪橫卡著。郤桓度被她的豐姿吸引，一時目定口呆。

郤桓度心想，爲甚麼以自己這樣厲害的眼力，到現在才發覺她是這樣美麗，心中略一思索，登時省起無論那次在吳宮看她歌舞，又或昨夜她初到自己的將軍府，都是蓄意地濃裝艷抹，身上的衣服俗艷不堪，看來是想用這些外象，瞞過她高貴的出身，現在她的秘密爲自己識破，沒有僞裝的理由，所以這清麗迫人的美貌，才是她的本來面目。

郤桓度隱隱覺得，她含有取悅他的用意，這等男女之事，非常微妙難言。如此看來，他已爭取到她一定的好感。

一陣清幽的少女體香，飄送過來，

女子一直走到坐在蒲團上的郤桓度身旁，雙腿幾乎碰上郤桓度的肩膊，才停下來。

女子緩緩在他身旁跪下，她身形極高，跪下的高度剛好與坐著的郤桓度平頭，清麗的面龐離開郤桓度只有幾寸，如蘭的口氣，不斷噴在郤桓度臉上，高聳的胸部微微起伏，昨夜的緊張，全被輕鬆替代。

郤桓度感覺到她的青春和活力，散發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她剛才一進門時，順手將門掩上時，他便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像天地間忽然只剩下這間書房，只剩下他和身旁這美女，把世間一切的懷疑和恩怨，關在室外。

郤桓度脫口問道：「妳今年多少歲？」

女子毫不遲疑地答道：「二十一歲。」她似乎準備順從地回答任何問題，一點也沒有隱瞞的打算。

郤桓度凝視著她的秀目，問道：「爲甚麼妳會這樣地信任我？」

女子面上一紅，緩緩低下頭來。

郤桓度看著她垂下的頸背，線條優美，肌膚潤澤，泛起一片溫柔。

女子輕不可聞的聲音道：「我也不知道爲甚麼這樣。」

女子抬起頭來，又道：「你想不想知道我怎樣來到吳國？」眼中射出熱切的光芒。

郤桓度一直不敢提出這個問題，因爲她若果眞是給收入官府爲奴，再在晋國受訓爲舞姬，她的遭遇便等同下賤的官妓，這種遭遇，郤桓度又怎忍心和這樣氣質高貴的美女連在一起，所以一直不欲啟齒，現下看到她反而自願坦告，事情眞相或有轉機，非如始料之不堪，心中不由驚喜。

郤桓度道：「妳叫甚麼名字？」

女子俏臉再紅，輕輕道：「夷蝶。」

郤桓度微微一笑道：「夷蝶，很美麗的名字，好！妳說吧。」

夷蝶閉上雙目，好一會才睜開，閃著奇怪的光芒，似乎在腦海內重演著一些早被遺忘的往事。好一會才道：「我十六歲時，父親帶我逃離吳國，躲避闔閭的追殺，北逃至晋國，才安定下來。父親一直教我練劍，要我緊記大仇，不可一刻或忘。」說到這裏，夷蝶眼中一片迷惘，像是不知如何是好。

郤桓度憐惜之心更甚，夷蝶正值青春少艾，便要强被仇恨的種子折磨，她在精神上的負担，非常沉重。

夷蝶眼中神色轉爲悲痛道：「當年父親爲了抗闔閭的衞兵，搏鬥中受了內傷，一直未能痊癒，時好時壞，在三個月前，終於過世。」她眼中淚光閃閃，一個少女，突然失去唯一的親人，變成一名孤女，這等遭遇，聞者心碎。

郤桓度伸出右手，繞到夷蝶頸後，輕柔地撫摸，夷蝶低頭不語，陶醉在郤桓度的撫慰裏。

良久夷蝶抬起頭來道：「父親臨死前，我曾經問他我今後要怎樣做，他眼角流出淚水，一語不發，直至死去，也沒有告訴我日後應該如何。」

頓了一頓夷蝶續道：「父親逝世後不久，一直跟隨著我父女的唯一家將，回來告訴我官方正在挑選能歌善舞的官妓，賣身前來吳國，我一聽便覺得是個機會，通過家將以種種賄賂的手段，終於得到一個假冒的身份，前來吳國。」

郤桓度道：「那天妳在吳王殿前獻舞，大好刺殺闔閭的機會，爲何又輕易放過？」

夷蝶道：「那晚吳王背後的幾個人，虎視眈眈，我完全沒有下手的機會。」

郤桓度「哦！」了一聲，心想妳這區區女子，能在這等場合不張惶失措，便是天大胆色。試想吳王闔閭當日奪位，全靠刺殺的手段，對這方面戒心最大，如何會輕易被妳所乘。他身邊永遠有武藝高强的心腹死士，輪班看守，即管以他郤桓度的高超武技，亦沒有一定的成功把握，何況這功力遠遜的夷蝶。

郤桓度左手輕往下移，在夷蝶豐滿和充滿彈力的背肌來回撫掃。

夷蝶低垂下頭，面上一片紅暈，呼吸逐漸加速，任他爲所欲爲。

書房內除了夷蝶輕輕的吐氣聲，寧靜和平。

郤桓度細心審視夷蝶優美的輪廓，沒頭沒腦地問道：「由冒充官妓到現在，妳有沒有……」說到這裏便語氣中斷，似是難以宣之於口。

豈知夷蝶已明白了他的意思，頭幾乎垂到胸前，紅暈直泛上耳根，細若蚊蚋地道：「沒有。」最後那個有字，幾乎只是喉嚨間的一下輕响，郤桓度若非和她在緊貼的距離，一定不能聽見。

郤桓度放下心頭大石，他絕不希望這不染俗塵，有胆有色的清純少女，受到狂徒的沾污。

夷蝶所說的遭遇確是曲折離奇，問題在於晋國的朝政是否的確敗壞到這樣的程度，使她可以擠入這份作爲「國禮」的行列。無論如何，只要能証明她眞是「貞節尚存」，則她所說的一切，都屬可信，否則她便可能是晋國特別訓練來吳的間諜了。

郤桓度決斷過人，一想到這裏，馬上付諸行動。他一把將身旁的美女拉了過來，另一隻手毫不遲疑從她的衣領處滑了進去，正是「攻其不備」。

夷蝶一聲嚶嚀，象徵式地掙扎了幾下，隨著衣服的減少，嬌喘聲卻不斷增强。

郤桓度每一下愛撫，都帶來她全身的痙攣和抖震，經驗老到的郤桓度，幾乎已可打賭她是處女。當然他現在欲罷不能，一定要等待赤裸裸的事實來證明。

書房內無限纏綿，春光撩人。

良久，兩人停了下來。

看著身下夷蝶赤裸動人的身體，感性的線條在眼前優美地起伏著，郤桓度達到前所未有的鬆弛。

心中忽然冒起退隱山林，離開這勾心鬥角，逐鹿中原的權力場所的想法。但很快他又把這意念强壓下去。這類想法，其實正是他家破人亡前所最羨慕的生活，現在他想也不敢想。

對於一個劍手來說，意志是最先決的條件，所以郤氏劍法最重守心，「心」若失守，不戰自敗。想到這裏，郤桓度領悟到兒女柔情，是能令人壯志消沉的。

門外一陣腳步聲傳來，很快門上便响起叩門聲。

郤桓度沉聲問道：「甚麼事？」

門外傳來親衛的聲音道：「大王有事，請將軍現在立即進謁。」

郤桓度應了一聲，剛要起身，夷蝶赤裸的雙手緊纏上來，獻上香信，郤桓度黯然魂消，最難消受美人恩。

郤桓度輕車簡從，匆匆入宮謁見吳王闔閭。

一入吳宮，便由吳王親衛帶領到闔閭的書房。

闔閭正在案前批閱竹簡，一見郤桓度入來，露出前所未見的親切笑容，欣然示意郤桓度坐下。

書房內不見闔閭的親衛，只有案上放了一把連鞘的長劍，劍鞘鑄工精美，滿佈紋飾。

闔閭見郤桓度留意長劍，微笑道：「孫將軍，你看這把劍有何特點？」

郤桓度略一沉吟道：「這把劍劍身特長，不知是何物所製？」

闔閭道：「你爲何不抽劍細看？」

郤桓度心中一凜，見對面闔閭似無惡意，不再猶豫，伸手將劍連鞘取起，緩緩從鞘內抽出長劍，一室寒芒。

郤桓度脫口叫了一聲，眼中充滿讚賞的神情。

劍長四尺有餘，比之父親郤宛傳下的銅劍「銅龍」，還要長上半尺。當時鑄銅的技術水平，一般只可鑄造三尺至三尺半的銅劍，一超過了這個長度，便很易折斷，像「銅龍」已是十分罕有的長度，現下這柄長達四尺半，簡直是見所未見，已有著鐵鋼的成分，所以硬度又勝於銅。

闔閭見到郤桓度驚嘆的表情，微笑道：「這是越國鑄劍大師歐冶子的驚世之作，這樣的鐵劍，他一生中只鑄造了七把，四把都落在我手上，其中的一把「越女劍」，我送給了夫概王的女兒，所以我手上仍有三把這種罕世名劍。」

郤桓度哦了一聲，比試了一下長劍的重量，讚嘆不已。

這把鐵劍的劍身滿佈菱形的暗紋，刃部不是平直的，最寬處約在距劍格三分之二處，然後呈弧綫內收，至近劍鋒處再次外凸，然後入才收成尖鋒，刃口的這種兩度弧曲的外形，使長劍更利於直刺，鬼斧神工。

吳王肅然道：「孫將軍，由今天起，這把劍就是你專用之物，萬望你好好保存。」

郤桓度驀地把眼光從劍上收回，立起身，退後跪地謝恩，朗聲道：「劍在人在，劍亡人亡。」內心欣喜無限。這柄鐵劍更勝銅龍，使他如虎添翼，更難得是吳王對他的寵信。

闔閭眼中神光迸射，若無其事地道：「如果我一早知你除了兵法外，也是擊劍的大行家，這把劍一早便送了給你。」

郤桓度知道吳國內的風吹草動，沒有一點能避過他的耳目，亦不答言，話鋒一轉道：「臣下請求批令，讓臣下潛入楚境，好根據實際形勢，定下將來攻楚的行軍路線。」

闔閭神情有點錯愕，問道：「身入虎穴之事，可否由他人進行？」

郤桓度神情嚴肅，答道：「絕對不可以，這關係到我國興亡，豈能經他人之手。」

闔閭長身而起，繞着書房緩緩而行，他對這大將軍極爲倚重，心下猶豫。

郤桓度知道事關重大，若不能潛回楚域，除去中行和襄老，後果不堪設想，連忙道：「還請大王欽准此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闔閭倏地停步，口中喃喃道：「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就准你此行。」

郤桓度連忙謝恩。

二人商談了一會，郤桓度告辭離開。

* * *

巫臣攜夏姬來到吳國，訓練吳國戰士車戰的技術，不經不覺過了三個多月，踏入了初秋時份。

巫臣絲毫不知他也被吳王利用了來作掩眼的法門，使楚人誤以爲吳人欲以車戰之術，來對付楚國，掩飾了他們在步騎兵方面的訓練，和弩箭的生產，整個吳國都處在積極備戰的狀態下。

郤桓度從楚國方面不斷得到卓本長傳來的消息，中行的行踪已被清楚知道，襄老行踪詭秘，可是時日無多，郤桓度決定在數日內起行。

（未完・五）

鐵小虎

新派俠情故事／歐陽雲飛・文／可飛・圖

上文提要： 鐵小虎進入幽冥教的地道中，發現被白衣女子截擊，花香香將她打走，再進入幽冥地獄，約會的人有戴紅面具五號，相偕到森羅殿的約會地點，闖過了刀山、油鍋，殿外站着左、右使者張半仙、花香香迎迓，座上客分兩類，紅面具的都是鐵虎莊的兇手，黑面具的是幽冥教邀來的江湖好漢，有四位已到；鄰座七號也到了，七鳳和小狗子却未到……

强攻未能得手　逃走又遭阻撓

「我懷疑是百善先生與慈悲和尚。」鐵小虎道。

「從聲音上聽不出來嗎？」鐵狗問。

「這羣傢伙，都是回鍋油條，老奸巨滑，全部用假嗓子說話，根本無法分辨。」

「沒有關係，這幾個紅臉的混蛋，都是殺人的兇手，只要時機一旦成熟，就將他們全部格殺，然後再慢慢的查對眞實身份。」

「對，紅臉兇手，格殺毋論，一個也不要留！」

這一句話並非出自八虎之口，而是新到的一位紅臉三號，左襟上插玫瑰花的人說的。

八虎一楞，噤聲道：「是七姐？」

紅臉三號也是穿着灰色長袍，男裝，小聲頷首道：「嗯，咱們快散開吧，免得啓人疑竇。」

「姐，今日之事，可有通盤的計劃？」

「敵情未明，言之尚早。」

「七姐的意思是——」

「幽冥教主的身份、今日之會的目的、羣魔的背景、態度等等，皆必須一一查明白，方可據以批定行動的步驟。」

「如此，目前只能隨機應變？」

「隨機應變是最好的法子。」

說完這句話後，鐵小鳳便先行離開，落坐在她紅臉三號的位置上。

八號對小狗子道：「在黑臉那邊，只有你一個人孤軍奮鬥，想辦法把公開關係做好，以備不時之需。」

小狗子道：「拉關係，拉外交，俺小狗子是專家，少待三杯酒一下肚，很快就會跟這羣王八變成好朋友。」

言畢，也走回座位，他是黑臉的五號，正巧坐在紅臉三號的七鳳對面。

當鐵小虎經過紅臉五號的面前時，五號老頭忽道：「閣下又交到兩個新朋友？」

小虎在回答紅臉五號的話，目光却投注在紅臉七號的身上，道：「是啊，咱們的力量又增加一倍，現在是四個啦。」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又對紅臉七號道：「尊駕如肯共襄盛擧，就四加一，變成五位啦。」

孰料，紅臉七號竟無動於衷：「抱歉，老夫沒興趣。」

紅臉九號更絕，八虎拉他入夥，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

* * *

客人又陸陸續續的到了幾位。

黑臉的已增至六人。

紅臉的也到達七位。

仔細計算一下，參加死亡約會者，共計十人，鐵掌趙峯、神州怪傑萬事通、響劍司馬長虹已死，等於已全部到齊。

也就是說，連那個發了瘋的齊魯劍客賀三劍也到了。

問題是，賀三劍的魔劍已失，落在劍仙金飛龍的手裡，他如何通關入境？

一個連自己是誰都不復記憶的人，又如何能千里迢迢的來到幽冥地獄？

難道……

鐵小虎心中犯疑，除自己八號，七姐三號，以及五號、七號之外，不由的多看了一號、二號及九號幾眼。

奈何這三人皆如泥塑木雕一般，呆呆地坐在那裡，不言也不動，甚至就是自己面前的茶水也不曾喝一口，根本看不出任何端倪。

鐵小虎久候不耐，找來一個小妞質問道：「你們教主好大的架子，怎麼到現在還不現身？」

小狗子也趁機鼓噪道：「是嘛，大腸告小腸，肚子已經在造反啦，上菜，上菜，再不開飯，準會餓出人命來。」

鐵小鳳唯恐天下不亂，刀片似的眸光，從所有黑臉紅臉身上一一刮過，搧風點火道：「請客，請客，以客爲主，身爲主人的人如此慢待，實在豈有此理，現在咱們大家一起來喊，喊到十的時候，如果幽冥教主還不露面，就砸爛這個鬼地方！」

「一！」

「二！」

「三！」

＊　＊　＊

原想鼓動風潮，造成氣勢，給幽冥教一個下馬威，那想到，別的人似是對幽冥教主畏若虎狠，噤若寒蟬，並未隨聲附和，喊來喊去，還是七鳳、八虎、小狗子他們三個人。

而且，僅僅喊到三，便被一個洪鐘也似的聲音淹沒：「幽冥教主駕到！」

聲洪氣壯，震聲全場，隨着這一聲唱喏，幽冥教主身穿大紅袍，足履雲靴，腰繫玉帶，頭戴玉冠，臉上戴着鬼面具，在左使者茅山道人張半仙，右使者千嬌百媚花香香，以及六名牛頭，六名馬面的簇擁下，儼若閻羅王似的，狠行虎步般大步的踏入森羅寶殿，落坐在主人的位子上。

不曾開口說話，僅只向大家微微頷首示意而已。

接見他擊掌三響，立刻湧進更多的小妞來，一個個皆花枝招展的，手托玉盤，開始上菜。

所有的器皿，酒杯酒壺，碗、盤、匙、筷、清一色全部都是銀質的。

菜乃佳餚，酒係極品，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水裡游的，應有盡有，不一而足。

頃刻之間，每人的面前都滿滿擺了一桌子山珍海味。

夠氣派！

然而，你瞧瞧我，我看看你，彼此觀望，卻無人喝酒吃菜。

氣氛凝重中，幽冥教主終於開了金口：「各位也許會犯疑，以爲本教主在酒菜之中動了手脚，如果這樣想，就未免太過外行了。」

黑臉六號爽朗的聲音道：「此話怎講？」

幽冥教主一字一句的道：「餐具乃銀質製品，倘若有毒，早已變成紫黑之色。」

黑臉七號冷哼一聲，道：「既有大宴羣豪的誠意，又爲何設下重重機關？」

幽冥教主不疾不徐的道：「本教主要請的是眞正的英雄好漢，才夠資格作客森羅寶殿，設下重重機關的目的，就是要將那些不學無術，虛有其名的草包廢物給淘汰掉。」

話完，滿滿的斟了一杯酒，高高舉起，又道：「來，本教主敬大家，歡迎光臨森羅寶殿，乾！」

當眞一飲而盡。

擔任招待的小妞，早將羣豪的酒杯斟滿。

酒杯的顏色依然如故，並無絲毫變化。

大衆疑慮盡除，也紛紛舉杯回敬，杯到酒乾。

七鳳、八虎、小狗子一直在默默的注意，聽他的聲音，看他的舉動，可是，却始終無法從幽冥教主的言語舉止上，分辨出他的身份來歷。

可能是他的聲音故意改變？

可能是他的舉動故意造作？

或者，壓根兒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

鐵小虎吆喝道：「來，吃啊，不吃白不吃！」

小狗子嚷嚷道：「來，喝啊，不喝白不喝！」

由於二人這樣一喳呼，復經幽冥教主的一再敬酒勸菜，事實上下油鍋，上刀山，折騰了這麼久，大家也確實餓得發慌，當即開懷暢飲，大吃二喝起來。

黑臉五號忽然說道：「老夫有一句不中聽的話，不知是否可以啓齒？」

幽冥教主冷厲的眸光一閃，道：「但說無妨。」

黑臉五號猶豫一下，道：「閣下是人？是鬼？」

幽冥教主哈哈一笑，道：「當然是人，活生生的人。」

黑臉五號道：「可否將貴教主的大名公諸於世？」

「可以，但不是現在。」

「什麼時候才會摘下你的假面具？」

「當朋友誠心歸順本教主時，自當坦誠相見。」

黑臉六號聞言一驚，怒聲道：「歸順？原來宴無好宴，會無好會，貴教主是想要大家賣身投靠？」

幽冥教主依舊鎭定異常的道：「言重了，談不上賣身投靠，老夫願與大家携手合作，主宰武林，今日之會後，天下武林將是個一流的局面，唯我幽冥教獨尊。」

語言一頓，繼又說道：「另外，爲了表示本教的敬意，凡是願與幽冥教合作的人，老夫自會送一份薄禮。」

黑臉一號道：「不知是怎樣的薄禮？」

幽冥教主道：「黃金千兩，華屋一幢，美女三名，並且會安排一個雄霸一方，握有生殺大權的職位。」

黃金、華屋、美女、權力，都是人人夢寐以求的事，人生在世，東奔西跑，追求的也不過是這些東西，在場之人聞言，莫不爲之怦然心動。

黑臉二號道：「黃金在那裡？美女在何處？」

啪！啪！啪！幽冥教主再度擊掌三響，立見有人推進一輛車子來。

赫！金光閃閃，車子上面黃澄澄的堆滿了金元寶。

幽冥教主道：「黃金在此，至於美女嘛，諸位可在現場的小妞中，隨便挑，隨便選，環肥燕瘦，各憑所好。」

現場的小妞不少，單是每張桌前，就至少有三名，聞言齊皆猛拋媚眼，大賣風騷。

「哼，卑鄙！無恥！下流！」

「哼，臭貨！爛貨！賤貨！」

「哼，老混蛋，想用美人計！」

七鳳、八虎、小狗子齊在心裡大罵不止。

黑臉七號冷笑一聲，道：「假如有人不肯賣身投靠，貴教主又作何處斷？」

幽冥教主道：「那就很抱歉，保証叫他見不到明天的太陽，吃不到明天的早餐，血流五步，埋骨地獄幽冥！」

這麼殺氣騰騰的言詞，在幽冥教主口中說來，却平平淡淡的，居然不帶絲毫火藥味，此人城府之深，心腸之毒，不言可喻。

激怒了黑臉五號，大發雷霆道：「好狂的老匹夫，你簡直目中無人，竟將天下英雄視作俎上之肉，甕中之鱉，郝某兄弟不自量力，倒想領敎一下貴教主的蓋世神功，爲劍神鐵老虎討一個公道回來。」

話落人已站起，將臉上的面具除下來。

接着，黑臉六號，黑臉七號，也起身除下面具。

大家有目共睹，認得是赫赫有名的終南三傑。

五號是老大郝常青。

六號是老二郝常安。

七號是老三郝常春。

三兄弟都是劍術名家，在江湖上口碑極佳，風頭甚勁，贏得不少尊敬與采聲。

「上！」

郝常青一聲令下，刷！刷！刷！三聲響，三兄弟一齊拔劍而上，攻向幽冥教主。

＊　＊　＊

這事簡直匪夷所思，如非親眼目睹，任何人皆無法置信。

郝氏三傑的功力何其深厚，速度何其快速，竟然尚未攻至幽冥教主的桌前，連人家的邊兒還沒沾到，七鳳、八虎、小狗子也還沒有決定，該如何面對這個變局，三兄弟便已倒在自己的血泊中，死了！

出手的人不是幽冥教主。

不是左使茅山道人張半仙。

不是右使千嬌百媚花香香。

也不是幽冥教主身後的牛頭馬面。

而是三名嬌滴滴的小妞，抽冷子打出三支幽冥令，擊中後腦，當場鮮血與腦漿齊湧而亡。

殺一儆百，全場皆驚，一股蝕骨侵肌的寒意，直從大家心底最深處冒出來。

幽冥教主却依然故我，輕鬆而又從容，命人將死者拖走，敬了大夥一杯，對黑臉一號，黑臉二號，以及黑臉三號小狗子道：「三位怎樣了？是要黃金美女？還是葬身幽冥地獄？」

黑臉一號和二號商量了一下，同聲道：「二百五才想死，自然是要美女、黃金，人財兩得。」

幽冥教主道：「這話可當眞？」

黑臉一號道：「老夫向來說一不二。」

「兩位願意追隨本教主，矢志效忠？」

「願意。」

「不論何事，皆以本教主之命是從？」

「這是做屬下最起碼的條件。」

「答得好，拿下你們的面具，報上你們的名來。」

黑臉一號如言照辦，拿下面具，露出一張猙獰的臉孔，道：「屬下鬼影子何正。」

黑臉二號有樣學樣，同樣是一個獐頭鼠目的傢伙，道：「屬下快刀手何祥。」

這兄弟二人，合稱大別二怪，雖名爲正祥，實則既不正，也不祥，乃是地地道道的江洋大盜，黑道兇神，在大別山佔山爲寨，危害良民，不知道做了多少傷天害理的事，今日竟與幽冥教主一拍即合，實乃武林之大不幸。

何正、何祥昆仲賣身投靠，果然得到了黃金千兩，美女三名，復被幽冥教主請至身旁坐下，與他同桌而飲。

喝了三杯慶賀的酒，幽冥教主目注黑臉三號小狗子道：「這位朋友意下如何？」

小狗子聞言倒抽了一口寒氣，心道：「慘啦，慘啦，當眞災情慘重，早知如此，就不該扮黑臉的，眞不曉得該如何回答這個老混蛋！」

望望鐵小鳳，七鳳似無明確指示。

可把小狗子給急壞了，如火燒屁股，如熱鍋上的螞蟻。

逼急了，急中生智，總算被他想出一個法子來，道：「教主老兄，咱們打個商量好不好？」

幽冥教主一怔神，道：「打什麼商量？」

「給咱家一點考慮的時間。」

「要多久？」

「等閣下處理完紅臉的事情以後，一定會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幽冥教主沉吟一下，道：「成，你慢慢的吃喝，慢慢的考慮吧，只要席散以前做出決定就可以了。」

小狗子撩起面具一角，塞了一嘴肉，灌了一大口酒，吐字不清的道：「這個不必教主老兄操心，對吃喝咱家最有心得，不會虧待自己的。」

幽冥教主將注意力集中到紅臉席上，朗聲道：「黑臉的是新交，紅臉的則是舊識，算起來都是老朋友，別客氣，粗菜薄酒，不成敬意，請多用點。」

鐵小虎道：「既然是朋友，又曾共過大事，教主是否有意特別優待？」

幽冥教主道：「朋友指的是那一個方

面？」

紅臉二號道：「自然是指黃金，美女的數目而言。」

小狗子湊趣道：「韓信點兵，多多益善。」

幽冥教主想一想，道：「老朋友啦，自當另眼相看，只要肯追隨本教主，心無二志，可再加黃金二百兩，美女一名。」

紅臉七號道：「也就是美女四名，黃金一千二百兩？」

幽冥教主點頭道：「不錯！」

鐵小虎道：「倘若不願賣掉自己，又當如何？是否也會流血五步，埋骨地獄幽冥？」

幽冥教主道：「老朋友就是老朋友，縱然志不同，道不合，依然會特別禮遇，另作安排。」

紅臉五號道：「如何安排？」

幽冥教主道：「首先必須將寒鐵寶劍交還本教。」

紅臉二號不悅道：「豈有此理，寶劍是我們拚着老命奪來的，為什麼要交給你？」

幽冥教主從從容容道：「朋友說那裡話來，劍神鐵老虎鑄劍的消息，召集死亡約會，乃至夜襲鉄虎莊的計劃，全部由本教主一手包辦，閣下既然要拆夥退股，自應該將血劍交還本教。」

紅臉九號也開口了，道：「退還血劍，就可以恢復自由之身？」

幽冥教主道：「差不多是這樣，只是本教主還必須要宣佈一件事。」

紅臉七號道：「宣佈何事？」

幽冥教主道：「向武林公開宣佈退出者的姓名，本教主自然會强調一點，他是鐵家滅門血案的兇手。」

此話一出，全場皆驚，大家齊皆不由的打了一個冷顫。

七鳳由於是女扮男裝，怕露出破綻，一直不敢開口，八虎豎起大姆指道：「高明，高明，也好毒，好毒！」

小狗子道：「多高明？」

「此乃借刀殺人之計。」

「又有多毒？」

「比蛇蠍還毒。」

「請八號朋友說話清楚點。」

「此事一旦公佈，被公佈的人必然會臭名滿天下，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最後還是死路一條。」

「哇，好可憐啊！」

「也好悲慘！」

「這可如何是好？」

「小辮子被人抓住了，只好任人牽着鼻子走，做牛做馬，當工具，幹傀儡。」

幽冥教主聞言笑了；笑得很開心，也好陰好冷，道：「朋友之言不差，事情一旦傳開來，痳煩就會接踵而至，武林中多的是沽名釣譽，喜歡多管閒事之徒，像劍仙金飛龍這一流的人物，馬上就會找上門來，大興問罪之師。」

語言一頓，接着又道：「這位朋友想必定然樂於加入幽冥教？」

八虎眉尖一挑，道：「是有這個意思，如果教主老兄肯答應小老兒一個先決條件的話。」

「什麼條件？」

「先將你自己的身份公開。」

「這是不可能的事。」

「單獨向老夫一人公開也可以。」

「辦不到！」

「辦不到那就沒法度，恕難賣身投靠！」

幽冥教主的眸中射出兩道兇光，道：「朋友是個聰明人。」

「大概不傻。」

「聰明人不應該做糊塗事。」

「難得糊塗一次也不錯。」

「你不肯歸順本教主？」

「本人堅持既定的原則。」

「原則比生命重要？」

「小老兒不接受威脅。」

「你不怕本教主將你的姓名公開，變成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遭人唾棄，遺臭萬年？」

鐵小虎忽將音調提高了一倍，粗聲大氣的道：「媽的，你公佈好了，老子不在乎，最好是將所有的人全部大公開！」

他是不在乎，而且巴不得幽冥教主將所有的兇手姓名當衆公開。

然而，幽冥教主不是白痴，並沒有如他的願，僅將他一個人姓名公佈出來：「這位是金如山。」

紅臉五號驚呼一聲，道：「金如山？飛鷹堡主劍仙金飛龍的長子？」

幽冥教主冷聲道：「不錯，正是南金的長公子。」

羣豪俱皆怔住了，議論之聲，此起彼落。

有人說：「南金的兒子也會殺北鐵，實在太意外了，太意外了。」

有人說：「眞是人心大變，大變人心。」

鐵狗說：「眞是虎父犬子，家門不幸哪！」

小虎怒冲冲的故意大發虎威：「放你們的狗臭屁，北鐵獨霸武林，爬到我們南金頭上來拉屎，本少爺代家父出一口怨氣有何不可。」

鐵狗跟他演起戲來，道：「這事令尊金飛龍知不知道？」

八虎道：「此事純粹是本少爺個人的行為，與家父無關。」

幽冥教主以全無感情的語調道：「且不管金飛龍那個老匹夫是否知悉此事，小友既然不願與本教主携手合作，就請交出寒鐵寶劍，離開幽冥教地獄，去任人臭罵宰割吧。」

鐵小虎豈肯就此離去，道：「放心，這種鬼地方，神仙待久了也會沾上鬼氣，在下不會賴着不走的。」

「什麼時候走？」

「別急，好歹也得等我塞飽了肚子。」

「你已經吃得差不多了。」

「還早，還早！」

小狗子幫腔道：「是嘛，這可能是他最後一頓晚餐，自然要吃飽一點，免得做餓鬼！」

幽冥教主尋思一下，道：「好吧，姑且讓你吃一頓飽飯，但最好快一點，別

磨蹭，本教主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八虎唱做俱佳，一邊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一邊說道：「很快，很快，塞飽了肚子，拍拍屁股就走。」

幽冥教主沒再理他，轉對衆人說道：「各位，本教主顧念舊情，特別禮遇，黃金一千二百兩，美女四名，華屋一棟，並且擁有生殺大權，與大家共同瓜分天下武林，你們可願意追隨老夫。」

紅臉四號是神州怪傑萬事通，已死。

十號想必是鐵拳趙峯無疑，也了帳。

三號是七鳳。

八號是小虎。

六號是做鬼的響劍司馬長虹。

剩下來只有一、二、五、七、九號五個人，彼此面面相覷，皆不發一言。

幽冥教主沉聲道：「願與本教主合作的請開口。」

無人開口。

幽冥教主不悅道：「不願追隨老夫的請說話。」

也無人說話。

空氣登時僵住了，沉寂異常，只有八虎、小狗子吃喝的聲音是唯一的點綴。

鐵狗忽道：「教主老兄，我有一個小小的建議。」

幽冥教主道：「什麼建議？」

小狗子道：「用點名的，一個一個來，這樣紅臉的就無可逃避了。」

幽冥教主「哦」了一聲，道：「朋友的這個主意不錯。」

馬上付諸實施，對紅臉一號道：「請尊駕給本教主一個明確交代。」

紅臉一號倒很乾脆：「老子不想與你狠狽為奸。」

「那就請將寒鐵寶劍交回。」

「會的，老夫恨透了這一把兇劍。」

「還要公佈閣下的大名。」

「不必教主多事，老夫自己會公佈的。」

當眞言而有信，話一出口，便將鬼怪面具取下來。

是齊魯劍客賀三劍。

神充氣沛，雙目烱烱有神，一點也看不出來是一個瘋子。

或者說，他的瘋病業已痊癒。

手握寶劍，人已站起，正朝幽冥教主大步行去。

七鳳、八虎看得眞切，雖然劍鞘鑲金鑲玉，古色古香，幾可亂眞，卻絕對不是眞的寒鐵寶劍。

幽冥教主笑道：「聽說賀兄已經發瘋，看來傳言顯然失實。」

齊魯劍客賀三劍面無表情的道：「是曾經瘋過一陣子。」

「現在好了？」

「嗯。」

「怎麼好的？」

「吃了一帖藥。」

「什麼藥？」

「仇恨！」

「仇恨？」

「沒錯，是仇恨！」

啪！將寶劍往幽冥教主的面前重重一放，震得桌子上的碗碟全部跳起來。

鬼影子何正，快刀手何祥嚇一跳，齊聲道：「這個老小子好兇！」

放下的只是劍鞘，劍仍在賀三劍手裡，咬牙切齒的道：「老賊，你害得我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老子今天跟你拚了！」

發話同時，劍已出手，只見金光一閃，已以瀉電奔雷之勢刺向幽冥教主的心窩要害。

* * *

快！快得令人目不暇給。

而且是冷不防猝然施襲。

任何人皆難逃此雷霆一擊。

果然鬧出了人命。

死的人却不是幽冥教主。

而是齊魯劍客賀三劍！

賀三劍雙脚離地，雙手握劍，越過桌面，凌空平射，自己門戶大開，擺出一幅同歸於盡的架式，速度之快，招式之險，見所未見，聞所未聞。

在這種情形之下，被攻擊者最好的結局是兩敗俱傷，十之八九會被殺。

可是，幽冥教主的身手實在令人匪夷所思，拍案叫絕，分明無可躲避，他却奇巧無比的閃開了，同時反手一掌，印在賀三劍的心口上。

一陣肉裂骨碎之聲傳處，賀三劍的胸部出現一個白慘慘的掌印，僅僅殺猪也似的慘叫了半聲，便魂歸西天。

就死在幽冥教主面前的餐桌上，死狀極慘，除挨了一掌外，大別二怪爭寵邀功，還及時補上兩刀，兩條腿當場齊膝斷去。

「白骨掌！」

「白骨掌！」

震駭全場，驚呼之聲四起，大家都看得呆住了。

幽冥教主却依然不動聲色，還是坐在他原來的位子上，命人將餐桌及屍體一併移走，重新端整一桌酒席出來，高舉着酒杯，衝着紅臉二號一晃，從容不迫的道：「這位朋友作何打算？」

好像根本不會發生任何事故，極其瀟灑的乾了酒，還照一下空杯子。

紅臉二號也回敬一杯，道：「條件似乎太苛了一點。」

「你是嫌黃金太少？」

「美女也不夠多。」

「朋友想要多少？」

「馬馬虎虎，最低限度，也得黃金一千五百兩，美女五名。」

幽冥教主翻一下手邊的一本小册子，查一查紅臉二號的有關資料，道：「就閣下的身份地位而言，值，值這麼多。」

紅臉二號道：「貴教主的意思是答應了？」

幽冥教主道：「當然，當然，請到這邊來坐。」

紅臉二號毫不遲疑，當即大步而上，坐在幽冥教主的身旁。

立有人用大紅盤子，送上來三錠五百兩重的金元寶。

所有的小妞排成一行，像人肉市場似的，任憑紅臉二號來挑選。

紅臉二號並沒有挑，他有他自己的理由：「女人在晚上才需要，到時候再選吧，免得她們爭風吃醋，掃了酒興。」

此人酒量絕佳，與幽冥教主連乾三杯。

鐵小虎道：「教主老兄，把這位朋友介紹介紹吧。」

幽冥教主道：「不必介紹。」

「公佈一下姓名也可以。」

「不必公佈。」

「最低限度，也該拿下面具，讓大家瞻仰一下他的丰采。」

「也沒有這個必要！」

小狗子大呼小叫道：「這不公平，咱們爲何正、何祥兩位當家的叫屈，紅臉二號不亮相，爲什麼叫大別二怪亮相，明擺着是欺負人，歧視嘛！」

火沒有點燃，大別二怪並無不悅的意向。

幽冥教主解釋道：「紅臉的朋友，都跟隨本教主，幹下了使鐵虎莊滅門滅派的那件大案子，在幽冥教尚未眞正獨霸江湖，一統武林之前，爲了避免不必要的痲煩，暫時仍有保密的必要。」

八虎聞言大失所望，暗罵了一句：「老狐狸。」

＊ ＊ ＊

幽冥教主又舉起酒杯，瞄了鐵小鳳一眼，道：「不知三號朋友高見如何？」

糟了，火已燒到屁股，大水已淹到脚面，七鳳無可逃避，必須面對現實，給八虎、小狗子使一個眼色，大模大樣的向幽冥教主行去。

幽冥教主道：「朋友究竟作何決定？」

鐵小鳳道：「本人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

「歸順本教主？」

「要你上西天。」

「殺！」

「殺！」

「殺！」

三條人影，三聲殺，三把寶劍，從三個不同的方向，猛往幽冥教主致命要害之處招呼。

同時，權將餐具當暗器，先發制人，攻向紅臉二號與大別二怪。

孰料，這一切全部白搭，尚未攻至幽冥教主的面前，便被一道無形的牆擋住，撞上去，震得倒退回來。

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奇妙的景象，打出去的銀質餐具，也靜止了在半空中不動了，就好像冰封凍結一般，煞是壯觀。

毫無疑問，是張半仙、花香香築下了無影壁。

「找死！」

驀聞七鳳、八虎、小狗子齊聲一喝，一矮身，一探步，劍出如風，卡察！卡察！卡察！三聲響，三名妖嬈小妞的人頭已應聲落地。

她們打出去的三支幽冥令，則撞上無影壁，跌落在地。

鐵小虎破口大罵道：「老雜毛，臭爛貨，你們好卑鄙，以妖術致勝，勝之不武，將來準會被打入第十九重地獄。」

小狗子瞪着花香香道：「癩蝦蟆，我警告妳，小心老子再賞妳一泡熱騰騰的尿。」

幽冥教主及時下令道：「把這三個不長眼的東西給本教主斃掉！」

「是！」

「是！」

諾聲來自牛頭、馬面，也來自現場的性感小妞，登時戰雲密佈，空氣大緊，才待蜂擁而上，聯手合擊，猛可間，森羅殿內一陣地動天搖，所有的琉璃燈數滅數明，彷若幽靈鬼魅般，一下子平添了四個人。

兩男兩女，二左二右。

手握風火劍的是石玉娘。

使用乾坤魔圈的是胡力。

肩上扛着鐵耙的是朱哥。

腰纏着軟鞭的是白牡丹。

這一下，七鳳、八虎、小狗子可樂了，精神爲之一振。

七鳳傳令道：「上，先把老雜毛、癩蝦蟆解決掉。」

八虎怒吼道：「紅臉二號，大別雙怪也別放過，殺無赦。」

小狗子也威風八面的說：「最好別一下子要了幽冥教主老兄的命，給他留下一口氣，我們要親自歡送他到極樂世界。」

朱哥是個色鬼，一瞬不瞬的死盯着千嬌百媚的花香香，不乾不淨的道：「這個母的交給俺猪八戒了，不揍死她，也操死她！」

一鐵耙打下去，立在無影壁上砸出一個大洞來。

胡力的乾坤圈，石玉娘的風火劍，白牡丹的軟鞭，配合得天衣無縫，兩三下便令無影壁毀壞得清潔溜溜。

茅山道人張半仙，千嬌百媚花香香，自無坐視之理，立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以魔術妖法，跟胡、石、朱、白幹上了。

乖乖，彼此各展所長，變幻多端，招式推陳出新，神鬼莫測，甫一交手，森羅殿上的燈火便告全部熄滅，陷入黑暗之中。

黑暗中觀賞仙魔鬥法，更有看頭，聽頭。

但見五彩十色，飛電流光，構成一幅美妙的圖畫。

但聞掌風劍嘯，撕空裂地，譜成一首怪異的樂章。

可惱七鳳、八虎、小狗子空有滿腹的怒火，却使不上力，用不上勁，根本找不到幽冥教主身在何處。

＊ ＊ ＊

惡鬥好似暴風雨，來得快，去得也快。

突然之間，全部靜止下來。

沒再見飛電流光。

亦未聞掌風劍嘯。

整個森羅殿，彷佛進入睡夢之中。

小狗子嗟呼道：「怎麼回事，爲什麼突然休戰不打了？」

石玉娘的聲音道：「老雜毛、癩蝦蟆他們已撤出森羅殿。」

八虎道：「快去追呀，這幾個天殺的

千萬饒不得。」

胡力道：「奴才等不敢輕舉妄動。」

七鳳道：「這是爲何？」

白牡丹說得更淸楚：「果不幸而言中，被魔教的人乘虛而入，以多爲勝，暗中施襲，問題就嚴重了。」

小狗子道：「點一盞燈也好，說不定還可以找到幾錠金元寶，發一筆小財哩。」

馬上遭到八虎的搶白：「哼，財迷，什麼時候了，生死交關，還想發財。」

白牡丹道：「別說這裡的燈已全部破壞，就算完好如初，也斷斷不可以。」

小狗子不明就裡，道：「這又是什麼玄虛？」

七鳳啐道：「這個你也不懂，眞笨，一旦點亮一盞燈，咱們就會變成魔教暗器的活靶子。」

小狗子不服道：「難不成咱們就這樣在此等——」

死字尚未出口，猛地，亮起了一盞燈。

一盞很亮很亮的燈，將森羅殿內照得如同白晝一般。

幽冥教主不見了。

張半仙、花香香不見了。

紅臉二號、大別二怪不見了。

所有的牛頭、馬面、小妞不見了。

連金元寶也被人搬得一錠不剩，僅留下一輛空車子。

森羅殿內桌碎椅翻，杯盤狼藉，湯菜橫流，亂得一塌糊塗。

三名斷頭小妞的死屍仍在，令人怵目驚心。

紅臉五、七、九號也在，各自躲在一個角落裡，雙眼一翻一翻的，天曉得他們在打什麼鬼主意。

燈，在外面，就在森羅殿後門的門外。

燈下，幽冥教主居中而立，張半仙、花香香站左右，紅臉二號、大別二怪、牛頭、馬面等人則環立在後。

「殺！幹掉這個老混蛋！」

「殺！幹掉這個老王八！」

「殺！要他血債血還！」

一片喊殺聲中，七鳳、八虎、小狗子立如洪水猛獸般，挺劍衝出去。

可惜僅僅衝至門口便吃了閉門羹。

不是大門關了起來，而是張半仙、花香香又佈了無影壁，衝力猛銳，反彈的力度亦强，差點仰面倒下去，連退了三四步才拿穩馬步。

小狗子大聲嚷着道：「衝呀！殺呀！別客氣！幹掉一個少一個！」

純屬多餘，鐵狗發話之初，胡、石、朱、白已聯手合擊，揮舞着手中兵刄，衝殺出去。

不料，這一次却失敗了，無功而退，撞得倒飛回來，凌空連打了幾個觔斗才脚落實地。

茅山道人張半仙嘿嘿陰笑一聲，道：「狐狸，石頭，還記得上一次『金剛罩』四人的事吧，外面四角有符咒壓陣，你們又被關在裡面，神仙也破不了，最好省省力氣吧。」

這事八虎、小狗子記憶猶新，如非是胡力、石玉娘及時趕到，取走符咒，不被活活燒死才怪。

而此刻，胡、石、朱、白全部被關起來，有誰會前來馳援？

小狗子打了一個冷顫，道：「完了，完了，這一次不死才叫稀奇哩。」

八虎立即臭罵道：「閉上你的狗嘴，少說喪氣話，你不開口沒有人把你當啞巴。」

鐵狗暗道了一聲：「衰！」果然沒再開口。

幽冥教主依舊不慌不忙，從容自如的道：「本教主上體天心，網開一面，願意給各位一個最後的機會，凡是肯歸順的人，現在還來得及，只要點一點頭，馬上就可以放出來。」

鐵小虎冷聲道：「假如不照着教主老兄的說話做又怎麼樣？」

幽冥教主聲音轉趨冷厲道：「只有活活餓死在森羅寶殿一途。」

森羅殿內鴉雀無聲，沒人再開口答腔，亦即無人情願賣身投靠。

不得已，幽冥教主又開始使用點名的老法子，先對小狗子道：「黑臉三號，你可願意歸順本教主？」

鐵狗不假思索，立道：「不幹！」

幽冥教主又問七鳳：「紅臉三號呢？」

七鳳的答覆也只有兩個字：「休想！」

當幽冥教主問到紅臉五號，五號尚未開口，八虎搶先道：「咱們朋友一場，希望你老兄能聽小弟一言。」

紅臉五號一怔神，道：「閣下有話但說無妨。」

八虎神秘兮兮的道：「好死不如賴活着，奉勸你賣給幽冥教主算了，一千五百兩黃金，數不在少，五名小妞，更是美得冒泡，晚來交上桃花運，做鬼也風流。」

紅臉五號目光閃爍不定，未予正面作答。

小狗子把八虎拉到一邊去，噤聲道：「八少爺，你昏頭啦，胳膊肘往外彎，怎麼可以替這個殺人不眨眼的老魔頭招兵買馬？」

鐵小虎的眸中閃過一抹詭異的神采，道：「山人自有妙計。」

「有何妙計？」

「金蟬脫殼之計。」

「自私，說清楚點嘛。」

「五號投降出殿時，咱們說不定可以藉機殺出去。」

「對，對極了，這個妙計我怎麼沒想到。」

「你想到就可以當少爺了。」

小狗子雖然想不出奇策妙計來，却是一個標準的實行者，拉開嗓門大聲道：「喂，教主老兄，報告你一個好消息，咱家宣佈投降。」

幽冥教主一楞，道：「投降？你剛才不是說不幹嗎？」

小狗子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現在咱家想通了。」

「好，報上你的姓名來。」

「先放我出去再說。」（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賭桌上，史立使詐騙錢被揭破，終要將錢歸還各人，還賠了石筠給童林。東坡居內，「赤蝙蝠」吳江爲其獨子「摧花浪子」吳雲之死向秦豪清算舊賬，一旁的小鎖子眼見不忍，出手相救未果；金七迎上亦未能如願；石筠挺身而出，吳江一腳踢向其要害，正危急間，史立出現，終由童林打發去了；自稱火宅道士的惡扁鵲沙奇將秦豪從鬼門關救出。武林大會上，高手林立……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京華俠隱

歷劫滄桑　完成大任

童林喟然說：「朱壇主支持不了三招，這女娃小小年紀，劍術已成了氣候，倒是難得……」

果然，在兩招稍過時，魚竿被擊落，胸衣被挑開，但未傷及皮肉。可見梁氏姊妹師出名門，不爲已甚。

右棚中又爆起喝采聲和掌聲。

梁芷華連勝兩場，已達到揚名立萬的目的，正要下台，一個肥胖和尚如大鳥臨空上了台，而且伸手一攔，說：「女施主，貧僧還要領教。」

梁芷華退了一步，冷冷地說：「你是何人？」

「『花羅漢』彭文。」

「抱歉，本姑娘看你不大順眼。」說完下台而去。

彭文本想硬攔，又怕引起公憤，呵呵笑著說：「貧僧出家之人，一身肥肉，自然不大順眼，那及得『雲夢雙嬌』一代絕色……」

「雙嬌」老二大怒，不理老大攔阻就上了台，說：「臭和尚，你剛才說什麼來？」

「貧僧痴肥，自不能和英俊的年輕人相比，『雲夢雙嬌』人間殊色，自然看不上貧僧這等方外……」

梁桂華撤出長劍，說：「禿賊，亮出兵刃。」

「梁姑娘，貧僧就用這雙肥手和妳玩玩……」

「你這禿賊，果然不是什麼好東西。」

「怎見得？」

「聽聽你的綽號就知道了。」

「梁姑娘妳這就錯了，本佛爺仿道家修法，一般人只知道北方道家重清靜孤修，南方的天師派重科儀經文，其實並不盡然。北宗固重清修，南方重陰陽雙修，才有北全眞南五祖之別，但北全眞有個劉海蟾却不採清修法，混在妓院中採用陰陽雙修。而南五祖中的白玉蟾，自幼出家，不用陰陽雙修，却是清靜孤修的。」

「誰要聽你這些？看劍！」

「花羅漢」肥大的身子，一點也不笨。所以很多人會上當，以爲他的動作遲緩。閃過梁桂華三劍，伸手抓劍。

梁桂華相信此人練有鷹爪功，不能讓他抓上。

與人對敵，只要忌諱對方某一動機就會分神，而彭文見她怕抓劍身，他就隨時抓劍，予以威脅。

梁桂華處處受制，劍勢就無法放得開。

梁芷華十分焦急，如果是她，仍可攻其弱點，除非此人有十三道橫練的外功，即使如此，仍有致命之處可攻。可惜在台下又不能隨便指點。

不過彭文想在五、七十招擊敗梁桂華也不容易。

此刻華山派掌門清一道長，對少林了相大師說：「大師以爲，這武會的結局如何？」

了相低聲說：「如果明天還只有這些人，武林盟主自然就是天一會的了。」

武當派的掌門人無始眞人低聲說：

「絕對不會只有咱們幾個人，武林五老必會來的。」

清一說：「五老來此也未必成，天一會護法個個武功高强，何況規章明文規定，爭盟主大位者不得超過四十歲。」

了相低頌一聲佛號，說：「這表示天一會中不乏年輕高手了。」

清一說：「也許會主就是個絕世高手。」

這工夫台上已起了變化，彭文抓住了梁桂華的長劍劍身。論力氣她自然不如彭文，拉了幾下沒有拉動。

彭文「呵呵」大笑，說：「梁姑娘，妳是棄劍還是要折劍掛彩下台？」

梁桂華踢向彭文的小腹，彭文不閃不避，「啪」地一聲，如中敗革，梁桂華反而痛得齜牙咧嘴。

彭文本想去撈她的足踝，她收腿夠快。

只聞「卡察」一聲，劍被折斷，彭文手中有半截劍身。但「雲夢婆婆」的劍術畢竟不凡，就憑這短了約一尺的斷劍身挫身一劃。「嗤」地一聲，彭文的長襪被劃裂。

這挫敗雖不能和斷劍相比，仍然算是小挫了。

彭文大怒，一雙肥掌猛攬。重重掌山壓到，梁桂華機先已失，也可以說信心已失，忽然低呼一聲。她的斷劍又被抓住，彭文另一手却揪住她的頭髮。

梁芷華大驚而起，但太晚了。

彭文不會給她援手的時間，抓髮的手一抖是虛，抓劍的手用上巧勁一轉一送，一聲慘嗥劃破空谷，迴蕩不已。

斷劍已戳入梁桂華腹中。

更絕的是，手一抖，甩起她的頭髮，尚未死的人已向右邊木棚飛去，梁芷華悲呼著竄出接住。

斷劍已掉落，梁桂華固然是一身鮮血，接人的梁芷華也是渾身鮮血。

「姊……我……我給梁家……丢人……姊……妳要宰了這……禿賊……他……太……」

梁桂華嚥了氣，芷華嘶呼著：「桂華……桂華……」如巫峽猿啼。大多與會之人都爲之淚下，也有很多人要上台懲治「花羅漢」。

但此刻忽聞台後傳來雷猛的口音說：「本人不久前宣佈大會規章，不旋踵即有人違規破例。爲使武會能順利進行，不再有類似事件，應予按規處理，小吉子何在？」

「卑職在。」

「你和小柱子爲武會司刑童子，馬上照章行事。」

「是！」

小吉子施禮上台，「花羅漢」本要下台，乍見來了個十五、六歲的毛孩子，不由哂然說：「小施主，你要幹什麼？」

小吉子說：「彭文，你已觸犯了大會規章，在下是本次大會的司刑童子，奉命行事。」

彭文說：「奉命幹什麼呀？」

「故違會章者，可使其停止呼吸……」

「哈……」彭文大笑著，但小吉子已攻了上去。

彭文一驚，急忙全力閃避，仍然被小吉子抓破了衣袖，這一手非但彭文大驚，台下的黑白兩道中人也無不吃驚。

因爲小吉子以前是義王府的小廝，以後出現武林，身手也平庸無奇，可是今夜上台，功力好像增加了數倍。

彭文見多識廣，知道輕估了小吉子，更是輕估了天一會。那護法派小吉子和小柱子爲司刑童子，沒有點眞玩藝兒怎麼成？

毫無疑問，彭文由於對梁桂華太過份殘酷，正是老鼠過街，人人喊打。而梁芷華已放下了妹妹的屍體，準備上台。

小吉子說：「彭文，你自絕了吧？」

「佛爺還不到昇天歸位的時候。」

小吉子說：「彭文，你還是到極樂世界去吧！」

小吉子攻擊開始，看來就像一頭小豹子纏噬一頭野牛似的，在體型上相差太遠，但體型似乎無補於事。

彭文的確有「金鐘罩」、「鐵布衫」的功夫。

只是任何這類功夫，無法練到眼上或外腎上。

當然，還有秘密的脆弱致命處，別人不知道。那就是「罩門」。

而小吉子最初只是攻他的外腎和雙目，彭文力大勁猛，蒲扇似的肥掌綿密如墻。他似在考慮，該不該連這小子也幹了一走了之？

這想法也許不太天眞，小吉子後勁不繼，有點怯戰的樣子。這麼大的孩子，能和「花羅漢」這樣的高手拚鬥三五十招，已經很了不起啦！

彭文打定了主意，擊倒小吉子下台入棚，自後面溜掉算了。

這麼決定後，攻勢凌厲無比。

小吉子有點手足無措。

右棚中一個生面孔的漢子說：「天一會的司刑童子，如果無法執行施刑任務，豈不讓人笑話嗎？」

這話有人同感，但像少林、武當及華山等派掌門人却未必這麼想。

彭文越打越猛，小吉子堪堪招架不住。肥大的一掌，實實地拍中小吉子的背部。

小吉子的小身子在地上彈起兩尺多高。

任何人都相信，小吉子在這重手之下，五臟已碎，肉靡骨折，即使彭文自己砸了這一掌之後，也不便再擊第二掌。

因爲他再狂也犯不著得罪天一會。

這僅是瞬間的事，小吉子弓著身子彈起時，頭自胯下探出，一隻手穿出，一把抓住了「花羅漢」的「三大件」。

「咕唧」一聲，血水和蛋黃自他的指縫中流了出來。

「怎麼會呢？」幾乎大多數的人都這麼想。

原來小吉子也是練的十三道橫練，刀槍不入的功夫，剛才挨那一下，力量夠大，砸得他血氣翻湧，却不會受傷。

這手「騎馬毒」用得既刁又狠。

既是以狠對狠，小吉子又年輕，倒也大快人心。小吉子怕汚了台子，立刻把屍體弄到台下後面了。

現在右棚中議論紛紛。

「雲夢雙嬌」老大本想手刄禿賊，見他死得如此之慘，也就算了，當下由家人陪著下山而去。

清一說：「此子不過十五、六歲，橫練功夫深具火候，天一會眞是不可輕估了。」

無始眞人說：「聽說此子以前在義王府臥底，僅是個跑腿的小廝，天一會無孔不入，由此可見一般。」

了相大師說：「據說嘉琳郡主在天一會手中，此事二位可曾聽聞？」

無始眞人說：「確有此事，傳說郡主尚有自由，還和練功出了岔子的一代青年俊彥秦豪見過幾次面。」

了相喟然說：「已痴呆的秦施主，落得如此下場，是白道一大損失，說是劫數似無不可。」

清一道長說：「大師之言甚是，秦施主自學了『不封手册』上的武功之後，幾乎是所向無敵，要是他沒有出毛病，這武林盟主的寶座，必然非他莫屬了。」

無極說：「可是根據貧道這數月暗中觀察，秦施主固然渾渾噩噩，武功盡失，一些粗具武功之人，即使能把他殺傷吐血，然而，天一會似乎還在保護他……」

丐幫大弟子邱榮說：「前輩，依晚輩之見，所謂保護，不過是故作姿態。表示天一會主持正義，體卹痴呆之人，對武林同道示恩討好，反正秦少俠是完了……」

清一道長說：「哼，年輕人，你知道什麼？天一會的人在秦少俠的仇人毆打時袖手旁觀，只是在危及他的性命時他們才出手攔阻。」

邱榮說：「敢問前輩這是爲什麼？莫非天一會眞的悲天憫人，替天行道？」

清一說：「年輕人要多看少說，不要多嘴多舌的。」

邱榮不敢再出聲，卻對師弟張壽低聲說：「說來說去，這牛鼻子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會責備別人，自己的師弟頑石道人變節投入天一會，還有臉說人。」

這工夫「赤蝙蝠」吳江上了台，抱拳說：「在下吳江，那位朋友上台指教？」

立刻有人竄上了台，此人穿的是中土衣冠，脚下卻是拇趾和其他脚趾分開的布襪，足下是革製的拖屐。

這人分明是倭人，他傲然報了名：「『倭刀』柳十三。」能聽淸的沒有幾人。

吳江撤下雙戟，柳十三的倭刀已雙手握住斜斜劈下。吳江綽號「赤蝙蝠」，輕功了得，凡是輕功好的人，大多劈力有限。

倭刀窄長而厚，看來既鋒利又沉重。

吳江不想硬接，利用靈活的輕功閃過。

但柳十三雙手握刀既快又狠，一般人想像，雙手握刀不如單手握刀靈活，攻擊角度也會因雙手握刀而受限制。

這想法不無道理，但在柳十三身上看不到。

也就是說，至少在柳十三對付吳江這等人物時看不出這種現象來。

「刷刷刷」一口氣劈掃十七刀，吳江的雙戟忙豁極了，總覺得這刀法陰詐詭奇。氣勢駭人，偶爾還發出呼喝聲。

邱榮說：「清一前輩可知這是什麼刀法？」

清一本不想回答，又怕對方笑他見聞不夠，冷冷地說：「大概是東瀛三島的刀法吧。」

「這個晚輩也知道。」

無始眞人對了相說：「了相大師一定知道柳十三的來歷？」

了相說：「老衲也是道聽途說，一知半解。傳說此人是琉球人，拳法爲『琉球手』，此爲少林拳術之改創，又加了些東瀛空手道招式而已。至於刀法，東瀛有三大流派，一爲『柳生流』、一爲『神陰流』、一爲『北辰一刀流』，而柳十三的卻不是『柳生流』，而是『北辰一刀流』。」

邱榮說：「還是了相老前輩見聞廣博。」

清一狠狠地瞪了邱榮一眼。

這時台上又有變化，吳江光憑輕功還是不夠，由於倭刀不是凡鐵，左手的戟已被切斷，這工夫柳十三大喝一聲，倭刀直劈而下，陡然翻腕橫切。

「察」地一聲，吳江的一隻左手已被齊腕砍下。吳江一時驚得楞楞地望著地上的斷手，然後才看自己的斷腕。

直到柳十三見好即收，下台而去，他才撿起這隻殘手下了台，大聲說：「與會朋友，那一位能治在下的斷手？如果有人包治，在下絕不還價。」

這工夫天一會棚中走出一個頭灰髮的老者，看衣著十分潦倒，說：「吳大俠，你眞能不還價？」

「是……是的……請問尊駕是？」

「在下沙奇。」此人即是那個火宅道士。

一聽是「惡扁鵲」沙奇，吳江雖痛得一頭虛汗，卻仍然大聲說：「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白染皂……」

「好，沙某爲你包治，這隻手可以再生長在你腕上，但只能拿普通東西，卻不能再拿戟對敵，百日內康復，黃金百鎰。」

這數字令人咋舌，一鎰二十四兩，百鎰兩千四百兩，還不能用以對敵。可是放眼當今宇內名醫，誰能把完全切斷的手再接上去，康復後還能拿東西？

金銀畢竟是身外之物，性命交關，事急從權。

「好好，沙先生，就照您的意思。」

「身上帶了訂金嗎？」

「只有兩塊馬蹄金，沙先生，請放心，幾千兩金子，在下還拿得出來，絕不會食言。」

那知沙奇冷冷地說：「姓沙的也不怕你食言……」

說畢，帶著吳江到台後去了。

這時又來了些人物，黑白道都有，甚至還有作小生意的人，如賣飲食或刀創藥的等等。

作生意的手脚俐落，不一會就理好

了鍋，生起火來，連「涮牛羊肉」的都有。

這工夫「四不像」喬莊上了台，說：「在下喬莊，那位朋友指教？」

「巢湖八鷹」蔡氏兄弟一下子就上了台，老大蔡忠抱拳說：「兄弟們是『巢湖八鷹』，在下老大蔡忠，敝兄弟所學乃合擊之術，對一人如此，對十人也是如此。」

喬莊說：「無妨。」

「既然喬護法不用兵刄，咱們兄弟也不用分水蛾眉刺。」

「不，賢昆仲自管用，對喬某來說，用不用都是一樣。」

這口氣是十分狂妄的，蔡氏兄弟也知道，天一會的護法沒有一個好調理的。

還有，他們自忖在八人合擊之下，勝一個護法應無問題，所以他們爲了顧及身份，不選較低的角色。

既然喬莊自詡他們用不用兵刄對他都是一樣，蔡氏兄弟就不客氣，都撤下了分水蛾眉刺。

八人按東西南北、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八個方位站好，蔡忠先發動，銀光燦燦，喬莊似被蛾眉刺的光浪罩住。

由於蔡氏兄弟是水中功夫，所以蛾眉刺的動作很少掃和砸，多爲刺戳，這是爲了減少水的阻力。

只見喬莊身在光浪中浮沉、閃爍，雙手揮動，手中發出「嗤嗤」聲，那是「一指禪」暗勁點在蛾眉刺上。

這種沉重的兵刄被「一指禪」射中立即蕩開，人多包圍圈又小，兵刄蕩開自相碰撞，就無法完全照預定方式攻敵。

在喬莊來說，豈能放過這機會？

雙手指勁交射，「嗤嗤」聲迭起，蔡氏兄弟的右臂肘骨立折。蛾眉刺有的脫手，有的垂下。

八人下台時，天一會棚中走出一人，原來是史立，對蔡老大說：「八位看來都受了傷吧？」

蔡忠悻悻地說：「兄弟們學藝不精，輸得沒有話說。」

「客氣，客氣，想賢昆仲乃是水中高手，在陸上總不免吃虧，如今負傷，何不馬上找沙先生治療一下？」

蔡忠說：「這點骨傷，咱們兄弟還能自療。」

「蔡兄這就錯了，喬護法的『一指禪』是佛門玄功，勁道至烈，俗語說：傷筋動骨一百天。那是指輕傷，肘骨如果裂碎，尤其是冬天，一旦治療遲了這條胳膊就廢哩！」

蔡忠還眞不能不信這一套。

只是傷在天一會手中，又花錢請他們的大夫治療，不免太窩囊了。

「蔡兄，請跟我來……」喬莊抱拳說：「久聞中原少林、武當及華山三大門派高人輩出，喬某心慕已久，可否請武當派掌門人無始眞人上台指教？」

「無量壽佛……」無始眞人離座。

了相說：「道兄，此人乃陰陽人，功力詭異，『一指禪』威力似還不夠火候，但防不勝防，不妨先發制人……」

無始說：「大師所言極是，貧道正有此意。」

無始並不炫耀，一躍上台。

雙方客套一番，喬莊自衣內取出一支量天尺，約尺半多長，因爲無始眞人有鐵拂塵。

「喬護法請。」

「掌門人請。」

無始眞人先閉上前身穴道，「刷刷刷」攻出十餘拂塵，喬莊閃了開去，並未以一指禪和量天尺攻擊無始的前身。

喬莊一味游鬥，了相說：「道兄恐怕沉不住氣，這喬莊甚是狡詐。」

清一道長說：「喬莊要擊敗無始，可也沒有那麼容易。」

大約五、七十招過去，喬莊量天尺其快逾風，連點無始的左臂「天泉」、「天府」及「俠白」數大要穴。

無始拂塵一攪，即化解了對方攻勢。

那知對方量天尺是佯攻，左手的一指禪突襲向無始的中極穴下側方的「急脈」、「陰廉」和「五里」穴。

無始上半前身穴道已閉，再閉此三穴已是不及，一道勁力正中「五里穴」，整個左腿即不能動了。

無始一個踉蹌，喬莊故作不知，量天尺一挑，正中無始背後「胞肓穴」。此穴在脊椎骨下方的「陽關穴」下側。

如果喬莊要挑他的死穴，如上邊的「中脊」、「靈台」及「神道」等穴，無始立刻沒命。

似乎天一會有個默契，故出大方，留有分寸，以示友善，尤其是對大門派的掌門人。

三大門派，近數十年已式微，就看無始的挫敗就可見一般了。

無始仆在台上，一位武當派的護法立即上台把他扶下。而喬莊也不再戀戰，立刻下台歸棚。

此刻已過了午夜，寒風砭骨。

這時「逍遙客」上台，說：「在下鹿雲，少林了相大師，還是華山清一道長，上台較量？」

了相正要站起，清一說：「大師，這一陣由我來擋，咱們門墻中出了叛徒，已丟盡了人，此番與會，貧道本想清理門戶的，可惜沒有看到他們。」

清一用劍，鹿雲也用劍。

這兩人在劍術的造詣自比梁氏姊妹高。

清一的路子輕靈，鹿雲詭奇。

兩人纏鬥了近百招，還未分出勝負。

由於有一項規定，百招未分勝敗即爲和局，不能再鬥，清一和鹿雲各自回棚。這時石筠和小鎖子也來了。

這工夫花浪上了台。

這女人在這場合之下，也不忘賣弄風騷，大紅斗篷一丟，台下有小婢接著，她抱拳說：「小女子『洞庭春宮』主人花浪，請了相大師賜教！」

這時右棚中忽然有個年輕人說：「妳不配向了相大師動手……」

這個年輕人已飛身上台，原來是邙山「守陵山莊」的牟少莊主。

邙山有歷代帝王陵墓（清朝例外，已另行營建陵墓），在明以前，很多帝王營葬於此。

牟家是某帝王的近親，義務看守親人的陵墓，而建「守陵山莊」，莊主牟子玉以「拳掌指」聞名武林，被稱爲「三絕」。

少莊主牟傳芳，幾乎青出於藍，除了盡得牟子玉的全部所學，還另投名師。

花浪一看牟傳芳少年英俊，英氣勃勃，又露出了本來面目，媚眼亂飛地說：「喲！我道是誰？原來是牟少莊主。」

牟傳芳久聞這女人聲名狼藉，淡然說：「正是在下，花壇主請賜招！」

「慢著，慢著！」花浪說：「如果我輸了，沒有說話，如果牟少莊主輸了，可否答應我一個條件？」

「請說。」

「作我的侍從。」

牟傳芳斷然說：「那種事永不會發生在牟某身上，如果牟某輸了，寧願自絕於台上。」

花浪蕩笑說：「牟少俠，千萬可別那麼想不開……」

牟傳芳不願和她瞎扯，已攻了上去。

牟家「拳掌指」三絕自是不凡，還加上「天山逸叟」的「通臂功」，勢道非凡。

但花浪也是天一會中壇主中最高的一把手。她的武功博雜，主要是以色相換來的，爲了一招絕技，不惜犧牲一切。

所以這兩人堪稱勢均力敵。

花浪想制服他，作爲面首。牟傳芳當然絕不甘敗在她的手中，而且更不想打成平手以和局收場。

因爲一到百招，即爲和局，不准再打。

在表面上是爲了節省時間，也是爲了不必非拚得你死我活不可。事實上是因爲天一會以爲，凡該會上台之人，都不須百招即可取勝。

牟傳芳等於替了相大師上台，非但了相感激，白道中人都很佩服他，因爲花浪的身手非比等閑。

清一說：「牟少俠身手不凡，想不到這姓花的女人也十分了得，大師以爲牟少俠有幾成勝算？」

「阿彌陀佛！」了相說：「老衲以爲牟少莊主有八成勝算。」

清一說：「但願如此……」

七八十招下來，花浪額頭及鼻尖見了汗，但攻守仍然中規中矩，她身著紫紅色緊身勁裝，肌膚欺霜賽雪，配上鮮艷的衣衫，腰肢扭擺，體態十分誘人。

事實上花浪長得的確可人，可惜是虛有其表。

九十招過後，兩人都想有所突破，牟傳芳以梅花間竹打法，一拳夾一掌，再夾上一指，猛然再來上一式「通臂功」。

花浪在這打法下似乎暈了頭。

牟傳芳一掌按在花浪的左乳房上，心一驚，神一蕩。花浪露齒一笑，在他的大腿上捏了一把。

這是牟傳芳的奇恥大辱，沉喝聲中，「通臂功」施到九成，另一手拳掌指配合攻出。

這是全力一搏，而且距百招已近。

花浪急切中翻掌、換位及出腿。兩人瞬間接了四掌、五拳，牟傳芳再中一掌，但花浪被「通臂功」掃中後腰，人已摔向台下，正好被史立接住。

去接的人還有好幾個，只是史立接得快而準而已。

其中居然有非天一會的人……柳十三。

這東瀛客沒見過太多世面，像花浪這等烟視媚行的女人，他一見即驚爲天人。

所以花浪雖未被他接住，一看花浪此刻面色蒼白，口鼻淌血，顯然已受嚴重內傷，不由惱火。

前後不到盞茶工夫，一朵鮮花已判若兩人。

柳十三自作多情，他以爲自己要是提早上台，花浪也許會欣賞他。

於是牟傳芳雖已下台，柳十三上了台，就指名叫牟傳芳再上台較量。

台下竊竊私議，連天一會那邊也不例外。

甚至有很多花浪迷譏笑這柳十三馬不嫌臉長。

牟傳芳自然不會退縮，他剛才見過這柳十三的身手。

但他剛站起，另一人却上了台。

他竟是「蛇腰無影」錢海。

柳十三狂傲地說：「我找姓牟的，你是何人？」

「你找他只不過是小丑表功，以爲花浪會領你這份情，我奉勸你老兄還是收收心吧，那女人身邊的小公雞成羣結隊，而且都是土雞，可不稀罕你這隻東洋雞哩！」

柳十三抽出長刀。錢海還是那柄匕首。

大約匕首是他的長刀的三分之一長度。

柳十三這次大方了，叫錢海先攻。

也許是看他其貌不揚，兵刄又短吧！

而錢海也正想先出手，反之，他的既定進攻方式就沒有什麼用了。

錢海大喝一聲貼了上去。

他的匕首太短，要想贏這一場非貼近不可。

柳十三的刀快而詭奇，可是錢海是看準了的。發揮了他的「蛇腰」長處，乍看像柳十三被一條蛇纏住了。

更絕的是，錢海邊攻邊吆喝。

本來是柳十三攻擊時，時而發出吆喝聲，頗有先聲奪人之勢，可是錢海的嗓門比他大而宏亮，主客立即易位。

用這種倭刀，尤其是雙手握刀，只要被貼上纏上，那就得認。柳十三勉强支持了五十招左右，錢海一聲暴喝，只聞「刈」地一聲，「叭噠、叭噠」掉落兩根手指。

柳十三右手握在刀柄上端的拇、食指，被匕首削斷落在台上。

柳十三也許是駭極或者怒極，伸著

頸子仰天長嘯，然後是渾身發抖，刀已垂下。

錢海把二指撿了起來，說：「柳大俠，幸好這兒有位『惡扁鵲』沙奇，像吳江的手完全斷了，他都能包治，區區兩根指頭，大概也不成問題。喏！快去找沙奇，只不過要破費點罷了！」

柳十三本來眼睛瞪得像小雞蛋，也不想去接這兩根手指，他看了一下，還是接了過去，說：「你是何人？我會找你。」

錢海說：「我姓錢，我看你還是趁熱找沙奇爲你接了吧！」

柳十三切齒說：「姓錢的，咱們沒有完。」下台到後面去了。

錢海正要下台，一個人影以「一鶴沖天」拔起，然後落在台子口左邊柱上掛的一盞氣死風燈的燈杆上。

這才叫做炫耀。此人的身子在燈杆上搖搖晃晃，像要掉下來，因爲他是足尖踏在那小指粗的竹杆上。

這叫做「喜鵲鬧枝」，沒有上乘輕功不克臻此。天一會那邊爆出如雷掌聲，右棚中也有人喝采。

人飄在台上，竟是安總管安康。

一抱拳，安康說：「錢大俠，久違了！」

「一別不過兩個寒暑，却要對安總管刮目相看了。」

「好說，好說！」

「安總管，我眞佩服你和小吉子的裝瘋扮傻的功夫。」

「彼此，彼此。錢大俠，兩年前你老兄在那皇帝脚下，連作七案，使捉賊賞額不斷提高，最後戴上紙手銬入獄，使秦大俠領獎，這一手恐怕比在下和小吉子整天聽人使喚可要高明得多吧！」

「過譽了！安總管，你這一上台，八成是要掂掂我的斤兩？」

「應該說，讓錢大俠掂掂我安康的斤兩，以免自己老是不知道自己是吃幾碗乾飯的。」

錢海笑笑，看他剛才那兩手，自己要小心應付才行，正要收起匕首，安康拔出一柄匕首來，說：「錢大俠，咱們誰也不佔誰的便宜，如何？」

「很好！安總管，我能不能問你一個問題？」

「試試看，我不一定能回答你。」

「你們在義王府臥底，是受這天一會指揮的嗎？」

「不是，那時還沒有天一會。」

「他那時還不是會主，現在是了，對嗎？」

「這問題轉彎太多，我弄不清楚。錢大俠，我要放肆了……」

長兵刄是一寸長一寸强，但短兵刄又說一寸短一寸險。到底長兵刄好還是短的好？這完全因其人其技而定。

兩短遇上又如何呢？

安康晃動著匕首，交換著方位。

錢海倒握匕首不動，只是游走。

「嗆嗆嗆」七八匕首連續相接，糾纏在一起，乍看像在比腕力，但任何一個人只要扭錯了方向，那隻握匕首的手必然斷掉。

這眞是一場罕見的短兵相接。

天又落雪，除了雪花落地的聲音，左右兩棚約百餘人，居然鴉雀無聲。另外就是匕首互格互撞的聲音了。

安康能表演「喜鵲鬧枝」輕功自不待言，而錢海的「蛇腰」比「鬧枝」更加冷門。

在燈火照耀下，森森寒芒流瀉，沒有人知道下次一瞬間中刀的該是安康或者是錢海，是錢海少了一隻耳或者安康身上被捅了個窟窿？

午夜過後，深山中冷徹骨髓。

但與會的人却在繼續增加。

雷猛在後台宣佈，說：「這一場不論誰勝誰敗，首日之會暫告結束，休會至明日午時正，由午時一刻開始至子夜結束。盟主即告產生……」

就在這時，安、錢之戰有了變化，事實上也將近百招。錢海被安康劃了一刀，幸虧是在右邊脖子上。皮肉翻起，鮮血淋漓

安康剛要以勝利者的姿態，再劃上一刀而下台，但錢海頭也沒回，匕首自左腋下飛出，釘在安康的肋骨中。

此刻，也正是百招屆滿，雙方平手，宣佈休會。

* * *

第二天正午，這谷中可更熱鬧了，看樣子還有些眞正的老百姓。

雷猛宣佈第二天的武會開始，就撤下了八十九斤的青銅降魔杵，說：「雷猛求教，那一位不吝賜教？」

由於無人上台，雷猛說：「雷某敢請少林寺掌門了相大師登台賜教？」

了相這次不能不上台了。取了沉重的方便鏟上了台，這兩人的兵刄都是重傢伙，杵是八十九斤，方便鏟重九十二斤。

雷猛先出手，杵鏟一接，「噹」地一聲，台下有人掩耳，兩人各退了一步，原木搭的台子「咯吱」作響。

一連又硬砸硬接了兩下，都服了對方的膂力，然後鏟來杵去，不論內行、外行，看著都很過癮。

白道這邊都有一種想法，了相不能敗。

他代表名門正派，他敗了正道更會消沉下去。

何况，武林五老迄未出現。

若這五位高人始終不出現，了相勝了也無濟於事。雷猛不過是數個護法之一，另外還有二刑童子以及會主及太上會主。

台上兩人每接實一下，虎口發熱，海碗粗原木編成的台子即震動不已。硬是拚到九十餘招，看來百招不可能分出勝負，兩人都較上了勁。

降魔杵泰山壓頂猛砸，方便鏟就硬接。

「噹……」兩人都不敢勉强緊握兵刄，反之，非但虎口都會裂開，還可能被對方及己方內力反震而震傷。

「噹噹」兩聲，鏟、杵同時落在台上。

但幾乎同時，兩人全力推出一掌。

了相用的是少林著名的「單撞掌」，

雷猛用的是賴以成名的「天雷手」。

功力、火候以及武學的玄奧與否，就在這瞬間分出高低來了，兩掌一按，無儔的罡波向上下排壓。

台上的原木「卡察」聲中斷了一根，雷猛退到台邊收勢不住翻到台下。

了相也退了五步之遠。

台下先有一陣子死寂，接著掌聲如雷。

而且在掌聲快停時，只見秦豪蓬首垢面地也在台下一手拿著糖葫蘆，用舌舔著，一邊吆喝著：「好功夫……好功夫！老和尚，改天我要請你吃烤鴨和大蝦水餃……」

雷猛口角有血絲，仍然上台拿起了降魔杵。

小吉子走近秦豪，說：「秦少俠，咱們又遇上了！」

「是……是啊！你不是小吉子嗎？要不要吃糖葫蘆？眞正的去核山楂做的……」

小吉子說：「你看誰上台了？」

秦豪望去，小吉子戟指猛戳秦豪的後側「京門穴」。但這時忽然伸過一根火鉤，在小吉子指上一觸，小吉子悚然收手。

原來是一個做灌湯包子的鄉婦，手拿通火灶的火鉤，對他齜牙笑著，說：「這位小哥……對不起！原來你是在和這個呆瓜開玩笑……我剛才看你伸出兩指要掏他的衣袋，把你當作了剪綹之輩哩！」

小吉子狠狠地說：「妳才是個賊啦！掃把星！爛女人……」正要向這女人下殺手，那個賣糖葫蘆的老人在那插糖葫蘆的草靶子上拔下一支紅中透亮的糖葫蘆，往小吉子口中一塞。

這手法看來不文不火，不疾不徐，卻是恰到好處，一支糖葫蘆上有六七個蘸糖的山楂，全被插入小吉子的嗓中。

小吉子目蘊驚、凶之芒，那鄉婦在後面扶住他，已制住了三處要穴，和另一個少女把他弄到林中去了。

這個賣灌湯包子的鄉婦是趙俏化裝的。

賣糖葫蘆的是丐幫幫主古楓。

少女是失身的石筠，小伙子是小鎖子。

武林五老全到了。

而現在正在台上和「玫瑰夫人」動手的是終南居士。他故意拖時間，好使台下化裝的其他四老及白道中人一個一個地摸。

當然，天一會失踪的人，都是十惡不赦之徒。

而對付天一會的眞正主腦人物，必須在入夜之後。

原來五老被天一會太上會主誘到一山巔深穴中鎖起，由於鐵蓮知此秘密，奉郡主之命，藉出遠差之便，把五老放了出來。

那地穴是個死火山口。

這工夫「四不像」喬莊到左棚後去入厠。

這厠所都設在棚後約一箭之地，那怕是氣味太重，且男女有別。喬莊剛走出厠所，忽見一個不男不女的人向他齜牙。

喬莊是個陰陽人，這種人並非不需要「飲食男女」，由於他是男多女少，很難找一個女多男少的陰陽人。

而這個人看樣子正是個女多男少的貨色。

這人褂子敞開，有較為豐滿的雙峯。

但是，此人又有一張和男人無分軒輊的臉。

只不過，這人的眼神，偶爾會露出少許屬於女人的一種風情。

喬莊到現在為止，才算遇上這麼一個人，物以類聚，似乎這個人也對他頗有胃口，喬莊矜持地說：「你是……」

「我是什麼？你心裡清楚，你是什麼，我也清楚，咱們兩個湊合湊合，眞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喬莊不大喜歡這種口吻，說：「你是幹什麼的？」

「雄風鏢局的鏢師。」

「噢！居然是個鏢師。」

「你似乎不信。」

「有什麼不信的？你打算……」

「咱們這一類人，都希望找同類的，以免『秘密』外洩，這些年來我選來挑去，還是你最為合適。」

「我？」

「對對！你的年紀不太大，武功高名望也高。怎麼樣？武會還早得很，子夜才會結束，咱們到那毛女洞去敍敍……」

這人走過來，喬莊本想試試他的功力，一握他的手，他在喬莊手心上抓了一下，而且作了個撩人之態。

當然，這撩人之態在正常人看來，可能會起一身的鷄皮疙瘩。

可是喬莊被這一抓及一個媚眼撩撥之下，心頭一蕩，忽感右手脈門一緊，如鐵箍般地扣緊了。

「你……你是誰？」

「我？你只要看看我這雙半死不活的睡眼就知道了。」

「睡……睡道人？」

「正是區區。你們變了個花樣，似乎我已被秦豪宰了。」

「武林五老以這手段整人？」

睡道人笑笑說：「我絕不在乎你這『四不像』，只是以為，對付你們這些邪魔外道，大可不必理會繁文褥節。」

喬莊哂然說：「睡道人，如果你們武林五老不是浪得虛名，怎麼會受制於天一會？」

「人妖，是不是受制？因何現在才出頭，對你說也是對牛彈琴，好！我就給你一次機會……」一鬆手，喬莊的「一指禪」全力戳出。

卻只見睡道人用三指繞著他的指風一圈，「一指禪」無影無踪，喬莊色變，說：「你這是什麼功夫？」

「玄玄圈！我說『四不像』，你還要浪費時間嗎？」

喬莊撤下量天尺罩了下來……

終南居士和「玫瑰夫人」之戰，終南居士拖得不耐煩了，招式突變。「玫瑰夫人」自失去一耳之後，心情惡劣，就甚少練功。遇上終南居士這等好手，更無信心。

她的掌拳出手，像攪入了濃膠之中。就這麼一窒，終南居士虛按一掌，懸空擊中了她胸腹之間。

「玫瑰夫人」拿不穩樁，身子向台下落去，但她畢竟也是一流高手，一指點地，射入左棚之中。

終南居士也不能不佩服她的深厚潛力。

「裸叟」上台時，「怒山雙煞」上了台。

以這兩人的武功，自然還差得遠，不久被踢下台來，但接著上台的却是會主座前兩童子之一的小柱子。

「小柱子請前輩高抬貴手。」

「裸叟」說：「我已經高抬貴手了！你小子下台去吧！」

小柱子低聲說：「會主之命難違，請前輩手下留情。」

「好小子！這倒可以商量，你出手吧！」

「晚輩得罪了……」

小柱子比小吉子還高明，「裸叟」暗暗點頭，要是幾個掌門人遇上，那八成討不了公道。

「裸叟」以「蟻語傳音」說：「小柱子，你希望怎樣下台法？」

「請前輩讓我掛點彩。」

「你師父有什麼詭計？」

「關於這一點，家師兄童林比較清楚些。可能是先派些壇主及護法角色和五老纏鬥，使用疲兵政策，最後才精粹傾巢而出。」

「好，小柱子，準備下台……」「咫尺天涯」由「裸叟」親自施為完全不同，小柱子避無可避，「啪」地一聲被砸下台去。

會打的聲音很大而不痛，自然也不會受傷。

這工夫丐幫幫主古楓上了台，說：「老小子，下台去吧！輪到我哩！」

「裸叟」以「蟻語傳音」說：「小柱子剛才說，對方要派些二流貨色消耗我們的體力，然後一舉殲之，若遇上惡性不大的，別下重手。」

古楓說：「怎麼？你不交待，我要飯的就不知道？」他們都是詼諧慣了的。

那知上台的是鐵蓮，她抱拳說：「古前輩，恕我放肆。」

古楓以「蟻語傳音」說：「上了台還來什麼片兒湯？會主在嗎？」

「剛到。」

「太上會主席在嗎？」

「在，前輩請賜招……」

「丫頭，閑著無聊，咱們再折騰一會吧……」

天又快黑了，天一會希望早黑，白道這邊也希望晚上大幹一場，一切都較為方便。雙方都成竹在胸。唯一使白道中人遺憾的是秦豪類似白痴，他不能派上用場，幾乎削弱了一半的力量。

當鐵蓮被古楓逼下台去時，天色已黑，却既不點燈，也沒燃上松油火把。天上雲層厚，不見星月，台上的人，可以彼此看出面目，台下人却看不淸台上人是誰。

反正這武會的兩大對手就是「五老」和天一會，至於幾個大門派，如少林、武當及華山等，自知份量不夠，派不上用場，不過是搖旗吶喊而已。

當然，他們人手多，在這次武會上也有吃重的任務。他們三派已選出兩百餘徒衆，把這山谷包圍了。

古楓打發了鐵蓮，正要下台，忽然像鬼魂似的出現了一個人。無聲無息，似連衣袂也未動一下。

古楓識貨說：「似乎要先製造一些陰森鬼氣你才出現。」

「嘿……」

「網羅都撒好了，要把我們一網打盡對不？」

「古楓，別自恃『武林五老』一點虛名，自視甚高，其實武林中暮氣沉沉，都是你們這些草包造成的。」

「老要飯的是草包，絕不否認，却想不通你這老賊發了什麼瘋，都進了一半棺材，又來為天一會太上會主助拳。」

「要飯的，有沒有什麼後事交待的？」

「有，我死之後，這根打狗杖由你承受——」

對方毫不客氣便動了手，古楓只應付了三招，就不得不使用紫竹杖了。

對手太强，古楓有自知之明，能接下五七十招就不丟人，不敗那是祖上有德，想勝那等於作夢。

紫竹杖盪起一大圈的紫霧，在台下本就看不淸台上的人，在杖霧繚繞下連人影都看不見了。

古楓在紫竹杖上苦練了五十年。

可是武功這玩藝固然須師承，也須天才。

才四十七八招，古楓的紫竹杖被揪住，正要全力奪回，那知對方的玄奧內勁順杖傳來，紫竹杖共七節，就像被蟲蛀過似的糜爛了而斷成七節。

在古楓來說，杖在人在，杖亡人亡。

全力劈出一掌，那知對方甩手反掌一揮，古楓被自己的掌力反震，五臟幾乎離位，如敗絮般摔下台去。

簫神接住了他的身子交給終南居士等人，他自己上了台，自然簫已在手。

而這個絕世高手也不願招搖，旨在斃敵，立即出手，就憑一雙肉掌接下簫神的「搜魂簫」。

為什麼叫「搜魂簫」？是指簫的音律還是招式？

其實兩者都是。吹出「搜魂簫」，內功修為差的，輕者昏死過去，重者肝腸寸斷。

更絕的是，在對敵中揮動此簫，只要手指移動於簫孔之間，也能發出「搜魂曲」，即使一流高手，也會心神不寧。

現在簫神所用的正是這種「搜魂曲」。

但是，他遇上的是特級高手。「簫神」在五老之中，功力是較高的一位，絕活盡出，也僅僅支持了六十餘招，結果也是簫斷臂折，被「裸叟」換了下來。

白道這邊包括了相等人，正在為古楓療傷，但秦豪却在一些小食攤上吃吃

喝喝，了無惦掛。

他也曾看到古楓慘敗，簫神被挫折臂。而「裸叟」上台，恐怕也支持不了五十招。

這樣下去，根本不須到午夜，盟主就產生了。

而「裸叟」和「簫神」都是他的授業恩師，若非他已不可救藥，怎會無動於衷呢？一個正人君子能在此時此刻裝得如此逼眞嗎？

趙俏一邊爲他弄「涮羊肉」一邊低聲說：「秦豪，這是武林存亡絕續，白道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你如果稍有良知，即使武功已失，也該陪侍在你的恩師身邊，要不，你簡直是……」

「我說女掌櫃的，天太冷，多來點胡椒。」

「秦豪，我的話你一句也沒有聽進去？」

「女掌櫃的，灌湯包子還有嗎？」

趙俏直淌淚，怪他嗎？這不公平？誰願意痴呆？可是這結局不是太慘了嗎？

三大門派的兩百餘人困住了山谷，那有什麼用？天一會要消滅他們，是不須一個時辰的。這時「裸叟」也鮮血狂噴，倒在台上。

了相上台把人扶下，睡道人上了台說：「我說太上會主的助拳者，我恐怕也是白搭，不過，能讓你親手超渡，作鬼也神氣！」

台上掌勁激烈，台下的趙俏揪住了秦豪的胸衣，說：「你快開開竅，快醒醒！一切希望都在你的身上，要不，就快把那個老頭子找來，反之，必然萬劫不復……」

秦豪茫然地望著她，說：「女掌櫃，這『涮羊肉』的湯不夠熱，妳作生意可不能打馬虎眼哪！」

睡道人很快被擊傷下台，最後一位是終南居士。

「惡扁鵲」趕來一看，說：「這四位傷勢嚴重，包醫每人千兩。」

了相頌了一聲佛號，說：「沙施主只要重財貨而不重人道，有違濟世救人初衷，更不符『醫者父母心』之旨了……」

「老禿，你們是醫不醫？我沙奇這檔口可沒有閑工夫和你磨牙！我苦研醫道及藥草，就是爲了錢財，錢越多我就越高興。至於別人賜我『惡扁鵲』之名，沙某根本不在乎。」

了相喟然說：「沙施主自管著手治療，老衲負責……」

終南居士傷得最重，一落台下即昏死過去。而台上的高手連勝「五老」，似還未盡全力，無不懾服，此刻，他已自台上失踪。

不久，台上又出現了一人，只聞護法妙空說：「本會會主上台領教，那一位上台賜教？」

迴音在谷中激盪，已無人上台了。

妙空說：「如果無人上台，本會會主即爲當今武林盟主，但因會主不慣處理煩雜俗務，他將退隱，由剛才那位前輩接任盟主，至於四十歲年齡之限制，因會主已退讓，不在此限……」

了相以爲，自己上去也是白贅，但總得盡人事而聽天命，這麼做，傷了也好，死了也好，當無遺憾。

了相站起，白道這邊未傷的只有各派的弟子，一個個淚眼相望，此情此景，和「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情況有何分別？

正在爲「五老」治傷的沙奇看著了相上台，對那些門徒說：「哭什麼呀？天塌下來有高個子頂著，你們就不能學學我姓沙的？少講仁義道德，多弄點錢沒錯……」

這種唯利是圖的論調，自然是一派胡言，可是現在誰也不敢得罪他。

會主沒說一句話，台下的人却知道會主是個年輕人，了相一看就知道是誰了，爲了讓台下白道中人有個準備，他打個問訊說：「金貝勒久違了！」

「大師別來無恙！你大可不必上台的。」

「老衲也知道，可是世上往往有些明知不可爲而爲之的事。金貝勒不在王府納福，跑來參加武會，要是所向無敵，難道眞能棄爵位而就武林盟主不成？」

金燕西說：「本爵不過是興之所至，剛才本會護法宣佈過，即使得此榮譽也不就，而讓與年高德劭者。」

結果了相未支持到十八招，即已不支倒下。

妙空再次宣佈：「還有何人上台？如再無人上台，即宣佈武林盟主已告產生……」

台下鴉雀無聲，妙空高聲說：「本護法妙空當衆聲明，武林盟主產生……」

突然，有人上了台，說：「在下此刻上台是否太遲？」

妙空吶吶說：「不……不遲！」

此言一出，立即退到後台，而台下很多人都聽出這上台者的口音頗似秦豪，好像整個山谷中的氣氛變了。

這怎麼可能？他要上台早就上台了，怎會等到現在？而現在這位即將成爲盟主的人却一字一字地說：「是你？」

「是我。」

「爲什麼會是你？」

「爲什麼就不能是我？」

「這麼說，經脈逆衝是假的了？」

「不假，只是最緊要關頭治好了而已。」

「誰有這能耐？是誰？」

「一會兒就知道了！」

「那麼就連『惡扁鵲』沙奇兩次測驗（爲他試脈），也被你瞞住了？」

秦豪還未答話，只聞沙奇在右邊棚中說：「憑我沙奇，那會試不出他的經脈逆衝有無治癒跡象？只是沙某行醫，從未以『懸壺濟世』爲標榜，有利可圖就救人，無利則免，沙某早就看出，若天一會之人登上寶座，沙某的生意必然大受打擊。設若是秦豪當了盟主，當不會強人所難，非免費或限制收費爲人治病不可，因此，沙某回去報告，瞞了某些事實……」

準盟主大喝一聲：「把沙奇拿下。」

這時台下登時大亂，左棚天一會這

邊忽然有人大喝：「不要盲從！」這人竟是「刀下留人」童林。

而小柱子、金七、鐵蓮、錢海、趙俏、石筠和小鎖子，以及已歸附天一會的「八臂僧」了凡、頑石道人以及無極眞人等，一齊站在右棚外護住。

另外，有人吹起了哨聲，谷外的兩百餘白道得力弟子已開始戒備，準備廝殺了。

台上已動了手，這位準盟主雖然武功奇絕高超，却未想到秦豪更非昔日可比，可以說他的功力增長了兩倍以上。

爲了怕夜長夢多，雙方都有速戰速決之意，在第三招上，「不封手册」第三招，準盟主被砸下台去，連哼也沒哼一聲。

接住他的是一個中年婦人，而上台的，却是剛才連續擊敗「五老」的老人，他就是武夷山「生死判」仇通。小吉子、小柱子及童林，都是此人之徒。

同爲仇通門下，大師兄童林和小師弟小柱子都能深明大義，暗暗傾向於白道這邊，唯有小吉子承襲了乃師的狠毒。

以仇通的霸道，他本要衝向右棚，至少要弄死童林和小柱子，但是，在這些人前面，有個小老頭站定。

於是仇通身邊一位中年婦女阻止了他。

仇通說：「秦豪，是『鬼叟』治好了你的經脈逆衝？」

「不錯！」

「鬼叟」即「不封先生」的師弟。

「可是，人盡皆知，經脈逆衝到了你那程度，根本無法治癒，而且功力愈高，危險愈大。救你的人可能身受重創。」

秦豪說：「也許是在下幸運，救在下的前輩更幸運。爲了整個武林的前途，在下作到了忍人所不能忍，受盡侮辱，挨過無數次毒打，數次極重內傷，但爲了不使爾等犯疑，直到武會即將結束，在下還要眼見『五老』受創，可知我們付出了多少……」此刻已有些哽咽了。

當他們動上手時，有人燃起了火把及燈籠。

谷中又恢復了光明，台上的人也一目瞭然。大家都看清楚了連敗「五老」的八字眉老人和蓬首垢面的秦豪。這是曠世高手之戰，任何人都不願眨眼。

其實他們的搏擊極慢，一招雖有五七式，三五招下來也不須多少時間。現在秦豪已施出「不封手册」上的第四招。

仇通不敢硬接，只是閃避，但第五招施出時，罡風形成無儔的漩渦，原本搭成的台子再也承受不住，「嘩啦啦」塌下，兩人同時射上台外半空時，在空中接了兩招。

當今武林無人能接下這第五招。反之，仇通和「不封先生」也不會定計要秦豪學這「不封手册」上的武功了。

因爲當初「不封先生」練過，尚幸及早停練及治療，仍然失去一半武功。然而，他們不死心，還要找人去練，他們却在一邊觀察。他們選上了秦豪。

如果練死了，當然與他們無害，只好打消這主意就成了。如果秦豪的經脈逆衝可以克服，這對練武者的誘惑太大太大了。因爲其結果將是舉世無匹。

兩人在半空交換了兩式，仇通就像那位準盟主一樣，在瞬間承受萬鈞的巨震下五臟糜碎，也沒哼一聲，落在那中年婦人懷中，已是七竅溢血。

而秦豪在空中以兩式擊中曠世大敵之後，還能來個「朝天蹬」之式悄然落下。谷中死寂一陣後，才爆起喝采聲。

可是秦豪含淚抱拳，然後雙手一按，立刻又靜下來，他轉向右棚內那位小老頭說：「前輩，爲什麼最初定計的『不封先生』，也就是前輩的師兄『不封先生』沒有出現？」

「鬼叟」一指抱著仇通屍體的中年婦人說：「『不封先生』就是她，她本名叫鄭素素，投師本門，比老夫早七八年。她出師後恩師也未對老夫說明有位師姊，而不是師兄，所以以後見面，她一直以男人自居。後來因對清廷有功，却拒不受封，而被同道譽爲『不封先生』，其實是因爲她是女人之身，怕觸犯欺君之罪。」

鄭素素其實早已過了不惑之年，看來不過四十許人，此刻臉上沒有一絲表情，說：「師弟，武林盟主是秦豪了！」

「鬼叟」說：「他無意作武林盟主，他是知恩圖報之人，他恨仇通，對妳却不忘栽培之恩，儘管妳叫他練『不封手册』上的絕技另有居心……」

「那麼，我也無顏受這『栽培之恩』四字，我要走了！如果你們能讓我走的話……」白道這邊有人想攔截，秦豪伸臂一張就阻止了。

跟鄭素素走的人不少，其餘的黑道人物也都散了。

當「鬼叟」凝望著鄭素素消失的身影，良久之後轉過身子時，發現身前跪著兩個人，一個是秦豪，一個是嘉琳郡主。以前「不封先生」對秦豪所說的金貝勒欺師，殺了其師「鬼叟」，又傷了他的事，那都是假的。

＊　＊　＊

金燕西仍未死，只是又變成渾渾噩噩，前事盡忘。據沙奇說，他這輩子再不能興風作浪了。而忠王府那個金貝勒，自然是假的了。把眞的送回去，換走假的，可謂神不知鬼不覺。

因金燕西的失去記憶，仇通及高級部下，如護法們的死亡，以及鄭素素的萬念俱灰，嘉琳的名節又保住了。

其實鐵蓮能名列天一會護法，郡主在天一會享有自由，這已顯示「不封先生」和天一會的關係了。太上會主仍是「不封先生」，也許對她是女人之身感到意外，其實早在秦豪接受她「不封手册」上的武功時，就聽出他的口音頗細。試想：她如果不是女人之身，如何能容兩個夫人紅杏出墻，不斷地更換面首呢？

而她收這兩個夫人，任她們招搖，也正是爲了隱藏她的女人身份。

至於仇通，他是鄭素素的情人。

秦豪雖不屑作武林盟主，在武林中人的心目中，他却是當之無愧的盟主，因而「紙手銬」之名，反被盟主掩蓋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 九幫十八會的船也駛至大島前面的兩個小島之間，大島升起了烟花訊號，才發現元兵跟踪，八條船左右包圍過來，還有大炮，島上亦出現六門大炮，見到封神無忌在島上，各人大出意外，經過和封神無忌的對話，知道他要全殲九幫十八會的人，正在此時，玉龍、紅紅從島上的石後現身，走向封神無忌那邊和他對話……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火鳳凰

軍師圍殲失敗　玉龍解救成功

「你不要九幫十八會的寶藏了?」

「這種環境他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若說他會守信我多少還是有些懷疑。」

「我也是這樣說。」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呢。」玉龍語聲一落，霍地回頭，袖一揮，拂落了宋堅射來的三枚暗器。

「你沒有聽清楚我的話?」玉龍冷笑着接問。

「話是這樣說，我還是信任國師。」宋堅暗器繼續射出。「我也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你要選擇可以選擇的。」玉龍一面擊下宋堅射來的暗器。

「到底是功名利祿吸引。」宋堅疾撲上前，一柄軟劍抖開，毒蛇般疾擊。

玉龍雙袖飛舞抵擋。「你考慮清楚的好。」

「彼此——」宋堅冷笑。「你以為你爹爹會原諒你可就大錯特錯了。」

「我沒有想到他原諒，只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玉龍冷笑。「我是江湖中人。」

「那你眞的夠江湖義氣了。」宋堅冷嘲熱諷的。

「我就是連這一點也沒有考慮。」玉龍大笑。

說話間，兩人出手不停，多年的積怨也同時爆發。

宋堅出手都是毒招，唯恐玉龍不死，玉龍如何看不出來，所以出手也同樣狠辣。

他武功原就在宋堅之上，但這下子擔心那些追隨他的手下的安危，分心旁騖，自然沒有多少本領施展得出來，反而落了下風。

宋堅也是看準了這一點，緊纏着玉龍，他的心腹手下也跟着撲上前來，圍攻玉龍。

紅紅又怎會袖手旁觀，一雙柳葉刀飛舞，旁邊殺上，與玉龍聯手對抗。

她的本領無疑是出自名師指點，臨陣的經驗到底不足，當眞是險象環生，玉龍看在眼內，再看那邊封神無忌的情形，知道除非將宋堅等人殺掉，否則是休想過去解救。

他心念一轉，一心對付宋堅，暴喝聲中，一輪急攻，搶佔上風，抽冷子偷襲，擊殺了宋堅的一個手下。

紅紅少了一個對手，自然威猛起來，她也是第一次參加這種場面，興奮之餘，更加落力，居然再十招不到，便砍翻了宋堅的一個手下。

封神無忌那邊完全不理會，一心對付玉龍的手下，以他的武功修為，又豈是玉龍那些手下所能夠抵擋，片刻不到，已被他擊殺了十多人。

那些都是亡命之徒，並沒有因此退縮，反而激發起滿腔怒火，前仆後繼，撲向封神無忌。

他們的武功雖然沒有封神無忌的好，但一心拚命，三分本領便變了七分，再加上那副兇悍不畏死的表情，對封神無忌多少都有些威脅。

那些官兵正如封神無忌所說，久疏戰陣，幾年下來也享樂慣了，自然是給

比下來，他們都不想拚命，看見那些人的對象又是封神無忌，實在不想上前去送死，但封神無忌到底是他們的國師，不上前幫手日後也是性命難保，到底還是硬着頭皮上前去。

封神無忌當然看得出來，突喝一聲：「不盡力者殺無赦！」

這話入耳，那些官兵連忙振奮起來，奮勇向前撲攻。

這一戰當眞是慘戰，封神無忌也感覺到那股慘烈，他外罩的披風已然給砍碎，左肩亦吃了一刀，雖然是輕傷，已令他內心的獸性盡發，出手更狠辣了。

他再殺八人，那些官兵亦殺掉三個，其餘的玉龍的手下並沒有退縮。

封神無忌全力再搏殺一人，大喝：「處理火炮！」

較遠的官兵連忙向紅衣大炮那邊奔回，趕緊處理好火炮，向武老大那條船再發出兩炮。

船這時候已非常接近，兩炮正中，船頭完全破碎，九幫十八會其中兩個走不及的當場喪命。

武老大等人在火炮發動同時已跳下水中，迅速向岸邊游近來。

鳳棲梧小倩也沒有例外。

船終於沉了，武老大等人與之同時上岸，十多個水性不好的隨即身中亂箭，葬身水裏。

武老大等人上岸，那些官兵已沒有機會放箭，趕緊衝上前來。

他們當然抵擋不住這羣江湖人的衝擊，這羣江湖人也前所未有的合作，人人拚命！

武老大連殺多個官兵，迫向封神無忌，鳳棲梧那邊振吭大呼：「懂得火炮的奪取火炮！」

他並沒有疏忽那八條跟着追來的官船，只要奪得火炮，他們便可以阻止官船泊岸，而官船上雖然有火炮，但因為封神無忌在岸上，對方投鼠忌器，勢必不敢動用。

武老大當然明白鳳棲梧的心意，接喝：「小倩老秦助姓鳳的，去幾個替下玉龍！」

抗元一役他已知道火炮的重要，當時小倩便建議學習使用火炮，所以與玉龍都深懂其中使用之法。

秦正器對火器也是多少有些研究，火炮下餘生的人對於這種武器當然是特別關注的。

九幫十八會的三個幫會頭兒立即撲向宋堅那邊，這三個人動手，玉龍便抽身出來，紅紅當然跟着他，一齊向火炮那邊撲去。

宋堅想留也留不住，與撲前來的三個幫會頭兒未動手已一陣互罵，一動手可又是捨死忘生。

宋堅已沒有選擇的餘地，那三個幫會頭兒對他恨之刺骨，亦全力施為。

玉龍鳳棲梧小倩再加上秦正器等九幫十八會的高手要對付那些官兵當然不是一件難事，火炮到手，他們立即裝置火藥。

那八條船很快進入火炮轟擊的範圍，當先一條先吃了一炮，船頭被轟碎，

其餘的不由停下來，正如武老大所料，他們雖然列開陣勢，却不敢向岸上轟擊，唯恐傷了封神無忌與那些官兵。

封神無忌也知道必然有這個結果，要抽身對付鳳棲梧等人，武老大已擋在他面前。

「武老大，你居然還敢跟大元帥作對！」封神無忌揮手擊斃玉龍一個手下，以凌厲的目光瞪着武老大。

「好像我們這些江湖人，沒有什麼不敢做的！」武老大就像是一頭突然振奮起來的雄獅，又回復當年的威猛。

「方才你說什麼？」

「我說我們根本無心再在江湖上爭什麼，分掉了財富便各散東西，可是你不相信。」武老大歎一口氣。「弄成這局面的是你。」

「現在你說什麼也可以。」封神無忌冷笑。

「不管怎樣，變成這樣我很高興，我的兒子又回到我身旁，九幫十八會大家團結一起，這是很難得的一回事。」武老大搖頭。「現在你說什麼也沒用的了，大家都知道你一心要殺他們，當然只有跟你拚命。」

封神無忌大笑。「你們有資格跟我拚命？」

「不是有沒有資格的問題，只是你非拚不可，你以為他們會讓你離開？」武老大笑了。「那是他們不要命了。」

封神無忌悶哼一聲：「你們敢跟我動手。」

「不敢也得敢，可是我肯定大家都不敢殺你，否則八條官船一齊炮轟，可不是好玩的。」武老大又笑了。「國師千算萬算，這一次可失算了。」

封神無忌沉默了一會，終於歎一口氣。「我承認做錯了一件事，如果我要一個人變成死人，是無須在那個人面前再顯示自己的地位實力的。」

「不錯，你應該立即下令開炮，將我們那條船轟沉。」武老大笑着。「你甚至不應該選擇這個地方。」

「對，應該選擇大海中，即你們甚至連逃的機會也沒有。」

「現在這種環境，我也一樣不知道如何是好，殺了你，官船勢必炮轟此島，放你走一樣收場，看來唯一解決的途徑就是將你抓起來做人質。」

「好主意——」封神無忌仰天大笑。「你就是有這個意思也不應該說出來的，你應該知道殺一個強敵比俘虜一個強敵容易很多。」

武老大笑了。「我們有這麼多人，用車輪戰術，要消耗國師的內力却並不是一件難事。」

封神無忌呆一呆。「你們都是江湖上有頭有面的高手。」

「在這種地方，守不守江湖規矩又有什麼關係？我相信大家都不會在乎，就是其中有人宣揚出去也不會有多大影響。」

封神無忌又是一呆，這種論調原就是他說的，武老大也來這一着，他還有什麼話好說？

包圍在他身邊的江湖人顯然也覺得武老大這意見可以接受，一個個蓄勢待發，等機會出手。

封神無忌看在眼內，目光一閃再閃，大笑：「中原武林的英雄豪傑我今天算是眞正見識過了。」

武老大接一句：「無論你怎樣說我們也不在乎。」

封神無忌仰天一笑再笑，突喝一聲：「住手——」

這一喝他是聚足了功力，當眞霹靂雷霆一樣，所有在動手厮殺的人都不由停下來。

封神無忌目光一轉回到武老大面上。「今天我們是各有損傷，大家可以說扯平。」

秦正器那邊立時截口一句：「老頭兒害怕了？」

封神無忌冷笑。「我只知道最討厭就是糾纏不清的痲煩事情。」

秦正器正要接口，武老大已揮手。「這的確很痲煩，這島周圍都是大海，我們殺你，官兵炮轟，就是有命活在島上，要過的也是很痲煩的生活，有些人雖然不在乎，有些人還是在乎的。」

秦正器與九幫十八會的人都不能不承認，武老大歎着氣接下去：「所以這個遊戲我們到此為止，解決了財富的問題後，回到中土再變一種形式玩下去。」

封神無忌冷笑。「你們還要回中土去？」

「有些人也許不在乎，有些人還是在乎的，中土雖然已經是元人天下，間中仍不免有樂土。」

武老大這說話無非又說中了大部份人的心意，所以並沒有人提出異議。

封神無忌突有所悟的點點頭。「落葉歸根，這其實並不難明白。」

武老大接上口：「連國師也明白，相信沒有什麼人不明白的了。」

封神無忌目光轉向玉龍：「連你那個寶貝兒子又要回中土去。」

武老大有些感慨的。「任何人都難免有錯，沒有經驗的青年尤其是，亂世之中財迷心竅的人比比皆是，我們既然可以放宋堅一條生路，為什麼不可以原諒他？」

玉龍那邊聽着舒了一口氣，對武老大他實在有一種難以言喻的畏懼。

封神無忌目光回到武老大面上。「當然，何況他阻止我們發炮轟擊，讓你們能夠成功來到這兒。」

武老大搖頭。「最重要的是我已不是江湖人，無須再理會什麼江湖規矩。」

封神無忌大笑。「我看最重要的是他是你的兒子。」

武老大嘟喃着。「無論你說什麼我都不會在乎，在我最重要的是取回財富交還大家，了却責任。」

封神無忌冷哼一聲。「還要各人將財富安然搬回中土，招兵買馬。」

武老大沒有說話，秦正器忍不住一句：「我們若是有這個意思，一定很合作，也不會有宋堅這種人出現。」

封神無忌目光轉向宋堅。「話是宋堅說的了，這樣說對他並沒有好處。」

「怎麼沒有，這樣你便會全力對付我們，姓宋的便可以坐收漁人之利。」秦正器大聲疾呼。

「是這樣？」封神無忌瞪着宋堅。

宋堅不由一陣心虛，他想解釋，一時間却已不知如何說話，封神無忌也是老狐狸的了，看在眼內，心中有數，冷然一笑。

這一笑驚得宋堅由心一寒，脫口一聲：「國師千萬別要聽他們胡說八道。」

封神無忌搖着頭。「我只看出他們這些人對財富之外，完全提不起興趣。」

「他們就是要將財富——」

「住口——」封神無忌在冷笑。「我若是再相信你這種話，枉為大元的國師了。同樣一件事，第一次上當可以說是疏忽，第二次就是愚蠢的了。」

宋堅心頭虛怯，目光一轉。「國師這是要棄我不顧，違反諾言？」

「你騙我在先，怪不得我，可是你放心，他們在船上不殺你，現在更不會殺你，至於將來那是要看你的造化，會不會再遇上他們，發生衝突。」

宋堅聽着呆在那裏，秦正器看着，冷笑：「這般小人，將來遇上，我是打殺了乾脆。」

玉龍接一句：「莫忘了我的一份。」

秦正器冷笑。「我們還是不要扯在一起的好，你這位武大少爺，嘿嘿——」

玉龍知道他說的是氣話，衆目睽睽之下，也覺得不是味兒，乾笑着別過頭去。

封神無忌看着悶哼一聲：「這就是你們俗語所謂狗咬狗骨。」

武老大冷笑。「我就是不相信你們的族人當中沒有自相殘殺這回事。」

「對外我們卻是同心協力，所以能夠席捲中原，一統天下——」封神無忌立時又意氣風發起來。

武老大無言歎息，封神無忌接問：「武老大，不管你們是否要回中原去，現在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

「已經說得很清楚的了，勞煩國師跟我們一起，一直到中土。」武老大目光一遠。「至於那八條官船，尾隨而來，我們是不會反對的。」

封神無忌嘿嘿冷笑。「我若是不從，你們便一湧而上，一直至我倒下為止。」

武老大歎一口氣。「國師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享不盡富貴榮華，就是有什麼損傷，也是不好。」

封神無忌又是一聲冷笑。「人說武老大武功高強，想不到心計口才也是不比一般。」

「彼此彼此。」

「我若是就這般答應，是我貪生怕死，武老大既然一身本領，又何妨賜教幾招？」

「好啊，我們就一見高下，再作決定。」武老大這句話衝口而出，事實沙場一戰敗倒，他是心有不甘，一直想找一個機會跟封神無忌一見高下。

封神無忌大笑。「這才是武老大——」長身一躍，上了一塊高石。

武老大身形一動，亦掠上那塊高石，隨便一站，便有氣吞河嶽之勢。

那邊玉龍不由衝前五步，隨即被小倩截下。「爹的脾氣你應該清楚的。」

「我只是……」

「若是不原諒你，爹不會那麼說話的，方才我也有些担心，現在沒有了。」小倩看着他，沉着聲：「以後不會再發生這種事就好了。」

玉龍沒有作聲，在他身旁的紅紅這時候才偷看鳳棲梧一眼。

鳳棲梧好像一直都沒有留意她，可是她目光才轉過來，他的目光亦正好迎上。「玩夠了——」

紅紅吐了吐舌頭。「一些也不好玩。」

「看你好像並沒有這個意思。」

「我還要看武老大跟封神無忌的勝負呢。」

鳳棲梧搖搖頭。「一直以來我都管束你不到，這一次當然也不會例外。」

「那你要怎樣做？」紅紅試探着問。

「你不知道我早便已放棄了。」鳳棲梧很冷淡的。「你喜歡怎樣做便怎樣做。」

紅紅又吐了吐舌頭。「這一次眞的生氣了。」

鳳棲梧微喟。「以前也許會，現在是不會的了，武老前輩方才的話給我很多啓示。」

紅紅想了想。「我不明白。」

「人是會成長的，你明白的時候一定會明白，不明白就是怎樣說也沒用。」

紅紅當然是不明白，也沒有再想下去，目光轉回武老大與封神無忌那邊。

「他們還是那麼站着，一些也不好看。」

小倩忍不住接上一句：「只有跑江湖要雜技的才好看。」

「你以為我不知道他們都是內家高手，現在蓄勢待發，一發不可收拾？」

小倩一怔，紅紅笑接：「你不能不承認他們這樣呆對着實在不好看。」

小倩無可奈何的點頭。鳳棲梧旁邊伸手輕拍她的肩膀。「不用緊張，他們是不會出事的。」

小倩歎息。「有些事有時是會出人意外的，他們太緊張了。」

封神無忌一人之下，當然愛惜生命，武老大也無意以生死來定勝負，可是兩人絕無疑問都很重視這一戰，必定盡力以赴，問題有時就出在這裏。

鳳棲梧當然明白小倩担心的是什麼，也知道怎樣說也沒用。

就在這時候他們聽到了一陣清脆的頭頸響聲。

這響聲是從封神無忌身上發出來，他的身子並沒有移動，甚至連眉毛也沒有一揚，只是體內的骨頭在響，就像是鞭炮響。

武老大聽着雙眉疾揚。「江洲溫家失傳的『一串鞭』內功原來流落到關外。」

封神無忌骨響過後吐了一口氣才應一聲：「武老大果然見識廣博。」

「人說國師對中原文物至有研究，果然不錯。」武老大回以這句話。

封神無忌搖頭。「中原文物博大深遠，可惜你們的民性很不好，互相殘殺，不可終日。」

武老大淡然一笑。「這是人性，當然

漢人也有漢人的劣根性，世代不變，到今時今日，我無話可說，希望你們這一輩外來的人不會受影响，雖然變成了元人天下，這天下也得到眞正的太平。」

「武老大不愧是九幫十八會之首，非常的胸襟，絕不是一般可比。」

「這是廢話——」武老大仰首向天。「我只是對現存的人性已深感失望。」

封神無忌想了想。「我現在也有些担心了。」

「担心你們的人也受到我們影响，逐漸變成了我們的人一樣。」

「這不是白担心的。」封神無忌忽然笑起來。「可惜到頭來只怕還是白担心，無以改變。」

「你只是一個人。」武老大點頭。「我也是，很多事明知道可能會發生，還是無力阻止。」

封神無忌笑着。「所以我們還是先担心我們的勝負。」

「這只是一已的榮辱。」

「我還是悉力以赴，你最好不要令我太失望。」封神無忌雙掌緩緩舉起來，鞭炮也似的骨响聲又傳來。

武老大看着。「你是一個眞正的武人，可惜人在官場，難免官腔十足。」

「這並不影响我們的一戰。」封神無忌雙掌逐漸轉動起來，鞭炮聲响不絕。

武老大看出他已隨時準備出手，一雙掌也終於抬起來，却是一聲响也沒有，是那麼平靜，聲勢上已然弱了封神無忌很多。

小倩玉龍却沒有這種感覺，在他們的心目中，武老大最可怕的就是這樣子，他一直不是這樣沉默的人，只有在全力出擊的時候。

這與封神無忌恰好相反，封神無忌一直以來都是那麼的平淡，就是殺人的時候也不會虛張聲勢，他一向自比三國的諸葛孔明。

第一個出手的是封神無忌，果然是雷霆萬鈞之勢，叱喝連聲，鞭炮連响，就像是一連串密放的轟天雷，要將武老大轟成粉碎。

那刹那只有幾個眞正的高手才看出他到底攻出了多少拳掌脚，聲勢當然是奪人。

武老大沒有給嚇倒，拳脚展開，內力亦透出來，周圍就像是多了一層綿密的繩網，將攻來的拳脚彈開，「綿裏勁」的功力練到他這個地步的人實在罕見。

小倩看在眼內，面上不由露出了笑容，鳳棲梧顯然很意外，嘟喃一聲：「想不到——」

小倩聽着一笑。「他本來是剛强一類，一直都練不好家傳的綿裏勁。」

「家傳的——」鳳棲梧一怔。「我以為見剛猛一派。」

「那完全是體形性格影响，連家父也有這種錯覺，認爲適合練剛猛的武功。」小倩忽然一聲歎息。「大變之後他對人性失望，就像變了另一個人，想不到反而令他練成了家傳的絕技。」

「世事的變化有時實在令人很意外，」鳳棲梧一向都相信這句話。

他意外，封神無忌也意外，封神無忌也是以爲武老大走的是剛猛一類，而據傳，天下武功至剛至烈乃是少林金剛，其次便是溫家一串鞭，所以他自信硬碰下來自己是穩操勝券。

他早已調查清楚武老大並非少林弟子。

武老大高大威猛的形像也令他發生錯覺，得來的資料亦是武老大一向以剛猛取勝。

只要能夠將武老大在衆人面前擊倒他便已心滿意足。

事實武老大是一個練武天才，再加上形格影响，即使改練剛勁一類的武功也一樣不比一般。

連他也一直都沒有想到他非獨可以練家傳的「綿裏勁」，而且更有突破。

若非脾氣變得那麼陰柔，他是完全提不起興趣練陰柔的武功，若非接近退隱的階段，日理萬機他也根本無暇再練其他的武功。

他修練「綿裏勁」只是閒着無聊，用來打發時間，也不以爲會用得着。

連與封神無忌過招的心態也沒有，他很自然的便考慮到以新練的綿裏勁來應付，若是以他以前性格，早已硬拚硬，狠狠的拚一場了。

正所謂有意栽花花不發，無心插柳柳成蔭，武老大怎也想不到竟然練成了「綿裏勁」，又這麼快便派上用場。

旁觀的人難免是有些失望，他們原是以爲看到一場轟轟烈烈，激厲無比的惡戰，那知道只是封神無忌一邊的聲勢猛烈，而出手的結果就像是泥牛入海的，完全沒有激烈的反應。

封神無忌意外之餘，當然也很失望，他那種感覺就像是擊在一片虛無中，完全不着力，沒有擊在實質上的感覺。

他很想與武老大拳脚接觸，那知道武老大的拳脚就像是裹着什麼，在接觸前便已滑開，而且將他的內力牽引開去，化作虛無。

他失望之下當然非常沒趣，心情也逐漸變得煩燥起來，內力也消耗得更多。

鞭炮响聲更密，若是眞的鞭炮，武老大只怕已被炸成遍體鱗傷，封神無忌的目光此時亦有如烈火般。

武老大完全沒有這回事的，氣定神閒，「綿裏勁」的內功施展至極限，整個身子也彷彿變成了一團充滿彈性的棉花，雖然在原地也一樣彈性十足。

封神無忌終於發了眞怒，他不是担心能否將武老大擊倒，而且担心這樣下去會如何出醜。

這些本來他可以說從來沒有這樣生氣過，「一串鞭」也因爲他動怒發揮至盡，這種武功原就是越狂猛越激烈越好。

天地間那就像是風雲變色，內力差一點的人都被封神無忌的呼喝聲震得失魂落魄。

表面上看來封神無忌就像是佔盡上風，大部份人都有這種感覺。

鳳棲梧却在這時候嘟喃一聲：「封神無忌要敗了。」

小倩旁邊聽得清楚，目光一轉：「我不覺得。」

「那是令尊在讓着他。」鳳棲梧搖搖頭。

小倩微喟。「人總會變的。」

「我看他在想辦法讓封神無忌舒服的下台。」鳳棲梧沉吟。「否則他應該還擊的。」

「你看出他有還擊的機會？」

「有兩次，可是他都沒有乘隙搶進，一次可能是不覺，接連兩次是有意的了。」

小倩佩服的看着鳳棲梧，他也被封神無忌的呼喝聲震得心神有些恍惚，實在看不透兩人的出手。

鳳棲梧也沒有說錯，武老大的確是那種心情，他的確有兩次機會可以搶進去，但他却知道那一來必定擊傷封神無忌，而接着的結果難免再硬拚幾招，以受傷的封神無忌必然不是他對手，而綿裏勁一發之下，難免將封神無忌一傷再傷。

之後會是什麼局面他不能推測得到，只是以封神無忌國師的身份，若是重傷倒下，不難嚥不下那口氣，如此一來，後果不堪設想。

他無意要封神無忌當衆出醜，知道穩操勝券他已經心滿意足，他的心態無疑已改變很多，不再是以前遇敵必殺的武老大了。

也因爲這種心態他才成功練成了「綿裏勁」。

現在他在等第三個機會，他也有了應付的好辦法，只是不知道是否有效。

封神無忌一串鞭的內功並非一放到底，綿綿不絕，一直到內力衰竭爲止，就像那燃燒的鞭炮，一串燒罷再來一串，一串緊接一串。

他的內功無疑造詣深厚，一串燒罷幾乎立即便能夠再來一串，這「幾乎立即」之間也就是有了空隙，只是這空隙刹那便補回。

當然他的內力也有一定的消耗，所以這空隙也越離越大，武老大要抓住的就是這空隙。

封神無忌當然也知道這空隙，所以身形變化每到一串鞭的內力用盡的時候便一轉，靈活而又恰到好處的將那個空隙彌補起來。

一切在他是那麼自然，多年下來他根本已沒有考慮到那空隙的出現，事實在他連燒三串鞭仍然不倒下的對手到現在還是武老大一個。

他一心只想迅速擊倒武老大，空隙的問題便疏忽過去，武老大的不再退讓當然也是令他疏忽的一個因素，他並沒有考慮到武老大在抓那空隙，到他發現的時候已經來不及了。

這已是他第七次施放一串鞭，這一串鞭炮燒來當然已沒有第六串的長久，這長短之間的分別並沒有那麼明顯，第七串放盡與第八串開始施放之間空隙也一樣與之前並沒有太大的分別。

武老大這等高手却是分辨得出來，他要抓住的也正就是這稍縱即逝、短促非常的空隙。

累積之前的經驗，他已經清楚知道封神無忌的一串鞭什麼情形之下放盡，緊抓住那刹那的空隙，一衝而入。

那刹那的空隙也正就是封神無忌收拳再擊出的空隙，他的拳頭才擊出小半，武老大的手便到了，看似要與封神無忌的拳頭相撞，却毫無影响。

武老大綿裏勁的內功已聚在手上，就像是綿綿密密的棉絮，束住了封神無忌的拳頭。

封神無忌那刹那知道不好，拳頭上的內力完全施發不出來，要掙脫又掙脫不出，武老大那綿裏勁的內力雖然不能夠抵消他的內力，却令他的內力發不出來。

他的身形仍然在移動，內力循環不息，就是發不出體外，那種感受當然不舒服。

武老大的綿裏勁也發揮至盡，身形保持一定的靈活，與封神無忌周旋到底。

旁人看來，這就像短兵相接，兇險之極，不由目不轉睛，唯恐一個疏神便看不到其中變化。

小倩不由緊張起來，也不由自主的抓住了鳳棲梧的臂膀。「他們拚上了。」

鳳棲梧搖頭。「只是令尊抓住了機會，現在只看封神無忌的反應。」

「什麼反應？」

「他們都是不能夠敗倒的，若是各退一步，和氣收場，大家都算有一個交待，平分秋色，這無疑也是令尊的主意，封神無忌若是不願妥協，硬拚下去，那就是兩敗俱傷的結果了。」

他說得聲低，旁邊玉龍仍然聽得清楚，有些懷疑的一句：「家父的內力造詣——」

鳳棲梧截住了他的話。「也許在封神無忌之上。但一番善意便得吃虧許多，封神無忌若是存心拚下去，當然是佔盡上風。」

玉龍忽然一笑。「人說你見識武功都不是一般可比，有機會總要好好的見識一番。」

「好啊——」紅紅旁邊插上口。「難得在這裏遇上，索性在這裏好了。」

鳳棲梧冷冷的看她一眼。「在你的眼中沒有平靜這回事？」

紅紅回一句。「平靜有什麼好處？」

小倩目光轉落在紅紅面上。「我現在明白什麼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紅紅居然聽得出小倩在說她。「日子過得太平淡不覺得悶，太沒有意思。」

鳳棲梧伸手輕拍小倩。「她若是明白不用你說，不明白，就你怎樣說也沒用的。」

紅紅瞪了鳳棲梧一眼。「你們你一言我一語的，是存心對付我了？」

鳳棲梧沒有理會她，回望封神無忌武老大，看見二人仍然在身形不住的變化，不由擔心起來。

紅紅的目光也隨着轉去，看着嘟喃一聲：「一些也不好看。」

她再看便要嚷出來，封神無忌心情在這種不大舒服的狀態下無疑最聽不得挑撥的說話，紅紅一嚷，後果不堪設想。

鳳棲梧早已顧慮到，即時出手，封

住了紅紅的兩處穴道，出其不意，出手又迅速，非獨紅紅意料不到，就是玉龍小倩也覺得突然。

他們呆一呆之下，紅紅已被鳳樓梧封住了穴道，正好倒向玉龍那邊，玉龍很自然的伸手扶住，正要問，鳳樓梧已開口：「她不是小孩子，也不是立什麼壞心腸，却是心直口快，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說什麼話。」

玉龍不能不同意，封神無忌有意將九帮十八會一網打盡，也就是紅紅的無意提示。

紅紅瞪着眼說不出話來，轉顧玉龍，玉龍只好若無其事的，小倩隨即一句：「你別要生氣，鳳大哥是爲了大局設想。」

紅紅目光又轉向玉龍，小倩跟着又一句：「你不用多心，我大哥若是動手解你的穴道，我們便連他的穴道也封上，省得麻煩。」

她當然看出玉龍對紅紅有意，唯恐玉龍難做，先說了這番話，也知道紅紅直腸子。有了這番話便不會怪責到玉龍頭上。

紅紅果然不出所料，目光立即轉到小倩面上，氣憤憤的，小倩却笑了。「你對我生氣沒用的，又不是我封上你的穴道。」

鳳樓梧沒有理會，只是看着在惡鬥的封神無忌與武老大，一口眞氣提起來，準備應付突來的變化。

武老大、封神無忌對峙已實在太長時間了。

封神無忌對形勢當然清楚，但心高氣傲，一心要擊倒武老大之威，並沒有老慮到武老大是九帮十八會之首，也是一樣不能夠當衆被擊倒。

武老大到底忍不住一句：「國師好深厚的內力。」

封神無忌悶哼着：「九帮十八會之首也果然是名不虛傳。」

武老大笑笑：「幸好我練了綿裏勁，否則如何敵得住一串鞭。」

「未必柔能制剛——」封神無忌冷笑。「這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武老大所練的竟然是如此陰柔的武功。」

武老大淡然一笑：「無意江湖的人當然練無意江湖的武功。」

封神無忌心頭一動，武老大一再强調這一點，他若是聽不出實在是沒有可能，武老大看出他的眼神變化，接一句：「再下去大家都沒有好處。」

封神無忌冷笑：「沒有好處就是好處。」語聲一落，一聲長嘯，一串鞭再放，身形却是往後退。

武老大立時明白，內功一收，一個身形亦同時倒退，同時發出了一聲長嘯。

兩人倒退七步，同時往上拔起來，半空中雙拳一擊，發出了轟天動地的一聲霹靂。

這一擊看來驚心動魄，在武老大封神無忌都只是有一個好看的交代，以兩人的功力，這一擊不致於引起任何損傷，而必然是旗鼓相當的收場。

明眼人其實不難看得出來，武老大以綿裏勁佔盡上風，沒有可能由以柔制剛一變而硬碰硬。封神無忌被制於綿裏勁也沒有可能一下子脫出來，棄一串鞭不用突然聚全力一擊。

他無疑已放棄再鬥下去，武老大那句話已令他有一種委曲求存的感覺，那刹那他突然考慮到武老大的身份，實在不容易說出那樣的一句話，所以那刹那他實在有一種姑且放武老大一馬的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令他心滿意足，無意再拚下去，當然他也知道再接下去會有什麼結果。

他這邊一串鞭一收，那邊武老大立即感覺到，亦收回綿裏勁，然後與封神無忌不約而同的攻出了那一招。

明眼人只得一個鳳樓梧，在他身旁的玉龍小倩當然亦已很明白，其他人都是怔怔的看着。

「國師果然好本領，領教了。」武老大這話說了等如沒有說。

「武老大也是好身手——」封神無忌這句答也是很虛泛。

聽他們兩人這一對一答，當然是難分勝負，這也正就是他們要傳遞的訊息。

鳳樓梧小倩玉龍不由都鬆一口氣，玉龍隨即解開了紅紅被封的穴道，紅紅當然知道是什麼結果，心裏雖然生氣，但多少也已明白鳳樓梧的心意，只是瞪着鳳樓梧，沒有再作聲。

武老大封神無忌也沒有再說什麼，各自去打點，九帮十八會的人部份清理現場，部份去島中心發掘那些財寶。

這片刻惡戰也竟已死了三十多人，重傷的更倍於此數，紅紅心裏原是有些不服，但看見那些死傷者的屍體俱血肉分離的傷勢，亦不由偏過頭去。

「再下去你知道會有多少人變成這樣？」鳳樓梧歎着氣：「有些可以任性而爲，有些却是萬萬不可，想清楚會有什麼後果。」

紅紅沒有回答，鳳樓梧也沒有再說下去，他相信紅紅若是仍然不明白，多說也沒用。

小倩聽着不主由句：「有一個你這樣的親人無論什麼人都應該心滿意足的了。」

紅紅看她，又看看鳳樓梧，目光最後回到她面上：「你喜歡他直說便是，什麼人不什麼人的。」

小倩怔一怔，實在想不到紅紅這樣說話，俏臉隨即紅起來。

紅紅看在眼內：「別告訴我不喜歡他，這個人到現在還未成家立室，雖然粗心大意，還是好的。」

小倩不由自主一句：「你說到那兒去了。」

「好啊，你再說這種話，看我下一件要做的事是不是拆散你們的好姻緣。」

小倩不敢再作聲，紅紅看在眼內失笑起來，鳳樓梧看着搖搖頭：「那有這種人？」

「你說什麼？」紅紅瞪着鳳樓梧。「你以爲我不敢做？」

這一次，連鳳樓梧也不敢作聲了，他到底清楚這個小表妹，使起性子來，眞是什麼話也說得出口，他雖然不怕，却怕小倩難爲情，更怕小倩因此而有些避忌，從此不與他會面。

考慮到這裏他才突然省悟到他不是有些喜歡小倩，是很喜歡的了。

小倩也立即感覺到，看看鳳樓梧，垂下頭，紅紅看得很清楚，大笑起來。「原來眞的是這回事。」

她笑時來很漂亮，玉龍早已感覺到，這下子更呆了眼睛，一直到紅紅發覺。

「你在瞧什麼？」紅紅隨口問。

「你笑着很漂亮。」玉龍這句話衝口而出。

紅紅呆一呆，然後她突然發現鳳樓梧小倩以一種奇怪的眼神看着她與玉龍，然後她突然省起了什麼的，一張臉亦紅起來。

無論這四個人以後會是什麼關係，在現在他們無疑都是快樂的。

那批財富也就在島中的一個山洞內，掩飾得很好，但以那麼多的人力亦不難發掘出來，地圖上事實亦已有詳細的說明。

九帮十八會也就當衆將自己的一份財富領回，封神無忌至此不能不相信武老大的說話，也明白當年的一戰九帮十八會的確未盡全力，明白武老大的無意江湖，心灰意冷。

他當然隨同各人回中土，因爲他與九帮十八會的人在一起，那些官兵只好遙遙跟着，不敢採取什麼行動。

船靠岸，九帮十八會的人帶着自己的一份財富匆匆離開，走在最後的是武老大同鳳樓梧、玉龍、小倩、紅紅、秦正器六人，這六人都沒有什麼表示。

對武老大的將十二連環塢部份財富分給追隨自己的手下，玉龍只有衷心感激，那份內疚當然也更深，所以他並沒有離開。

武老大、秦正器到這個時候，當然已徹底失望，對重組帮會毫無興趣，九帮十八會的表現簡直令他們寒心，連這些曾經在江湖上打滾多年的江湖人表現得尚且如此的不江湖，他們又還有什麼指望？

鳳樓梧小倩很明白他們的心態，也沒有說什麼安慰他們，只因爲他們很清楚說什麼也沒用的了。

宋堅也沒有留下，他已經清楚自己在封神無忌心目中的地位，拿回自己一份財富，也就乾脆找一個地方安頓下來，安享餘年。

封神無忌也沒有理會宋堅，在他來說，這個人已完全沒有利用的價值，最令他開心的當然就是再無須分心理會這些江湖人，可以舒舒服服回京城做他的大國師。

連武老大這種人也起不了作用，其他的所謂江湖人當然不用放在心上。

他不知道將來的江湖會有什麼變化，却已可以肯定在他有生之年都已不用再爲這些事煩惱，這已經足夠。

所以他並沒有再吩咐那些官兵什麼，免却無謂的傷亡，對於那些要過舒服日子的江湖人，他覺得沒有必要去阻止。

過舒服日子並不是罪過。

對江湖人他自然從新估計，當然，他不能不承認武老大秦正器等都是眞正的江湖人，這種眞正的江湖人却是那麼少，何況已起不了多大作用。

那種失落的心態也足以令這種眞正的江湖人再無意江湖，封神無忌相信這一次再沒有看錯。

（全文完）

上文提要：廖柏夫、金空空與余青玉閉門練功，互相研究武學，望其有所裨益，餘衆亦加緊練習，而青城派、武當派等亦到來增援。探子回報帥英傑已攻打少林，余青玉派出大軍，擾亂帥英傑，使其疲於奔命，少林亦可暫獲解救……深夜，一封信隨箭射來，並書名余青玉親啓，此信乃其父之手筆，告之蓋天幫的佈防，還附有一顆解藥……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收爲己用　招納降兵

余青玉展開「千樹落英掌」與之周旋。

孟俊飛一連七劍都刺空，心頭更怯，恨不得找到機會脚底抹油，余青玉道：「小心，某要出手了。」他雙掌一錯，在孟俊飛四周佈下了一層掌影，這招「花團錦簇」，只志在擾人耳目。孟俊飛方寸已亂，連刺幾劍，都破不了，正想冒險向余青玉身子刺去，誰知余青玉手法一變，倏地使出「擒龍手」之「烏雲鎖龍」，向孟俊飛手腕抓去。

這一招變法無跡可尋，如水銀瀉地，所幸孟俊飛反應靈敏，及時橫臂迴劍反削余青玉之手指。

猛聽余青玉長笑一聲，中指在劍背上一彈，「錚」地一聲響，孟俊飛虎口本已受傷，此刻傷口裂開更甚，長劍脫手沖天飛起，他大驚急退，余青玉如附骨之蛆，緊躡其後，一招「辣手摧花」，望其胸膛擊去。

莫說孟俊飛倒退，不如余青玉前進慢，即使位置互易，此刻之孟俊飛亦無法望余青玉之項脊。說時遲，那時快，余青玉手掌已至，他顧不得那許多，雙掌齊出，反擊對方胸膛。

誰知余青玉手腕一沉，拇指豎起，在其右腕脈上一劃，孟俊飛右臂內力登時洩了，余青玉一偏身，讓過其左掌，手掌沿其右臂前進，在其「曲池穴」一戳，再一翻掌，五指已緊緊將其右臂抓住。

孟俊飛再一聲大叫，左掌再度急擊，余青玉右掌不慌不忙地舉起印出，兩掌相觸，只發出一道低低的悶响，孟俊飛身子扭曲，臉上五官鮮血涔涔流下，眼看活不成了，余青玉才甩手將他拋掉。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疾如星火，直至此刻，銀髮婆婆佈下此七彩毒散才散盡，乾坤盟弟兄見到一切，齊發出歡呼聲。

余青玉抓起林飛霜，將她拋給紫湘，道：「副堂主，看住她。」他長身向中院飛去，蓋天幫嘍囉見主將不死亦被擒，都無心戀戰，比余青玉更早擠進中院，只剩下郝不滅與尤金星在惡鬥。

郝不滅早已大佔上風，尤金星苦苦持撐，勝敗只是遲早之事，而陽知雨已全部收拾了院後的暗樁，率人進來，見狀道：「速戰速決，鄒明，你上前助郝總堂主一臂之力。」

尤金星忽然厲聲道：「不必！」霍地跳後，抛下短斧，道：「要殺或剮任便。」

陽知雨向郝不滅打了個眼色，道：「本盟盟主寬宏大量，也許在大功告成之後，要放你一條生路未定。」郝不滅趁尤金星分神，上前封住了其暈穴，當下所有人湧向中院。

中院佔地最大，還分成幾個小院落，中間住的是蓋天幫香主以上之首領，兩旁則是一般丫環，最外面和外院平房，則是一般徒衆之居所。

喊殺聲和慘叫聲，此起彼落，再加上由前面傳來之呼喝聲，交織成一闋血戰曲。

忽然前面飛來一道黃影，喝道：「都停手！請余三公子出來說話。」

余青玉抬頭望去，認得他是蓋天幫的副總管黃卓敏，想起譚勝臨死前之交代，不敢失禮，抱拳道：「余三在此，未知副總管有何指教？」

黃卓敏道：「黃某有個條件，若三公子肯答應，咱們便投降，免得增加死傷，也算是一場功德。」

余青玉道：「副總管之意，正合余三之心意，請副總管將條件提出來！」

「若果黃某率衆投降，盟主是否可既往不究？放他們一條生路？」

「可以，不過余某也有個條件，人可以不殺，也可以給他們一個自新之機會，不過必須在帥英傑被殺，蓋天幫瓦解之後。」余青玉道：「副總管是明理人，當可體諒余三之苦衷。」

黃卓敏問道：「在此期間，三公子打算如何處置他們？說不定這是三年五載的事。」

余青玉微微一笑，道：「乾坤盟與蓋天幫最後一戰，即將展開，不是我死便是他亡，爲時不會超過三個月，在此期間，便委屈貴屬一下，囚禁於此，但余某保證，絕不會虐待他們。」

黃卓敏沉吟道：「好，就此決定。」言畢發出長嘯，嘯畢傳言道：「凡我蓋天幫者請即到中院。」

余青玉亦傳令：「暫時停止進攻。」

未幾，蓋天幫餘下之三百多人，全部集中在中院。黃卓敏道：「盟主，黃某將人交給你，萬不可食言。」余青玉先着人沒收了兵器，又打開地窖，放了一些人進去，最後還撥出幾座小院，將他們分開男女集中囚禁，草草安排妥當，日已近午。

余青玉因找不到父親和二哥，十分焦急，忙不迭請黃卓敏到內廳傾談。此際後院剛撲熄了火，滿地都是水，黃卓敏引他到其住所，余青玉首先向他行禮。黃卓敏道：「盟主如此豈不折殺我也？」

「前會蒙你照料，又照顧譚勝，格於形勢不敢致謝，今日又承你說服手下投降，大恩大德理該受余三一拜。」

黃卓敏這才受他一拜，誰知余青玉再拜，道：「這是余某斗胆代表武林白道拜謝黃副總堂主，減輕了流血。」

黃卓敏嘆息道：「世事難料，當初又怎……」

余青玉見他欲言又止，笑道：「料不到余三有今日？說起來還得多謝帥英傑，誰都知道余三是個紈袴子弟，若非他將我囚於此，余三又怎會發奮做人？」

黃卓敏點頭道：「往事休提，黃某早已不滿帥英傑之所爲，奈何……三公子揭竿而起，黃某佩服之至，今後願附驥尾，追隨盟主討伐帥英傑。」

余青玉喜道：「余三早已從譚勝口中得悉，黃兄不會甘於與那些邪魔同流合汚，果然！歡迎之至，若多幾個像黃兄之人，何慮蓋天幫不瓦解！」

黃卓敏道：「帥英傑近來內功大進，盟主武功雖然了得，但對着他仍須小心。」

「多謝黃兄提醒，余三一定小心應付，對我來說，這一戰是避免不了的，不論勝敗都得盡力施爲，義無反顧！」余青玉低聲問道：「但爲何找遍所有人，都不見余修竹？」

黃卓敏低聲道：「令尊剛才已乘亂換衣溜出去了，依黃某看，若無料錯，令尊應該是詐降的，不過他是否詐降都沒有分別，帥英傑絕不會重用他，而且大局安定後，可能就會對他下毒手。至於令二兄則一早已隨帥英傑出征。」

余青玉不答再問：「家父溜去何處，黃兄可知道？」

黃卓敏道：「黃某只見他溜去，不知他去何處……啊，也許去找帥英傑。」余青玉吃了一驚，再寒暄幾句乃告辭，先與大嫂見過禮，再召集各堂堂主到大廳商議。

趙北坤首先道：「盟主，打鐵趁熱，明天便起程吧！」

余青玉道：「本座想在此休息一兩天，待探子回報，了解帥英傑的行動才決定。」

金空空贊成其意。「不錯，若帥英傑帶人趕來，咱們在此以逸待勞，其實反而有利。」

廖柏夫道：「屬下反對，要戰最好到江北去，此處是其地盤，莫讓他反將咱們困住，則大勢危矣。」

陽知雨昆仲亦同意其看法，余青玉沉吟道：「副總堂主言之有理，如此休息一天，後天出發過江，請雲堂主先帶內務堂的弟兄在下午出發，沿途準備一切。山字堂霍堂主留下看守俘虜，還有一點，黃卓敏要求加入本盟，未悉諸位意下如何？」

梅飛雪道：「屬下等沒有意見，盟主準備安排什麼職位給他？」

話音未落，鄒奉先已道：「盟主，屬下願退位居副。」

余青玉考慮了一下，准其請求，當下道：「請卓堂主請黃卓敏進來。」卓成雙出去不久又回來，背後跟着黃卓敏。

余青玉道：「黃兄，本盟已准閣下加入。」言畢廳內响起一陣掌聲。

黃卓敏道：「多謝諸位英雄既往不究，由今日起，黃某與諸位同甘共苦，共同進退，直至帥英傑授首，蓋天幫瓦解爲止。」

余青玉道：「黃兄加入本盟，不能沒有職位，只是如今只能暫時委屈你當個堂主，未知黃兄肯否屈就？」

黃卓敏哈哈一笑道：「莫說是堂主，一個就算沒有職位黃某也樂意附驥尾，堂主已太給屬下面子了，蓋黃某未有寸功也。」

金空空道：「黃堂主不必客氣，閣下之爲人咱們早已知道，堂主之職實在太委屈，不過本盟與蓋天幫不同，無人在乎職位高低，而且待蓋天幫瓦解之後，咱們便解散，以後非上司下屬，而是朋友。」

余青玉道：「不錯，咱們解散之後，便是朋友，黃兄無須担心，本座這盟主也是被弟兄們硬推上來的，坐得很辛苦，能早日免坐，那是上上大吉。」

黃卓敏笑道：「盟主你說錯了，你不

應該再稱屬下黃兄，還有，盟主當得十分稱職，應不會太辛苦。」言畢廳內又響起一陣熱烈的掌聲。

余青玉笑道：「咱們談正事吧，黃堂主對蓋天幫的情況，以及帥英傑的行事作風最清楚，咱們先聽聽你的意見，黃堂主，帥英傑用什麼與你們聯系？」

「飛鴿。」黃卓敏道：「蓋天幫在大江南北都設有信鴿站作聯系。」

趙北坤道：「爲何咱們不見有信鴿飛出去？」

「因爲當時恐怕信鴿一離開，讓你們發現會洩漏秘密，所以改派銀髮婆婆的徒弟到江北信鴿聯絡站……」

余青玉道：「如此說來，咱們倒得早點出發了，傳令下去，早點休息，多備乾糧，明早出發。」

＊　＊　＊

次日乾坤盟一早出發，下午至鄱陽湖，改乘船過湖渡江，一路順風，至第三天下午，船逆水至黃州，遂上岸改走旱路，大軍浩浩蕩蕩向北進發。

衆人走了半日，前頭已傳來卓成雙的消息：「帥英傑大軍已開始南移！」

鐵冠問道：「盟主，咱們去何處佈防迎敵？」

余青玉沉吟道：「目前尚未知道對方要走那一條路……」一頓又問：「卓堂主可有消息傳來？」

手下道：「卓堂主傳謂他們走去襄陽的官途，但仍恐他們會在半路改變路線！」

余青玉道：「帥英傑應不會由大別山南下，因爲那裡是流星門的基地，而本座又是出身流星門……」他忽又高聲道：「轉向西北急行！」

鐵冠低聲道：「看來咱們的以勞待逸計劃要成空了，必須令探子不斷來報，否則可能撲空，讓帥英傑返回景德鎮，重新組織，咱們便費勁得多啦！」

黃卓敏接道：「取勝的機會亦相對減少！」

「兩位不必多言，這些都在本座的考慮中，如今多說無益，一邊打探消息，一邊趕路方實際！」當下命令頒發下去，大軍急速行進，由於上下一心，鬥志昂揚，因此沿途無人有怨言！

三日之後，已到大悟山下，余青玉恐手下辛苦，下令休息一天，同時等候負責糧草的弟兄。俄頃，探子來報，帥英傑未改變路向，他們同樣急行軍。如今估計已快至南陽。

南陽距襄陽不足三百里，若急行軍，不需兩日便能到達。而由大悟山去襄陽則非三日不可！余青玉當機立斷，下令到大洪山附近等候帥英傑！乾坤盟的兄弟也不用堂主鼓動，便奮臂贊成。余青玉只好道：「待到大洪山後，才讓大家休息！」

手下呼道：「盟主，咱們一日之內必定趕到！」余青玉心頭感動，更覺肩上担子沉重。

乾坤盟弟兄並無誇言，一日之內果然到達大洪山，時天已快黑，羣豪一邊安頓，一邊做飯，還派人去打探蓋天幫的消息。

一夜無事，次日余青玉下令原地休息，等候新消息。直至中午，才見一位探子騎着快馬，鞭如雨下，趕回來報告：「盟主，好消息，帥英傑不去襄陽，至新野取小路南下，照如今看來，當會經過大洪山！」

余青玉大喜，道：「你先休息，請香主堂主到大營商量！」

大營裡擠滿了人，大家興高采烈，紛紛發表意見。就在此刻，外面有人道：「啓稟盟主，山字堂和青城派已趕來會合！」

余青玉喜道：「速請青城派諸位高人和山字堂的香主堂主進來！」俄頃，白雲子和霍青鋒等人魚貫而入。余青玉首先將探到的蓋天幫動向告訴他們，又問道：「諸位在路上可曾聽到什麼消息？」

白雲子道：「啓稟盟主，貧道等人聽不到什麼消息，一路上十分平靜！」於是余青玉宣佈繼續商量對付蓋天幫之策，經過一番議論，結果決定用最簡單的方法，先從山上滾下木石，阻擋去路，然後面對面決戰！

白雲子用興奮的口吻道：「今戰關係到武林正道的生死存亡，鬥志方面料無問題，只是實力方面，咱們可有必勝之把握？」

廖柏夫道：「此役必能取勝，問題在於能取得多大的成績，還有，一定要將帥英傑剷除掉，否則日後必成禍患！」

金空空道：「眞不成的話，便顧不了什麼武林道義，以衆凌寡，多派幾個人，將帥英傑擊敗！」

黃卓敏不無担心地道：「問題是那廝已練成『潛龍玄功』，即使瀟湘子在生，亦未必是其敵手，要殺他必須付出極大之代價！」

趙北坤道：「黃兄若是害怕者，便由趙某打頭陣！」

余青玉忙道：「各持己見，不可有意氣之爭，今日在此者，料無一個是怕死之輩！」趙北坤忙向黃卓敏道歉，黃卓敏不以爲忤。

余青玉又道：「以衆凌寡，並不光采，何必落人話柄？本座決定與帥英傑決一高低！」

金空空急道：「盟主一身繫武林安危，豈可涉險！」

余青玉道：「本座需要四名高手協助，乃金護法、白雲子、廖護法和郝總堂主！」

華山掌門穆山光不悅地道：「盟主是看不起穆某，還是看不起敝派？」

「本座絕無此意，只是此戰風險太大，貴派武學頗多失傳，若掌門有何閃失，對貴派打擊至大，青城派情況不同，最低限度尚有青葉子和黃石子兩位道長！」

穆山光聞言臉色方霽，黃石子道：「盟主此言大有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之感，以五大高手合擊帥英傑，尚有何危險？」

余青玉笑而不答，問黃卓敏：「黃堂主，你認爲本盟若抽調了此五名高手，尚可抵得住帥英傑的手下大將否？」

黃卓敏沉吟道：「蓋天幫的高手東郭

西城、布天虹、『三頭屠魔』拓跋蹺、『赤髮老妖』丁飛羽、『陰陽仙』葛小小，都不太難對付，那個『迷魂嬌』最令人頭痛！」

青葉子道：「想不到二十年前的魔頭全被帥英傑邀來了，這一仗果然艱辛！」

郝不滅道：「黃堂主少担心，咱們已根據『迷魂嬌』的迷魂藥特性，製了些解藥，很可能有效！」

黃卓敏喜道：「若果解藥有效，勝望便高得多！就由黃某對付她吧！」

余青玉心中計算一下，鐵冠道人抖能敵得住葛小小，青葉子對付布天虹，但拓跋蹺、丁飛羽和東郭西城便沒有適合的人選以箝制之，說不定屆時只能以衆凌寡了！不過蓋天幫之各派堂主，已另有足夠之大將以應付之。他認爲有些事，人太多反而難以得到結論，因此下令散會。

晚上余青玉再把金空空、章水仙、黃卓敏、廖柏夫和郝不滅幾個請來，將自己所担心的事和盤托出。章水仙抿嘴一笑，道：「其實盟主根本不用担心，只要五大高手擒下帥英傑，正所謂蛇無首而不行，還怕樹倒，猢猻不散？」

余青玉道：「老實說，本座挑了四名高手，只爲他們守定四個方位，不讓帥英傑溜掉！」

郝不滅喜道：「盟主已有信心打敗帥英傑？」

余青玉搖頭道：「本座沒有取勝把握，但相信可與他一鬥，他要勝本座，也得在五百招以外！」

金空空道：「如此好辦，就留下屬下一人押陣就可，帥英傑溜掉之可能性不大，因爲他沒有敗，便絕對不會溜掉！如此一來，廖兄等人便可去對付東郭西城等人！」

余青玉點了頭，道：「料白雲子可敵得住『三頭屠魔』拓跋蹺，廖護法鬥東郭西城，至於丁飛羽麼……」他想來想去都找不到一個合適的人選。

郝不滅道：「這個人選當然是屬下！」

余青玉說得不錯，乾坤盟的大將不如蓋天幫，余青玉知道廖柏夫鬥不過東郭西城，郝不滅更加不敵丁飛羽，奈何無兵可用！也幸好先在蓋天幫總舵收拾了幾個，否則更無取勝把握，當下只好道：「暫時這般決定！」

廖柏夫道：「盟主，與帥英傑，還講什麼武林規矩和道義？只要盟主放得開，以二敵一則應可取勝，反正事後乾坤盟便解散，對您之聲譽亦無多大影响！」

余青玉沉吟道：「待本座再考慮一下才作決定，如今諸位亦該回去休息了！」

＊　＊　＊

次日開始，消息不斷傳來，帥英傑正率人向大洪山方向馳來，羣豪心情振奮，人人加倍努力，儲備木石，準備給予迎頭痛擊。

羣豪奮戰兩日，至第三日余青玉下令休息，最好能多睡一覺，以補連日來消耗的體力，可是乾坤盟上下人人心情既緊張又興奮，那裡睡得着，不時見到有人拿兵器到青石上磨。

探子不斷傳來消息，帥英傑大軍逐漸迫近，路線並無改變，距此只餘百里，余青玉直至此時才放下心頭大石，全神貫注練功。

「瀟湘子」凌水雲的「千樹落英掌」，他已練得滾瓜爛熟，而四十九招的「無爲簫」亦在最近練成，只是欠缺火候，人人均說帥英傑如今之功力，更勝凌水雲全盛時期，余青玉憑此可勝得了他麼？

余青玉把往日師父之教導回憶一遍，覺得乃師講述招式時，所說的一番話，對自己大有裨益，有招便有式，有式便有軌跡可尋，有軌跡可尋便有破解之法，故此武學一道，練至高深處，便是出手成招，因環境因形勢而變，而不拘於一格！

凌水雲和萬象已臻此境界，今日之帥英傑當亦有此功力，但自己呢？余青玉忽生後悔之心，因爲發覺此道理太遲了！

以前凌水雲說的許多武學上的秘訣，余青玉限於功力和經歷不能理解，今日方能深切體會之，實際字字珠玉，可惜爲時太晚！

假如余青玉敵不住帥英傑，乾坤盟人員雖多，亦無人可以箝制之！

乾坤盟若在此役垮掉，白道精粹亦將毀於一旦，今後三十年之內，更無可能出現一個能與蓋天幫抗衡之組織，換言之，武林將有一段很長的黑暗日子！

余青玉不敢再想下去，把精神集中在武學上！「無爲簫」最後五招之所以難練，乃在於其口訣模稜兩可，令人揣摸不準，其實那九招已是「無招」之雛型！

這一個道理，余青玉還是在幾天前才參悟的！一經參透，所有難題，立即迎刃而解！此亦証明，這九招之口訣，實是由有招邁向無招之鑰！

余青玉一想至此，興奮莫名，腦海立即泛上此九招之口訣，接着進入冥思……

次日一早，探子來報，帥英傑大軍已在十里之前！羣豪立即飽餐一番，準備迎接此一空前之大戰！

探子不斷來報帥英傑之位置，由十里而七里，而六里，終於一條人龍已出現在眼底下。

大洪山下有一條頗寬之路，行人不多，利於急馳，故此帥英傑選擇此一條路，當帥英傑撤退時，武當派和丐幫弟子，便沿途不斷狙擊之，以阻其行程，可惜雙方實力懸殊，只能拖遲其一日行程而已！此刻，丐幫弟子和武當派的道士已被甩掉在十里之外！

景德鎮是帥英傑長年經營之地盤，不容有失，因此帥英傑才會改變主意，將攻打少林寺的計劃押後，他做夢也想不到，余青玉已攻陷了其老巢，而且早在半路埋伏等待他！

余青玉見蓋天幫的人已至山脚，令旗一搖，木石齊下，挾雷霆萬鈞之勢，向山下的人馬砸去！

剎那間，山下一片驚呼慘叫挾着馬嘶聲，震動了大地，許多人在此情況下做了糊塗鬼！

當山路被木石封住後，余青玉首先衝下去，背後跟着無數憤怒的志士，喊

殺之聲驚天動地。

帥英傑大聲喝道：「鎮定點，癩疥之疾，何足道哉！準備應戰，東郭總管準備人員突圍先去景德鎮！」

話音未落，余青玉人已至山下，高聲道：「帥英傑，咱們在此久候了，此處便是你葬身之地，何須另覓墓地！」

帥英傑臉色大變，但忽然又仰天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能歌善舞的余三公子！」

郝不滅喝道：「住口！昔日之余三今日已貴爲盟主，你還敢口出狂言！」

帥英傑冷哼一聲：「對你這種敗軍之將，本座還有什麼話不能說！」

余青玉冷靜地道：「總堂主何須與他一般見識，帥英傑，今日正邪決戰，勢所難免，相信你不會臨陣逃脫吧！至於景德鎮，你已不必去，蓋本座已替你接收了！」

帥英傑强抑心頭怒火，沉聲道：「乳臭未乾之小子，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誰人肯替本座將他擒來？」

話音一落，便見人叢中跳出一個身子矮小如同小童、左頰長着一大團黑斑，右頰雪白的婦人來，格格笑道：「對付這種乳臭未乾之小子，當然由小婦人出手最適合，余三，你見到老娘，還不趕快過來受死！」

鐵冠道人道：「捉拿女妖，乃貧道之看家本領！矮婆，來來！把壓箱本領施展出來，讓貧道看看你有多大的道行！」

「陰陽仙」葛小小怒不可遏，尖叫一聲，自腰上抽出一根長鞭來，手腕一抖，鞭梢凌空打了個圈，突向鐵冠道人纏去，道：「老娘就先拿你這牛鼻子開刀！」

余青玉道：「帥英傑，你若是個人物的，便自個動手吧！」

帥英傑嗤之以鼻，道：「令師若在生，本座自然要討教一下，憑你這小子，還無資格與老夫見高低！」

那「三頭屠魔」拓跋蹺乃西夏人，只見雙額長了兩個大肉瘤，故得此外號，聞言走了出來，道：「幫主說得不錯，殺雞焉用牛刀，待屬下將他擒來！」

白雲子手持拂塵和長劍走了出來，道：「無量壽佛，施主亦無資格與盟主對陣，還是讓貧道陪你玩幾招吧！」

拓跋蹺怒道：「你青城派數次與我爲敵，老夫早就想找你算帳了！」當下兩人便鬥在一起。

帥英傑道：「不必浪費時間，弟兄們一齊動手吧！」蓋天幫的人立即找人廝殺，那邊廂的乾坤盟上下，早已鱉了一肚子氣，叫聲來得好，捨命相陪，剎那間，兵刄碰撞聲和喊殺聲震耳欲聾。

蓋天幫的大將武功較高，但人數却是乾坤盟這邊佔優，因此趙北坤、梅飛雪等人衝進人羣，如虎入羊羣！

「迷魂嬌」蕭雲嬌格格大笑，施施然走前，也不見她如何作勢，她經過乾坤盟義士的身邊，便見有人突然倒地，任人宰割！

黃卓敏抽出他成名武器「鐵算盤」來，喝道：「臭婆娘，只懂施毒，有本領的，便把老夫放倒！」言畢直向她飛去！

蕭雲嬌待他來至身前五尺，力扭腰道：「這又有何難！倒也倒也！」誰知黃卓敏並不倒，鐵算盤向她頭頂砸下！蕭雲嬌只道他閉住呼吸，心中冷笑一聲，忖道：「哼，只要老娘的藥粉有一丁點鑽入你鼻孔，饒你奸似鬼，閉住呼吸，也要吃老娘的洗脚水！」

當下在格鬥中，趁機大撒毒粉，衣領內，袖管內均有無色無臭之毒粉飛出來，由於解藥難製，因此只有堂主以上的頭目方獲派發，因此旁邊的人紛紛倒地，而任由對方魚肉。

黃卓敏居然沒事，他精神爲之一振，叫道：「解藥有效，沒有解藥的，速速離開！」他手上的鐵算盤重七斤，揮動時，算子撞及柱子，嘩啦啦地响個不停，擾亂敵人聽覺和心神，甚是霸道。

蕭雲嬌心頭吃驚，毒粉無效，只好憑眞本領見高低，當下抽出長劍來，與黃卓敏鬥在一起。

帥英傑見幾許舊將均反戈，心頭恚怒，下令道：「蕭堂主，速取其首級見本座！」他見她迷藥失效，語氣便不再客氣，可是論眞實本領，黃卓敏在其上，能保住生命已是上上大喜，要想取對方首級，談何容易！

五十招過後，黃卓敏已穩佔上風，遂笑道：「蕭姑娘，你聽見沒有？以前帥英傑對你言聽計從，全因你之迷藥，如今迷藥失效，便不要你了！」

蕭雲嬌笑嘻嘻地道：「那你要不要老娘？」

黃卓敏笑道：「老朽年老氣衰，一個人收納不了你，還待本盟收納你吧！」

他一語雙關，蕭雲嬌又羞又怒，喝道：「黃卓敏，老娘今日若殺不了你，便從此絕跡江湖！」

黃卓敏冷笑道：「絕跡江湖？你做夢，今日便要你死無葬身之地！」蕭雲嬌也知自己不如對方，不敢再說話分神，全神應付。

「赤髮老妖」丁飛羽，人如名又高又瘦，髮如其號，赤髮披肩，慢慢走出來，聲如洪鐘地道：「老夫丁飛羽，你們有誰敢應戰？」

郝不滅持刀而出，道：「老妖，待老夫陪你玩幾招！」

丁飛羽斜乜他一眼，微哂道：「報上名來！」

「老夫郝不滅！」

「便是以前那個不自量力，創立什麼快刀門的老匹夫，論資格，你還不足與老夫一鬥，也罷，且先拿你開刀再說！」

郝不滅大怒，揮刀道：「老匹夫大言不慚，鬥過方知高下，」他刀法以快著名，但丁飛羽的輕功十分到家，他一連攻了七刀，丁飛羽不擋不格，竟連一片衣角也沾不到。

緊接着布天虹和青葉子也交上了手，廖栢夫則首先向東郭西城搦戰。東郭西城仰天一陣大笑：「八年前你已非老夫對手，今日竟然前來找死？此等不畏死之勇氣，敎老夫好生佩服！」

「所謂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此一時彼一時也！東郭兄，念在你我一場同袍，老夫不厭費唇舌，要向你招降！廖栢

夫道：「你是個聰明人，當知邪不勝正之理，棄暗投明，不單只是爲了自己能夠活命，且可爲武林立下大功！」

東郭西城怒極反笑。「廖栢夫，老夫不罵你背主反戈，貪生怕死，你反來勸我，今日便教你這不知死活的老匹夫，知道何謂明何謂暗！」

廖栢夫沉聲道：「你既然執迷不悟，老夫亦不欲多言，掌底下見功夫吧！」兩人都是以掌力見稱，一交上手，便生命相撲，把地上之沙石都激飛上天！

梅飛雪亦找上蓋天幫武字堂的堂主夏英儀；趙北坤則與海字堂堂主練魂對壘；陽散雲與剛由成字堂堂主升上副總管的洗鐵鏡，已鬥得十分激烈，其他人亦紛紛找上對手，姬蘭君和金空空夫婦，則始終站在余青玉之左右。

帥英傑看也不看他一眼，金空空低聲道：「盟主，莫中其計，一定要沉住氣！他們蓋天幫多次受挫，他不可能不知道你已今非昔比！」

余青玉笑道：「放心，本座才不會中其狡計！」

忽聞帥英傑叫道：「快請副幫主來！」

據消息顯示，余修竹至今仍是蓋天幫之副幫主，是以余青玉立即緊張起來。果然不久見到余修竹大步而來，抱拳問道：「未悉幫主傳屬下有何吩咐？」

帥英傑道：「令郞在對面，身邊有手下擁戴！而本座則孤零了一個，請副幫主與本座一道！」

余修竹驚疑不定，猶猶疑疑地走過去，帥英傑似沒事般，笑論羣豪武功之高低，豪氣干雲，目空一切。

余青玉轉頭望四周，見乾坤盟大將多數佔上風，不過蓋天幫的嘍囉又似乎人多勢衆，又佔了優勢，經過頓飯工夫之決計，雙方死傷人數不斷增加。他表面上恆靜如常，實則心情如波濤洶湧。

自從他知道父親投降帥英傑，乃忍辱負重之後，心中愧意，越來越沉。此刻帥英傑又將父親召到身邊，心情更是緊張，奈何形勢不容他開腔，提醒父親小心。

帥英傑忽道：「副幫主，令郞年紀輕，便能夠使這許多人歸其麾下，單只這份本事，似已在你之上！」

「屬下一向愚昧……但幫主也說錯一句話。屬下與那逆子早已斷絕父子關係，他早非屬下之子！」

帥英傑哈哈笑道：「本座並無說錯，說錯的是你！」

余修竹暗吃一驚，暗中提氣成備，臉上却堆下惶恐之色，道：「屬下幾時說錯話？請幫主指點！」

帥英傑臉色一沉，哈哈笑道：「你倒會裝蒜！上次你自景德鎮北上，不是說麼？爲何只幾天工夫他便可以由景德鎮來此，候我大駕？豈非你對他仍有父子之情？若非念在你未曾犯過錯的份上，今日老夫便饒不了你！」

余修竹急道：「屬下離開時，總舵的確尚安穩如同泰山，豈不知……」

帥英傑截口道：「你不必多言，你擅自離開險地，已是錯誤，否則總舵又怎會這般早失手？」

余修竹忙道：「那是屬下估計錯誤而已，並非……」

「本座自然相信你，否則你還能站在這裡麼？副幫主，你與余青玉眞的已斷絕父子之情，等下本座若動手殺他，請莫怪我！」

余修竹暗中咬咬牙，道：「幫主要殺誰放誰，屬下本就不能改變之！若幫主肯代勞者，屬下榮幸之至！」

帥英傑哈哈笑道：「有你這句話，本座便放心了！」

余青玉高聲道：「帥英傑，你有種的便與本座決一死戰！」

帥英傑冷冷地道：「你又非趕着赴閻王之宴，何須焦急？等下總不會讓你閑着！」

金空空低聲在余青玉耳畔道：「盟主，待他們敗了才動手，如此對咱們更加有利，老郝已經不行啦，待屬下去接他！」

余青玉轉頭一望，見郝不滅一件上衣後背全爲汗水所濕，被丁飛羽迫得連連後退，急道：「快去！」

金空空一走至兩人中間，雙掌齊出，只一招便將他倆分開，口中道：「總堂主有事要你去辦，快走！」

郝不滅知道他是顧着自己的面子，心中暗暗感激，走至余青玉身邊，誰知余青玉請他派人暗中調查余青峯的下落，並要他速速回報，郝不滅應聲而去！

梅飛雪對夏英儀已取得了上風，「梅花劍」使至精妙處，每出一劍，劍尖必泛幾朵梅花，把夏英儀緊緊裹住。

「姓夏的，本盟有好生之德，只要你投降，便留你一條命！」

夏英儀偸眼望一望四周之形勢，雙方互有勝負，形勢尚未明朗，一時難以委決！可是他這一分神，耳畔忽聞梅飛雪喝道：「看！」猛覺肩上一冷，已中了一劍。

梅飛雪喝道：「再不決定，來不及了！」他加緊施爲，把壓箱本領全使出來，夏英儀只見劍光白茫茫，不見其人影，心頭一驚，脫口道：「好，答應你！」

梅飛雪稍鬆攻勢，道：「先拋兵刄！梅某一言既出，決不悔改！」夏英儀拋下兵刄，梅飛雪身形一晃，欺近其身，左手食中指在其腰上一戳，喝道：「把他縛住，好好看着！」他舉袖拭去額上汗漬，移開幾尺，長劍斜飛，絞掉一名蓋天幫的嘍囉的手臂，讓其手下抽身而退！

趙北坤雖然驍勇，但其對手練魂，乃二十年前豹隱的魔頭，當年名頭只稍次於丁飛羽和拓跋蹺，百招過後，已感力不從心。

那練魂使的是一對短戟，招式十分狠毒，把趙北坤的刀法緊緊箝制住，因此百招過後已身中三戟。幸好陽知雨就在旁邊，見狀連忙撇了嘍囉，接下了他，道：「堂主且休息一下！」

論功力陽知雨不但在趙北坤之上，還稍勝郝不滅半分，其應變能力就更非趙北坤能及了，是以他雖然只以一對肉掌應戰，仍可將練魂的一對短戟壓住！

當然適才他的對手不强，消耗有限，而練魂已惡鬥了一場，此消彼長，亦有關係！

那邊廂的葛小小長鞭揮舞，把鐵冠道人迫於身外七尺，使他只有挨打之份兒，鐵冠自然了解長兵器利於遠攻之道理，但他沉得住氣，不急於强攻，只以小巧身法閃避，一邊摸對方鞭法之變化，他以爲數十招之後，葛小小氣力必然稍衰，屆時自有機會近身，誰知葛小小數十年的功力，非同小可，長鞭使得風雨不透！

鐵冠心中罵道：「讓這臭婆娘展盡威風，今日道爺這張臉往那裡擱？」心中一急，計上心頭，忽然向旁急躍過去！

葛小小喝道：「那裡跑！」長鞭畢啪一聲，如影隨形，緊跟着鐵冠向其後背抽去！

好個鐵冠臨危不亂，左手長劍，挑開一名蓋天幫嘍囉的單刀，左手拂塵迎頭擊下！但聞一聲慘聲起，鐵冠左腿一勾一踢，那嘍囉的身子向後飛起！

就在此刻，葛小小的長鞭剛至，捲住了嘍囉，鐵冠一個倒飛，撞進葛小小的懷抱，人未進，長劍已反手給其心窩扎去！

葛小小吃了一驚，左手匕首忙不迭一擋，「噹」的一聲，葛小小乘機後退，但鐵冠早料到她有此一着，脚尖一點，一個風車大轉身，只待對方揮出長鞭，立即標前，右劍左拂塵，展開凌厲攻勢。

葛小小的一柄匕首如何擋得住兩件兵器，敵人近身，她長鞭無所用，只好不斷後退！她退鐵冠立進，形勢恰好與剛才相反！

鐵冠哈哈笑道：「臭婆娘，如今你知道道爺的厲害吧？還不快快抛鞭受縛！」

「放屁，牛鼻子連替老娘端洗脚水的資格也沒有，竟敢要老娘投降！」

鐵冠大怒，冷冷地道：「那麼道爺只好送你上西天了！」他恐對方脫圍，發揮長鞭的威力，長劍主攻，拂塵側擊，將對方的退路封死！一輪急攻，葛小小身上已連中三劍，但仍十分勇悍！

鐵冠道：「再不投降，恐來不及了！」

葛小小喝道：「少放臭屁，老娘是什麼人？豈會學你這等狗賊投降？」她說話分神，鐵冠長劍過處，又在其身上添了一道血槽！

猛聽葛小小尖叫一聲，不顧拂塵點腿後退，「蓬」的一聲，拂塵在其頭臉上洒下了百數十條血絲，但葛小小終於脫困而出！

鐵冠虞不及此，呆了一呆，繼而大急，脫手將長劍甩出，急如離弦之矢，急射而去！料不到，葛小小恐他追上來，亦脫手拋出匕首！

這幾個動作兔起鶻落，說來雖慢，實則疾如閃電：「噗！」長劍已貫進葛小小的心窩，她一條長鞭才舉起一半，便又垂了下來！

鐵冠道人長劍剛脫手，正想隨勢撲上去，猛覺眼前白光一閃，一柄匕首閃電般飛至！他大驚之餘，因沒法改變身形，迫於無奈，用拂塵絞之！

「嗤」地一聲响，拂塵之馬尾，突然纏上了匕首，但匕首勢猛，未能將之絞落，只能稍改其去向！馬尾飛落之際，鐵冠道人猛覺肩下一痛，匕首已射了進去，深及三寸！

鐵冠身子一晃，幾乎站立不穩，眼見葛小小倒下，並無一絲喜悅，反而暗叫一聲僥倖，後背出了一陣冷汗！

紫湘湘連忙上前扶他退下，道：「堂主，先紮了傷再戰！」董振宇剛好殺了燕南羣，護着他倆退後，紫湘湘見他身上亦有傷，乃道：「董堂主，你也得先敷了藥再戰！」她將他倆交給趙學佗師徒。

由於激戰已有一陣子，傷兵頗多，把山下的幾個營帳擠滿，紫湘湘自知武功不行，忙請梅飛雪過來保護，梅飛雪家破人亡，全是蓋天幫所賜，如今殺紅了眼，如何肯退，遂令蔣白濤過去協助紫湘湘。

青葉子與布天虹則殺得難分難解，誰也佔不到一絲優勢，余青玉以爲白雲子可以敵得住拓跋蹺，但拓跋蹺終勝白雲子半籌，幸好白雲子自小練的是童子功，內功精純，雖然稍落下風，但拓跋蹺要取勝，還不容易。

陽散雲與冼鐵鏡鬥了百多招之後，已落於下風。這冼鐵鏡深藏不露，難怪連東郭西城對他也忌憚三分。章水仙恐陽散雲受傷，連忙揮劍上前助攻。

蓋天幫的大將武功雖然强盛，但乾坤盟這邊可用之大將則較多，可使車輪戰術。冼鐵鏡冷笑一聲，道：「你們兩個一齊上吧！」

陽散雲道：「水仙，你退下免落人話柄。」

章水仙道：「不，你先歇一歇再來接我。」

穆山光剛好從旁殺過來，道：「兩位都退下，且讓穆某來領教一下！」他氣量狹窄，章水仙恐拒絕他會引起他不快，便拉着陽散雲退下。

就在此刻，後面傳來一陣喊殺聲，原來是丐幫弟子和武當派弟子已趕了過來。管一事大聲呼道：「乾坤盟的朋友們，且留幾個讓咱們過過癮！」丐幫除了他之外，新任幫主北宮昌也來了，他高聲呼道：「馮以正在何處？速速來受死。」

馮以正本是丐幫長老，後來投降了帥英傑，此刻正與霍青鋒殺得難分難解，聞言不應之，管一事道：「幫主，別管他，把這些狗賊全殺了，還怕找不到他？」

武當派自立派以來，第一次被毀，連掌門一石亦殉難，幸好事先已委了接位之弟子：乘鶴，但武當派弟子悲憤之情不言而喻，他們連日苦追蓋天幫，都是爲了能替師門報仇雪恨，是故雖是出家人，但出手之狠毒，比俗人猶有過之，而峨嵋派的情況與武當派相似，那些尼姑們亦是人人奮勇爭先，不讓鬚眉。

黃卓敏繼鐵冠道人之後，也在蕭雲嬌腦袋上砸了一下，可是只此一記，已叫蕭雲嬌腦袋迸裂，一命嗚呼，黃卓敏雖然沒有受傷，但體力消耗頗巨，站在一旁，不斷地喘息着。（未完．卅三）

新派武俠長篇／金玉明．文／可飛．圖

煞氣嚴霜

召集豪强反抗　利用毒花復仇

上文提要： 王克圖、克業兄弟二人路上重聚，互訴衷情，二人離家都是爲了藍姑；而藍姑出走也是跟踪克業，她來到湘潭被花花公子樊凌當街調戲，得藍衫公子解圍救走……梅莊請名師重建，自然是等於告訴天下人，那梅氏僅存的骨肉已長大了，並開始爲父母報仇，消息傳至仇家耳裡，在貴州的七星山上，召開了數百名黑道高手……

雪髮覆面人接口道：「此事老夫早已知道，他和那門下高手，俱皆死在一名以雪紗掩面的少女手中！」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你們可知道，那雪紗掩面的少女是誰？」

眾豪强互相搖頭，雪髮覆面人冷哼一聲，道：「她就是梅家孤女！」

眾豪强不由一愕，心頭有了寒意！

緣因黑東川的功力，在目下這羣黑道高手中，雖作不得頂尖兒之選，但却也非泛泛之流！

結果，黑東川死了，整個大寨被焚，門下那多高手，却無一倖逃不死，梅家孤女的功力，豈非高的怕人！

雪髮覆面人此時冷冷地又哼了一聲，道：「你們怕了？」

一干豪强怎能否認，又怎敢承認？於是紛紛搖頭！

雪髮覆面人嘿嘿的獰笑幾聲，道：「怕死貪生，人之常情，並不丟人，老夫雖說在近年以來，使大家有了個組織，但却決無勉强諸位心志之意！如今諸位已知梅家孤女功力極高，若那一位別有方策，或已萌退避隱逃之心，會後請即自便！祇要他走前，悄悄將本門『血牌』投於洞外右側地上，就算是蒙准脫離了本門，本門自然也不再過問他的事！老夫行事，向來說一不二，在這裏先作保證，凡此次自願脫離本門之人，老夫決不罪罰！」

話鋒停了，但他接着以冷酷的聲調又道：「不過老夫先提個醒兒給諸位，請莫忘記，諸位都曾參加過當年血洗『梅莊』之事，孤女是不會放過諸位的！」

一干豪强紛紛低下了頭，各在思忖得失！

雪髮覆面人適時以平淡的語調又道：「對了，老夫幾乎忘了另外一件要緊的事，趁這個時候也告訴諸位，免得到危險時諸位怨老夫藏私！」

是什麼要緊的的事呢，他却沒有說明，停下話鋒，自顧自的喝起茶來，使得一干豪强都驚疑萬端！

半晌之後，雪髮覆面人方始放下茶盞，淡然問道：「諸位中，有誰知道梅家孤女的名字？」

有人開口，道：「好像叫『何嚴霜』！」

雪髮覆面人一笑道：「正是，那奶娘姓何，她自小爲奶娘收養，天涯海角奔逃，先前並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因此就姓了何！」話鋒一停，接着又道：「王家老兒父子，是否可疑，在這裏又有了個確證，就是當年有很多人知道，王家收留了一個孤女……」

他聲調一變，轉對雲萬里道：「你那兩個寶貝堂弟，曾爲此事當年到過蘇州王家，經過情形你最清楚，就簡略說說往事吧。」

雲萬里恭應一聲，說出昔日雲氏夜闖蘇州王家事，結論是指明那時王家收留的孤女，正是今日的梅嚴霜！

雪髮覆面人這時接着說道：「其實這一點不關緊要，題外文章罷了，老夫要告訴諸位的，是另外一個重大緊要的消息！諸位，在老夫沒有說出這消息之前

，先要問諸位一件事情，有誰見過這梅嚴霜？她是什麼模樣？」

座中一干黑道豪客紛紛搖頭，即便有幾個是參與過昔日夜襲武林王家的人，那時也沒有餘暇注意到孤女！

何況目下這一干無惡不作的巨盜，昔日根本就沒有人見過嚴霜，如今更是聞名則懼，豈敢相逢！

雪髮覆面人長嘆一聲，竟似自語般說道：「可嘆可憐，若都認不出孤女模樣來的話，試問行之江湖，怎能放心，豈不是任其宰割，無法可防？」

這老兒話中不知存何心意，使人不安！

他話聲停後，雪髮微甩，又一字字沉重的說道：「看來能一見而識此女面目的人，祇有老夫了！」

此語一出，衆巨盜無不會意，但却無人開口接話。

雪髮覆面人聲調一揚，道：「不過這也不是老夫要說明的大事！」

有人等得不及了，適才曾自告奮勇，想一探重建的「梅莊」虛實的「亂石山」岳三州山主，起座躬身道：「屬下敬問，到底是何大事？」

雪髮覆面人看了岳三州一眼，道：「諸位雖然無人見過梅嚴霜，也沒有人領教過梅嚴霜所懷的功力，但由黑東川之死，似應已知大概！此女據說當年在王家時，毫無功力可言，但不知何故，却突然懷具了怪異的招法和罕奇的絕學！老夫不瞞諸位，當年她和老夫曾合手過一次，開始時，老夫竟然慘敗，手中奇物被她一招而奪去！不過當老夫猛醒其由時，這丫頭手脚立刻自亂，老夫本可那時就將她殺死，以絕後患，豈料……」

話鋒又是一轉，聲調低沉了下來，道：「豈料出了意外，老夫終於功虧一簣，未能如願，自那時起，這丫頭就失去了踪影，直到今天！」

佟鍾此時笑嘻嘻的開了口，道：「大哥，當年是出了什麼意外？」

雪髮覆面人竟又長長的嘆息出聲，道：「那次意外，幾乎使愚兄喪命在峨嵋斷崖之下！」

佟鍾那娃兒臉上，現出了駭色，道：「這……這怎可能？」

雪髮覆面人道：「大弟，愚兄險險喪命峨嵋，說起來並不是什麼光采事，若非眞有這種奇變，愚兄又何必在臉上抹灰？」

佟鍾道：「以小弟所知，除家父外，論當代武林人物，怕再沒有能是大哥敵手的人了，而大哥竟說險險喪命……」

雪髮覆面人中途接口道：「大弟仍是不信？」

佟鍾道：「非不信，實不能信！」

雪髮覆面人沉重的嗟吁一聲，道：「大弟，你可知道，此女一身功力是何人所傳？」

佟鍾道：「大哥是指着那梅家小女娃兒說的？」

雪髮覆面人道：「自然指的是她！」

佟鍾搖頭道：「小弟不知，但是想來也不會有什麼高明傳授！」

雪髮覆面人，聲調壓到了極低，道：「大弟可還記得，尊大人說過的寃家？」

佟鍾先是一愕，繼之恍然色變，道：「是那老乞婆？」

雪髮覆面人頷首道：「誰說不是！」

佟鍾色變，道：「這就難怪了，原來當年大哥遇上了她！」

雪髮覆面人牙咬得發出響聲，道：「若非適巧尊大人和大弟巧救愚兄，怕不早已粉身碎骨而死！說來至今仍然慚愧和忿恨……」說到這裏，他話鋒一停，聲音再次壓低，道：「當年我還隱瞞了些許事實，那時愚兄爲了顧及面子，祇說在絕崖賞景，爲仇家暗算而墜落崖頭，內情……」

佟鍾接口道：「大哥不必說了，小弟懂得！」

雪髮覆面人點着頭道：「事到今朝，愚兄反而認爲業已因禍得福，竟蒙令尊不棄，指點了蓋世神功，始有今日大成！不過大弟你可知道，當年令尊尚且爲這老乞婆，發下狠毒之誓，永生不出武林，今朝你我必須再加謹愼才行！」

佟鍾嗯了一聲，道：「難怪大哥對這小小梅莊的孤女，目爲强敵，大哥說的對，反正新怨舊債都須了結，小心些總是好的。」

雪髮覆面人道：「小心雖然是必須小心，但此次愚兄却也是謀成而後動，有把握在短時期內，將老乞婆置於死地！」

話聲一頓，接着竟以「眞氣傳聲」說道——「手下這些東西，能談利害，罔有道義，愚兄要借此機會，教訓他們一番，那時請大弟不要開口！」

佟鍾也以傳聲相答。「大哥放心，反正對他們祇是利用一番，事過境遷後，即將『滾水澆老鼠洞』——一個不留，這道理小弟理會得！」

雪髮覆面人笑出了聲來，道：「正是正是，要緊的是咱們另外那撥……」

說到這裡，他倆會心的哈哈大笑起來！

佟鍾和雪髮覆面人的會心大笑，却笑傻了滿座的黑道高手們，他們無不莫名其妙的互望着！

移時，雪髮覆面人止住的笑聲，向大家冷冷地說道：「諸位旁聽老夫和佟大弟相談往事，可有所領悟？」

衆豪强紛紛搖頭，兩淮水寇總寨寨主古千鼎却道：「屬下似是聽出，那梅嚴霜背後有極强的靠山！」

雪髮覆面人嘿嘿連聲冷笑着，道：「古寨主說的一點不錯，梅嚴霜背後有個强有力的極大靠山，這也就是老夫要向諸位聲明的事！諸位都是久經江湖的英雄，滾了大半輩子刀尖的好漢，自然不會不知道，武林頂尖高手共有幾人呢？」

他是以詢問的口氣說的，因此停下話來，靜待答言！

那知一干豪强却無人開口，似乎皆在等他的下文。

他哈哈一笑，接着又道：「近五十年來，論功力技藝之高，包括了整個的江湖武林，算來祇有三個半人，你們覺得奇怪嗎？」

一干豪强此時却有了意見，古千鼎

開口道：「那半個人，說來令屬下等深爲不解！」

雪髮覆面人道：「諸位都似乎不太喜歡用腦子！」

他諷嘲了一句，接着又道：「據傳聞說，第一高手，是那『快活仙婆』，諸位認爲對否？」

岳三川和古千鼎不約而同時道：「這是事實！」

雪髮覆面人道：「第二是『糊塗和尙』！」

洞庭之主陳飛龍接了話：「這也不錯！」

雪髮覆面人一笑，道：「第三個當屬那『百禽先生』了！」

衆豪强提起「百禽先生」，不由都想起了當年血洗「梅莊」的事來，他們點着頭，但却沒有開口！

那知雪髮覆面人却冷哼一聲，道：「諸位，事實上却不是這樣排列！」

古千鼎那兩道看來就知是刁猾陰損的眉毛，一動道：「既是主人這樣說，想來必有原故。」

雪髮覆面人道：「另外還有位江湖奇客，却未爲大衆盡知，這位江湖奇客，三十年前其本身功力，僅差快活仙婆絲絲！」

話鋒頓一頓，接着又道：「這是說三十年前，若以今日來論，恐怕那快活仙婆，已未必再能是這位江湖奇客的對手了！」

太湖王江齊天適時問道：「主人說的這位奇客是誰？」

雪髮覆面人道：「當年這位奇客，曾聲威震撼過武林，『龍門』較技，以一對肉掌，連斃各大門派十二高手……」

太湖王江齊天在一干黑道高手之中年紀最大，經驗自也最多，聽到這裏，哦了一聲接口道：「主人說的，莫非是那『金手乾坤』佟子乾？」

雪髮覆面人尚未答話，佟鍾却已開口道：「江大俠見過他老人家？」

太湖王江齊天心中一動，道：「祇是聞名，却無緣拜識！」

佟鍾一笑道：「江大俠認爲他老人家的功力，應屬第幾？」

江齊天道：「在下未曾目覩過此老的神威，不敢亂道。」

雪髮覆面人此時說道：「老夫所謂三個半人者，第一之屬，應是此老和快活仙婆平論，糊塗和尙次之！」

江齊天道：「這算是三個人了，那半個……」

雪髮覆面人道：「是『百禽先生』！」

衆黑道豪强互相看看，無人作聲！

雪髮覆面人聲調一變，嚴肅的說道：「老夫適才說過，今日會罷，若那一位不願再同甘共苦，儘管自便，並且也會說過，梅嚴霜對誰也不會輕饒！

「現在讓老夫說的露骨一點，諸位意欲會後脫離本門，雖然老夫保證不再追究，但怕諸位却依然難逃活命！」

「活命」這兩個字，聲調特別高昂威稜！

然後他哼了一聲，話鋒一轉爲詢問的口氣，道：「諸位知道，這是爲什麼嗎？」

他並不等待一干豪强的答覆，已接着說道：「因爲梅嚴霜背後那個靠山，也就是她的師父，不容許諸位再活下去！這幾年來，人家師徒早已從昔日參與血洗『梅莊』的人，調查淸楚，有一個算一個，誰也別想脫逃！如今老夫不再和諸位解說其中的利與害，直接告訴諸位，誰是梅嚴霜的師父，使諸位能仔細考慮得失！」

他雖然表面上，說是要直接說出嚴霜的師父是誰，但却中途停下了話鋒，故作悲天憫人的長嘆幾聲！

佟鍾早已和他一鼻孔出氣，於是接口說道：「大哥，小弟認爲不管梅嚴霜的師父是誰，功力有多好，在大哥和家父及小弟的聯手下，也無所懼！」

雪髮覆面人道：「當然，但若現在有人自願脫離本門時，本門就無法再保護他的安全，到時恐怕他必將慘死梅嚴霜之手了！」

佟鍾道：「梅嚴霜的師父是誰，這樣厲害？」

雪髮覆面人故意一字一字揚聲道：「就是那『快活仙婆』！」

此言一出，擧座皆驚，你看我，我看你，說不出話來了！

佟鍾也作個乍聞這個消息深受驚恐的樣子，道：「竟會是這個老乞婆？」

雪髮覆面人點點頭，對一干黑道豪强道：「如今話已說得明白，願意與老夫共商良策，甘苦相共的朋友，請仍坐候，願走的人呢！現在可以走了！」

這羣豪强巨盜，用不着商議，已有了決策，他們誰也沒動，俱皆靜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表示了行止。

雪髮覆面人淡淡嗯了一聲，道：「諸位可以決定了？」

衆高手齊聲相答，說生死不移！

雪髮覆面人嚴肅的又道：「既然衆心一志，則茲後對敵，當須聽令而行，違者老夫絕不寬貸，這一點希望你們聽淸並且記住！」他話鋒一落，聲調改爲了愉快，道：「老夫爲了知己知彼，早在目前，已密令三位不會被梅丫頭注意的高手，去詳偵動靜，約好今夜來此！時間已差不多了，諸位可以暫時活動活動腿脚，等這三位高手任何一位來後，再作……」

話沒說完，四壁突然傳來「叮噹」不絕的鈴聲！

他哈哈一笑，話鋒即時一轉，道：「人已到了！」

然後轉對佟鍾道：「佟大弟請啓門，他好進來！」

佟鍾答着，走向左壁暗處，探手不知拉動了個什麼東西，壁間鈴響頓止，轉爲隆隆之聲！

衆人咸知，外面那道封閉的石門，已然自動開啓。

於是大家目光齊注於外端，看那高手到底是什麼人！

刹那！傳來了極重的奔跑步履聲！

這種步聲，決不是出自一位高手，却像個蠢笨而毫無功力的莽漢子，在氣急敗壞下所發出來的！

因之使舉座中人，個個詫然！

雪髮覆面人心頭猛地一凜，很快的對雲萬里道：「你去扶他進來！」

雲萬里應聲而行，行未數步，來人已到！

一個五旬的老者，雙目已失神光，脚步踉蹌的擺搖着奔了進來，一溜歪斜的到了黑石案前！

這人伸出左手，遙遙向尙在兩丈以外的雪髮覆面人攀抓，腿脚却已似乎不再聽他使喚，竟未能往前挪動毫分！

滿座黑道高手，俱皆站起，駭然注視着這人！

雲萬里適時已到這人身旁不遠，本能的搶前兩步，才待伸手扶他，那雪髮覆面人却急促的沉聲道：「萬里速退，動不得他！」

雲萬里聞聲猛地止步，暴然而退，臉上現出驚色！

這人恰在此時，砰的一聲摔爬到地上，動也沒動！

佟鍾緊鎖住那兩道孩兒眉，大步走到這人身旁，目射着精光，在這人身上不停的游走着！

雪髮覆面人此時開口道：「萬里快找根短木，撥轉他來！」

雲萬里聞令即動，此處怎有短木，但他却有了主意，打毀一張座椅，用椅腿將這人的身軀撥得仰面朝天！

剛剛撥轉過這人來，一干黑道高手已傳出了驚呼之聲！

這人適才進來的時候，臉色雖不好看，但却祇是蒼白而已，如今變了，就這一刹那間變了！

那張臉青黑色，那雙眼凸瞪着，嘴巴大張，唇、舌黑紫，一看即知是中了鉅毒而身亡！

左臂直伸着，露出大半段手腕，也是青黑色！

左手的五指，箕張着，指甲黃中帶灰！

右手却是怪道，五指緊揑着一根三寸多長的花枝，枝上無葉，枝端却有一朶嬌艷欲滴的紅花！

右手及露在衣袖外面的臂腕，更令人凜駭！

這右臂，不論腕、指或掌，竟像另外一人所有似的，毫無中毒的現象，因之看來越發叫人恐懼！

這人面雖已變了顏色，但仍有不少人認識他，所以當他的屍身被撥轉過來的時候，有人駭然凜呼！

佟鍾此時雙目閃射着光，他並不注意死者，而是瞬也不瞬的盯在那朶奇異的小紅花上！

半晌，佟鍾轉頭向雪髮覆面人道：「大哥識多見廣，可知道這是什麼花？」

雪髮覆面人此時長髮倏忽自動冲起，飄落時，已全披在了後腦，露出了他的本來面目！

原來他正是在峨嵋會欲擄殺嚴霜的房珏！

房珏的目光，也射在那朶小紅花上，聞言搖頭道：「認不出！」

佟鍾雙眉皺起，對雲萬里道：「你身上帶着手帕？」

雲萬里點頭取了手帕，遞給佟鍾。

佟鍾將手帕平鋪丈外地上，接着凌虛以右手向死者那朶小紅花的枝子一招，花枝脫出死者之手，向佟鍾飛去！

佟鍾却並不用手去接，右手輕揮，將花枝揮向地上的手帕中，然後輕拈手帕四角，將花枝包了起來拿走！

一干黑道高手，驚怖中各自坐下，大家的目光自然而然的全移到房珏的身上，似是都在要求對此事的解答！

房珏橫掃了大衆一眼，道：「你們大概都認識已被遭毒手的這位朋友吧？」

古干鼎開口道：「他可是『鬼影黑手』呂仁非？」

房珏嗯了一聲，道：「正是他！」

提起了「鬼影黑手」呂仁非的名姓，這干黑道高手，心中越發不是滋味，至少有一半人，無法自制內心的恐懼！

呂仁非成名江湖已有多年，爲湖北一省無人能敵的霸主，心黑手辣，狡詐無倫，掌力輕功爲頂尖之選！

在目下這一羣黑道人物中，呂仁非算得是前十名的好手，如今竟慘死於斯，怎不令餘衆心悚！

房珏看出內情，冷哼一聲道：「這毫無疑問，呂仁非是死在梅嚴霜的手中！」

江齊天適時提出了問題，道：「與敵相搏，非生即死，這算不了什麼，祇是屬下有個疑念，却百思不解，仁非既已遭了毒手，却……」

話未說完，那手中提着包有花枝的佟鍾，已接口道：「江大俠可是在問，呂仁非既已遭人毒手，却又怎會來此的？」

江齊天道：「正是，我相信這是衆人所疑的事！」

佟鍾道：「很簡單，此處已非嚴緊的秘密地了！」

江齊天道：「佟兄是說……」話未說完，佟鍾已接口道：「江大俠貴庚？」

江齊天一愕，不知佟鍾何故突有此問！

房珏却已開口對大家說：「佟大弟是老夫義弟，諸位請以老弟稱之最好！」

江齊天已明所以，一笑道：「佟老弟，那我就討大了。」

佟鍾娃娃臉泛起笑容，道：「這才是。」

話聲一停，接着又道：「諸位已知道，那快活仙婆是梅丫頭的師父了，這老乞婆有名的心黑手辣，並且早已年老成了精！諸位大概都認識她們是擒住了呂仁非，不知施了什麼手法之後，再放呂兄逃遁，然後追踪呂兄身後……」

岳三州接話道：「難道不是？」

佟鍾一笑道：「絕對不是！」

江齊天道：「佟老弟可能再深一步解釋其由？」

佟鍾道：「當然可以，若是呂仁非被擒後縱逃而來，那他手中不放的這枝小紅花，又當如何解釋？」

衆人傻了，無言以答，接着道：「其實說來簡單，此處早已被敵方發覺了！」

這句話說出來之後，有人問道：「是這樣的話，快活仙婆和梅家丫頭爲什麼不就來此尋仇呢？」

佟鍾却反問了一句，道：「不錯，你

想這是爲什麼呢？」

江齊天在一旁不由答了話，道：「佟老弟，這也是我們最不明白的地方！」

佟鍾道：「江大俠請向兩旁看看！」

江齊天目光左顧右盼了刹那，道：「佟老弟要我看些什麼？」

佟鍾道：「看看兩旁的英雄豪傑，自然，也包括了江大俠在內，這就是快活仙婆和梅家丫頭，不敢前來的原故！」

江齊天恍然道：「原來如此！」

佟鍾一笑，道：「俗語說得好，猛虎雖兇，難敵一羣餓狼，她師徒雖說功力了得，但若面對這麼多高手，能保必勝嗎？不能！絕對不能！所以她師徒採取了各個擊破的辦法，以重建梅莊爲餌，來誘使我們分批前往……」

話沒說完，房珏已開口道：「佟大弟不用再解釋了，事情已十分明朗而急迫，讓我們詳細的商量一下今後的對策吧！」

佟鍾笑嘻嘻的點點頭，提着那手帕退向黑石案旁！

房珏此時橫掃了大家一眼，冷冷地說道：「諸位是不是都帶着兵刃和暗器？」

衆豪強異口同聲的答道：「都現成！」

房珏一字字威嚴的說道：「請大家各將兵刃暗器，取放在自己面前長案之上！」

衆强豪互望着，俱皆不明其由！

房珏適時沉重的說道：「諸位可知呂仁非是死在何人手中的？」

一干黑道高手面面相覷，無人答話！

房珏冷哼一聲，又道：「他並非死在快活仙婆師徒手裏！」

古干鼎不由霎着眼睛說了話，道：「主人是說，我們另外還有强敵！」

房珏頷首道：「不錯，敵人極强手段更是毒辣可恨！」

古干鼎道：「莫非主人已知是誰？」

房珏道：「雖尙不知，但他不會再能隱藏多久了！」

古干鼎心中一動，道：「主人，難道我們之間，混進來了對方的人物？」

房珏嗯了一聲，道：「正是！」

這兩字吐口說出，一干黑道高手，立即個個驚心動魄，接着也不知由誰開始，一個個將兵刃暗器取出放好！

數百名豪强中，要想找出那一個是敵方混進來的人物，太難了，至少決不是三兩天就能有解答的！

可是房珏却有辦法，由人而認人，用不着多久，已將所有在座的豪强出身和經歷，查了個清楚！

經過這種查證後，祇剩下十一名較爲可疑的人，這些人，泰半是平日和各大門派中有些往來的！

再經房珏親自詢問這十一名高手，結果却毫無所得。

這件事，暫時祇好不了了之，遂商談到對付梅嚴霜的策略，他們不久就有了決定，並立刻展開行動。

＊　＊　＊

重九佳節，是登高的日子。在這個季節，北方幾省，早已風寒襲人了。

尤其是一早或一晚，說得稍爲玄虛點，穿薄棉衣未見得能叫風一吹就不來個抖顫，縮縮脖子！

是山東省的「周村」城外，在重九這一天，距城祇有十里的「柴溝子」，出了事故！

「柴溝子」之所以叫「柴溝子」，並非因姓柴的聚族而居，相反的，幾百戶中，却沒有一個姓柴。

「柴溝子」也沒有溝，更不靠山，但是自很久很久以前，這裏有名的柴市，發售一種引火的柴木！

尤其是重大的節慶前幾天，柴溝子會熱鬧上好久，大戶小家，都用選購好用的柴木和木炭！

重九雖也是節，但所謂登高雅趣，却祇限於一般文人墨客和富戶官員，因此柴溝子冷冷清清，沒有幾個買柴的人。

假如這是「端陽」或「中秋」節前的話，情形可就不然了，眞能說的上是人山人海，從一早熱鬧到傍晚。

柴溝子的柴和木炭，是附近一二百里地內有名的，木柴又耐燒火頭又大，木炭絕沒有一絲煙兒，保你叫好。

在近百家柴炭行中，最有名的當屬「樊家柴木行」，樊家的木柴，根根長短如一，木炭，支支粗大有光。

所以要到了季節，樊家的柴木和木炭，不出三天就會被搶購一空，近十年來，樊家着實發了不少財！

不過樊家主事的樊成，爲人「格路」，北方有句話「三青子」，就是形容像樊成這種人的。

樊成就祇一個人，沒有兄弟，不知在那裏弄了個老婆，倒滿標緻的，所以柴溝子的土著或購柴的老客都稱他老樊！

老樊視錢如命，滿肚子壞水，欺軟怕硬，因之在柴溝子一地，他的人緣是壞到了家！

在重九的這一天，老樊却一大早就悄悄起了床，外面天還黑着呢，也不知道他有什麼要緊的事辦。

他悄聲悄步的到了柴柵，在柵後最邊上，另外有間小木室，上着三把鎖，他開鎖走了進去。

刹那，出來了，赫！原來那小木屋裏，養着一匹馬！

馬色呈棗紅，頭上一顆白星，四蹄各有一塊巴掌大小的白毛，竟是出名的千里駒「白頭星」兒！

「白頭星」這匹馬是武林中高手們盡知的寶馬，這匹馬當年是屬於「泰山」巨盜樊公達的，如今不知何故會藏在樊成的柴柵中？

此時，馬鞍上面已經掛着個皮口袋，也是棗紅的，大到足可放落升半米，鼓鼓的，不知放着些什麼！

老樊把馬牽到了大路上，那時天仍沒有亮！

他飛身上了馬，現出了一身輕巧的功力！

雙膝微叩馬腹，「白頭星」一聲歡嘶，四蹄兒放開，像陣風兒似的，眨眨眼

已經出了柴溝子！

老樊在馬上，奸險陰狠的笑了，心中得意自忖——『老子躲到這個倒霉的地方，早已夠了，就是妳這丫頭不來，樊老子也再呆不下去啦！現在正好，老子回老子那眞正的家，狗丫頭妳作夢也想不到老子不是山東人，那時候……』

忖念未已，怪事來哉！

面前人影兒一閃，白頭星停了蹄，驚嘶聲聲不再挪動！

樊成注目處，臉上已沒了顏色！

原來在馬頭前面，多了個人，這人一身縞素，素巾紮着雲髮，掩面雪紗垂向一旁，露出了清皙的臉目！

是個少女，極美的少女，祇是現在這位極美的少女，雙目却射着令人不敢仰窺的寒光，並泛着一種威稜的殺氣！

樊成色變下，不由自主的吐出一句話來，道：「梅嚴霜」！

少女冷冷地說道：「是我，你想逃到什麼地方？」

樊成知道附近絕無人在，更明白自己加一個自己再乘上五倍的人數，也不是梅嚴霜的敵手，一顆心已開始發了涼！

他思索刹那，飛身下了馬，不撤腰中暗藏的兵器，更不悄悄取出暗器，却噗咚一聲，向梅嚴霜跪了下去！

梅嚴霜冷冷的笑出聲來，一聲比一聲的冷！

樊成變作了「兔兒爺」，一個勁的磕頭，道：「姑娘，我樊成一個人的，好姑娘，俗語說的好，殺人不過是頭點地，並且祇能點上一次！如今，我樊成已經頭點地了，並且是一點再點，姑娘叫我點多少下，我就點多少下，祇求饒我狗命！」

梅嚴霜厲聲道：「你叫樊成？」

樊成看似早已嚇得六神無主，其實這小子向來就會造作，不論是哭，是發狠抑或是下跪，都藏着毒謀和詭詐！

因此他聞言即知嚴霜在問什麼，立即答道：「我也就是樊公達！」

嚴霜冷冷地說道：「那我沒找錯人！」話聲一頓，接着又道：「你想逃到什麼地方去？」

樊成一邊磕着頭，一邊道：「那有地方，還不是逃一步算一步！」

嚴霜冷笑出聲，道：「你可認識『濟南府』的胡頂？」

樊成一愣道：「胡頂？我不認識！」

嚴霜道：「不認識？你們當初橫霸山東，狼狽爲奸！」

樊成哦了一聲，道：「姑娘說的是『胡壞水』呀，他叫胡和頂！」

嚴霜沉聲道：「就是他！你們一個『壞水』，一個『黑心』，無惡不作，當年在雲萬里調派下，慘殺『何家莊』……」

樊成哭起來了，一把鼻涕一把淚，接口道：「誰聖明也沒有姑娘妳聖明，那時『梅莊』已毀，姑娘逃了，雲萬里老兒說，姑娘被何氏奶娘抱了回何家莊！姑娘請想，雲老兒下了令，叫我打個頭陣，我在人家的矮簷下，敢不低頭嗎？自然非去不可……」

嚴霜冷若冰般的接了口：「不錯，所以今朝你也是非死不可！」

樊成號啕大哭，邊哭邊道：「姑娘若能饒我狗命，叫我幹什麼全成，姑娘……」

嚴霜沉聲道：「住口，你若再敢有意哭出聲來，我就把你分了屍！」

這句話眞靈，樊成頓時沒了聲息，不哭啦！

接着，他低聲哀求道：「姑娘妳瞧，叫我不哭，我就不敢再哭，由這一點看來，姑娘就該相信我最聽話，姑娘，放我逃生吧！」

嚴霜冷笑幾聲，道：「沒那麼容易！」話聲微微一停又道：「看你可憐份上，我給你個機會……」

全句尚未說完，樊成已經磕頭如搗蒜般，道：「多謝姑娘，多謝姑娘，恭祝姑娘今後將所有的仇家都能找到，恭祝姑娘長生不老，恭祝……」

嚴霜冷冷地怒哼一聲，才使樊成閉上了狗嘴！

嚴霜掃了那匹「白頭星」一眼，道：「這不是當年的那一匹了吧？」

樊成道：「不是了，這是那匹馬的第三代啦！」

嚴霜嗯了一聲道：「脚程如何？」

樊成道：「快過牠的上兩代！」

嚴霜點點頭，道：「到濟南要多久？」

樊成道：「不歇着的話，中午就能到！」

嚴霜看了樊成一眼，道：「你給我帶個信與胡和頂，告訴他，今夜三更，我將前往濟南討索那筆血債，胡家有一個人就算上他一個人！」

樊成道：「我準把話帶到！」

嚴霜冷冷地一笑，道：「我能相信你嗎？」

樊成道：「我可以發誓……」

嚴霜沉聲道：「你那誓，還沒有狗屁值錢！」

樊成哭喪着臉道：「那姑娘要如何才能相信我呢？」

嚴霜道：「我自然有我的辦法！」

話聲中，嚴霜十指突出，已點封了樊成十處穴道！

樊成祇覺得身軀一陣極熱，不由高喊道：「姑娘饒命！」

嚴霜理也不理，探手處，掌中多了一枝三寸花枝，枝上有一朵奇異悅目的小紅花，遞在樊成左手，道：「握緊它，快！」

樊成在身上一陣極熱後，再沒覺得有何不適，不由暗中放心不少，聞言自是慌不迭的緊握住了花枝。

嚴霜又接着又道：「聽明白，你已中了我的奇異指功，這朵花和枝子，能保你的傷勢不發，所以你要緊握着它，不能鬆開！見到胡和頂，把話傳到，世上就再沒有你的事了，但是你若將此花遺失，死在途中却休怨我！」

嚴霜話說完之後，竟不容樊成開口，身形一閃，已如神龍般一飄而去，樊成連看都沒看清楚！

嚴霜走了，樊成左手緊握着那花枝，左顧右盼了刹那，在認定嚴霜絕對不

在附近之下，低聲兒罵了起來。

然後他飛身上了馬，雖然心中有一百個不願意去濟南，但是爲了保全性命，祇好叩馬疾馳而去！

此時天色乍明，秋收已過，路上尚無行人。

但在疾馳出數十里後，行旅已多，田間也出現了收拾麥桿兒的農夫，這些人竟一個個俱皆以驚奇目光，看着馬上的樊成！

樊成不明所以，祇當是鄉下人沒見過這樣的快馬，就沒往心裏想，何況必須快些趕到濟南，也難以分心分神多想。

其實，人家看的是另一個人，一個站在樊成馬鞍後面的姑娘，當然，這人正是嚴霜！

嚴霜以無與倫比的輕身之技，附身在那匹「白頭星」寶馬鞍後，她直立着，樊成却無知覺！試想，一匹腥紅色的雪蹄寶馬，如不沾塵般飛馳奔騰，馬鞍後面，却直立着位雪衣美女，豈有不驚世駭俗的道理！

樊成一心趕往濟南，在他想來，早到一步，自己就早脫危險一步，怎還會有閑情怡心去思索鄉農可疑的神色！

相距中午還有半個多時辰呢，白頭星已經到了濟南府城外，眞叫快，快得叫人看了目瞪口呆！

進城門，放慢了馬蹄，樊成才回了回頭，但這時候於馬鞍後面的嚴霜，却早在五里之外就飛身他往了。

胡和頂，當年的黑道高手，以「壞主意」以及手法狠損而成名的「壞水」，如今早已成了當地的名紳！

俗語說的好——有錢的王八坐上席！

那年頭這年頭，此事相同，恐怕就算再過上個三五百年，這種「風氣」也無法根絕或中斷！

不是有這麼一句話嗎——「英雄不怕出身低」！

胡和頂有了錢，錢多如同江泥海沙，在濟南府蓋了大莊院，巨宅第，結交官府，出入豪門，被稱爲胡員外了！

胡員外樂善好施，有求必應，不多久，已經成了濟南城中仕紳的表率，一句話就能了結別人的糾紛，因而受到人人的尊敬！

誰去問他的過去呢？誰又去管他那些從前！

反正現在胡員外錢多勢大，連帶他的氣都粗了不少！

他那巨宅，建在緊靠內城基的外城中心地，佔地十畝，眞要比內城那座「布政使司」的省衙還大！

門口一對紫銅大獅子，分列左右，好大的威風！

朱紅的大門，四開着，門堂口，左右各有一條寬尺半長六尺的紅木條櫈，每邊坐着三名長衫家僕！

這六名家僕，都穿着一色藍衫，白褲子，千層底的快靴，年紀三十上下，個個精壯至極！

不過這却是半個多月前的情形，如今不同了！

如今是朱紅大門緊閉，紅木櫈上，各坐了四名大漢，這八名大漢都是短打扮，紮着腿，穿雙皮樑的快鞋！

據說在半個多月前，胡員外作客宴罷歸來，路上碰見了個外鄉漢，受了些驚，一病未起直到現在！

所以謝絕賓客和交遊，靜居養病，除了一次府大人前來探病，大門開過一次外，到現在沒再開過！

胡府上下人等出入，都走後邊門，前大門就算是封了，也許這個樣子，胡員外的病能好得快些！

不過十分奇怪的是，胡員外得了這嚴重的毛病，竟沒看見郎中來診治過，也許人家家有妙方，自能痊癒！

今天，重陽日，胡府大門依然緊閉！

白頭星馱着樊成，到了。

樊成馬都沒下，直上了石頭台堦。

八名壯漢虎的一下全起了座，內中一名沉聲問道：「找什麼人？」

說着這八名大漢上下打量着樊成，並悄悄把白頭星圍在了當中，大有一言不合立即動手之意！

樊成一肚子窩囊火，正無撒處，立刻沒好氣的說道：「找那個管你們吃飯的胡和頂！」

八名壯漢打個眼色，悄沒聲的撲了上來！

樊成人在馬上，左手還緊握着那有朵小紅花的花枝子，祇憑一隻右手，就把八名大漢震倒下了四對！接着他厲聲喝道：「蠢驢們，還不快給你們員外去報信，就說當年的老伙伴來了，有急事和他商量，我姓樊，叫樊公達！」

八名大漢動手吃了虧，知道來人扎手，立刻分出一人，在那大銅門環上敲了起來，三快三慢，這是暗號！

刹那，高高的門樓上，探了個頭來，道：「什麼事？」

樊成不待大漢開口，已說道：「立刻通知你們員外，說泰山樊公達來了！」

人頭一縮沒了影子，半晌，朱紅大門開了，樊成人馬一齊騎了進去，大門立即重閉，眞是嚴緊得可以！

後宅上房，據說有病的胡員外，却毫無病態的接待多年來狼狽相知的故友，將一干下人都打發開去，低聲談着！

胡和頂先開的口，道：「老兄弟可想死我了，你這次突然前來，必然是得到了什麼消息，如何，事態嚴重到什麼地……」

話沒說完，樊成却接了話：「老胡，我這次是傳句話來的，坐不住，立刻就走！」

胡和頂瞥了樊成左手的小紅花一眼，道：「什麼人叫老弟傳的話？是什麼話？」

樊成道：「嚴霜找到了我……」

話沒講完，胡和頂已哎呀一聲變了顏色，道：「那……那這小紅花兒……」

樊成道：「嚴霜交給我的，她總算饒了我，祇要我來給你送句話，她說在今夜三更時候，來這兒看你……」

胡和頂雖已怕到了家，但在聽樊成把話說明後，立即動了腦筋，眼珠一轉

，這小子的壞水來了！

他嘻嘻一笑，道：「老樊，你說那丫頭饒你了？」

樊成點着頭道：「不錯，我話也說完了，告辭！」

說着，他站起來就走！

胡和頂却哈哈笑出了聲來！

樊成聞聲停步，道：「笑什麼老胡，還不趕快逃命？」

胡和頂停下笑聲，道：「逃命？還能逃得了命？」

樊成道：「怎麼不能，我是馳『白頭星』來的，嚴丫頭約你今夜三更，可見三更前她趕不了來……」

胡和頂把手一擺，道：「老樊你先坐下，我很感激你幾百里地來給我送信，所以我也告訴你一個十分緊要的消息！」

樊成皺着眉頭道：「如今是萬般沒有逃命要緊，不管什麼消息……」

胡和頂一指樊成手上的小紅花道：「是有關這小紅花的消息！」

樊成一愣，不由又回來坐下，道：「這朵小紅花怎樣？」

胡和頂道：「老樊，你幹麼緊握着一朵紅花不放？」

樊成道：「這可放不得，嚴丫頭說過，就憑這朵花救我……」

胡和頂聳肩一笑，道：「你上當了！」

樊成呀了一聲，道：「上了當？我上了什麼當？」

胡和頂道：「上了什麼當我不知道，不過我剛得了個消息，可以告訴你，你認識『呂仁非』此人吧！」

樊成道：「老胡你今天是怎麼啦，難道你不認識他？」

胡和頂一笑道：「這樣說來，老樊你還沒忘當年咱們和老呂等朋友，義結金蘭，同在江湖出生入死的往事了？」

樊成道：「當然沒忘！」

胡和頂道：「論功力，你我比老呂如何？」

樊成搖頭道：「這歪咀比咱們高明！」

胡和頂道：「那就是了，老樊，呂仁非已經死了！」

樊成一聽，臉色大變，道：「是死在嚴丫頭手中？」

胡和頂道：「大概不會錯，不過這不是我要對你說的消息。」

樊成道：「那你要說什麼？」

胡和頂道：「呂仁非死在一干朋友們正開秘密大會的時候，死時，他右手就緊握着像你現在拿的這麼一朵花！」

樊成頭皮一炸，才待把小紅花拋掉，但轉個念頭之後，却握得更緊了，並且冷冷地說道：「也許是巧合！」

胡和頂道：「這花叫什麼名字？出在何地？到現在還沒人知道，不過它的功能，如今却被一位前輩奇客找了出來！」

話鋒停了一停，胡和頂突然問道：「老樊，你可會聽說過『九絕九毒神指』功？」

樊成全身猛地一抖，道：「聽過，當然聽說過，那是快活仙婆人無能擋的神指絕功，乖乖，誰要倒了霉碰上，準死難活！」

胡和頂道：「不錯！但這小小紅花，却有延遲指傷發作的功能！」

樊成本是聰明的小子，聞言心頭怦怦亂跳起來，看看手中紅花，再瞧瞧胡和頂，額頭上冒出了汗珠子！

這是重九日，在濟南，胡和頂的這間私室，又沒生着炭火，就算還說不上很冷，但總不至於熱得流汗。

胡和頂明明看清楚，却故作未見，接着又道：「這小小紅花，雖有緩和『九絕神指』發作的功能，但結果對所受傷勢來說，却祇有更壞！」

樊成忙接話道：「怎樣壞法？」

胡和頂道：「據武林中所傳出的消息，說快活仙婆這種神功，能按人週天穴道下手，輕重由心，時間隨意……」

樊成焦急的接口道：「這個我知道，我祇問……」

胡和頂道：「別急，就要談到了，譬如說，有人受了這種指傷，發作時間本定兩個時辰，但若有這朵小紅花，却能多延三個時辰！好處固然是在這裏，壞處却也在這裏，試想，若能早些醫治及名家思法謀救，或可不死，但……」

樊成道：「能多延長一個時辰，不是更能從容就醫了嗎？」

胡和頂搖搖頭道：「那就沒有救了，此花功在壓制所中指傷遲遲發作，而無療治的功能，多這一個時辰，毒已入骨，神仙也難以爲力了！」

樊成傻了，頭上的汗珠，一滴滴滾流不停！

樊成來時，自己不覺得有何不妥，但胡和頂却已看出，樊成的臉色已有了改變，況又見紅花，心中更有數！

胡和頂與樊成，本是狠狽爲奸的一對，但當性命交關的時候，胡和頂發現了樊成的凉薄天性，不禁興起恨意。

此時胡和頂知樊成已中毒指，樂得說上些使樊成驚懼不安的話，於是話鋒故意一變，道：「老樊，你剛才說，這朵小紅花是嚴丫頭給你的？」

樊成點着頭，道：「是，是她……」

胡和頂哦了一聲，接口道：「你我有兄弟之誼，說實話，她給你這朵小紅花之前，可曾對你施過什麼手法沒有？譬如點你一指……」

樊成哭喪着臉，道：「有……不過她已說過，放我逃走……」

胡和頂道：「你現在不是逃開了嗎？」

樊成一愣，道：「可是……假如已中毒指，這條命……」

胡和頂淡然接口道：「她祇說過放你逃走，至於命能不能活就……」

樊成猛地伸出右手，要抓胡和頂的膀臂，並且說道：「老胡請念過去相交之義，救我一救！」

普通人到萬難之時，就自自然然露出了儒弱的人性，樊成也不管胡和頂能不能救他，就苦苦哀求起來！

那知樊成手才伸出，胡和頂身形一飄而退後了丈二，樊成一愣，莫名其妙胡和頂這是爲什麼？

（未完・廿四）